

神 女

编剧 吴永刚

（片首）

一座象征“妇女未来”的浮雕。

在浮雕上推出了剧名“神女”。

一个妇女宠爱地抱着孩子，好像在哼着催眠曲。以此作衬底，映出了本片的演员表。

又一座妇女手抱婴儿，爱抚地在喂奶的浮雕（以后影片历次用作衬底出现的画面，都用这幅浮雕）。在这浮雕上映出了字幕：

神女……挣扎在生活的漩涡里……在这夜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神女……当她怀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一位圣洁的母亲……在这两重生活里，她显出了伟大的人格……

（片首完）

第 一 章

—

上海，时近黄昏。在这繁华都市的一角。灰蒙蒙的天色，笼罩在鳞次栉比的屋宇上空。

暮霭沉沉的街头，一个工人模样的老汉爬在一架靠墙的竹梯上，他打开墙壁上一盏路灯的玻璃灯罩，吹燃手中一根纸捻子，把灯点燃。然后，他关好灯罩，走下竹梯。

这时，一个车夫拉着黄包车从他身边经过，他让了让，等黄包车过后，才扛起竹梯向另一边走去。

路边，一所屋子的玻璃窗上也透出了光亮。

二

一间陈设简陋的卧室，拥挤地摆着几件不成样的旧家具。靠墙的一架老式梳妆台上，却摆满了香水、雪花膏等等化妆品。斑驳的墙壁上钉着一具挂衣架，衣钩上挂的却是两件女人入时的花旗袍。这些，显然都和室内寒俭的设备很不相称。

瓷缸边，放着一个孩子玩的布娃娃。

床边摇篮旁，一个年轻柔美的少妇（阮嫂）怀抱婴儿缓缓摇晃。她爱抚地轻轻拍着孩子（小宝），孩子渐渐入睡。

阮嫂回过头去看看桌上的时钟。

桌上的闹钟，正指着八点四十五分。

阮嫂轻轻拍着小宝，她看到小宝已经闭上眼睛，便把小宝放进摇篮。小宝惊动，睁开眼睛，她忙又摇动摇篮，小宝终于甜甜地进入梦乡。

阮嫂给孩子盖好被子，轻手轻脚地走到梳妆台前，她对镜理理头发，抹上口红，戴好耳环，换上时式的花旗袍……她觉得已经穿戴整齐，到台边拿起热水瓶摇了摇，便朝室外走去。

阮嫂到房门外，探头喊：

旁边另一扇门打开，一个老妈妈出来，似在问阮嫂什么事。

阮嫂回答说：

字幕：“水瓶已经灌好了，请你当心他醒来的时候。”

老妈妈点点头。

阮嫂安排完，回屋，一面朝桌子边走去，一面关切地朝小宝看看。她轻轻走到桌边，拉开抽屉，取出皮包。再一次眷恋地看看小宝，才走到门边，关上电灯，走出房门。

三

大门口，阮嫂开门出来。

一个黄包车夫拉着车子迎上，阮嫂向他说了几句什么话，那意思是她要到什么地方去。说完，就坐上车，车夫拉了就跑。

杂乱繁华的南京路，夜市。

新新、先施、永安三大公司屋顶的霓虹灯闪耀着刺眼的光辉。

有轨电车驶过时，车厢里的灯光像一行火炬划过了画面。

大公司靠马路的橱窗，商品琳琅满目，布置成各色花哨的图案，吸引着过往行人。

一个穿着游泳衣裤、面现笑容的西洋美女腊像，好像在对站在窗前欣赏的路人微笑。

行人摩肩接踵，来来往往。

街头一角，一个老汉坐在一张破桌子后，桌沿前挂着“张铁口算命”的布条子，有两个人正正经经地站在一边听着张铁口胡诌。

黄包车从旁一晃而过。

昏暗的路灯下，街边的人行道上，在一家当铺前，阮嫂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缓缓踱步，她不时抽口香烟，注视着前后左右的行人。

有一群人密密地围成个圈子，饶有兴趣地观看。

圈子里有两个人正在争吵，一胖（章老大）一瘦，你拉我扯，互不相让。最后，章老大怒睁着眼向瘦子骂了两句话，便朝他肚子上猛击一拳，瘦子应拳倒地。

章老大毫不在乎，傲慢地甩甩衣袖，走出人群，两个小流氓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在章老大身后。他们耀武扬威地从站在当铺门前阮嫂的

身边走过，章老大向阮嫂挑逗地一笑。

阮嫂看看这几个流氓，又转头看看那个被打的人，她眉头紧锁，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四

阮嫂的住房，房门打开，隔邻那位受阮嫂嘱托的老妈妈走进屋子，到摇篮边拉开摇篮上盖的毛巾看看，小宝沉睡未醒，她才又走出门去，关上房门。

五

路边的人行道。

阮嫂吸着烟慢慢走来，她有意无意地在一个口含烟卷的男人身边站住。男人瞧了阮嫂一眼，不屑地扔下烟头，掉头离去。

阮嫂惘然若失，呆在街头，茫茫然。

一个乞丐急急过来，拾起男人扔下的烟头，猛吸。

旁边，一个警察走到阮嫂身后，看了看乞丐，又露出怀疑的眼神看看阮嫂。

阮嫂忙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身走开。

六

阮嫂在另一条街头慢慢踱着。

一个穿长袍、戴大礼帽的中年男人跟在阮嫂身后，打量着她的色相。

阮嫂回头，媚然一笑，两人默默无语，互相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阮嫂跟着他走了。

七

晨曦初展，沉睡的上海在苏醒。

一家旅社的大门口。

阮嫂从大门出来，她拢拢已松散的头发，踏上晨光清新的马路。

阮嫂家楼下过道。

阮嫂精神萎靡，有气无力地走上楼梯。

阮嫂推开房门，回到自己房内，换下高跟鞋，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床边，把手提包朝床上一扔，然后到摇篮边看看小宝。

摇篮里小宝惊醒，大哭。

阮嫂弯身抱起号哭的孩子，亲热地吻着小宝的脸。一夜的屈辱和辛酸，似都已在孩子的脸上得到了慰藉。

第 二 章

八

又是一天。

都市的夜晚，霓虹灯永不疲倦地在黑暗的长空中闪烁。

在这喧闹污浊的夜市里，阮嫂踟蹰街头。为了生活，不得不又在行人面前装扮起欢乐的笑容。

突然，街上行人脚步慌乱起来，阮嫂似乎感到了什么，机警地注意着。

一组在马路上巡察的警察，在一个小头目指挥下，迅速分成两路跑了开去。

街边，一些惊慌的人慌乱地奔跑着。阮嫂感到要发生什么事，她着急地在考虑怎么办。

街上的一些人还在奔跑，警察追上一个女人，拉住这个女人的臂膀，女人惊慌地挣扎。原来警察在捕捉街头拉客的私娼。

几个女人更快地飞奔，警察追赶着。

阮嫂也在街边奔跑。

警察追过来，寻找着要捕捉的人。

阮嫂跑到一个路口，仓皇地看看周围，接着又往远处飞奔。

阮嫂跑进一个弄堂。

警察跟着追了上去。

阮嫂跑到一家门前张望，门关着。

阮嫂跑到另一家门前张望，门也关着。

阮嫂又跑到一家门前，门也是关着。她十分焦急，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她发现身后的门是虚掩着的，她马上转身推门进去。

警察追过来。

街上人们奔跑。

警察追到门口，东张西望地寻找要抓的女人。

九

阮嫂进得屋来，忙又把门关上。她惊魂未定，靠在门后喘气。

突然，阮嫂像看见了什么，睁着眼，面上露出了惊愕的神色。

屋内，靠墙的地方，一张简陋的大床上，躺着一个胖子，原来这就是那个在街上打人的流氓——章老大。

章老大听见关门声音，睁眼坐了起来，一看是个女人，他起身朝门边走去。

门外，警察仍在街心寻找着。他看看四周，发觉要追查的女人突然不见了。他狐疑地摸着自己的头，似乎在说：“刚才那个女人怎么不见了。”

室内。章老大对着自己闯进的少妇，不怀好意、嬉皮笑脸地看着她。阮嫂没有警惕，对章老大诉说着刚才发生的事，还指了指门外。

章老大过来把倚门喘息的阮嫂推开，拉开门，朝外张望。警察过来问话，章老大摇摇头，然后关上房门。

章老大关好门，回身告诉阮嫂，意思是警察已经走了。

阮嫂一听，转身想开门出去。

章老大拉住阮嫂，色迷迷地说：

字幕：“你应当怎样来谢我，今晚别走了。”

阮嫂一怔，低头沉思，没有马上答复。

章老大却已变了脸色，摆出一副流氓腔，对阮嫂说了几句，阮嫂无奈，苦笑了一下。她一方面讨厌这个流氓，一方面“职业”使她不能拒绝这个地头蛇的“勒索”。她立刻变了形态，缓缓向床边走去，一屁股坐在床边的桌上，伸手向章老大要烟。

章老大看了阮嫂的神态，知道他已如愿，跟着过来，摸出香烟递给阮嫂。阮嫂接过纸烟，老练地在指甲上敲了敲，然后把烟叼在嘴上。

章老大忙划了火柴，给她点上。

阮嫂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跷起脚，昂头喷着烟圈，俨然一副娼妓姿态。

第 三 章

— ○ —

数日后，赌场里。章老大和一批赌徒围着桌子赌钱。

章老大挥着粗胖的手，吆五喝六，打出了牌，睁眼看着台面。

章老大打赢了，面露得意之色，向身边的小流氓夸说几句。

小流氓把桌上的钱往章老大一边撸了过来。

章老大兴高采烈地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抽烟。看着窗外夜都市闪烁的灯光，想起了阮嫂窈窕美丽的身形，面上渐渐显露出邪恶的笑容。

— — —

街上，章老大摇摇摆摆在前走，两个小流氓前呼后拥，紧紧跟随。

远处，阮嫂手里拎着酒菜，正向家门走去。

章老大远远看见了，马上对小流氓吩咐了几句，三个人一起紧紧跟在阮嫂身后。

— 二 —

阮嫂到家，上楼。

章老大和小流氓也已到了楼下，马上跟随阮嫂上去。

阮嫂进屋，到桌前放下酒菜。刚一转身，突然看到章老大等也进了屋子，她惊呆了。

章老大和爪牙们嬉皮笑脸地对着她看。

阮嫂不得不虚与委蛇，笑脸相迎。

章老大得意地看看小流氓，小流氓也会意地看看章老大。

章老大忽然发现了睡在摇篮里的小宝，他走到摇篮旁，弯身想抱小宝。

阮嫂马上奔过去，阻止章老大抱小宝。

章老大懵懂地看看她，然后转头对小流氓说：

字幕：“想不到她还有那么一个孩子。”

章老大说完，神色诡谲地看着小宝。

阮嫂对章老大的神态感到不祥，她抬头望望章老大，痛苦地思索着。

章老大转头吩咐小流氓坐下，自己在室中兜了一圈，好像在窥探着什么。突然，他发现了桌上的酒菜，他过去揭开菜罩，端起菜来嗅了嗅，高兴地对小流氓说：

字幕：“有这样好菜 还不快打酒。”

章老大说完，掏钱给了小流氓，自己大摇大摆坐下。

阮嫂睹此情景，莫可奈何，深深叹了口气。

— 三 —

章老大和小流氓围着桌子，喝酒谈笑，旁若无人。

一个小流氓谄媚地对章老大举起杯子，说：

字幕：“今天喝我们老大的喜酒，应该多喝一杯。”

章老大听了更加得意，他已经喝得迷迷糊糊，将酒杯递给站在他身前的阮嫂，要阮嫂喝酒，阮嫂心里正感痛苦，推开酒杯。

章老大不满地说：

字幕：“你别不受人抬举，你不去打听打听你大爷的厉害，像你这样一个孤零零的女人，以后还想在外边混事吗？”

阮嫂听了这些话，心里既是凄楚，又是愤恨，可又奈何不得，她反常地苦笑起来。

两个小流氓识趣地退出了房间。

字幕：“从今以后 她被章老大视为占有品。”

第 四 章

一四

夜。阮嫂家，章老大斜躺在藤椅里打瞌睡，两只脚高高搁在桌上。

阮嫂从外面进来，轻轻地走到桌边，从皮包里取出出卖肉体换来的钱，仔细地放进抽屉。

章老大听见声音，睁眼看见阮嫂在放钱，马上过来，推开阮嫂，去拉抽屉，阮嫂上去阻止，章老大猛地把阮嫂推倒在床上，拉开抽屉，把钱取出，数了数，放进自己袋里。

阮嫂在床上气愤地看着，不敢反抗。

摇篮里的小宝受惊，大哭。

屋外，过道里，邻居老妈妈闻声走到门边听了听，从锁眼里向内张望。

屋内，章老大藏好钱，得意地说：

字幕：“老子正缺钱去翻本。”

说完，章老大拿起帽子，拉开门，朝外走去。

屋外，站在房门口的老妈妈见章老大出来，忙让开。

章老大瞪眼看了看老妈妈，不予理睬，自管自下楼。

老妈妈等章老大下了楼梯，她就进屋去。

阮嫂坐在床上，既生气，又痛苦。老妈妈过去扶她。

小宝在摇篮里哭叫。

阮嫂忙过去抱起小宝，亲热地拍着他，哄着他。

一五

赌场里，章老大拿阮嫂卖身的钱下赌注。两个小流氓在一边帮腔助阵。

一六

阮嫂房内，阮嫂抱着小宝，痛苦地思考着。老妈妈在一边劝慰。阮嫂最后说：

字幕：“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决意要搬走了，再去想法子找点事来做，请你不要告诉他我上哪儿去。”

阮嫂对老妈妈说完话，就把小宝让老妈妈抱着，自己马上迅速地整理起衣物来。

一七

早晨，章老大赌了一夜，把阮嫂卖身的钱也输光了，垂头丧气地回到阮嫂家来。

章老大跨进房门，发现屋里四壁空空，阮嫂早已杳如黄鹤。

章老大在屋里呆立片刻，然后恨恨地走出门去。

楼梯口。章老大出来，又碰到了隔壁那个老妈妈，他指指房内问她，那意思是阮嫂到那儿去了。

老妈妈假装不知，摇摇头，走开。

章老大无奈，气恼地朝楼下走了。

第 五 章

一八

工厂地区，烟囱林立。

街道。阮嫂为了寻找职业，到处奔波。

阮嫂走到一片荐头店，她看见不少妇女——年老的，中年的，还有年轻的大姑娘坐在店堂里，靠着墙壁，围成一圈，静等着雇主上门来挑选。

阮嫂过来，刚想进去，她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字条：

“至亲好友 无保不荐。”

阮嫂心情沉重，快快离开。

一九

阮嫂手提一个包裹，走进当铺。

阮嫂典了钱出来，经过路边一个卖儿童玩具的地摊。

阮嫂在地摊上拣了一会，最后挑了一个会敲锣打鼓的泥娃娃。她跟摆摊子的老汉讨价还价一阵，终于买了泥娃娃回去。

二〇

阮嫂拿着泥娃娃，高高兴兴回到屋内。一进门，她就发现桌上一顶呢帽，一愣。

阮嫂回头看看，章老大正在一边瞪眼看着她，阴险地向她点点头。

阮嫂警觉地看看摇篮里，发现小宝不见了，她追问章老大，好像在说：“小宝到哪儿去了，快给我。”

章老大得意地冷笑笑，说：

字幕：“孩子吗？早有人花两百块钱，买去啦！”

阮嫂一听，好像遭到雷击似的，傻了。手里的泥娃娃也掉在地上。她浑身无力地摊倒在地上。

（从章老大的胯下，拍摄阮嫂无援地倒在那里。）

突然，阮嫂又像清醒了过来，发了疯似的朝章老大冲去。

阮嫂冲到章老大身边，一把抓住章老大的衣领，向他要回自己的孩子。

章老大无动于衷，像根石柱似的，冷冷地站着，一任阮嫂拉扯，不理不睬。

阮嫂更加发狂地推搡着章老大。

章老大最后把阮嫂的双手拉下，然后说：

字幕：“这是给些厉害你瞧，如果你还想要这孩子……”

阮嫂听了章老大的话，痛苦万分，闭起眼睛，低头无语。半晌，阮嫂抬头看了看章老大，终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章老大得意地走出门外，招呼抱着小宝躲在楼梯隐蔽处的小流氓。

阮嫂看见小流氓抱着小宝进来，她如获至宝，抱过孩子，走到摇篮边，从地上捡起泥娃娃给了他。她欣慰地看着心爱的孩子玩。

章老大伸出一只手，在一边说：

字幕：“狮猴子的跟斗云，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章老大说着，得意地挥了挥紧握的拳头。

字幕：“她只得重新跳进老大的掌心。一天一天，孩子渐渐长大了，更增添了做母亲的忧虑。”

第 六 章

二一

弄堂里，长大了的小宝，一副聪明伶俐相，他正在与小朋友们一起做猜拳游戏。

在孩子们玩着的地方，旁边一幢房屋的楼顶上，一个老婆婆打开窗子探头往下看。

老婆婆在窗口对下面自己的孩子说：

字幕：“告诉你几次 你们别再跟这贱种一起玩。”

孩子们抬头看看，那个与小宝猜拳的孩子就离开小伙伴往自己家里走去。

小宝不懂，仍去拉这个小朋友。

这个孩子指指楼窗口，不再理小宝，走进自家屋，关上门。

小宝抬头看看楼窗口的老婆婆，老婆婆还在说着什么。

小宝闷闷不乐地回家。

二二

阮嫂家，屋内。阮嫂正在往桌上摆下饭菜，准备吃饭。

小宝闷闷不乐地进来。

阮嫂高兴地过去抱住小宝，亲着小宝的脸。

小宝很不高兴地问：

字幕：“为什么他们老骂我贱种？”

阮嫂一听，欢快的脸刷地变得十分痛苦。她没有办法回答小宝的问话，她爱怜地看着孩子，伤楚地说：

字幕：“下次别再跟他们玩了。”

说着，阮嫂扶小宝坐到凳上，给小宝盛上饭，她自己 also 盛了碗饭，拿起筷子 坐到小宝身边 可一时又难以下咽 她呆呆地看着小宝 思索着小宝对母亲说了什么话，吃饭。

阮嫂手拿着饭碗和筷子，一动不动，满腹心事地看着窗外。

窗外，霓虹灯在闪烁，上海又沉浸在神秘的夜幕里

屋内。母子俩已吃完饭，阮嫂抱着小宝，哄他睡觉。她自己 also 显得十分疲惫。她看看钟。

闹钟的时针，已指着九点。

阮嫂见小宝已在怀中睡着，她再看看钟，把小宝抱到床上小心翼翼地给他脱掉衣裤，盖上被子。

阮嫂轻轻走到梳妆台前。她违心地在镜前梳理头发，修饰容貌。生活逼着她不得不这样做。

弄堂里，刚才楼窗口出现过的那个老婆婆正在和另外两个妇女低声议论着阮嫂。

阮嫂出来，从她们面前走过。

三个妇女在阮嫂背后指指点点地非议着。

阮嫂不予理睬，自管自朝前走。

阮嫂又在街头踟蹰。

一个男人过来，和她并肩而行，她又接着了一个嫖客。

二三

清晨，明亮的阳光斜射进阮嫂的家。

阮嫂从外归来，她看见床上的孩子仍在酣睡。她走到桌边拿出卖身的钱，四处看看，考虑着找个安全的地方放。她看看抽屉，看看床上枕头底下……她想了好多地方，都感到不妥当。最后，她终于发现衣架旁的墙根处，有一个破洞。她走到破洞边，伸手拿掉填在破洞口的砖头

街上，又赌输了的章老大，正在急匆匆地回来。

屋中，阮嫂取出墙洞口的砖头后，伸手往里摸——
大门口，章老大走了进来。

屋中，阮嫂将钱小心翼翼地包好，然后仔细地放进墙洞——

楼梯口，章老大上楼。

屋中，阮嫂在墙洞里塞好那块砖头，再仔细地推了推——

房门口，章老大已到门前。

屋中，阮嫂放好砖头，听见外边脚步声，忙站起来。这时，章老大已推门进屋。

阮嫂马上强颜苦笑。

章老大没有觉察，他说自己钱输光了，向阮嫂要钱。

阮嫂和颜悦色地表示，她没有挣到钱。

章老大似乎很懊丧，卷卷衣袖，坐到藤椅里，摘下帽子一扔，摸着头思索。

阮嫂在旁装出一副俯首贴耳的样子，陪着笑脸。

二四

阮嫂一次一次地把钱藏进墙洞。

字幕：“她的孩子被人骂为贱种，刺痛了她的心，使她感到有使孩子受教育的必要。”

第 七 章

二五

一所小学校铁门外，阮嫂在门口向里窥探。她看到操场上，一大群小学生正在高高兴兴地游戏。

一只悬挂在木架上的铜钟，钟身在左右摇摆。一个校工在打钟。操场上的同学，听见钟声，都向各自的教室奔去。

阮嫂在校门外兴奋地看着，好像下了决心，匆匆回家。

二六

嫂家中 阮嫂从墙洞里拿出纸包 取钱。

二七

阮嫂带着孩子，走进学校。

办公室里，阮嫂站在一只书桌前面，向一位坐着在写什么的教师提出让小宝上学的要求。教师登记后问：

字幕：“家长做什么职业？”

阮嫂一时哑口无言，神色惶恐。

教师抬头再问。

阮嫂只好回答：

字幕：“他的爸爸死了。”

阮嫂看教师在簿子上登记好，才高高兴兴地拉着小宝出来。

二八

字幕：“新生活的开始 给她一种新兴奋。”

小宝上了学，放学的时候，阮嫂到学校来接小宝回家。在校门口，她碰到了那个骂小宝贱种的老婆婆。

老婆婆不屑地对阮嫂白眼。

小宝放学出来了，阮嫂也像别的家长一样，接住小宝，问长问短两人边谈边走，高兴地一起回去。

二九

阮嫂家中。饭后，阮嫂在收拾桌上的碗筷。

章老大坐在一边抽烟。

小宝把挂在墙上的书包拿下，放到桌上，一边取出书本，一边对阮嫂说话。

阮嫂高兴地听着。

章老大冷冷地看着母子俩，对阮嫂关心孩子念书，不以为然。

阮嫂并不理睬他，专心地看着小宝做功课。

章老大不屑地看着说：

字幕：“你倒有钱给孩子读书，像我不识一个字，倒也混了半辈子。”

阮嫂听后，回说：

字幕：“我的孩子读书，用不着你管。”

阮嫂说完，仍看着小宝做功课，并关心地教着小宝什么。小宝一直依依地站在她身边。

章老大不耐烦，戴上帽子走出房去。

阮嫂见章老大走了，好像更加高兴，抱起小宝坐到凳上，自己坐在小宝旁边。

小宝念书上的课文，叫阮嫂也跟着他一起念。小宝念一句，阮嫂跟着也念一句。念着，念着，两个人高兴地笑了。

小宝说：

字幕：“今天先生教我体操，像这个样子。”

小宝拉阮嫂到屋子当中，他张开两臂，蹬上蹬下，做给母亲看。

阮嫂高兴地看着小宝做操，随着小宝的动作，她的头也一上一下地晃动着。

小宝一边做操，一边说：

字幕：“我做先生，你做学生，手要伸平，腰要挺直。”

小宝拉阮嫂也站到地当中来，要阮嫂做操。

阮嫂笑着，开始不肯做，后来她同意了，她要孩子教她。

小宝做样子给阮嫂看。

阮嫂高兴地学着小宝做操的样子。

小宝喊口令：

字幕：“一二，一二，一二，……”

阮嫂在小宝面前，学着做各种动作，忽然一下子摔倒了。

小宝忙过去拉住阮嫂。

小宝抱住阮嫂，亲热地依偎在妈妈怀里。

阮嫂也抱住小宝，慈爱地吻着孩子的脸。

母子俩互相欢爱地谈笑着。

阮嫂高兴地对小宝说：

字幕：“妈妈今晚不出去了。”

三〇

又一天，学校内，校园一角。学生们在一起游戏，小宝在一边看着，引起了他的兴趣，走上去和一个同学玩。

旁边一个大些的同学叫了几个同学过来，指着小宝对大家说：

字幕：“我的妈妈说，他是一个贱种，叫我们不同他玩。”

几个同学听了，都围上来骂小宝。

字幕：“贱种 贱种 贱种 贱种……”

在同学们的骂声中，神情严肃的校长刚巧走了过来，他不解地看着孩子们。

同学们忙四散逃开。

小宝感到委屈，孤零零地站在墙角发呆。

校长走到小宝身边，抚慰地拍拍小宝的肩，要他回到教室去。说着，校长自己先走了。

小宝仍一动不动地站着，他在痛苦地思索着什么。半晌，他才慢慢地向教室走去。

三一

夜，路边，阮嫂又站在街口等待着。一个男人走到阮嫂身边，阮嫂就跟着那个男人一起走了。

三二

阮嫂家里。阮嫂已回来，正在卸妆。

章老大无精打采进来。

阮嫂掉转头，不愿理他。

章老大瞪眼看看阮嫂，坐下，喝了口水说：

字幕：“今天又输光了。”

阮嫂仍是不理。

章老大耐不住，起身走到阮嫂面前，问阮嫂要钱。

阮嫂拒绝。

章老大瞪着凶狠的眼睛，看看阮嫂，又打量着屋内的东西，最后，章老大猛地抓住阮嫂的手臂，逼她给钱。

阮嫂十分气恼，掉头不理。

章老大发怒，说：

字幕：“总有一天给厉害你瞧。”

阮嫂仍是不理。

章老大无可奈何，气呼呼地走了出去。

章老大走后，阮嫂看看自己的手臂，已被章老大的大手捏出了几道手指印。她在臂上轻轻抚摸着。

忽然，阮嫂想起了什么，匆匆换好衣服，出去。

三三

阮嫂家。阮嫂带着小宝推门进来，两人到桌边坐下。

小宝放好书包，从包里拿出一张通知单和两张入场券，给阮嫂看。他对阮嫂说：

字幕：“后天学校开恳亲会，先生叫我上台唱歌。”

阮嫂拿起通知单和两张入场券，高兴地看着。

三四

学校大礼堂。礼堂内外张灯结彩，气氛热烈。恳亲会已经开始，校长正在台上发言，家长们都坐在台下听着。

字幕：“为了使学校与学生的家长密切地合作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有这恳亲会。”

校长说完对台下的家长们鞠躬。

家长们热烈鼓掌。

校长退到一边坐下。

台下。小宝坐在前排，回头向阮嫂招手。

阮嫂高兴地含笑点头。

台上。表演开始，两个小学生走到台中央，边唱歌，边跳舞。

台下。家长们和同学们都饶有兴趣地看着台上的表演。

两个小学生表演完了，向台下鞠躬。

大家热烈鼓掌。

阮嫂也兴奋地笑着，鼓掌。

台上。主持游艺节目的人走到墙边，在挂着的一叠节目单上扯去一张节目。

台下。阮嫂注意地看着。

小宝上台了，他不慌不忙地跨上讲台。

阮嫂更加高兴了，她紧张而兴奋的神情，似乎能看到她的心也在跳动。

小宝走到台中央，鞠躬。

校长坐在一边高兴地看着他。

小宝唱歌：

字幕：黎明叫，
黄昏叫，
黄昏叫的号外时报，大晚报……

小宝一边唱，一边表演。

台下。阮嫂和其他一些家长都很有兴趣地看着小宝表演。

台上。一个女教师在奏着风琴。

小宝跟着风琴奏出的旋律，继续唱歌：

字幕： 年纪小轻轻，
 嗓子亮铮铮，
 早晨催破晓，
 晚上催月升。
 街头叫，
 弄口叫，
 街头叫卖力渐小，
 弄口叫来口更燥，
 家中父母老，
 终日无一饱。

小宝唱完，鞠躬，有礼貌地走下讲台。

阮嫂兴奋地鼓掌，满脸欣慰的笑容。

台上主持节目的人，又撕去一张节目单。

台下。阮嫂身边不远处，正巧坐的是弄堂里那个骂小宝是贱种的老婆婆，她鄙视地瞧了阮嫂一眼，回头对身旁的另外一些家长低声说：

字幕：“你们知道她是干什么生活的？”

旁边几个妇女听了以后，都和老婆婆交头接耳地论起来。阮嫂看到邻座几个妇女凑在老婆婆一边，鬼鬼祟祟地咬耳朵说话，她注意地听了听。

阮嫂好像听到了她们的说话，她原本愉快的脸渐渐变得阴暗起来，她不想再听下去，抬头看着讲台上。

台上。一个小学生正在表演舞蹈。

台下。老婆婆和几个妇女还是凑在一起，还不时对阮嫂指指点点，唠叨个不停。

第 八 章

三五

校长办公室。

校长接到了家长们寄来的几封信，他正在认真地阅读。这些信都指出小宝是贱种，反对让他继续留在学校里念书，败坏学校声誉。

校长看完信，全神贯注地思考着。

字幕：“学生家长的责问书，他们怕这出身下贱的孩子，会是一个害群之马。该校校长为这件事，决定要做一次严格的彻查。”

校长放下信，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继续思考着。最后，他走出办公室。

三六

教室。一个老师正在讲台上讲课。

讲台下。小宝坐在第一排，专心地听着老师讲课。

在小宝身后的一排座位上，一个年纪比小宝稍大的学生却偷偷地在捋着指头玩。

教室旁边的窗外，校长慢慢走来，隔窗往教室里仔细地观察着，他看到有的同学上课不听讲，在做小动作，阮嫂的孩子却专心地听着老师讲课。

校长看了片刻——这个专心听讲的孩子，倒就是家长们来信指责的小同学。校长心情有点沉重，他思考着什么，走了开去。

三七

阮嫂家，卧室内。小宝在做功课。

阮嫂坐在桌边，正在补着一只长筒丝袜。片刻，阮嫂关心地走到小宝身后，看着小宝做功课。

阮嫂看着看着，高兴地抚摸着小宝的头，说：

字幕：“你读书读得好，明儿妈妈给你买双新皮鞋。”

小宝很高兴，继续做功课。

阮嫂坐下，继续补着袜子。

三八

校长来到阮嫂住家的大门外，敲门。

一个男人开门出来，看看这个不认识的人。

校长问他，意思是阮嫂住在哪儿？

男人指了指楼上，阮嫂住的屋子，并带校长上楼。

阮嫂仍在房中做针线活。小宝在一边认真地做功课。

那个男人带校长上了楼，指指阮嫂家的门。

校长到门边，很有礼貌地敲敲门。

屋内。阮嫂和小宝听到敲门声，对门看看。

阮嫂到门后开门。

校长随阮嫂进了屋子。

小宝见是校长，上前深深鞠了一躬，回头给阮嫂介绍。

阮嫂感到意外，露着疑惑的眼神打量着校长。

校长也打量着阮嫂和小宝，继而又环视屋内，观察着房内的一切。

阮嫂更加感到诧异，她似乎有点不安之色。

校长的目光最后停驻在衣架上的两件花哨的旗袍上。

阮嫂觉察了，看看衣服，又看看校长，她意识到了什么，忙把手里正在补的丝袜藏在自己身后。

校长低头在房里踱了几步。

小宝不解地靠到阮嫂身边。

校长又看看阮嫂，再看看屋内的陈设。半晌，他终于开口问道：

字幕：“听许多人说，这孩子家长的职业，似乎有点问题。”

阮嫂闻声一惊。

校长说完话，表示要和她单独深谈。

阮嫂就关照小宝到外边去做功课。

小宝出去。

阮嫂关上门，回头对校长诉说着什么。

校长听了阮嫂的话，然后对阮嫂说：

字幕：“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为了学校的名誉起见，不得不令这孩子退学。”

阮嫂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话，很是震惊，她险些晕了过去。

校长很同情，想安慰她。

阮嫂难过地站稳身子，接着又满怀苦楚地在屋里来回踱着，坐立不宁。

校长紧锁双眉，一时无法问话，他同情地看着阮嫂那副焦急愁苦的样子。

阮嫂依然痛楚地来回踱着，最后，她才沉痛地说：

字幕：“不错，我的确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为了要吃饭，我不要脸地活着，都为的是这孩子，他就是我的命。”

阮嫂痛苦地向校长倾诉，校长听了很是难过，他摇头叹息，表示对她处境的同情。

阮嫂又说：

字幕：“我虽是下贱女人，不过我做了这孩子的母亲，难道我要他学好都不许吗？”

阮嫂对校长继续提问：

字幕：“我把卖身体来的钱，给他读书，为的是要使他做一个好人，我的孩子有什么不配读书？”

门外，坐在楼梯口的小宝，听到了屋内妈妈讲的话。

屋内，阮嫂说完后，伤心地扑在桌上哭。

小宝跑了进来，扑在阮嫂怀里，哭。

阮嫂看到小宝这样，更加伤心，一把抱住小宝，大哭。

校长站在一边，看着这对令人怜惜的母子，深表同情。他难过地走过来，对阮嫂说：

字幕：“我很惭愧，我错了。我不能开除一个像你这样母亲的孩子。”阮嫂爱怜地抚摸着怀中的小宝，听了校长的话，两人感激地看着校长。

校长爱怜地摸摸小宝的头，然后出去。

校长走了，室内复归宁静，小宝继续做功课，阮嫂也安心地做起了家务。

第 九 章

三九

又一天，阮嫂家里。小宝已上学去了，阮嫂也不在家。

章老大一个人在屋里，他正在找阮嫂的钱，他抽开抽屉，将抽屉里的东西一件件翻出来丢在桌上，仍没有找到钱。

章老大又失望，又恼怒，抓抓自己的头。

章老大看到了阮嫂的旗袍，他过去把旗袍拿了下来，摸摸口袋，也没摸到什么。他更恼火，把旗袍挂回衣架，没挂住，旗袍落下，正落在阮嫂藏钱的墙洞脚下。章老大发现了墙洞，试探地拉出砖头，伸手去摸，摸出了一个纸包。他把纸包打开，原来是一叠钞票和几十个银元。章老大发现了宝藏顿时眉开眼笑。他把钱全数藏进自己的口袋，仍把墙洞按照原来的样子塞好，他满意地笑了笑，然后将地上的旗袍捡起挂回衣架上，轻松地出去。

四〇

赌场里，章老大将偷盗来的银元，在手上敲了敲，吹口气，然后狠命下赌注，张牙舞爪，甚为得意。

四一

学校里，正在召开董事会。会上，校长侃侃而谈。

字幕：“孩子的母亲，确是一个私娼，不过这是整个问题，我

们不能否定她的人格，尤其是这孩子的人格。”

校董们都在听着。

校长继续发言：

字幕：“她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在生活的旋涡里挣扎。为了孩子的前途，她要使他受教育。我们负教育责任的，更应当把这母亲的孩子从不良的环境里拯救出来。”

校长说完，董事们纷纷议论。

一位教师说：

字幕：“校长的意见，似乎太偏重于感情方面，我们应当注意一点客观的环境。”

另一位教师也说：

字幕：“不错，关于学生家长方面的责问，也应当注意，否则，有关学校的前途……”

会上的人都各抒己见，议论纷纷。

校长听了大家的发言，很是反感。他想了想，最后，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表示：

字幕：“你们完全忽略了教育的原理，我们不能为迎合一般人的错误的心理，来戕害一个孩子向上的生机。”

董事们听着校长说话，互相在嘀咕着，似乎不同意校长的意见。

校长看到了各人不赞同他的表示，他就态度鲜明地说：

字幕：“我决不能这样做，除非我不在这学校里。”

校长说完，气愤地戴上呢帽，提起手杖，走出了会议室。

字幕：“老校长毅然不顾地提出了辞呈，同时，学校方面也公布了这孩子的退学书。”

四二

学校大门口，阮嫂高兴地来接小宝。

小宝从边门出来，走到阮嫂身旁，交给母亲一封信，并说：

字幕：“先生叫我明天不要上学了。”

阮嫂闻声一惊，急忙抽出信笺看。

阮嫂看完信，她愤怒地转身想到学校里去交涉。但是，她细细地思量以后，气愤地将信揉成一团，扔掉，然后拉起小宝就走。

四三

夜。阮嫂家中。母子俩愁苦地站在窗口，默默无言，看着窗外，一动不动。

窗外，仍是一片花花世界。霓虹灯在空中闪着五光十色，汽车不断地在柏油路上来往驰骋，汽车的车灯不断地在阮嫂眼前划过一道道光亮。这些，好像都不能引起阮嫂的感觉。

阮嫂愣愣地想了半天，才回头对孩子说：

字幕：“他们真这样做了，这些人当中，容不下我们两个人，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到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

小宝同意地点点头。

阮嫂下定决心，马上跑到墙洞前，拿出了填洞的断砖，伸手往里取钱。

阮嫂的手刚伸进洞，她脸色急变，惊慌地拿出原先包钱的纸包，打开一看，里边的钱全没有了。她怒不可遏，将纸包扔在地上，立刻往门外跑去。

小宝害怕，拉住阮嫂衣服不放。

阮嫂对小宝说了两句话，仍然怒气冲冲地跑出门去。

四四

阮嫂急匆匆地在街上走。夜已深沉，行人稀少，灯影摇晃，街市显得异样的宁静、凄冷，更衬托出阮嫂心头的悲苦。

四五

赌场里，章老大和一帮赌棍正在赌钱。屋子里烟雾混浊。赌棍们都拥挤地围着一张牌桌，各人的脸部都显出紧张神色。

阮嫂进屋，看见了坐在桌边的章老大。

阮嫂走到章老大身后，站住，怒气冲冲地拍了拍章老大的肩。

章老大回头。见是阮嫂，他稍稍愣了愣，转过头把钱交付给小流氓，然后满不在乎地叫阮嫂跟了他走到另一间屋子去。

四六

另一间屋子。

章老大一副流氓腔，双手抱胸，皮笑肉不笑地睁眼看着阮嫂。

阮嫂严正而无所畏惧地说：

字幕：“今天不还我这钱，我们大家都活不成。”

章老大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似乎这时才懂得阮嫂是来要钱的，他嬉皮笑脸地跟阮嫂说了什么，预备出去。

阮嫂上去拉住，要钱。

章老大发怒，推开阮嫂，指手划脚骂阮嫂。

阮嫂愤怒地再上去，伸手抓住章老大的衣服，使劲推搡。

章老大更加发火，说：

字幕：“钱我已经花了，拿我怎么样？”

阮嫂见他耍无赖，更加愤恨，使劲拉住章老大的衣领，说：

字幕：“那我就同你拼命。”

章老大举手也将阮嫂的双手拉住，两人互相扭来扭去。

章老大使劲将阮嫂的手推开，然后要往门外走。

阮嫂又扑上去拉他。

章老大又把阮嫂双手推下。

阮嫂再上去拉章老大。

章老大发火，举手就给了阮嫂一巴掌。

阮嫂一个踉跄，几乎跌倒，她摸着被打的脸，揩了揩流血的嘴角。她怒火中烧，趁着章老大转身出门的一瞬间，她反手拿起桌上一个玻璃酒瓶，使尽全身力气，向章老大后脑狠命砸去。

屋外。赌场里，一帮赌徒围在赌桌边，赌兴正浓。突然听到隔壁屋内响动声，大家都抬起头，注意地听着。

屋内。章老大没有防备，被阮嫂突然一击，似乎受了重伤，他一手拉住门，一手摸着自己的后脑，摇摇晃晃地转过身来，指了指阮嫂，然后倒在门上。

屋外。赌场里，正在谛听着的那帮赌徒们，听到门响，立刻冲了出去。

屋内。章老大在门上稍稍支撑了一下，终于支持不住，倒在地上。

众赌徒推门进来，摇了摇章老大，章老大毫无反应。

阮嫂站在一边，十分惊慌。突然，她看到章老大已经僵死，她恐惧得发了呆，终于也晕了过去。

四七

法庭上，阮嫂面容憔悴，木木然地站在被告席上受审，两个警察站在她的身后。

一个律师正在为阮嫂辩护。

法官在最后宣读了判决书，阮嫂因杀人罪被判 12 年徒刑。

警察把阮嫂拉了出去。

四八

狱中。一个 50 岁左右的女看守把阮嫂引到她要住的囚房前，打开牢门，把阮嫂推了进去，然后在牢门上上了锁。

阮嫂本来一直是木愣愣的样子，现在听到铁门上锁声，她一看三面是墙，这时才像清醒了过来，惊恐地来拉铁门，摇着铁门，惨痛地呼喊：字幕：“我的孩子呢？让我出去。”

阮嫂声嘶力竭地叫喊，不断地摇动着铁门。

女看守过来制止她。

阮嫂在铁栅里一边摇门、一边呼喊、一边哭闹……她从此将在这儿度过漫长的 12 年。

第 十 章

尾 声

四九

校长家里。校长坐在桌边，打开报纸看报，他看见报上的一行大标题。

“赌窟凶杀案判决。女犯以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校长看罢报纸，迅速地站起，戴上呢帽，提起手杖，决心到监狱去探望。

五〇

监狱，牢房。阮嫂在囚房里来回踱步，心情甚为焦急、忧伤。

铁门一道道打开，女看守领着校长走到阮嫂所在的囚房门口。

阮嫂见是校长，她走过来，站在铁栅边，听校长说话。

校长讲完，阮嫂长长地叹一口气，说：

字幕：“你欺骗了我，你还来做什么？”

校长心情沉重，感到内疚，带着歉意说：

字幕：“我所答应你的，他们不肯让我这样做，如今你的孩子……”

阮嫂悲伤地反问：

字幕：“孩子？”

校长回答：

字幕：“那孩子经法庭发落在教养院里，不过，我会给你安排他，我会替你教养他。”

阮嫂听到这里，非常伤心地哭了。最后，她强忍痛苦，看了看校长，百感交集地说：

字幕：“本来这孩子有了像我这样的母亲，他一世也不会给人瞧得起。”

校长甚为怜恤，同情地点点头。

阮嫂又悲沉而感情深邃地说：

字幕：“不过，等他长大了之后，请你告诉他，他的母亲已经死了，使他不知道他有这样一个母亲。”

阮嫂刚说完，触动了爱子之情，禁不住哭泣起来。

校长深为感动，一时也找不到适当的话语来慰藉，他深怀感情地拍了拍阮嫂的肩，然后转身对女看守说了几句，便向牢外走去。

阮嫂伤心地看着校长远去的背影。半晌，她才回到房内，坐下，忧伤地抚摸着自已的一头黑发。

字幕：“寂静的监狱生活，是她一生仅有的安息。在她的希望里，她憧憬着孩子的光明的前途。”

阮嫂一双期望的眼，凝视着前方。

叠印 画面右方小宝欢笑的脸 他跟阮嫂说了句什么 笑了一下 隐去。
阮嫂转过头来，深沉地长叹一声，渐隐。

字幕：“完。”

（原载《我的探索 and 追求》，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6 年版）

素朴蕴含的《神女》

王云缙

也许，在中国电影史上，《神女》算不得什么宏篇巨著，而这部 1934 年问世，由吴永刚编导、阮玲玉主演的默片，却如同一株蕴含无限活力的素朴的小花，别有一番风姿。半个世纪的岁月没有使她枯萎、凋落，如今，国内外的电影研究者们还时时在提起它，鉴赏它，赞美它……

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历史一样，都经历过从默片到有声片的阶段。在默片时代，人们听不到人物的对话、音响、音乐，如今来看，这是多么大的局限。可是，勇于探索的电影艺术家们，往往能将局限转化为特长，利用画面创造了有丰富表现力的默片。《神女》诞生之时，已是中国默片的尾声时期，世界各国的默片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默片的先行者们也留下了一批可资借鉴的影片。更重要的是，拍《神女》这部处女作时的吴永刚，年仅 27 岁，却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田汉等左翼艺术家的直接帮助，而且有了近十年的干各项电影工作的实践经验。看起来，《神女》是一鸣惊人，出手不凡，实际是早有孕育，早有积累，它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

从神怪剑侠、才子佳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转向对社会的描绘、现实的抨击、人生的追求、理想的呼喊，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革命对电影的推动，也是千万热血观众对电影的期望。《神女》是这股电影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一朵浪花。它取材的角度并不大，只是写了一页妓女的血泪史。可是，透过这一个小小的侧面，人们看到了黑暗的旧社会畸形丑恶的一角。

对相似的题材，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处理、不同的风格。从《神女》，可以看到吴永刚这位电影艺术家的追求，也可以看到早在默片时代，中国电影即已有多风格、多流派的端倪。

风格的基础是生活。若无对生活的深切感受，一味在那里装腔作

势，玩弄技巧，那风格是绝对难以形成的。据吴永刚自述 他拍《神女》的起因是他长期对上海四马路一带妓女的观察和同情。妓女，自然是最可耻、最下贱、最痛苦的“职业”，而这却是那一时代活生生的、相当普遍的景象。

在中外文学名著和电影里，反映妓女生活的作品数量不少，著名的有《茶花女》、《羊脂球》等等。《神女》自有自身的特色 那就是它将妓女的出卖肉体 and 崇高的母性爱结合起来描写；把妓女的被迫为娼与对下一代的教育结合起来描写，这就使这一题材有了新意，也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而为了把这些内容处理得更有特色，吴永刚和阮玲玉创造了一种素朴蕴含的艺术风格。

比如《神女》的那个开头：黄昏降临了，在上海一条简陋的弄堂里，管街的点着了街上的瓦斯气灯，然后镜头才转入有电灯光的小楼窗户里……看来，这是个极普通的环境介绍，而那简陋的弄堂，斑驳的旧墙，尤其是电灯和瓦斯气灯交替出现的情景，很真实、很典型地表现了旧上海的底层一角，点出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时代特点。它的艺术手法如此素朴，犹如白描，并无什么惊人出奇之处，可是，略加寻味，便感到有一种喝龙井茶的感觉。

正由于《神女》的题材内容所决定，也和创作者对素朴蕴含的风格追求有关，它在处理上很着力于日常生活细节的渲染，比如对妓女的两件旗袍的反复描写，即为一例。影片开始，妓女尚未出现，镜头就从挂在墙上的两件不同样式、色彩的旗袍横移过去；后来，校长到妓女家来家访，未见其人，也是先抬头看见挂在墙上的这两件旗袍；以至流氓到妓女家找钱，开始是想把这两件旗袍拿走，又不屑一顾，随手把它丢在地上，才发现墙洞里藏的卖身钱。似乎，这三次出现的旗袍的细节，是微乎其微，无关紧要的。其实不然。这正是创作者用心精细之处。首先，它有生活的依据，是那时期妇女常见的服装；此外，它又借助于这一细节，点出这个妓女正是依靠这两件旗袍换替着去卖淫。这两件旗袍，自然地 and 女主人公的命运、遭遇联系在一起，在十分素朴的描写之中，蕴含了一定的深意。

细节之外，电影上的一些场景，也都体现了这一艺术风格。如妓女

三次上街卖淫的场景，都达到了逼真而又简洁，暴露而又含蓄的艺术境地。如妓女第一次上街的一组镜头，阮玲玉虽然也从眼神、面容、步态上，突出了她企图勾引嫖客的种种表现，可是，在细微的瞬间，又表露出她那种委屈、无奈、痛苦的心情，一下子就博得了观众的同情。同时，导演处理从她常在当铺门口徘徊，从她清晨拖着疲惫的步子缓慢地上楼、进屋，更强调了她的悲惨痛苦境遇。在第二次卖淫时，她受到警察追捕，误入流氓屋中，受尽侮辱，后来流氓又到她家威胁，阮玲玉则通过她微微一皱眉头，痛苦地仰头苦笑的镜头，将她的悲愤难忍，又不得不克制的心情深切地表现了出来。第三回卖淫，镜头更为朴素、简练，只照出了妓女和嫖客的双脚，相伴而去，作了某种暗示。这三次妓女卖淫的处理，既显示了导演的艺术功力，又体现了一种不落低俗的审美情趣。可以想见，在电影上，像这种卖淫的情景是很难处理的，而《神女》却做到了分寸得当，含而不露，富有变化。

在表现母爱精神方面，《神女》的一些场景，也很生活，富有情趣。如妓女学着孩子做操一节，镜头先表现孩子教妈妈做操，她害羞地不愿意做，在孩子的恳请下，她终于认真地做了起来，而且做着做着，心旷神怡地在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孩子兴奋地喊着口令，她的节奏加快了，终于不留意倒在了地上，孩子赶紧上前来扶住了她。像这种朴素自然的生活场景，往往使人忘了是在欣赏电影，而仿佛真的和这对母子在一起嬉戏欢笑。正是这种真情实感和很生活化的表现，缩短了观众和银幕的距离。

我这样强调《神女》的素朴风格，并不是说它只是生活的自然主义的再现。上述例证，可见一斑。而且，有必要阐明的是：艺术不同于生活；电影表现生活更有自身的特殊手段。《神女》在电影化方面，在电影观念的变革方面，都可以说达到了那一时期的较高水平。诸如视角的变化，细节的强调，气氛的渲染，特写的运用，蒙太奇的组接和呼应等。即以妓女搬家后一组镜头为例：她四处奔走，仍找不到工作，无奈地进了当铺，换来了可怜的几枚钱。她心疼孩子，便到小摊上买了一个玩具，一路摆弄玩具，神采飞扬。进得家门，先瞧见桌上流氓的帽子，神色突变。当流氓威胁她孩子不见了，大吃一惊，失手把玩具掉落在地；

在流氓的要挟下，答应了条件，孩子才被送回。这确实是很完整、很精细的电影场景，既有社会环境和时代气氛，如荐头店、当铺等，又有细节的穿插，如妓女一路玩小玩意儿的兴奋神态；既有悬念的运用，如突然发现桌上流氓的帽子，又有摄影角度的巧妙运用，如从流氓的胯下，拍摄了妓女手拿破碎的玩具，抱着孩子惊恐的脸的镜头。这里，总共才短短几分钟的一二十个镜头，却将背景、环境、人物心理变化、一场生死相关的冲突，揭示得清清楚楚，层次分明，有起伏，有变化，的确可以看出中国默片的电影语言的水平。又如：《神女》中母子相依的雕塑像的穿插和反复出现，也别开生面，它将造型和绘画因素，直接融入到电影中来，富于象征意味，说明创作者善于吸收、溶化其他艺术的因素，化为电影艺术的血肉。

以上例举的种种方面，从个别细节、场景来看，固然是颇具特色的，更重要的是，《神女》的创作者已有相当完整、统一的构思和艺术风格的探求。从全片的内容、人物、情节来看，它固然是有张有弛，有起有伏，有柔和如水的抒情，也有生死相拼的斗争。可是，它的基调仍是素朴的、蕴含的，并不以外在的热闹华丽取胜。这是不易的。在当时更是难能可贵的。相比之下，当吴永刚于 1938 年重拍有声片《胭脂泪》（即《神女》）时，却失去了原有的艺术风格，是十分可惜的。

艺术总是多种多样的。有大江东去，也有淙淙细流，有华丽缤纷，也有素朴蕴含。电影风格的多样，正是电影艺术趋向成熟丰富的标志之一。就这一角度而言，《神女》不也很值得提及和探讨吗？

《神女》剧作分析

周 霞

在中国默片的尾声时期——1934年，诞生了吴永刚编导的电影处女作：《神女》。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据吴永刚自述，因为从家中到电影厂的途中，经常遇见一位在马路的煤气灯下徘徊的妓女，哀其不幸，便萌发了创作冲动，决意创作一幅美术作品《暗淡街灯下的妓女》。结果画稿未成，却萌发了拍摄一部以妓女为主人公的影片的想法。他将“卑贱的妓女与圣洁的母亲汇于一身”，把对大众生活的人文关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艺术上的革新愿望结合在一起，精心构思，认真拍摄，终于为中国电影史献上了一部经典之作。

“神女……挣扎在生活的旋涡里……在夜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神女……当她怀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一个圣洁的母亲……在两重生活里，她显示了伟大的人格……”这是片首设计的字幕，静静地叠印在母亲哺乳孩子的浮雕上，从而为整个片子奠定了严肃悲凉的基调，同时也明确了创作者所歌颂肯定的母爱主题。

《神女》不仅在主题上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也成为默片时期诗化风格的代表作。本来，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与戏剧结缘，形成了一种“影戏”的戏剧化表达方式；而本片却大胆突破，恣意创新，采用了简单的人物设置、散文化的叙事结构、日常化的生活表现、象征性的细节和精当的字幕，将一个本来充满矛盾冲突的戏剧故事处理成委婉含蓄朴素淡雅的电影诗。其剧本共十章，分五十个场景，简洁精练，可视感强，为文字转化成视听语言提供了直接的可能性。

《神女》人物设置简单，主要人物只有阮嫂和儿子小宝、章老大、校

长四人，而且他们没有完整清晰的姓名，在这里名字只是一个角色的代号、一个身份的象征，阮嫂直接用阮玲玉的姓，而“嫂”则代表她是一位少妇；小宝则是母亲对孩子的昵称，另有视子如宝的含义；章老大也直接用了演员章志直的姓，“老大”是对黑社会头头的统一称呼；校长无姓无名，他的出现只是编导的刻意安排，可视为导演的代言人，是正义力量的化身，是社会的希望和理想。

编导没有对当时 30 年代动荡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做出直接的反映，而是将其隐藏在背后，作为大背景，围绕阮嫂的人生遭遇，着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以凸显她的悲剧命运。阮嫂和孩子是母子相依、血肉相连的亲缘关系，二人之间充满了真挚浓郁深沉的爱，所以阮嫂和孩子的镜头通常是处在柔光之下，和谐温暖洋溢着亲情。善良无私的阮嫂对孩子的爱是全身心的投入，她为了孩子出卖自己的肉体，为了孩子屈从于章老大，又为了孩子而锒铛入狱，一切都是为了孩子，阮嫂自我牺牲的行为不仅值得同情而且显得伟大；相反，阮嫂和章老大则是黑白分明的敌对关系，二者之间是赤裸裸的恨，所以始终处于紧张的矛盾冲突之中，镜头处理上，章老大常常是略微的仰角度拍摄，而阮嫂却常处于画面的一角，以显示一方的强大淫威和另一方的弱小无助。剧本第五章突出写出了一组典型化的镜头：它先透过章老大的胯下来表现怀抱孩子的阮嫂又愤恨又无奈的表情，紧接着是章老大一脸狞笑伸出拳头的特写，再配上恰如其分的字幕“狮猴子的跟头云，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后来据这些描述而拍摄的一组镜头，深刻反映了阮嫂被威胁被压迫的险恶处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上海，地痞流氓横行霸道多如蚊蝇，封建的教条般的道德观念主宰一切，身处其中的阮嫂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章老大，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压迫。阮嫂浓妆艳抹去街头拉客，面对的是嫖客的羞辱和警察的追捕；阮嫂去工厂找正经工作，却看见墙上贴着“至亲好友，无保不荐”的字条；阮嫂继续着晚上屈辱的职业，却受着邻居的指指点点，其他家长的议论纷纷，儿子被骂为贱种而被迫退学。她四处碰壁，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尽流氓的霸占欺压和旁人的睥睨歧视。她越是努力地逃离卑贱的生活方式，遭遇到的现实便越发地

残酷。阮嫂的经历并不是个别的，她的双重悲剧命运具有典型性，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表达出对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控诉，从而提升了整个片子的社会意义。

当然，社会不会令人完全绝望，所以编剧在阮嫂身旁起初安排了好心的邻居老妈妈帮助她照顾小宝，后来小宝长大上学，又安排了老校长来同情她尊敬她帮助她。无声片本来是忌讳大段的陈词和争辩的。

《神女》亦遵循此规律，字幕惜墨如金；但剧本第四十一节却安排了学校召开董事会的一场戏，字幕集中共有 7 段。编导吴永刚以知识分子的原罪心情，借校长之嘴苦口婆心地指陈社会的不公，并且肯定了阮嫂作为母亲的人格。“孩子的母亲，确是一个私娼，不过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她的人格，尤其是这孩子的人格”。字幕的加长表现在这儿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他们微薄的力量却不足与整个社会力量抗衡，被视为主持正义的校长也被迫辞职，最终无法把她从苦难的旋涡中拯救出来。阮嫂惟一的希望是孩子能在校长的教养下健康地成长，“在她的希望里，她憧憬着孩子光明的前途”。这里，编导人为地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让阮嫂在小宝欢笑的脸上得到安慰。

二

前面提到，“影戏”观念多采用戏剧化的结构，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起承转合；而吴永刚却独辟蹊径，横面截取了阮嫂的一段生活进行散文化的方式叙事，没有具体的开头和结尾，没有交代阮嫂是如何沦为妓女的，没有交代小宝的父亲为何人，也没有画蛇添足地交代阮嫂在监狱的生活以及小宝的成长，许多可能延展戏剧性的过程被省略而突出人物情绪点的表现，整个结构是开放式的。观众在影片的基础上可以释放丰富的想象空间。剧本可分为两部分，以小宝长大为界，第一部分从一到五章，主要叙述了阮嫂的生活及被霸占的经过；第二部分从五到十章，主要讲小宝受教育的波折及阮嫂入狱的结果，而它内在贯穿的情节线就是表现母爱亲情。所以剧本完全摒弃了满足观众猎奇猎艳心理的企图，把此类题材电影中所乐于展现的“性与暴力”的二元素镜

头几乎全部虚化掉了。比如，据剧本描述而拍出的阮嫂三次街上“拉客”段落就相当精彩，次次不同而次次富有新意。第一次通过阮嫂与嫖客一前一后地走动，相互交换眼色来暗示，同时表现她早上从一家旅馆出来又疲惫地回到家中；第二次是俯拍的特写，画面上只见阮嫂和嫖客的两双脚由对立而转为并排走到一起；而最后一次最为简练，是大全景别的垂直方向的大俯拍，只见路灯下两个人一起离开。对阮嫂妓女生活含而不露的表达，将一位卑微妓女美化为圣洁的神女，可谓铅华洗尽，还其本色。影片着重于情感的表达和情绪的渲染，所以大篇幅地增加了许多柔情的日常生活场景，比如阮嫂怜爱地摇摇篮，阮嫂给小宝买泥娃娃，阮嫂认真地辅导小宝功课，阮嫂和小宝一起调皮地做体操，阮嫂参加学校的恳亲会，喜滋滋地听小宝演唱《卖报歌》等等。和孩子在一起时，阮嫂的表情始终是欣慰的、喜悦的、满足的、慈爱的，这是由心自然而发的流露。而具有情节转折作用的高潮戏如阮嫂法庭受审，不仅没有用大量的镜头大张旗鼓地渲染，甚至律师为她辩护时没用一个字幕，而只是用简单有力的几个镜头交代清楚，配上阮嫂哀怨忧愁的面部表情特写轻轻淡淡地带过，点到为止。其实这是以阮嫂的心情为支点来进行情节表现的。至此，备受生活打击的阮嫂对外部世界的感觉已经麻木不仁了。

吴永刚绝对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对人物的兴趣远远大于故事情节。影片的成功与否与人物的表演息息相关，于是乎女主角的选择成了重中之重，而悲剧皇后阮玲玉最终不负众望，用她无声的表情和肢体传神地演绎了一位闪现着母性光辉的妓女形象。她以纯熟的演技，把崇高无私的母爱精神和妇女的不幸遭遇，很好地统一在这位“神女”的身上，独树一帜地创造了细腻而充满内在深度的银幕形象，吴永刚因此盛赞“阮玲玉是感光敏锐的‘快片’”。阮玲玉在本片中出神入化的演出和吴永刚含蓄隽永的导演手法在当时一起被称作“中国影坛的最大收获”。

三

在中国电影发展初期，人们很少关注人物内在情感在视觉上表现的

可能性，多喜欢选择外在动作较强烈的题材构成喜剧片、武打片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默片创作的发展。而美工出身的吴永刚拍片一开始就把电影影像本身理解为一种富有情感表现力的艺术手段，所以他创作的剧本大部分是突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环境里有情感，细节里有情感，并注重人物神态动作的描绘，而这些描绘里亦投射出情感，像一幅幅素描，极为精练晓畅。以情感为轴心充分调动画面本身的叙事功能，这是本片叙事的一大特点。如剧本第一章，先是对外部环境的介绍，临近黄昏，在一条简陋的里弄里，一个人爬在竹梯上点燃了街灯，然后镜头切入一扇有灯光的窗户，从而转入一陋室内，花旗袍、布娃娃、闹钟的特写，然后镜头由下摇上，一位年轻柔美的少妇一边怀抱着孩子哄其入睡，一边回头看着指向 8:45 的闹钟。寥寥几个代表性镜头就将她身居城市的贫困生活状况，妓女与单身母亲的双重身份交代清楚。

《神女》的场景简单精粹，主要有八个：夜上海的空镜头、灯红酒绿的街头、简陋的卧室、当铺、赌场、学校、弄堂、监狱。阮嫂在街头拉客，在当铺典钱，送小宝上学校受教育，在弄堂中被人耻笑，在赌场中把章老大杀死，又要在监狱中度过漫长的 12 年。这八个场所提供了阮嫂日常活动的大小环境，它们与阮嫂悲惨的命运密不可分。剧中，阮嫂常常满腹心事地看着窗外，窗外繁华的夜上海与简陋的卧室作比较，以显示阮嫂处于社会底层的悲哀和不幸，也借以抒发和延伸阮嫂悲苦无奈的情绪。

没有戏剧化的大波大澜的表现，吴永刚更专注于日常生活中细节的展现，比如对旗袍的反复渲染：剧本第一章描写女主人公的卧室，“斑驳的墙壁上钉着一具挂衣架，衣钩上挂的却是两件女人入时的花旗袍。……显然都和室内寒仓的设备很不相称”。校长做家访先看到的也是这两件旗袍，“校长的目光最后停驻在衣架上的两件花哨的旗袍上”，而此时阮嫂白天在家做针线活，穿的则是良家妇女所穿的粗布衣服；最后章老大气急败坏地找钱，不小心碰掉了旗袍，才发现藏钱的墙洞。这里，花旗袍不仅成为一个“妓女”职业的象征符号，也充当了推动情节发展的贯场道具的作用。

作为“妓女”职业符号的不仅有旗袍，还有烟。剧本第一章首次展

现阮嫂拉客时，就让她“不时抽口香烟，注视着前后左右的行人”。然后“阮嫂吸着烟慢慢走来，她有意无意地在一个口含烟卷的男人身边站住”。烟成为妓女和嫖客之间暗暗接头的工具。吴永刚甚至在第九节描写章老大第一次逼阮嫂就范的情景时也大量利用了烟这个道具，“她立刻变了形态，缓缓向床边走去，一屁股坐在床边的桌上，伸手向章老大要烟……阮嫂接过纸烟，老练地在指甲上敲了敲，然后把烟叼在嘴上。章老大忙划了火柴，给她点上。阮嫂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跷起脚，昂头喷着烟圈”。动作起源于心灵，吴永刚设计了阮嫂要烟、章老大点烟、阮嫂吸烟这一系列的细节动作来显现阮嫂复杂的内心冲突。一方面，她对章老大厌恶之极；一方面，为了生计她又不得不屈服于这个地头蛇，表面平静的动作姿态其实是激烈的内心斗争外化的结果。这里，吴永刚展现的主要不是她卑贱的地位，而是她自我尊严受到伤害的痛苦。20 世纪 90 年代关锦鹏导演的《阮玲玉》中，张曼玉又重新演绎了这一段情景。对比之下，《神女》这部黑白无声片显示出沉默的巨大情感冲突力量，从而散发出彩色有声片无法比拟的魅力。另外，闹表在剧中也频频出现，剧本第一章写着“桌上的闹钟，正指着 8:45”是在阮嫂第一次接客之前；而第六章“闹钟的时针，已指着 9 点”则出现在第二次接客之前。闹表的特写时时刻刻提醒着阮嫂妓女夜间工作的职业特点。还有玩具娃娃的两次出现，则表现了阮嫂对孩子的关爱；而泥娃娃的失手摔落又表明了母子二人的幸福生活因为章老大的出现又一次化成了泡影。旗袍、烟、表、玩具娃娃成为阮嫂既是妓女又为母亲的双重身份的表征，所以，它们不仅是赋，而且是颇具情感意味的比兴了。



默片中人物的语言由无任何影像的独立字幕打出。字幕出现，影像间断。为尽量减少对影片影像叙事时间的打断，突出画面本身的叙事力量，《神女》的字幕少而精，非必需绝不用。像剧本第一、二章各自只有一句字幕。在特定情况下，还同某种造型相组合，以增强字幕内涵的魅力。比如全片开头用母亲哺乳孩子的浮雕作字幕衬底，别有一种

装饰的美感，又具有契合电影主题的象征意味。字幕中，有的是对话，有的是旁白，有的开宗明义，比如片头字幕“有的用于交代情节，比如‘从今以后，她被章老大视为占有品。’有的承上启下，比如‘她只得重新跳进章老大的掌心。一天一天，孩子渐渐长大了，更增添了做母亲的忧虑’。比如‘她的孩子被骂成贱种，刺痛了她的心，使她感到有使孩子受教育的必要’。有的为了说明心理状态，比如‘新生活的开始，给她一种新兴奋’。此外，出字方式也是根据内容而定的，比如同学骂小宝‘贱种’时，这个词是一个一个从四面八方打出来的，直至布满整个画面，以凸显其所受的歧视压力之大之广；而当小宝在恳亲会上认真地唱《卖报歌》时，歌词则是悠闲地随着节奏一行一行地出现，‘黎明叫，黄昏叫，黄昏叫的号外时报……’配合的则是台下阮嫂幸福洋溢的脸，自然而优美。

静水流深，以简约的语言拍出深厚的感情来，《神女》被公认为中国默片时代的颠峰之作。20世纪80年代，香港也出现了一部催人泪下的电影——《法内情》，由叶德嫻和刘德华共同演绎，也是一部表现母子情深的伦理剧。女主人公也是融卑贱的妓女和崇高的母亲于一身，只不过血腥的暴力充斥着整个镜头，直露的感官刺激外加紧张的戏剧冲突，使它与50年前的这部《神女》含蓄隽永的诗化风格大相径庭。吴永刚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这种诗化风格一直延续到了1980年的《巴山夜雨》。独特的人物形象，深沉的思想内涵，委婉简洁的叙事意味，含蓄朴素的风格，《神女》不仅成为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的无声电影珍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中国电影在民族审美意境方面的追求，它使我们自然联想到后来20世纪40年代费穆的电影名作《小城之春》。可以说，《神女》当之无愧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红 高 粱

（根据莫言小说《红高粱》《高粱酒》改编）

陈剑雨 朱 伟 莫 言

人 物 表

九儿——我奶奶

余占鳌——我爷爷

豆官——我爹

九儿爹——我曾外公

罗汉（烧酒作坊管事）

刘大号（吹鼓手）

哑巴（烧酒作坊伙计）

王文义（烧酒作坊伙计）

王文义妻

花脖子（土匪头子）

胡二（狗肉铺掌柜的）

孙五（杀猪匠）

第 一 章

1. 高粱地

淡紫色的晨雾笼罩下的高粱地，如梦如海。在晨风追逐下，高粱的绿浪缓缓地涌向朦朦胧胧的天边。

一只土黄中星杂着白斑点的百灵在云雾蒸腾的高空尖声呼啸而过。

高粱梢头，薄气袅袅，刚刚露头的高粱穗子睡眼惺松。密密层层的高粱拥拥挤挤，推推搡搡，四面八方响着高粱生长的噼啪声。

（画外音）

“我要讲的事儿就发生在我老家这片高粱地里……

一声锐利的、刺耳的驴叫拔地而起。

远远望去，一处北方村落在渐渐消散的雾气中呈现出来。

从东边高粱地里，露出一弧血红血红的朝阳。炽目的、潮湿的阳光，照临大地。

2. 九儿家院里

围着黄土墙的庄户院。高高翘起檐角的破旧门楼贴着大红喜字，五间灰瓦房的门楣上贴着大红对联。除此而外，院内此时并无多少喜气

（画外音）

“民国一十八年六月初八，是我奶奶的大喜日子以廉价高粱酿酒发了财的烧锅掌柜的单扁郎许给我曾外公一头大骡子，我曾外公答应将我奶奶嫁给他，尽管有消息说单扁郎早就染上了麻风病。”

3. 九儿闺房

九儿端坐在梳妆台前，那一头乌黑油亮的秀发如瀑布直泻而下。

喜娘正为九儿“开脸”。一股拧成麻花状的丝线在九儿光洁的脸上滑动着，为她刮去脸上的汗毛，把眉毛修成两条弯弯的细线。

喜娘手持梨木梳子，把九儿的一头秀发揽在手里，一绺绺、一节节

地梳理。尔后，把梳顺的头发紧根儿扎住，挽成几个大花，塞进黑丝线编织成的密眼发网里，用四根银簪子插住。

九儿任人摆布着，梳妆镜里映出她凄美漠然的脸。

一只枯干的老妇人的手把一朵红绒花插在九儿的发髻上。九儿扬起手把红绒花取下来。在她扬手的瞬间，看得见一只沉甸甸的绞丝银镯子滑到小臂上。

喜娘为九儿精心修剪前额的刘海。

九儿端详着镯子上的蛇形花纹，麻木的心里漾起一丝伤痛。红绒花孤寂地落在她的脚边。

迎亲的唢呐声、喇叭声隐约飘来。

镜中的九儿，霎时脸色青白。她不由自主地一手按住藏着剪刀的胸口，绷紧的乳峰随着急促的呼吸剧烈地跳荡着。

4. 九儿家内外

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噼噼啪啪炸响。

大喇叭、小唢呐引着一乘四人大轿进得院来。凑热闹的大人小孩挤得门楼摇摇欲坠。

花轿已停靠妥当。喜娘搀扶盖着大红盖头、身穿大红棉袄棉裤的九儿出门、上轿。

九儿爹忙里忙外地张罗。九儿出门时，他把一个小红纸包塞到领头的轿夫粗壮的大手里，关照说：“大兄弟，一路上多照应。”领头的轿夫余占鳌，二十啷当岁，一身轿行打扮也掩藏不住他的威武和豪勇。他接过红包，道声“好说”，一把揣进怀里，然后扶稳轿杆，朗声吆喝：“起轿——”

（画外音）

“我曾外公做梦也没想到，他托付的这轿夫，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我爷爷。公道地说，我爷爷自己也不知道命运的安排。他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轿夫头子，抬过的新娘子成百上千。轿夫们心里明白的只有一件事，在路上要好好折腾一下新娘子，这就跟烧锅上喝酒、肉铺里吃肉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是规矩。”

5. 村街

花轿穿过村街。轿夫们双手卡腰，迈着八字步，号称“踩街”，整齐划一的步调显示出一种优雅的职业风范，轿子颤动的节奏应和着吹鼓手们奏出的凄美的音乐。

看热闹的人们纷纷驻足。花轿过处，有几个老妇人颤颤巍巍步出门外，摇头叹息，不知是为轿中人的命运惋惜，还是为自己早已逝去的青春感喟。

6. 高粱夹峙的土路

一望无垠的绿色高粱，像是起伏、翻涌的绿色海洋。一条土路像涓涓细流迤迤流进海的深处。

花轿由远处悠悠而来。

土路久经践踏，乌油油的黑土沉淀到底层，路旁铺满野草杂花紫色、粉色、白色的矢车菊开得分外茂盛。薰风吹拂着土路两侧翠绿的高粱，刚秀出来的银灰色的高粱穗子飞扬着清淡的花粉高粱地里传来鸽子咕咕咕咕的叫声。

轿夫们一进高粱地，像投进母亲的怀抱，感到亲切舒坦。花轿在他们轻捷的颤动下颤颤悠悠；轿帘轻轻掀动着，拴轿杆的生牛皮吱吱扭扭地唱，走到狭窄处，高粱叶子擦得轿子两侧沙沙地响。

7. 花轿里

九儿坐在憋闷的轿子里，头晕目眩。罩头的红布使她觉得气闷，她一把揭下来，放在膝上。随着轿帘的掀动，一缕缕光明和一丝丝清风闪进轿来。她轻轻嘘了一口气。

8. 高粱地

一片生机盎然的鸟鸣声。

几十只白鸟从绿高粱的海中扑楞楞飞出，飞上渐渐变成湛蓝的天，飞向那金光四射的太阳。

9. 花轿里

九儿悄悄伸出脚尖，把轿帘顶出一条隙缝，偷偷地往外看。透过缝隙，她看到最靠近轿边的轿夫的黑绸裤，像老鹰的翅膀刚劲有力地扇动着，颀长健美的腿依稀可辨，那穿着双鼻梁麻鞋的阔大的脚，踏起一股股噗噗作响的尘土。

她忍不住把脚尖缓缓地上移，身子也情不自禁地往前探。于是，她看见了光滑的紫槐木轿杆和轿夫油亮的肩膀，轿夫脱下的上衣胡乱扎在轿杆上，那宽阔的、像一扇磨盘一样的后背和滚圆的、肌肉隆起的胳膊在艳阳照射下闪着油光，透露出男性的粗犷的力和美。

九儿有点痴迷地呼吸着这男人的气味，不禁怦然心动。

10. 土路——高粱地

余占鳌滚圆的、肌肉隆起的胳膊搭在上下晃动的轿杆上。他的宽阔的前胸肌肉发达，一张脸像刀砍斧劈一般，鼻沟、嘴角、下巴棱角分明，显出他的强悍和决断。他有一双贼亮贼亮的眼睛，不大，但黑是黑，白是白，有几分狡黠，流露出的真诚也带着几分咄咄逼人的光彩。

花轿在高粱夹峙的土路上颤悠悠地行进着绿色的高粱似乎永无尽头。花轿像在海上飘泊的红色的小船。

有一株高粱把头伸到路当中，仿佛在向迎亲的队伍弯腰致敬。刘大号把喇叭夹到胳膊窝里，捋下未成熟的高粱穗在双手里揉搓，送一撮到嘴里咀嚼，高粱的苦涩的清香使他如饮醇酒，他眨巴眨巴眼睛，眯缝着把留在手上的高粱壳噗地吹上天。

绿色的高粱地上空飘着若有若无的金色的花粉。

高粱深处传来时断时续的哭丧声。

余占鳌怔愣一下，嚷道：“大号，吹起来！”

大喇叭、小喇叭呜呜咽咽地吹响。余占鳌指挥着轿夫们让花轿轻轻颠簸起来。

上下颠簸的花轿。轿夫们兴高采烈的嬉笑声，把哭声湮没了。

这时，有一个轿夫开始起哄了：“轿上的小娘子，跟哥哥们说几句

体己话呀！远远的路程，闷得慌！”

11. 花轿里

九儿赶紧拿起红布蒙到头上，顶着轿帘的脚尖也悄悄收回。

轿内又是一团漆黑，只听见轿夫们七嘴八舌逗趣的话和粗野的笑：

“唱个曲儿给哥哥们听吧，哥哥抬着你哩！”

“小娘子，你可不能让单扁郎沾身呀，沾了身你也烂啦！”

“小娘子 先给咱哥儿弟兄吧 你看上谁就是谁。”

“咱占鳌兄弟还是个童男子哩！”

“旁边就是高粱地，钻吧！哈哈哈……”

九儿不由自主地往花轿角上躲，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不敢吭声。

一个轿夫戏谑地嚷嚷道：“不吱声？颠！颠不出话把干的稀的都给颠出来！哈哈哈……”

12. 高粱地

红色的花轿像颠簸的小船，在高粱的绿浪中翻飞、沉浮。

男人们放肆的笑声、叫声推波助澜。

13. 花轿里

九儿死死抓住座板，五脏六腑翻江倒海。

红盖头被颠得沸沸扬扬，飘落到脚下。

九儿偷偷藏在怀中的剪刀也被颠了出来，滑落在轿板上。

九儿一惊，奋不顾身地伸出红绣鞋，把剪刀紧紧踩在脚下。

她咬紧牙关，把从肚肠里冲上来的东西憋在喉咙里，一手抓着座板，艰难地弯下腰，用另一只手捡起剪刀，揣回怀里。

就在这一瞬间，一股奔突的浊流从她嘴里窜出来，射到轿帘上。

帘外的轿夫们得意忘形地狂喊着：

“吐啦 吐啦 哈哈哈……”

“颠呀 颠呀 上面颠出来了，下面也快了……”

九儿终于绷不住了，她呃隔着，可怜兮兮地告饶道：“好哥哥们，饶

了我吧……”话一出口，就收不住了，索性放声大哭起来。

14. 高粱地

九儿痛不欲生地放声大哭，高粱深深地被震动了。

轿夫们面面相觑，脚步也变得沉重了。

刘大号的喇叭吹出一个猿啼般的长音，便无声无息。只剩下九儿的呜咽声、呃隔声，和一支悲泣的小唢呐的声响——唢呐的哭声比女人的哭声更优美、更缠绵。

高粱地里的哭丧调清晰可闻：

青天哟——蓝天哟，
花花绿绿的天哟；
棒槌哟，亲哥哟，你扔下我走了，
可就塌了妹妹的天哟！

轿里的哭声住了，小唢呐的哭声也消失了。花轿缓缓而行。大家都在默默地、无言地聆听这天籁一般的悲歌，听着这仿佛从天国传来的音乐。

余占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像叹息一般说，“歇了。”

花轿落地，停靠在开满矢车菊的土路的一侧。

哭得昏昏沉沉的九儿，不觉把一只穿着缎鞋的脚伸出轿帘外。

轿夫和吹鼓手们看着这只美妙绝伦的脚，一时都忘魂落魄。

余占鳌走过去，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握住这只脚，像握着一只羽毛未丰的鸟雏，轻轻地、轻轻地送进轿内。

轿帘掀起一道缝。轿帘的隙缝间，九儿水滢滢的眼睛感激地盯着这双粗大的手。余占鳌亮亮的眼光像一道闪电射向轿内。九儿抬眼迎住这目光，眼中泪光闪动。

15. 土路

一个头戴一顶高粱箴片编成、刷了几层桐油的斗笠，身着一袭黑衣

衫的汉子的背影，沿着土路闲闲散散地走来，像一个悠游自在的过路人。他一边走着，一边颠弄着手中的什么物件。

那汉子走近花轿，忽然端起手中的枪，劈腿站在土路中央，枪口对着轿夫和吹鼓手。

蹲着的、站着的、抽烟的、愣神的轿夫和吹鼓手们毫无防备，望着眼前这持枪的汉子，斗笠压到眉心，嘴里咬着一穗高粱，敞着怀的密扣黑衣衫，腰扎着鼓鼓囊囊的子弹带，明白自己是碰上了“吃抻饼的”（土匪），只好认晦气，纷纷掏出兜里的银元、铜板，扔到地上。散落的铜板滚动着，三三两两滚到劫道人脚下。

劫道人用脚把银元、铜板踢拢成堆，一口把高粱穗子唾到地上，喝道：“没你们什么事儿，都滚轿子后边去！”

刘大号和轿夫们磨磨蹭蹭往轿子后边走。蹲在地上抽烟的余占鳌把烟用脚踩灭，慢慢腾腾地站起来。劫道人冲他扬扬手中的枪。他倒退几步，踩到路边长满野花杂草的地沟里。劫道人几步抢到轿前，一把撕下轿帘。

九儿端坐轿中，像一尊瓷塑的观音。她的姿色，她的尊贵，把劫道人镇在那里。她的美貌，她的从容，也把余占鳌惊呆了，仿佛钉在地上一一般。轿夫和吹鼓手们又纷纷围上来。

劫道人如梦方醒，用枪堵住众人，结结巴巴地冲着轿里的九儿喊道：“下……下轿！”

九儿欠起身，大大方方地跨过轿杆，站到烂漫的矢车菊丛中。她右眼看着吃抻饼的，左眼看着轿夫和吹鼓手，款款挪动脚步。当她的目光与余占鳌相遇时，对他粲然一笑。

九儿一笑，使余占鳌浑身血液澎湃，急剧跳荡的心似乎要从嗓子眼里冲出来。他往胡乱套在身上的小褂的衣襟上擦擦手，朝着劫道人笔直走去。

劫道人的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余占鳌，吼道：“找死！有话跟花脖子说去，是他要的人。”

轿夫和吹鼓手听到“花脖子”三字，如遭雷击。刘大号夹着大喇叭赶上来，扯扯余占鳌的衣角。

（画外音）

“花脖子是远近驰名、让人闻风丧胆的土匪头子。家里孩子哭闹，一提‘花脖子来了’，立时噤若寒蝉。”

余占鳌未予理睬，依然迎着枪口一步一步地向前逼近。他鼻翼扇动着，薄薄的嘴唇绷成一条直线，两个嘴角，一个上翘，一个下垂。

劫道人哗啦一声，扳开枪机。

就在劫道人拨动枪机的瞬间，余占鳌突然闪身一脚踢去。枪声和手枪一齐飞出。余占鳌和劫道人翻滚在地，扭成一团。刘大号和轿夫们见状一齐扑上来。余占鳌抢过刘大号手里的大喇叭，一扬手，喇叭的圆刃劈进了劫道人的颅骨。刘大号连忙伸手去拔，费好大劲儿才把喇叭拔出来。劫道人痉挛的身子舒展开来，轻轻地躺在地上，一线红白相间的液体，从那道深深的裂缝里慢慢地挤出来。

刘大号心疼地掰着打瘪了的喇叭，随手扯一把高粱叶子，仔细地擦拭着喇叭上的污秽。

余占鳌捡起飞到一旁的劫道人的枪。这是一把勃朗宁手枪，烧蓝已经褪尽，看来已经有些年头了。他又从劫道人身上解下子弹袋，连同手枪一起，用脱下的小褂捆成一团，提在手里。

刘大号捡起掉在地上的黄铜弹壳，撮起嘴，吹出一声嘹亮的哨音。

九儿站在路边，五颜六色的矢车菊簇拥着她，她朝余占鳌凝眸一瞥，弯弯的嘴角浮出浅浅的笑意。

16. 土路——高粱地

停在路边的花轿。

余占鳌一手扶九儿上轿。

一轿夫挂上轿帘。

余占鳌把挂好的轿帘掀到轿顶上去。

九儿端坐在轿上，脸上的笑容像凝固了一样。

花轿又在高粱夹峙的土路上悠悠地行进起来。轿夫们飞马流星，轿子出奇地平稳，像浪尖上飞快滑动的小船，渐渐淹没在绿高粱的海洋里。

17. 高粱丛中——单家庄

夜空中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像鬼火般闪烁。低垂的穹窿阴沉沉地窥视着银灰色的高粱的脸庞。高粱地里窸窣窣窣的声响已为暗夜增添了神秘的气氛，远处夜猫子的凄厉鸣叫，把高粱地的紧张空气震得像透明的苇膜一样颤抖，更在这神秘的底色上渲染上一层恐怖色彩。

视力所及的前方，单家庄的灯火把暗蓝色的天幕烧出一个一个铁锈红的窟窿。

高粱丛中，一双贼亮贼亮的眼睛像狼一样注视着单家庄跳跃的灯火。一柄利器嚓嚓划过高粱棵，寒光闪处，高粱应声倒地。

第 二 章

18. 单家庄街面

单家庄是一个略有北方小镇规模的大村庄，街面虽也寂寥，隔三差五却有几家店铺经营着各种营生：狗肉、杂货、山东馒头……街上行人稀少，但既有过往客商，也有近处村民，此时便有一个轻俏汉子挑着两瓦罐清水从井台上拐了弯走入街道，溢出的水淅淅沥沥，在坚实的路面上画出两条线。

罗汉一手牵着毛驴的缰绳，一手搀扶着喝得脚步歪斜的九儿爹迎面走来。

（画外音）

“新婚三日接闺女是我家乡的风俗。那天，我曾外公在单家一直喝到太阳歪斜，才想起领我奶奶上路回家。”

九儿爹嘟嘟囔囔地说：“管事的，你回——回吧，三天后，我、我一定把九儿给送、送回来……”

罗汉看看铅云密布的天空，赔着小心说：“要不是三天回门的规矩，这天气，真该还歇一宿再走。”说着，他抬眼睨视了一下如蜡人般塑在驴背上的、一身鲜艳的红绿裤褂的女主人。

九儿把毛驴的脊背夹在两腿之间坐着。毛驴背上搭着一条碎花薄被子，脖子上拴着一副铃铛，一路走，一路叮叮当当响。九儿直腰挺胸，丰腴的脸庞微微扬着，雪白的脖子又细又长，那一大嘟噜头发在脑后兜着，显得很有分量，两弯新月般的细长眼睛旁若无人地直视前方，目光也如月色一样清冷，透露出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矜持和傲气。

听见父亲的唠叨和罗汉不很放心的话语，九儿眼前晃过那个紧张地盯视了三天三夜的像窖藏的腐烂萝卜一样的男人，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她紧抿住嘴，用脚后跟一磕驴肚子，毛驴往前抢出几步，把罗汉带一趔趄。

19. 高粱夹峙的土路

九儿爹牵着缰绳，九儿坐在驴背上，不紧不慢地在高粱夹峙的土路上走着。

土路旁，花草依旧，只是那星星点点的矢车菊开得有些老了，在弯弯的细茎上耷拉着紫的、蓝的、粉的、白的脑袋。

满地的绿高粱又长高了一截，更加挤挤挨挨，绿浪招展。

还是这条弯弯曲曲的土路，还是这片如梦如海的高粱。九儿似乎又回到了自由的天地，像困在沙滩的鱼儿回到了水中。她贪婪地呼吸着高粱地里飘散出来的苦涩而清新的气息，顿觉心旷神怡，眉眼间也漾起了一丝笑意。

九儿爹仍在不识时务地唠叨：“虽说这女婿不怎么争——争气，可到底家、家大业大……”

九儿紧蹙双眉，一把从父亲手里夺过缰绳自己挽着，夹紧毛驴得儿、得儿朝前跑去，铃铛声一阵紧似一阵。

九儿爹在毛驴后面踢踢踏踏紧追几步，嘴里还一劲儿数落：“你不让女婿挨就不、不、不挨，可你舞什么剪、剪、剪子……”

毛驴“嘞嘞”嘶叫一声，仰起头，飞跑而去，留下一串急促的铃铛声在土路上颠扑滚动。九儿衣裾翻卷，如一团红云，在高粱的绿浪上飘过。

20. 高粱地——土路

仿佛空穴来风，把高粱们吹得晕头转向，东倒西歪。云声像推磨一般旋转着，由远而近。终于还是下雨了。雨点很白，很稀，打在高粱叶片上，像玻璃珠，立即破碎了。

雨点打在土路上，把杂草溅得满脸泥水。

雨点打在矢车菊上，矢车菊晃了晃脑袋，依然亭亭而立。

九儿骑着毛驴在土路上踽踽而行，一任雨点打在她的头上、脸上、身上、腿上。

21. 土路

九儿爹站在土路中央团团转，拢着嘴，对着四外的高粱地喊道：“九——儿，九——儿……”

无人应答，只有雨点打在高粱叶片上的沙沙声。

22. 土路——高粱地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渐渐湿了地皮。九儿骑毛驴沿土路走去，留下一路清晰的半圆形的蹄花。

毛驴走得疲沓了，脚步懒懒洋洋，时不时还停下来甩甩头上的雨水。九儿拿脚后跟磕它，它已无动于衷。九儿顺手从路边折下一根高粱秸，在驴腩上抽打两下。毛驴夹夹尾巴，疾走几步，又恢复了不紧不慢的步伐徜徉前行。

土路拐了一个小弯。毛驴驮着九儿走到弯道上。

突然，高粱丛中伸出一条滚圆的、肌肉隆起的胳膊，把九儿拦腰揽过去。九儿身体后仰，脱离驴背。

毛驴乖巧地停住脚步，侧过头想看清主人如何消失在高粱丛中。

飘飘洒洒的雨点落在横搭驴背的碎花被子上，把九儿座下的干处也濡湿了。

23. 高粱丛中

一个身穿蓑衣的高大汉子用一只刚健有力的胳膊挟着九儿，深一脚浅一脚向高粱深处走去。汉子的另一只手高高举着一顶高粱箴片编成的斗笠，为九儿遮挡着纷纷扬扬的雨丝。稠密的绿高粱被他撞开，人走过，向两边闪开的高粱稞又慢慢直立，仿佛一扇扇神秘的大门为他开启，又徐徐关上。

九儿紧贴着那汉子散发着热气的身躯，暖烘烘的感觉从腰腹处流灌周身。她闻见一种陌生的、夺魂慑魄的男人的气息，只觉得恍恍惚惚，迷迷糊糊，有如在云雾间沉浮。她无力挣扎，也不想挣扎。她甚至抬起她肥藕般鲜润的胳膊，揽住那汉子的脖子，以便他抱得更轻松一些，自己也依偎得更舒坦一些。

高粱茎叶组成的神秘大门为他们打开，又在他们身后缓缓关闭。

24. 高粱深处

他们终于来到神圣的宫殿——密密层层的高粱深处。

那汉子把九儿放在地上，九儿软得像面条一样立脚不稳，他急忙伸过胳膊把她扶住。

他们四目相对。九儿眯着月牙儿般的眼睛望着近在咫尺的汉子，竟是三天前把她从劫道人手里救下来的青年轿夫！她暗呼苍天，一阵类似幸福的强烈震颤冲激得她热泪盈眶。

余占鳌的眼睛里喷射出灼人的光焰。他定定地看着这曾作为牺牲被他抬去扔在单家那黑洞洞的泥潭里的女人，如今又完好无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心里又庆幸，又愧悔，不觉垂下眼睑。

余占鳌将蓑衣一把脱下，发泄般用地用脚踏断了数十棵高粱，用它们在泥水淋漓的黑土地上垫出一处圣台，把蓑衣平平展展地铺在上面。

然后，他把九儿双手抱起，轻轻地轻轻地放在圣坛上。

九儿神魂出舍。她瘫软在高粱茎叶和蓑衣铺成的圣坛上，任凭霏霏细雨洒在脸上和身上。当清凉的、细细的雨滴落在她滚烫的脸上，她感到一丝丝舒心的快意。

余占鳌望着九儿羊羔般的眼睛，伟岸的身躯一截截地矮，双膝啪哒落下，跪在九儿身边。九儿的热泪夺眶而出。余占鳌用粗大的双手，抹掉在九儿丰腴鲜润的脸庞上流淌的泪水。清凉的雨滴洒在他的手背上。他脱下褂子，举在空中，为九儿遮挡住飘飘洒洒的雨丝。

九儿举起一只手，轻轻地拉下余占鳌举着的褂子，衣袖下一只松松套住的绞丝银镯子滑到小臂上，闪出耀眼的光泽。望着余占鳌赤裸的、肌肉发达的胸膛，九儿仿佛看到强劲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奔流沸腾

余占鳌匍匐过身躯，让纷纷扬扬的雨丝落在自己宽阔的脊背上——即使天上落下的是一万支箭，他也要用自己的身体遮挡着，不让心爱的女人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

九儿心头撞鹿，潜藏多年的激情迸然爆炸，她不由自主地在蓑衣上扭动着。她那酡红的脸颊飞散着高粱酒的芳香，雪白细腻脖子光洁可人，本已濡湿的红色衣衫紧贴着胸膛，两座高高耸起的乳峰清晰可辨。

余占鳌浑身血液在奔突，在沸腾。他伸出粗壮有力的双手，紧紧捕捉住九儿耸动的双乳，忘情地抚摸着，仿佛要把它们揉进自己的掌心，溶进自己的血肉。

九儿浑身颤抖，一团黄色的、浓香的火苗在她脸上哗哗剥剥地燃烧。可以融化一切的幸福之感烧炙着九儿的神经，她低沉暗哑地嘶叫了一声：“天哪……”

这叫声在无边的高粱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25. 高粱地

纷纷扬扬的雨丝如雾如烟。无边的绿高粱如梦如海。轻风在高粱尖上吹过，高粱丛中发出断断续续的沙沙声，如窃窃私语。

从高粱地的深处传来寻偶狐狸的兴奋鸣叫

一只蚂蚱如飞箭一般弹到高粱叶片上

高粱叶片上的积水，一滴、一滴，滴落下来。

一只蚂蚱拖着籽粒饱满的肚子，往高粱秆下干燥的黑土里钻。

高粱叶片上的水滴，一滴滴滴落在湿润的黑土上，消融在黑土里。

铅云淡薄，天放晴了。

26. 高粱深处

高粱深处，九儿和余占鳌刚从撕肝裂胆的兴奋中挣扎出来，并排着仰面朝天躺在高粱茎叶和蓑衣铺成的圣坛上。

生机勃勃的绿高粱在他们身边林立着，有如威武雄壮的卫队。

从高粱隙缝里透过来一道道天光，交叉扫射，飞腾闪耀，组成一个光彩夺目、扑朔迷离的世界。

一声高亢而恼人的毛驴的嘶叫钻进高粱地

九儿仿佛从迷荡的天国跌落到残酷的人世。她慌慌张张翻身坐起，胡乱搭在她胸前的衣衫滑落在余占鳌宽阔的、肌肉发达的胸膛上。她俯过身，面对余占鳌，嚅囁着说：“他真是麻风……”

余占鳌望着她六神无主、凄婉动人的面容，像一把把尖刀把自己的心零切碎割。他蹬地跪起，不知从什么地方抽出一柄三尺多长的小剑，“噌”一声拔出鞘，剑刃寒光闪闪。

余占鳌挥手之间，小剑从高粱秸秆中掠过，发出铮铮的声响，两棵高粱应声倒地，从整齐倾斜的茬口里，渗出墨绿的汁液

余占鳌斩钉截铁地说：“三天之后，你只管回来。”

27. 高粱丛中

余占鳌与九儿一前一后在高粱丛中穿行。九儿一边走一边把散乱的头髻用银叉叉紧。余占鳌在前面开道，稠密的高粱秆在他们身前闪开，在他们身后挨拢。灰绿色的高粱穗微微摆动着，有的摇头，有的点头。

他们来到离土路不太远的高粱丛中，余占鳌退到一边，用手臂把一排高粱扒得往后倾斜，让九儿从他身前走过去。

九儿回转身来，无限依恋的目光注视着这陌路相逢的、带给她从未享受过的幸福的情人。前路茫茫，未来的希望也只是朦朦胧胧，她突然感到害怕，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一头扑到余占鳌的胸前，啜泣起来。

余占鳌连忙把九儿揽在怀里。

当他撒手之时，高粱秆反弹回来，把他们团团围住——高粱胸襟广阔，宽容大度，它那茂盛的茎叶，像无数双温暖的臂膀，把这对桑间濮上

之合的夫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又一声毛驴的嘶叫，越发刺耳，越发不耐烦。

透过高粱的茎叶，隐约可见：九儿从臂弯上褪下那只绞丝银镯子，郑重地、无限深情地交到余占鳌手里。尔后，她拨开高粱茎叶，头也不回地走出高粱地。

余占鳌托着绞丝银镯子，手里沉甸甸的。他趋前两步，目送着九儿走出高粱地，走上那条熟悉的土路。高粱稞打在他的脸上，锐利的高粱叶片锯着他的赤裸的脖颈，他浑然不察。

28. 土路

一场雨似乎把九儿爹从醉意朦胧之中浇醒了，他把毛驴背上淋湿了的碎花被子翻了个面，一手勒着缰绳，一手扶女儿上驴，嘴上还关切地问：“你怎么一泡尿尿这半天？”

九儿毫不理会父亲的询问，她望一眼高粱地，蹁腿上驴。

九儿爹在驴腩上拍一巴掌，毛驴又叮啷叮啷走起来。

毛驴在高粱夹峙的土路上走着，铃铛声一阵紧一阵慢。

高粱丛中，有一个男子，亮开坑坑洼洼的嗓门，唱道：

妹妹你大胆往前走，
往前走，莫回头！
通天的大路，
九千九百九十九。
妹妹你大胆往前走，
往前走，莫回头！
从此后你搭起那红绣楼，
抛撒着红绣球，
正打着我的头，
与你喝一壶红红的高粱酒！

此处歌词根据影片略有调整。以下《酒神曲》、《送娘辞》亦据影片补入，特此说明。

九儿爹冲着高粱地骂骂咧咧：“哎，唱戏的，你出来！你吕不吕，茂不茂，什么歪腔邪调！”

九儿扯住缰绳，驻足倾听。两汪感激的泪水，徐徐涌上新月也似的眼睛。她闭上眼，回味着如饮高粱酒一般醉人的幸福，憧憬着如红高粱籽粒饱满的充实的未来，湿润润的眼睫毛如涂上一层蜂蜜，根根粗壮丰满。

29. 高粱深处

余占鳌目送着九儿一程程走远了。

他推推搡搡，来到方才的圣坛，像一堵墙壁似的囫圇个儿倒在蓑衣上，两眼直勾勾望着天空中浮云飘散，若有所失，也若有所思。

30. 乱葬岗

高粱地边缘的一处小土坡。垒垒荒冢像一个个被扔掉的长了毛的大馒头。一棵颇有阅历的老榆树歪着脖子监视着这个世界，又仿佛是端详着千年的历史、百年的沧桑。

余占鳌盘腿坐在坟茔间的荒草中，座下仍然铺着犹有九儿余温的那件蓑衣。他专心致志地摆弄着从劫道人手里缴获的那支勃郎宁手枪，身边斗笠里的圆头子弹在早晨的阳光下闪耀着黄金般的光亮。

他把手枪的零件拆开，又装上，棱角分明的嘴角绽开了得意的笑纹。他像孩子一样急不可耐地把子弹一颗颗推上枪膛，麻利地趴在蓑衣上，用劲儿闭上左眼，右手举枪向着歪脖子树瞄准，瞪得大大的右眼更显得黑是黑，白是白。

从高粱地升起来的太阳在老榆树身后为它披上金装，一片片绿叶像一枚枚闪闪发光的金币，在奇形怪状的枝桠间叮铃当啷作响。

31. 单家场院——高粱地

单家一排 20 间正房，院墙围成一圈，开了两个大门，中间一堵墙隔成两个院落，东院大，西院小，东院是烧酒作坊，西院是主人住处。西院

里还有 3 间西厢房。东院里也有 3 间东厢房，住着烧酒伙计；还搭着一个大厦棚，厦棚里安着石磨，养着牲口，有 3 间南屋，开着一个冲南的小门，屋里卖酒。

余占鳌把斗笠压得低低的，在远处一行柳树下逡巡，眼睛不时睨视着单家的动静。院墙很高，他看不到院里的情形，只见偶尔有一两个人提着酒瓶，从南屋的小门出入。

单家东院往东，连着一处大场院，是收购高粱、翻晒高粱的处所。这时还不到高粱上场的季节，场院里码着两个垛子，一堆去年的高粱秸子，一堆高粱叶子。此外，还有碌碡、长梯一类笨重的零星器具。余占鳌赶到场院边上，他闻见新劈下来晒干的高粱叶子散发出的清香。

余占鳌觉得不便久留，于是，绕着场院边，走过一棵郁郁青青、已逾百年的白果树，下了小路，往村外的高粱地里走去。

小风疾驰，踏过高粱叶梢，踩出一阵嚓嚓的声响

32. 单家场院

新月落下去了。单家场院一片漆黑。高粱叶秸堆成的垛子像两头蹲踞着的巨兽，守护着壁垒森严的院落、作坊和它神秘的腐朽的主人。

火镰和火石的撞击声并没有搅扰这黑夜的宁静，火镰和火石撞击下迸出的火花好像也没有给这无边的黑夜带来一丝光亮。但这只是一瞬间的假象。历史的变迁，命运的转换，有时就在这一瞬间完成。当火镰和火石击出的火花点燃了火绒，火绒引着了高粱叶垛，单家的历史便到了它的转折点，只是完成这个过程的银幕时间长得令人难熬。

终于，火着起来了。火星四溅，火声如爆竹。

黑暗中，杂沓的脚步声，乒乒乓乓的开门声，叫人心烦意乱的犬吠声，火舌舔着夜空，暗夜被撕开，如裂帛。

吆东喝西的人叫声。吱扭咣当的水桶撞击声。

一条人影顺着院墙闪向西去。

一把大火直上直下，把远处的绿高粱也映红了。

火光冲天，火声噼啪直响，像压抑不住的痛苦的嚎叫，更像一串得意洋洋的狂笑。

第 三 章

33. 单家西院

罗汉垂手立在正房门口，轻轻咳了两声，恭恭敬敬地喊道：

“少奶奶……”

屋里没有应声，听得见九儿嚤嚤的饮泣。

罗汉在门口踱了几步，本欲回头，无奈事情紧急，只得又提高嗓门说：“少奶奶，少东家的尸首从湾子里捞上来了，庄长让问少奶奶，如何处置？”

静默半晌，终于从屋里传出九儿颤颤的答话：“大叔，九儿少不经事，您看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说着，又哭出声来。

罗汉忙应道：“少奶奶放心，我这就去办口寿材，尽快入殓……”

罗汉一脸悲悯，诺诺连声，走了。

34. 单家西院内外

九儿子然立在西院堂屋的中央，那条曾横搭在毛驴背上的碎花被子胡乱卷成一团抱在手中。眼前的八仙桌上放着盖碗茶和一托盘的酒菜，都不曾动过，早已没了热气。

九儿爹大模大样地进屋，讨好地说：“儿啊，你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可别伤了身子骨。”

九儿如同泥塑木雕，没有答理他。

九儿爹毫不知趣地在桌前坐下，自斟自饮，嘴里还唠叨个不停：“你看我给你找的这主，一过门就当家……”

九儿已忍无可忍。

九儿爹：“回头你让管事的把那头大黑骡子给我套上……”

九儿终于爆发出愤怒的吼叫：“你给我滚，回去跟你的牲口过吧！”

九儿爹：“你这是怎么啦，我是你爹！”

九儿将手里的杯子一把扔了出去，把九儿爹吓得从椅子上蹦起来。

她索性掀翻桌子，杯盘碗盏碎了一地。她哭着，嚷着，说：“你不是我爹，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见你。滚，滚！”

九儿爹跌跌撞撞往门口逃，嘴里还骂骂咧咧地嚷道：“你这六亲不认的小杂种！不认你爹，没那么便宜！我和你娘弄出你来可不那么容易……”

35. 单家东院

东院厢房里隐约传来伙计们聚赌的嘈杂的声音，间或还有吱吱扭扭、荒腔走板的胡琴声，使本已不平静的夜晚又增添了不平静的气氛。

罗汉在院中托腮独坐。在他跟前点着一盏四块玻璃插成的罩子灯，洋油烟子从灯上的铁皮缝里钻出来，灯光微弱，只能照亮罗汉脚跟前五六米方圆的一块地方，照不见罗汉的脸。

胡琴声使罗汉心烦意乱，他立起来，走到东厢房门前，冲里头轻声喊道：“哑巴你行行好，别拉了，行不行！”

胡琴声戛然而止，嘈杂的人声也压低了。罗汉回到灯影里，提起罩子灯，想到厦棚给牲口添点草，忽然听见西院似有响动，连忙提着灯，来到西院大门口察看。

36. 单家西院

晨光熹微。

罗汉轻轻拍打西院大门。

院里，九儿垫着那条曾横搭在毛驴背上的碎花被子盘腿坐在台阶上打吨，听见叩门声，她抬手理理发髻，纤声问道：“谁呀？”

罗汉答道：“少奶奶，是我——”

院门开了，熬煎了一夜的九儿一副孤苦无靠的模样，愈加惹人怜爱。

罗汉递过一串钥匙，说道：“少奶奶昨天吩咐的事都办妥了。这是掌柜的身上的钥匙，已经用酒煮过了。”

九儿说：“钥匙您先拿着。我爹昧着良心把我卖了，少东家又撒手去了，九儿年轻，往后就靠大叔您了……”说着，不觉一阵心酸。

罗汉忙劝慰道：“少奶奶不必过分伤心，罗汉听少奶奶吩咐。不过

这钥匙……”

九儿说：“这钥匙往后就归您掌管，我的家产就是您的家产。”

罗汉惶恐得说不出话来。

九儿问：“您刚才说钥匙用酒煮过？”

罗汉答道：“是的，酒能消毒。”

九儿说：“那好。您跟伙计们说，明日后日大后日，烧锅停火三天，大家伙帮我清扫房屋。少东家用过的东西，能烧的烧，不能烧的就埋。您再去买布、买棉，一应家什置办齐全。还有，让伙计们挑酒来，把屋里屋外，墙角旮旯，全用酒泼一遍……”

罗汉听傻了，疑惑地问：“那得用多少酒啊？”

九儿说：“用多少算多少。烧锅作坊，出的正是酒。三天往后，咱抹抹桌子另摆席……”

37. 单家西院

这是亘古未有的泼酒节。

烧锅伙计们举着各种各样的盛酒器皿，笑着，闹着，把红红的高粱酒洒得铺天盖地，洒向单家西院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

九儿一扫往日的愁容，高高兴兴站在酒气里看着伙计们闹腾。

罗汉趋前问道：“少奶奶还有什么吩咐？”

众人都聚拢来，听九儿说话。

九儿开口道：“我年轻，初当家，一切得仰仗大家伙帮助。这烧锅上的买卖断定还能红红火火做下去。如果有人觉着跟我一个妇道人家干活没出息，要另寻主儿，我也不强留……”

众人嚷嚷道：“愿为掌柜的效力。”

九儿接着说：“以后不要再喊我掌柜的了，你们都看到了，我也是苦命人……还是叫我九儿吧，我是九月初九生人……”

九儿发自肺腑的话，感动了众人。

38. 九儿新房

单家西院正房里犹有酒香，新刷的粉墙，新被褥，新帷帐，让人神清

气爽。

九儿盘腿坐在炕上，对着窗棂上新糊的白纸，操起剪子铰窗花。

九儿正剪着纸，忽听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院子里喊：“掌柜的，雇不雇人？”

九儿手中的剪刀啪嗒掉在炕上。她身体一软，仰倒在新缝制的暄腾腾的被褥上。

九儿还没有回过神，余占鳌已经大着胆子推开房门，站到房里来。他穿一身浆洗得板板正正的裤褂，手里提着一个小铺盖卷，铺盖卷的外头捆着蓑衣，一面夹着高粱篾片编的斗笠。

余占鳌迅捷地扫视一眼新房，眼睛再也没有离开靠在炕上的、自己日思夜想的恋人。屋里新鲜的石灰水味，弥漫在空气中的高粱酒香和女人的温馨气息已经使他陶醉，他又柔声问了一句：“掌柜的，雇人吗？”那夺魂慑魄的目光，把他问话背后的意思传达得淋漓尽致。

九儿仰在被褥上，几乎不能动弹。她目光迷离，神色恍然，一颗心像掉在高粱酒缸里泡着。

余占鳌扔掉手中的铺盖卷，慢慢移到炕前，倚在炕沿上，那磨盘一般宽阔的上身缓缓地向九儿倾过来，仿佛怕惊动一只迷了路正彷徨四顾的小鹿。

就在他那棱角分明的下巴离九儿的脸只有一张纸薄时，九儿像从迷梦中惊醒，她笔直挺起，拾起炕上的剪刀，厉声喝斥：“你是谁？这般无理！不认不识，闯进人家屋子，做出这副轻薄样子来！”

余占鳌大吃一惊，退后几步，愤愤然道：“你……你当真不认识我啦？”

九儿说道：“你这人好没道理，我从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嫁过来也不过十天半月，谁认识你！”

余占鳌笑笑，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态，说：“不认也罢。听说您烧锅上缺人手，想来寻点活干，混碗饭吃！”

九儿道：“那好说，不怕苦就行。”

余占鳌还想纠缠，九儿说：“提上你的铺盖卷，到东院里找管事的说去！”话毕，扭过脸再不理他。

39. 烧酒作坊

烧酒作坊里热气蒸腾。

两个一米多高的木制大甑如两座墩实的铁塔并排着雄踞一方。木甑罩在大铁锅上，甑底是一张密眼竹筛子。八个只穿着遮羞短裤头的伙计分成两组，端着木锨，从大缸里铲出一块块生着绿色松花霉点、散发着甜味儿的高粱坯子，往那热气蒸腾的大甑里一点点抖落。热气压不住，寻着缝儿往上蹿。

八人中有余占鳌。他的滚圆的、肌肉饱满的胳膊端着木锨，圆睁着黑白分明的双眼盯着甑底，哪儿蹿热气，他的高粱坯子就往哪儿压。他那见棱见角的脸上，如磨盘一般宽阔的、肌肉发达的胸膛上，油汗浸浸。

烧火的小伙计，轮番往两个大灶膛里填着劈柴样子。火势熊熊，直托锅底。两口大锅里沸水潮动，强劲的蒸汽从甑里直往上蹿。

八个伙计端着木锨，把高粱坯子往蹿热气的甑底抖落。哑巴和余占鳌较着劲比试着。木锨上的高粱坯子一锨比一锨盛得多，一锨比一锨抖得匀实。甑底终于一层层地压严实了。蒸汽在大甑里曲折上升的呜呜声与伙计们的喘气声混成一片。

大甑里装满了料。两个伙计各抬一块与甑口同大、上面钻满蜂眼的圆盖，把大甑盖严。

烧火的小伙计又往灶膛里填进几块劈柴样子。灶膛里的火呜呜响。甑上圆盖的蜂眼有哆哆嗦嗦的细小热气飘上来。

伙计们又抬来两个锡制的、双层的、顶端带凹的酒甑，罩在木甑上。锅里的蒸汽全被闷住了，只听到火在灶膛里响。看到木甑在锅上一阵酥白，一阵橙黄，极其壮观，极为神奇。

伙计们纷纷舒一口气。有的抽出毛巾，擦拭脸上、身上的涇涇汗水。

余占鳌擦着汗，有点茫然若失。

40. 东院厢房

一铺铺着尺把高的高粱秸的通屋大炕，月光从东边两扇窗户泻到炕上。

大炕的中央，四个伙计围着炕桌玩纸牌。

一个 30 来岁的伙计就着灯光在缝补衣裳。

大炕一角，余占鳌举着一个陶罐往粗瓷大碗里倒酒，一饮而尽。

哑巴坐在门槛上，下巴拄着一把粗糙的胡琴，望着满院皎洁的月光出神。院里那一排排彩釉大缸在月光下闪闪烁烁，如同宝物一般。

哑巴咿咿呀呀拉起来，像声音嘶哑的啼哭，人心在琴弦下颤抖。

补衣裳的伙计大约被哑巴不搭调的琴声撩拨得喉咙发痒，阴沉着一嗓子唱道：“光棍苦，光棍苦，衣裳破了无人补……”

玩牌的伙计中有人起哄：“那就让女掌柜的给你补去吧！”

一阵哄堂大笑。

余占鳌不堪人们开这类玩笑，猛地把酒碗往炕沿上一顿，碗里的高粱酒四溅。可惜人们正陶醉在玩笑中，没有人觉察到他的反应。他气鼓鼓地往炕上一仰，朦胧的醉眼注视着窗外射进的迷离月光。

补衣裳者认真地说：“女掌柜的？这块天鹅肉，不知哪个鹌子能吃到噢。”

这似乎是一个比玩牌更有趣的话题，伙计们议论开了：

“咱那少掌柜的想吃天鹅肉，把小命都搭进去了。”

“哎，我听人说她为闺女时就私通花脖子……”

“这么说，单扁郎真是花脖子给杀啦？”

“嘘——别提花脖子！”有人制止道。

余占鳌哼哼冷笑一声。

有人问道：“你笑什么？”

余占鳌仗着酒胆，脱口而出：“单扁郎是老子宰的！”

众人惊愕不止。有人说：“你喝醉了吧！”

余占鳌折起身，从吊在墙上的包袱里抽出一柄小剑，不意竟带出一只银镯子。他把银镯子揣进怀里，拔剑出鞘，剑刃在月光映照下像条小银鱼。他一边折腾着，一边硬着舌头说：“你才醉了！就是老子杀的……你看 就这样 嚓 嚓，一剑 又一剑……”

众人噤声，不敢言语。

一个伙计吹出一口气，噗地灭了灯。满屋里朦朦胧胧，那柄小剑在

月色中寒光闪闪。

补衣裳者想缓和一下气氛，打着哈哈说：“敢情你想啃女掌柜的这块天鹅肉呀！”

有人跟着哄笑起来，不过笑得不太自然。

余占鳌说：“笑什么，俺跟女掌柜的……早就睡过了！”

众人笑得更加开心。

余占鳌站在炕上，眯缝着醉眼逼视着众人：“你不信？俺这就上她的炕，让你们瞧瞧……”

“走，走！”众人兴高采烈地哄着，拥着余占鳌往院里走。

41. 单家东院——西院

余占鳌在众伙计的簇拥下来到院里，满地月色之中，人影朦胧。从田野里吹来的饱含着高粱凄苦微甘气息的南风使他打了一个寒噤。

有人扛来木梯，架在墙头。

余占鳌几乎匍匐在梯上，抬动不甚听使唤的双脚，磕磕绊绊攀上墙头，身体沉重地趴在墙头上。

梯子下的人们抬起头望去，只见一团黑影在墙头一闪，倏忽之间，西院墙下，传来重物坠地的沉闷的声响。

42. 单家西院

正房里灯亮了。

九儿在屋里喊道：“王嫂，点出灯笼来！”

西厢房里灯也亮了。王文义的女人提着灯笼从房里出来。

九儿穿一件雪白的绸衫，绿缎子裤，脚蹬一双红缎子鞋，走到院里来。借着皎洁的月光，她看见东西院的院墙下，有一团黑影在蠕动。她让王嫂提灯笼照着，寻到墙跟前。

九儿接过王嫂的灯笼，照出余占鳌跌得不成模样的脸。她冷笑几声，说：“是你呀！”

她吩咐王嫂道：“去把罗汉大叔找来。”

王嫂提过灯笼走了。

就在九儿把灯笼递给王嫂的时候，她发现地上有个什么物件闪出银光。王嫂去后，她俯身拾起，竟是自己送给余占鳌的银手镯！顿时，桩桩往事，缕缕柔情，涌上心头。

王嫂一开大门，罗汉正提着他那盏罩子灯慌慌地撞进来，问：“少奶奶，怎么回事？”

九儿把银手镯揣进袖筒里，冷冷地说：“这个伙计喝醉了。”

罗汉看了一眼地上的余占鳌，说：“是醉了。”

九儿说：“王嫂，拿我的柳木棍来！”

王嫂拿来一根手指头粗细的、剥了绿皮的白柳木棍。

九儿接过，说：“我给你醒醒酒！”

九儿抡圆雪白的柳木棍，在余占鳌的屁股上横抽竖打。

余占鳌在火辣辣的痛楚中，感到一阵麻酥酥的快意，这快意冲到喉咙，启动唇齿，化作一连串的嘿嘿笑声。

九儿打累了，拄着柳木棍，呼哧呼哧喘气。

罗汉劝道：“少奶奶，歇着吧，让罗汉来教训他。”

九儿将柳木棍狠狠摔在地上，进屋去了。

余占鳌搓着脚，满地打滚，嘴里直嚷嚷：“你别走，别走……”

罗汉招呼两个伙计，把余占鳌抬回东院厢房。

43. 东院厢房

两个伙计把余占鳌扔在通屋大炕上。

余占鳌满炕打滚竖蜻蜓，犹如蛟龙闹海，把炕桌杂物踢得人仰马翻，嘴里则又笑又叫。

罗汉打发哑巴提来一陶罐酒，倒进烧水的大铁壶里，让几个伙计按住余占鳌的胳膊腿，自己下手一把掐紧余占鳌的腮帮子，把他的嘴挤开，一手提过大铁壶，把壶嘴插进他的嘴里。

一铁壶酒咕咚咕咚灌进余占鳌的嘴里，溢出的酒顺着嘴角往下流。余占鳌先还拼命挣扎，一会儿，也就听天由命了。

伙计们渐渐松开手。余占鳌四腿八叉仰在炕上，头一歪，竟无声无息。缝衣裳的伙计惊呼：“灌死了吧！”

罗汉提过罩子灯来照。

余占鳌满脸挤动，猛力打了一个喷嚏，竟把灯喷灭了。

众人均觉有趣，轰然大笑。

余占鳌高高低低地打响呼噜。

罗汉觉得特解气，这大约是他有生以来办得最痛快的一件事了。他又让哑巴提着陶罐去打酒，并招呼众伙计道：“来来，大伙儿也折腾累了，一起喝两盅好睡个安稳觉。”

44. 单家庄

半个月亮升上中天，浮云在夜空中漂游，月色明明灭灭。

单家庄在忽明忽灭的月色中睡熟了。

世界是那么宁静，仿佛一切心烦意乱的试探，无可奈何的掩饰，一切猜度、疑虑，都溶化在如水的月光里。

然而，明明灭灭的月色总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连续三声清脆的枪响，把夜空的宁静打得粉碎，马蹄声像一阵骤雨扫过单家庄街面。

有人惊恐地呼叫：“花脖子来了——”接着是长时间死一般的沉寂。

（画外音）

“这号称‘凤凰三点头’的三声枪响，是花脖子的拿手好戏，真所谓指哪儿打哪儿。就这的，花脖子终于还是把我奶奶给劫走了。”

一队蒙面人策马驰出单家西院。为首的一匹马上，蒙面人身后横捆着一个女人，她的长发从马背上拖下来，几乎要扫到地面。

（画外音）

“头天夜里绑的人第二天就传过话来拿一千块大洋把人赎回去。”

45. 单家西院

单家西院围满了人。余占鳌风风火火冲进来，分开众人，直奔正房而去。

守在门口的罗汉和王嫂拦住了他。罗汉把他拉到一边，低声劝道：“让她安静一会儿。”

余占鳌拨开罗汉的手，吼道：“你给我滚开！”

屋里传出九儿有气无力的声音：“罗汉大叔，您让他进来……”

余占鳌推门而入。

九儿恹恹地倚在炕头的被褥垛上，发髻松乱，眼圈乌黑，丰腴的脸庞瘦下一圈。见余占鳌进门，她那失去了往日神采的新月般的眼里闪过一丝光亮，嘴角也浮起一丝惨然的笑意。

余占鳌又怜又爱。他坐上炕沿，伸出粗壮的胳膊把九儿一把揽在怀里。九儿再不推拒，再不躲闪，她软软地把头埋在余占鳌宽阔的胸膛上。这才是她的依靠、她的寄托。

少顷，余占鳌托起九儿的下巴，对着她眼泪汪汪的脸问：“花脖子没对你无礼？”

九儿摇摇头，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腮边滚落。

余占鳌用粗大的手抹去九儿腮边的眼泪。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受此惊吓，他恨恨道：“我要让他知道知道厉害！”

46. 单家庄狗肉铺

单家庄街面僻静处一座孤零零的泥屋，门前胡乱插着一面破酒旗。泥屋共五间，四间打通着，砌一铺大土炕。土炕下，东头一个锅灶，一口大缸，临窗摆两张油漆剥蚀的八仙桌和几张同样破旧、同样显出颇有来历的条凳。西头隔开的一间，泥坯到顶的隔断墙，开了一个小门，有如洞穴，用棉帘遮得严严实实，更使人感到神秘莫测。隔断墙下的土炕一头，半仰着一个老头儿。他膝上围着一张黑狗皮，身下垫一条白狗皮褥子。在他身后的墙上，还钉着染成红、绿、蓝的三张整狗皮。老头儿伸手可及的炕沿上，垒着敦敦实实的一座泥巴柜台，柜台上放一只青釉酒坛，酒提儿挂在坛沿上。

（画外音）

“狗肉铺掌柜的胡二，以杀狗为业，剥狗皮像旋萝卜一般利索。成群结帮的狗见了他都毡毛直立咆哮不止，但绝对不敢近前。花脖子佩服他的威胆，和他结为拜把子兄弟。”

余占鳌闪进门，自己拣一张背靠大炕的条凳入坐，朗声叫道：“掌

柜的 来斤酒！”

老头儿一动不动，只在那泥巴柜台后面把半睁不闭的灰眼珠子转了转，却使余占鳌觉得如芒在背，浑身不自在但余占鳌再不吭气，端起架子稳稳当当坐等着。

老头儿终于推开搭在膝上的狗皮下炕。他人高马大，双膝微曲仍高出隔断墙的门洞一头。他从泥巴柜台后的空洞里摸出一只酱色大碗，用酒提儿往里打酒。

老头儿端着酒碗 趿拉着脚步走过来 将酒碗稳稳地 蹿在余占鳌面前。

余占鳌问：“什么下酒菜？”

老头儿像吐出一块铁疙瘩似的说：“狗头！”说毕，往锅灶处走去。

余占鳌说：“我要吃狗肉！”

老头儿顿了会儿脚，仍往锅灶处走去，他揭开锅盖，锅里煮着一条整狗。他把锅盖翻转过来，架在锅台上，拎上煮得热气腾腾、异香扑鼻的狗，取一把斧子，对着狗脖子噼啪几下，就利利落落地剁下了狗头，用一根铁签插着，扔到余占鳌跟前。

余占鳌摸出一摞银元 撂在桌上 说：“我要狗肉！”

老头儿远远地把狗头扔回锅里 溅得油汤满墙 吼道：“不吃就滚！”

余占鳌并不生气，和颜悦色地说：“您这掌柜的真有意思，放着狗肉不卖……”

老头儿转着灰眼珠子端详余占鳌半天，说：“你这后生也真有意思，你没打听打听我这狗肉是给谁预备的？”

余占鳌笑笑，说：“我正是来求您掌柜的引见引见这吃狗肉的主。”

这回轮着老头儿不自在了，他的灰眼珠子也不转了，定定地瞧着余占鳌 脱口道：“你说谁？”

余占鳌说：“昨儿晚上他把我们女掌柜的给劫了。”

老头儿试探着说：“你这后生好面善……”

余占鳌打断他 说：“不 我刚到烧锅没几天。”

老头儿问：“你是女掌柜的什么人？”

余占鳌说：“她是东家 我是伙计。”

老头儿说：“那干你屁事！”

余占鳌说：“当伙计的不为东家玩命为谁玩命！”

老头儿说：“看不出来你这后生还挺讲义气。成，就冲这，我给你指条路。”

47. 单家庄——高粱地

一溜蹄声滚过单家庄街面。

余占鳌单骑飞骑出单家庄，在一条官道上奔驰。大黑骡子的四个蹄子擂鼓般敲打着地面，铁蹄在偏西的阳光映射下，闪闪烁烁，使入眼花缭乱。

在茫茫无际的高粱地的边缘，余占鳌勒住了缰绳。大黑骡子烦躁地动着腿脚，蓬松的尾巴甩动着，一忽儿东，一忽儿西。

余占鳌终于辨清方向，他抖动缰绳，从高粱丛中穿过去。

48. 墨水河

远远望去，墨水河仍像伸入茫茫的高粱地中间的一条路，河床比高粱夹峙的土路开阔，却似土路一般曲折蜿蜒。但它毕竟是一条真正的河，有水，有桥。它养育了高粱地，和高粱地所养育的人们。

余占鳌在狭窄的河堤上前进，来到一座木桥旁。正是伏雨季节，河水浩大，水面贴着桥底，一排雪白的浪花翻涌到桥面上来，水声震耳。大黑骡子有些发怵，在桥头上踌躇不前。余占鳌欠起身子，用力在鞍子上蹿了一下，它才塌着腰，一溜小跑奔过桥去。

49. 荒野

余占鳌骑着大黑骡子顺着南面的河堤走到一处荒野。河道拐了一个大弯，河水漫出河堤，泡稀了的黑土像浆糊一般，陷没了骡子的四蹄。大黑骡子扭动着沉重的身躯挣扎着，粗大的鼻孔里呼哧呼哧喷着白气。余占鳌用拳头使劲捶它的臀部也无济于事，只好下得鞍来，在前面拽着缰绳，拉着它一起在烂泥里跋涉。

出了烂泥地，是大片长满荆棘、草、杂树的沙石地。顺此东西行，堤南堤北都是望不见尽头的高粱地，惟有此处一片荒芜。

余占鳌发现一些杂沓的脚印和新鲜的骡马的粪便。他知道没有走岔了路，顿顿脚抖落掉沾上的烂泥，重新上鞍，沿着脚印前行。

突然，大黑骡子警觉起来，它不停地打着响鼻。余占鳌并不理会，悠悠地唱起来：“一马离了西凉界——”他感觉到身后杂树丛中响起了脚步声，依然挽着缰绳绕着荆棘缓缓而行。

一根硬梆梆的东西杵到余占鳌的后腰上，他顺从地举起手。

一只手接住缰绳，一只手伸到余占鳌的胸前，把他的勃朗宁手枪下了。

余占鳌举着手翻身下鞍，立即有人用黑布条勒住了他的双眼。

余占鳌说：“我要见当家的。”

一个身挎匣枪的瘦长精干的汉子，手里掂着从余占鳌身上缴下的勃朗宁手枪，对牵着大黑骡子的壮汉扬扬头。

那壮汉放下缰绳，上去把余占鳌抱起来，团团旋转，然后猛一松手，余占鳌立足不稳，一头扎在沙石地上。

那瘦长汉子嘎巴折一根树枝，一头交给余占鳌，一头交给一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说道：“走吧。”他自己掂弄着那支勃朗宁手枪，在后面悠闲自在地跟着。

壮汉牵起大黑骡子，紧随其后。

50. 花脖子营地

一大片高粱被夷平了，空地上搭着大小两个窝棚。十几条汉子站在窝棚外，有的身上披着及膝的大蓑衣，有的头上戴顶高粱箴片编成、刷了几层桐油的斗笠。较小的窝棚口的木墩上，坐着一个一脸杀气的壮汉，他的脖子上有一块显眼的花皮——这就是远近闻之丧胆的土匪头子花脖子。

余占鳌被带到空地中央。瘦长汉子一把扯下罩住他眼睛的黑布。一时间，余占鳌只觉得满眼金星。他急忙用他粗大的手捂住眼睛，嘴里却不忘喊道：“我要见当家的！”

花脖子用一节草棍挑动地上的两只蚂蚁打架，他头也不抬地问：“是烧酒锅新掌柜的？”

余占鳌放开手，往说话的方向望去，第一眼的印象是：那壮汉脖子

上的花皮要比他凶残可怖的面相更加触目惊心。他心里有些打鼓，强作镇定地说：“不，我是新来的伙计。”

花脖子扔掉手中的草棍，往蚂蚁身上唾了一口，把那两只可怜的蚂蚁淹没在汪洋大海中。他不屑地说：“我已经把那娘儿们放回去了，你还来干什么？”

余占鳌渐渐地稳住了神，他虔诚地说：“拜师学艺。”

花脖子走过来，上上下下打量了余占鳌一番，见他满脸油汗，一脚烂泥，一副狼狈相，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狂笑。

众汉子跟着笑得前仰后合。

那面目清秀的小伙子上来凑趣：“就你这德行还想吃抻饼！”

花脖子说：“把他扔河里洗洗！”

上来两个壮汉，不由分说，架着余占鳌就走。

51. 墨水河

两条壮汉将余占鳌架到墨水河边，从河堤上把他扔下河去。

余占鳌一下河就扑腾起来，活像在沸油中翻滚的油条。他的头一会儿露上来，一会儿沉下去，双手抓挠着，想攀住什么，又什么也攀不着。

面目清秀的小伙子兴灾乐祸地叫道：“这小子，不会泅水！”

花脖子鼻子里哼了一声。

河里传上来余占鳌的挣扎喊叫和响亮的呛水声。滚滚的河水推着他慢慢向下游漂去。

花脖子们在河堤上跟着走了几步。

牵马的壮汉担心地说：“当家的，真要淹死啦！”

花脖子对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的瘦长汉子说：“方七，把他捞上来。”

叫方七的瘦长汉子招呼两个吃抻饼的伙计跳下河，把余占鳌抬上河堤。

余占鳌四脚朝天躺在河堤上，直挺挺的像死了一样。

花脖子对自己的恶作剧颇为得意，他一时兴起，吆喝道：“走，都下去玩玩。”

花脖子带头，吃抻饼的伙计们一个个脱了衣服，扔掉枪支，扑通扑

通跳下河。杂七杂八的衣服和各式各样的枪支摆地摊似的在河堤上铺了一溜。

西下的阳光照在枪支上反射出五颜六色的耀眼的光斑。

墨水河里水花飞溅，逆光下的水珠晶莹透亮。

余占鳌慢吞吞地爬起来，拾起花脖子扔在河堤上的两支自来得手枪，在手里端详着，圆睁他那黑白分明的眼睛，左右瞄了半天。

方七眼尖，脑袋探出水面，手指着河堤刚喊出一声“噹——”字，只听啪啪两响，子弹打在他眼前的河面上，水花溅了他一脸，他连忙一个猛子扎进水中。

吃抻饼的伙计们像一群鸭子纷纷向河边蹿进着。

这时花脖子已经爬上河滩，他毫无惧色地站在河滩的萋萋绿草中，钦佩地说：“好枪法！”

余占鳌冷冷问道：“花脖子，是你坏了我的女人？”

花脖子愣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他鄙夷地说：“麻风睡过的，我不稀罕。”

余占鳌按捺住自己的冲动，又问：“你拿她换了一千大洋？”

花脖子说：“值！”

余占鳌把花脖子的枪扔在地上，捡起自己的勃朗宁，举在手上。

花脖子指指心窝说：“打这儿吧，打破头怪难看的！”

余占鳌射出七发子弹，在花脖子跟前击起一道齐刷刷的水线。花脖子眼都不眨，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欣赏着眼前的奇观。

余占鳌插起枪，扬长而去。

52. 单家西院

院子里散散落落的鸽子大摇大摆地走着，不时扑棱着翅膀，飘然而起，又悠然落下。

九儿倚着房门，她的手掌上落着一只雪白的鸽子，用高粱米粒那么大的通红的小眼珠望着她。她咕咕咕地和它说话，它也咕咕咕地答话。她喂它几粒高粱米。鸽子的羽毛在啄食中簌起，尾羽像一把将开又合的白扇。

罗汉进院 关切地问：“掌柜的好些了？”

九儿诚恳地：“谢谢大叔惦记 好多了。”

罗汉：“今天正是九月九 掌柜的不到烧锅上看看 散散心？”

九儿：“也好 来了也有些日子了 还没见过出酒呢。”说着 她把手一扬，掌中的白鸽扑棱棱飞上蓝天，留下动听的鸽哨声。

53. 烧酒作坊

烧酒作坊，热气腾腾。

两个扣着酒甑的大木甑架在锅灶上，一阵酥白，一阵橙黄，煞是壮观。一股淡淡的、甜甜的、似酒非酒的味儿从木甑里透出来。

这时，九儿在王嫂的搀扶下，款款而来。看得出来她已经过一番精心打扮，梳得高高的、油光水滑的发髻，一身鲜艳的绸缎裤褂，光鲜整洁的脸上挂着的矜持的微笑，都透露出她的尊贵和气派。

罗汉连忙拿过一只方凳，请她落座。她示意罗汉，让他继续指挥作业。

罗汉精神焕发 吆喝道：“上凉水。”

两个伙计踩着高凳，往酒甑的凹槽里倒进两桶凉水。另一个伙计拿着一块船桨状的木棍，踩着高凳，把凹槽里的凉水搅得飞速旋转。

烧火的小伙计挑选几块松油饱满的劈柴样子扔进锅灶里。两个灶洞火声雷动，白亮一片，那白光从灶里射出来，映照着伙计们油汗淫淫的胸膛。

罗汉吃喝说：“换水！”

两个伙计跑到院子里，提了四桶井拔凉水来。搅水的伙计站到高凳上去，把甑上开关一拧，已经温热的水咕嘟嘟流走。提水的伙计倒上新打来的凉水。他们便拿过桨状的木棍，奋力搅动，凹槽里的凉水被搅得天旋地转。淋漓的汗水从他们的脸上、胸膛上滚落下来。

罗汉朗声唱道：“准备接酒！”

两个伙计，各提一个细蜡条编成、糊了十遍纸、刷了百遍油的酒篓，放在两个大酒甑伸出来的鸭嘴状流子上等待着。

酒香逐渐浓烈，有细小的蒸汽从木甑接缝处逃逸出来。白锡的酒流子上汪着一片亮斑，凝聚着，缓缓地颤动着，终于凝成几颗明亮的水

珠，像眼泪一样，滚落到酒筵里。

罗汉又高声喊道：“换水，加急火！”

提水的伙计川流不息提来凉水。锡甑上的换水龙头大开，凉水由上注入，温水从下边流走，锡甑始终保持着凉冰冰的温度，蒸汽在锡甑夹层里遇冷凝结，汇集成流，最后从酒流口喷涌而出。

初出流子的高粱酒灼热、血红透明、飞溢蒸腾。罗汉手捧粗瓷大碗，伸到酒流子下面，在碗里接满新酒。

他直起身，朗声高喊：“敬酒神——”

众伙计围拢过来，各人手里都捧着一大碗血红血红的高粱酒。

他们面对墙上被千年酒气熏得飘然欲仙的杜康画像，神情庄严肃穆。

九儿为周围的气氛所感染，屏息静观。

罗汉恭恭敬敬将酒碗高举过头，亮声领众人唱起“酒神曲”，十几条坑坑洼洼的嗓子吼出豪迈的、激动人心的旋律：

九月九，酿新酒，
好酒出在咱的手！
好酒！
喝了咱的酒——
上下通气不咳嗽；
喝了咱的酒——
滋阴壮阳嘴不臭；
喝了咱的酒——
一人敢走青杀口；
喝了咱的酒——
见了皇帝不磕头。
一四七，三六九，
九九归一跟我走。
好酒，好酒，好酒！

在众人吼出的“好酒”声中，罗汉将手中的一大碗酒一饮而尽。

众人也一饮而尽。

九儿肃然起敬，她的心和这群汉子一下子沟通了。

这时，罗汉端过一碗酒来，恭恭敬敬递到九儿面前说：“掌柜的，尝尝新酒吧。”

九儿接过酒，先嗅了嗅，又伸出舌头舔了舔，再用双唇嘬一点，仔细品咂滋味。

哑巴过来，比划着喝酒的姿势，咿咿呀呀，劝九儿喝了。

九儿喝了一口酒，在嘴里含着，觉得双颊柔软，一松喉，那口酒便滑溜地进肚里去了。她连喝了三大口，顿觉全身毛孔舒张，心里出奇地快活。于是，仰起脖子，把一碗酒喝得点滴不剩。只见她面色愈加红润，弯月似的眼睛越发明亮，更显得光彩夺目，灵气逼人。

伙计们惊愕地看着她，啧啧赞叹。

罗汉恭维道：“掌柜的，您海量！”

九儿连连摆手，那只绞丝银镯子在她鲜润的小臂间团团转动，说：“我从没喝过酒。”

正在这时，余占鳌风尘仆仆闯进来。他夺过九儿手里的酒碗，说道：“你看我喝！”

他连连接满三大碗新酒，一仰脖，咕嘟咕嘟一饮而尽

众人赞道：“好酒量！”

罗汉催促众伙计：“快，接酒了！”

伙计们哗啦哗啦接满一篓又一篓的酒，都摆在劈柴堆旁。

余占鳌扛一篓新酒到劈柴堆旁，觉得小腹紧涨，不由分说，对着酒篓就撒尿，尿水滋到满盈的酒篓里，溅出一朵朵酒花。他撒完尿，故意冲着九儿咧嘴一笑。

九儿满脸潮红，无可奈何。

罗汉叫过哑巴，把那篓被余占鳌糟践了的酒提出作坊。

哑巴在东院的墙角里找到一个空酒瓮，把酒篓里的尿酒哗哗倒入瓮中，盖上木盖。

余占鳌走过九儿身边，伸出强有力的胳膊就要把九儿揽过来。

九儿并不挣扎，顺势靠在他身上。

余占鳌在九儿耳边轻轻说：“我冲花脖子眼皮底下打了七枪！”

九儿霎时脸上雪白，立脚不稳，跌坐在方凳上，两手紧紧揽住余占鳌的腰，又是哭，又是笑。

余占鳌两眼放光，全身肌肉紧绷，像打滚后爬起来的骡马。他跑回劈柴堆，脱得只剩一条遮羞的短裤，冲着九儿兴奋地喊道：“你看着我出甏！”

（画外音）

“出甏是酿酒工艺过程中最吃力、也是最能显示男子汉气魄的活儿。我爷爷的用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酒流干了。伙计们正搬掉锡甏，揭掉蜂眼木盖，露出满木甏酱黄色的热气灼人的高粱酒糟。

余占鳌手持短把木锨站到一条方凳上，把酒糟一锨一锨铲出来，拍到伙计们递上来倒的筐子里。他动作很小，几乎只靠小臂运动。热气喷得他半身赤红，脊背上的汗水流成小河。

伙计们又都只穿一条遮羞短裤，出甏的出甏，运酒糟的运酒糟，作坊里一派热气蒸腾的动人景象。

54. 单家东院

若干天后。

夜深人静。罗汉关好东院大门，提着罩子灯到厦棚给牲口添了草料，正要回到他的南屋，突然嗅到一股比他素常闻惯的更加醇厚浓郁的酒香，他循味找去，竟是被遗弃在墙角的那瓮加尿高粱酒。

罗汉把那瓮酒悄悄捧回南屋，关上门，遮严窗，取一个酒提儿，从那酒瓮里打上一提酒来，又慢慢地往回倒。酒浆撒成一条酒帘儿，直挂进酒瓮里。酒浆落到瓮里的酒面上时，打出十几朵酒花来，组成菊花形状。他舀起一点酒，用舌尖尝了尝，酒味芳醇。他喝了一大口酒瓮里的酒，又找凉水漱了漱口，然后端起他那青瓷酒壶，就着壶嘴呷了一口他平日里喝的酒。他兴奋得从椅子上跳起来，青瓷酒壶滚到地上，差点没打碎，壶里的酒顺着壶嘴流了一地。

（画外音）

“我爷爷往酒篓里撒了一泡尿，本来是恶作剧，不知怎么搞的，倒

使我们家的高粱酒从此变成远近闻名的好酒。这里头的科学道理我不敢胡说，留给酿造专家去研究吧。”

55. 单家西院

天蒙蒙亮。

罗汉兴冲冲捧着那瓮神秘的酒来敲西院的门。

王嫂睡眼惺松开开门，问道：“这么早……”

罗汉顾不得和她寒暄，直奔正房而去。王嫂在后面叫他，他也不管了。他边走边喊：“掌柜的，大喜！”

屋里传出九儿倦倦的声音：“谁呀？”

罗汉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捧着酒，用身子推门。

房门虚掩着。罗汉跌跌撞撞进得房来。他把酒瓮举得高高，兴奋地报告道：“掌柜的，大喜！”

正房里，九儿和余占鳌，双双躺在大炕上。

罗汉瞠目结舌，那一瓮酒差点就在他手里滑下来。

56. 单家庄——高粱地

晨雾朦胧。

罗汉背一简单的行囊，蹒跚步出单家庄，融入秀气飘渺、如梦如海的高粱地。

（画外音）

“关于罗汉大叔的出走，外间传闻很多。按道理说，他与我们家族只有经济上的联系而无血缘上的关系，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他是我奶奶的‘罗汉大叔’，我爹和我也一贯称他为‘罗汉大叔’。他点缀着我们家的历史，而且确凿无疑地为我们家的历史增添了光彩，至于别的传闻就不必去管它了。”

第 四 章

57. 高粱地

阴霾的天空，浓云密布。

无边无际的高粱地，灌了浆的高粱穗高昂着头颅。高粱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傲然壁立。一株株挺拔的高粱秆子，排成密集的栅栏；一行行密集的高粱秆子，组成厚实的城垣。

一个半大小子，牵一只小山羊，钻进了高粱地。

高粱地里，狼烟四起。烟柱从壁立的高粱间窜起，直冲云天。

一面太阳旗，一队钢盔和刺刀，从高粱地中间穿过。刺刀尖在高粱梢头跳动，闪闪寒光在一株株高粱穗间晃动。

没有音乐，只有皮靴蹂躏着高粱们身下的黑土地所发出的单调的嚓嚓声，和远处狼烟滚滚的呼啸声。

（画外音）

“日本鬼子说来就来。民国二十八年七月，日本鬼子把公路修到了我的老家。这一年，我爹整 10 岁。”

58. 高粱地

一只穿日本军装的手牵一条吐着血红舌头的狼犬，在一片被割倒的高粱地里奔突，大皮靴踏过高粱的残骸，磨擦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窸窣声。

高粱地地头上，立着一面太阳旗，吸足了空气中的水分的旗帜低低地垂挂着。

长长的一列乡民弯着腰，颤抖的手缓缓地抓过高粱秆子，颤抖的镰刀艰难地切开一个斜口，马蹄状的茬口渗出粘稠的墨绿的汁液，好像高粱的血。

余占鳌和他的伙计们也在其内。

一株株高粱像一棵棵被锯倒的树，徐徐地倾倒下去。

一行行灌了浆的绿高粱在镰刀的寒光下纷纷倒地。

一片片青纱帐在刺刀的威逼下被夷平。
绿高粱尸横遍野。

59. 单家庄

余占鳌和乡亲们在刺刀的逼迫下，牵着拉碌碡、拉圆木的大牲门，扛着檩条，拽着石碾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庄外走去。刺刀在他们的脚边晃动。

60. 骡马群

无数龇牙咧嘴的骡马发出痛苦的嘶鸣，疯狂地迎面扑来。
杂沓的马蹄、骡蹄践踏过黑土地，骡马身后抱着的圆木、方木、碌碡、碾子擦地而过，搅起滚滚的尘烟。
骡马狂奔，尘烟滚滚，遮天蔽日。

61 高粱地

天低云暗。一片片被割倒的绿高粱尸横遍野。远处，仍然直立着的绿高粱显得灰暗、凝重，云层沉沉地压在高粱穗面上。

像是一阵风暴袭来，疯狂的骡马群冲进被夷平的高粱地。鲜嫩的高粱在铁蹄下断裂。断裂的高粱又被带棱槽的碌碡和不带棱槽的石碾子反复镇压，底下的一层已经埋葬在黑土里。

两匹两匹并排拉着圆木、方木的骡马横扫过高粱地，跳动着的圆木、方木压过高粱的尸体，把它们碾压得血肉模糊。

各色的圆木、方木、碌碡、碾子都被高粱的血浸透了，变成了深绿颜色。
疯狂的骡马闯入未被割倒的高粱地，猝不及防的高粱被撞弯，被撞倒。惊鸟一群群飞起，惶悚地拍打着翅膀，像无头苍蝇乱飞乱撞。已近成熟的高粱穗在骡马脑袋的甩打下纷纷坠落。肆无忌惮的骡马蹄脚之间高粱血肉横飞。

疲惫不堪的骡马无精打采地叼吃着被揉烂压扁的高粱茎叶和未被完全粉碎的高粱穗。

茫茫的高粱地里，有三三两两未被压断的高粱倾斜着身体，孤苦无

靠地挣扎着。

62. 高粱地

闪电把浓密的云层撕开一个大口子。

闪电的光鞭照见遍野高粱横尸碎段。

暴雨倾盆，泼向无边的高粱地，溅起一个个绿色的玻璃泡儿。

大雨滂沱，不见天，不见地，只见雪亮的雨鞭，抽打着高粱血肉模糊的尸体，绿色的高粱血水满地流淌。

63. 高粱地

雨停了。

遍地的高粱血水泛出红殷殷的颜色——倒伏在地面未被折断的高粱一穗穗红了。

三三两两颤巍巍地立着的高粱一穗穗地红了。

大片大片未被夷平的高粱闪耀着一望无际的殷红颜色。

沉甸甸的红高粱穗上，站立着一群无家可归的鸽子。

昂扬的主题歌声起：

高粱红了

高粱红了

东洋鬼子来了

东洋鬼子来了

国破了

家亡了

同胞们，快起来

拿起刀，拿起枪

打鬼子，保家乡

歌声在高粱地上空震荡，仿佛遍野高粱的怒吼。

64. 单家西院

平明时分。

九儿立在院子里望着天空发呆。

豆官光着屁股跑到院子里撒尿。他叫一声“娘”，九儿没有答腔。他撒完尿，扯着九儿的手往屋里拉，说：“娘，睡吧。”

九儿软疲疲地随着豆官转身进屋。刚刚进屋，就听到从东南方向传来一阵浪潮般的喧闹，紧接着响了三枪，很像是熟悉的“凤凰三点头”，枪声非常尖锐，像一柄利刃把挺括的绸缎豁破了。

九儿一把将豆官搂在怀里，两手捂住他的耳朵，说：“儿，不怕！”但她的眼里却掩藏不住自己的恐惧和担忧。

65. 筑路工地

被碌碡压倒高粱闪出来的公路轮廓，一直向北延伸。路边堆满了洁白的石条和石块，一堆堆粗粒黄沙堆在堤上，像一排排新坟。一大群衣衫褴褛的民夫散散落缩在牛棚马圈般的巨大栅栏外。

筑路工地的空场上，立着足球架似的拴马桩。此时，桩上高高吊着一头四蹄倒挂的骡子，狗肉铺掌柜的胡二正用他精湛的技艺一丝不苟地在剥骡子皮。

离木桩不远处，一个戴着两只白手套的日本军官牵着一只大狼狗。狼狗伸出鲜艳的舌头，望着桩上的骡子哈哒哈哒喘着粗气。

几块石头架着一只大铁锅，火舌从锅下窜出来，像狼狗的舌头，锅里的水哗哗翻滚着。

日头升上高粱梢头，村里的老弱妇孺便被日本鬼子驱赶到筑路工地。九儿揽着豆官站在一旁，脚下踩着高粱残骸。她远远望见民夫中有余占鳌和伙计们的熟悉身影，一颗悬挂着的心终于落到了实处。

人群聚齐后，牵狼狗的日本军官叽哩咕噜喊了一通。一位翻译官翻译道：“太君说了，今天要让你们开开眼界。谁敢跟皇军作对，这就是下场！把人带上来！”

几个日本兵把两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拖到空场上，四只脚划过

地面，划出一些曲曲折折的花纹。两人被拖到拴马桩前，日本兵一松手，就像两堆剔了骨头的肉瘫在地上。

人群悄悄地聚缩。所有的人都变矮了，有的面如黄土，有的面如黑土。

一时间鸦雀无声，只听见翻译官和胡二的对话：

翻译官：“太君夸你剥皮的手艺不错。”

胡二：“混口饭吃罢了。”

翻译官：“人皮会剥吗？”

胡二：“长官说笑话。”

日本军官叽哩咕噜一阵嚷。

两个日本兵将一个血肉模糊的人高高吊上拴马桩，吊在皮剥得精光、血肉模糊的骡子旁边。

另一个日本兵提过一桶水，哗啦泼向高高吊着的人的头上。

胡二一哆嗦，手上的刀掉到地上，他喃喃道：“当家的！怎么是你！”

人群一阵骚动。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刺刀指向众人。

吊在桩上的“花脖子”艰难地抬起头，对胡二说：“看在咱们拜把子的份上，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胡二拾起地上的刀，在磨刀石上蹭了几下，缓缓走向“花脖子”，说：“当家的，别怪我手狠……”说着，一刀刺向“花脖子”的心窝。

“花脖子”的脸上绽开一个灿烂的笑，挣扎着说：“来世我报你的恩德……”话犹未毕，便垂下沉重的头颅，死了。

胡二转过身，混浊的眼睛里闪出吓人的光焰，他破口大骂：“狗日的日本人，我操你的祖宗！”他举着手中的刀，步履蹒跚地冲向牵狼狗的日本军官。

一阵机枪声，胡二仄歪了两步，便重重地扑倒在地上。

日本军官又叽哩咕噜一阵嚷。

两个日本兵冲向另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只见那人拨开日本兵的手，在马桩下慢慢拱着，先把屁股高高蹶起来，身子造成一个拱桥形状，然后单膝跪地，双手往地下一按，吃力地竖起了头。他的脸肿胀得透亮，两只眼睛成了两条细缝，两道深绿色的光线，从他的眼缝里射出来。

我爹冲口喊出：“罗汉大叔！”

我奶奶受的惊吓比我爹还甚，她一只手掌使劲捂住我爹的口，另一只手差点没把我爹的肩头给捏碎了。

罗汉也被高高吊上拴马桩。

翻译官从木栅栏外的人群里，拎出杀猪匠孙五孙五个子矮小，一双小眼间距很小，深陷在鼻子两侧，他左手提一把尖刀，右手提一桶凉水，哆哆嗦嗦迈不动道，两个日本兵推推搡搡把他押进来。

余占鳌把牙根都快咬碎了，要不是王文义、刘大号们紧紧夹住他的两条胳膊，他早就冲出去拼个鱼死网破。

日本军官不耐烦地挥动戴白手套的手，叽哩咕噜说了一通

翻译官给孙五翻译道：“太君让你好好剥，于得好有赏。再敢轻举妄动，不管是死是活下一个剥的就是你的皮！”

孙五喏喏连声，眼皮紧急眨动。他用口叼着刀，提起水桶，从罗汉头上浇下去。

罗汉被冷水一激，头猛然抬起，血水顺着他的脸、脖子流下来。孙五用一块破布蘸上水，把罗汉的脸擦洗得干干净净。

罗汉抬头之间，一眼就瞥见了远远站着的九儿这时他扬起擦洗干净的脸，凄然叹道：“掌柜的，来世再见了……”

九儿心如刀剐。

日本军官吼叫一声。

翻译官说：“快动手！”

孙五脸色陡变，伸出粗短的手指，捏住罗汉的耳朵，说：“管事的，兄弟没法子……”说着，举起尖刀划破罗汉的头皮。

血从罗汉干净的脸上流下来，滴落在黑土地上

（画外音）

“罗汉大叔离开我家这几年都干了什么，已无从查考。惟一的踪迹是县志上的这段记载：民国二十八年，日军捉民夫累计 40 万人次，修筑胶平公路，毁稼禾无数。农民刘罗汉，率义军偷袭，歼敌破路，被捉获。翌日，日军在拴马桩上将刘罗汉剥皮零割示众，见者唏嘘。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

66. 单家庄

孙五穿得花花绿绿，两只小眼都快挤到一起了。他手舞足蹈，招摇过街，嘴里时而喃喃细语，时而大叫大喊：“管事的，我没法子啊……你升了天，骑白马，佩雕鞍，穿蟒袍，坠金鞭……”

（画外音）

“杀猪匠孙五，原先也是小有名气、规规矩矩的手艺人，这一下全毁了，比死了的还难受。”

67. 烧酒作坊

庄严肃穆的夜晚。

酒神像前摆一条案，烛台上点亮两支硕大的白蜡，香炉里燃着一满把香。

九儿、余占鳌、豆官、众伙计以及方七等“花脖子”的旧部，手里各个捧着一满碗高粱酒，恭恭敬敬地站在条案前。

九儿将手里的酒，默默撒在地上。

王嫂又为她斟满一大碗酒。

九儿双手举酒过头，斩钉截铁地说：“是男人都把这酒喝了，天明上路打掉日本鬼子的汽车，替罗汉大叔们报仇！”话音落地，她将酒一饮而尽。

众人各个将手里酒一饮而尽。

余占鳌起头，众人唱起“酒神曲”：

.....

喝了咱的酒——
一人敢走青杀口；
喝了咱的酒——
见了皇帝不磕头；

.....

（画外音）

“我爹后来告诉我，他就是在这一天，一下子长大成人。我们村 90 多岁的陶罐头老太太去年见到我还夸我爹说：‘一亩高粱九担半，十个杂种九个都不善！’”

68. 白果树下

拂晓时分，穿着形形色色的衣装、扛着七长八短的武器的队伍，离开单家东院，从场院鱼贯而过，经过那棵郁郁青青、已愈百年的白果树，下了斜坡，潜入大雾笼罩的高粱地里去了。

九儿披着夹袄，立在白果树下，望着自己的亲人和乡亲们，一个个从自己的眼前经过。

哑巴斜挎着腰刀，扛一盘长方形、周遭二十六根铁尖齿、平整土地用的耙，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过来，到得九儿跟前，他缩缩脖子表示天凉，咿咿呀呀劝九儿回屋去。九儿感激地点点头，示意他快跟上队伍。

两个伙计抬着一门能把小秤砣打出去的大抬杠子，从九儿跟前经过。

王文义背着罗汉的鸟枪从九儿跟前经过……

刘大号最轻巧，他两手揣在袖筒里，腋下夹着他那把铜喇叭，走到九儿面前，他抽出喇叭，冲九儿吹一句送亲调。

余占鳌领着豆官，走在队伍的后头。他们在白果树下默默地立了一会儿，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可又无从说起。九儿替豆官理理衣服。余占鳌拍了拍豆官的头，说：“走吧，儿。”

九儿站在白果树下，望着他们走下斜坡，走入高粱地里。

天地混沌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杂沓的脚步声已响出很远。九儿的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了她的视线，她只闻见队伍的脚步声，望不见亲人的形和影。她对着蓝幽幽的雾喊道：

“豆官，听你爹的话。”

蓝幽幽的雾海里，传来飘飘忽忽的歌声：

高粱红了
高粱红了
东洋鬼子来了
东洋鬼子来了
同胞们
准备好
一、二、三、四
开枪——
开炮——

69. 高粱地

如梦如海的高粱地。挺拔的高粱秆子，沉甸甸的红高粱穗，模模糊糊地隐藏在蓝幽幽的雾里。

队伍在高粱地里蹿进。

豆官紧紧扯住余占鳌的衣角，脚步高高低低地快速挪动。他有时忍不住回头望望。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他的眼里只有半透明的雾气。他觉得在白果树下立着的娘像岸，愈离愈远。他抓着爹的衣角，就像扒住一道船舷。

队伍走出去了。

余占鳌轻轻吼一声：“跟上，儿。”

豆官甩掉余占鳌伸过来的手，像兔子一样噌噌地钻过雾中的高粱棵，从一个个队员的身边越过去，柔韧湿润的高粱叶片拂过他的衣衫和面颊。

豆官停住脚，抬头向上望去。他看见在舒缓的雾里，晃动着红高粱沉甸甸的头颅。积聚在一片宽大的高粱叶片上的雾水，哗啦啦滴落下来，他连忙张嘴去接，就像喝了一口香醇的高粱酒。

70. 墨水河

联成一体的雾海渐渐有些空洞出现，一穗一穗被雾水打得精湿的红高粱，从雾洞里注视着行进的队伍。

墨水河的喧哗声似乎也从雾洞里流进来，一阵强一阵弱，一阵远一阵近。

从雾洞里望出去，东方那团渐渐上升的红晕在升起时同时散射，倏忽之间，天地一片姹紫嫣红，说不清是红艳艳的朝霞染红了高粱，还是火一样的红高粱烧着了雾蒙蒙的天空。

队伍插上墨水河狭窄的河堤。几十人挤成一串，宛然一条冻僵的蛇，刚从雾海里挣扎出来的红太阳照耀着它，才使它伸展关节，蠕蠕而动。

豆官看见残破的雾团在河面上滚动，河水红红绿绿，不禁生出一阵恐怖。

余占鳌在河堤上站住脚，回头望去，本来一望无际的堤北的高粱地，如今就像剃得凹凸不平的脑袋。堤南的高粱却还整齐，平整如板砥的穗面，在初升的太阳下如一泓金光闪烁、阔大浩渺的湖水。残存的雾在湖面中间逐渐退缩，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余占鳌踢了踢看着墨水河发呆的豆官，说：“跟上儿。”

71. 墨水河石桥——公路

队伍疾速地穿过墨水河河堤，来到横跨墨水河的十四孔大石桥畔，大石桥把堤南堤北平了高粱地新修的公路连接起来。有几个伙计立在石桥上眺望。公路笔直地通向远方，愈到远处愈窄，到了与穹隆边缘交接的最远处，公路两侧的红高粱似乎又交头并肩连接在一起。余占鳌当年奔赴“花脖子”营地跑过的小木桥在石桥西侧，桥面早已断成三五截，几根棕色的木桩兀立在河水中，无可奈何地挡起一簇簇青白的浪花。

余占鳌招呼说：“都下堤藏好。哑巴放耙。”

人们纷纷隐入堤北的高粱地里。

哑巴和几个伙计扛着铁齿耙过了桥，在堤南桥头卸下耙。一个伙计从肩上摘下几圈铁丝。他们手脚麻利地把四盘耙绑在一起，把连环耙抬到公路与石桥相接处，四盘横断了道路的连环耙，尖锐的齿尖朝天。

余占鳌指挥众人，把那尊大抬杠在废弃的小木桥桥头的河堤上架好。大抬杠堵着一团破棉絮的枪口对着连环耙的方向，抬杠的后部翘出一根引信，一把高粱秆芯削成的火绒，一个药葫芦，一个盛铁豆子的

铁盒，规规矩矩放在一旁。

刘大号把大喇叭立在小木桥桥头，过来帮忙。余占鳌叮嘱他说：“大号，接着火，你什么都别管，可着劲儿给我吹喇叭，鬼子怕响器，你明白吗？”

刘大号眨巴眨巴眼睛望望余占鳌，连连点头。他拿过陪伴了他二十年的大喇叭，好像刚刚认清它的真正价值似的，愈加珍爱。他瞄枪一般挤着一只眼睛照照号筒，又撩起衣襟把它仔仔细细擦拭得锃光瓦亮。一边擦，一边嘬着唇吹口哨，吹的还是“高粱红了……”的音调。升上头顶的太阳把喇叭照得明光耀眼。

72. 公路——高粱地

日影西斜。连环耙的一百多根尖齿指天而立。笔直的公路依然毫无动静。

余占鳌的队伍散坐在高粱地里，开始有些不耐烦。一个伙计半是询问半是嘟囔：“鬼子的汽车别是改了道了？”

没有人应声。

方七从地上捡起烟锅烟袋装烟，又从兜里掏出火镰火石打火。水镰乌黑，火石褚红，跟煮熟的猪肝一样。火镰打击火石咔咔地响，火星飞进，溅到方七捏着的高粱秆芯上。方七嘬口吹气，火绒上冒出一缕白烟，红了。他点燃烟锅，吸一口，仰头把烟喷到天上去。

余占鳌说：“把烟磕了，鬼子闻到烟味还肯来上桥？”

方七一愣，扫了一眼余占鳌脚边磕得满地都是的烟灰，知道余占鳌心里也烦，他紧吸了两口，还是把烟锅磕了，把烟荷包缠紧收进怀里。

哑巴盘腿打坐，在一块青石上没完没了地磨着他那把修长的腰刀。他磨一阵，撕几片高粱叶子，把刀口上的石末擦掉，拔一根细草，试试刀锋。

豆官蹲到他跟前，看他试刀。小草一碰上刀刃就断了。豆官认真地劝他说：“别磨了，再磨就卷刃了。”

哑巴把腰刀收入刀鞘，放在身边。两人各搬来一把草棍，面对面坐在地上斗草棍玩。哑巴把豆官的草棍拽折了。他得意洋洋地捏住豆官的小鼻子，使劲一揪。豆官的眼泪噗噗冒出。哑巴怪声怪气地笑起来。

豆官不服输，又挑一根粗草棍继续迎战。

散坐在周围的队员们百无聊赖，逗趣道：“你看豆官像谁？”

有人道：“有点像余掌柜的，也有点像罗汉……”

豆官恶狠狠地唾了他们一口。

众人哄笑。

有人又说：“豆官，我想你娘。”

有人火上浇油，故意逗他说：“豆官，我想吃你娘那两个插枣饽饽。”

豆官恼羞成怒，一跃而起，拔出手枪，对准那个妄想吃插枣饽饽的家伙就搂了火。勃朗宁手枪啪哒一响，子弹没有出膛。

那人吓得脸色灰黄，冷汗津津，不由分说，跳过去就夺豆官手里的枪。豆官扑到那人身上连踢带咬。

哑巴抢上前，从豆官手里掰下手枪，一把揪住那人的衣领，把他扔出几步外。

豆官还想争竞，见余占鳌大步走来，才背过身去，一屁股坐到地上生气。余占鳌从哑巴手里接过勃朗宁手枪，拉动枪机，一粒子弹落在他的掌中。他捏起那粒圆头子弹，看了看子弹底部被撞针击出的小坑，又把它放回手心掂了两下，笔直的嘴唇抿成一道弯，嘴角露出不易觉察的笑意。

余占鳌从地上拉起豆官，说：“回一趟家，让你娘送一趟抻饼来，多卷些大葱鸡蛋。”

豆官悻悻地说：“他们要吃娘的插枣……”

余占鳌板着脸问：“你怎么说？”

豆官委屈地说：“我给了他一枪！”

余占鳌一扬手，轻松地甩出那粒金灿灿的臭子儿。子弹在阳光下划着漂亮的弧线，落到墨水河里。他拍着豆官的肩头说：“好样的！不过，枪子儿先得往日本鬼子身上打。等打完了日本人，谁要再敢胡说八道，你就对着他的小肚子开枪。别打他的头，也别打他的心窝。记住，打他的小肚子。”

豆官偷偷看余占鳌一眼。余占鳌刀砍斧劈的脸扭曲着，黑白分明的眼里喷出毒焰。豆官吓得一溜烟钻进高粱地送信去了。

余占鳌高声命令：“都到河堤漫坡上趴着，省得鬼子来了措手不及。”

73. 单家东院

九儿和王嫂在灶上灶下忙活着。

院里，用门板搭起来的长条案上整整齐齐摆开了碗筷。

地上，一篓篓高粱酒擦得齐案高。

雪白的大饼、翠绿的大葱、嫩黄的摊鸡蛋摆上了条案。

九儿抱起酒篓在大碗里一一倒满殷红的高粱酒。

豆官风风火火闯进院里来。

九儿问道：“仗打完了？”

豆官气喘吁吁，说：“没，没呢，鬼子的汽车还没来，我爹让您给送抻饼……”

他伸手抓起条案上卷好鸡蛋、大葱的一张抻饼，一边嚼着一边一蹦一跳地往外跑，说：“我先回去啦！”

王嫂冲着他的背影喊道：“你喝口绿豆汤再走！”

豆官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74. 墨水河河堤

九儿挑一担抻饼，王文义的妻子挑着两桶绿豆汤，沿着墨水河河堤，匆匆地往大石桥方向赶。她们像两只飞翔的大鸟，在红高粱身后高高的河堤上扑扇着翅膀。

九儿穿一件耀眼的白罗衫，头上的黑发用梳头油抹得乌亮，发髻高高挽着。一担沉重的抻饼压在她柔嫩的肩膀上，压得她雪白的额头、酡红的双颊汗水淋漓。她不时用捏在手中的一条红绸手绢擦擦脸上的汗，那只绞丝银手镯在偏西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远远地，她们望见了那座大石桥，像拱着脊背的怪兽横卧在墨水河上。

她们加快脚步，像两只飞翔的大鸟，展翅飞向等待她们的亲人身边。

75. 墨水河桥头——公路

余占鳌的队伍零零落落分布着，趴在石桥两侧河堤的漫坡上，一个个望眼欲穿。

笔直的公路上，西斜的阳光跳动着，路面一忽儿黄，一忽儿白。

趴在余占鳌身边的豆官，手里的勃朗宁手枪捏出了汗。他泄了气，一仰身想躺在河堤上——就在他转身的瞬间，他的心里猛一阵跳，连忙又趴下，拱起身子揉揉眼睛，含含糊糊地哼了一句：“汽车……”

没有人理他。

余占鳌伸手把他按在河堤的漫坡上。

豆官固执地嚷道：“鬼子的汽车！”

果然，从公路的深处，一个墨点从高粱的红色夹缝里像流星一般射过来，它的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焦黄的尾巴。

伙计们一个个脊背发凉，把身子更紧地贴在河堤的漫坡上。

余占鳌高兴地叫道：“兔崽子，到底来了！”说着，他把两支自来得匣子枪端起来。

已经听得见汽车嗡嗡的吼叫声。

76. 墨水河河堤

九儿和王文义的妻子挑着担子，像两只鼓动着翅膀的大鸟，渐渐飞近墨水河大石桥。

77. 公路——墨水河河堤

公路上，汽车飞快地驶近，增大。方方正正的汽车头像一个硕大无比的蚂蚱的脑袋，车头前那两只车灯是蚂蚱的长低了的眼睛。汽车尾部，黄尘渐渐淡薄，看得见它一屁一屁打出的深蓝色的烟雾。轰轰的马达像急雨前的风响，听着让人毛骨悚然。

紧张地趴在桥头河堤的漫坡上的伙计们，一个个捏紧了武器，瞪大了眼睛，对着公路上那仿佛朝自己压过来的叫做汽车的怪物。

不知是某种神秘力量的启示，还是命运的捉弄，在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渐渐逼近的鬼子的汽车时，豆官往西一歪头，眼里的余光扫过之处，他看见九儿像一只明晃晃的白鸟正款款地飞过来。他不由自主地高叫一声：“娘——”

喊声未落，日本鬼子的汽车上，已射出了一阵密集的子彈。一把²

把子机枪架在汽车顶上，喷吐着罪恶的火焰。

九儿前胸的白罗衫上，啪啪裂开了两个洞。她清脆地哟了一声，就一头栽倒。扁担落地，压在她的背上。两笆斗抻饼，沿着河堤的漫坡滚下去，那些雪白的大饼，油绿的大葱，嫩黄的鸡蛋，四处散落。那条捏在手里的红绸手绢飘飘扬扬飞进了高粱地。

一排子弹打在王文义妻子身上。像一阵飓风把她刮得脚步踉跄。她身子一仄，歪倒在堤南岸，又滚到河床上。一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在河堤上，汤汁淋漓，像血水漫了一堤面；一桶跌跌撞撞掉进墨水河里，空桶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石桥漂去。

豆官又撕肝裂胆高叫一声：“娘——”身子随即弹出堤面去。勃朗宁手枪从他扬起的手里飞上天空，落在一棵金色的苦菜花上，打断了一片叶片。

余占鳌一把没扯住豆官，吼一声：“回来！”双手向汽车推出两梭子弹。

枪声，吼声，豆官什么也听不见。他张着两只手在狭窄的河堤上奔跑，像飞腾的小鸟扑向娘的怀里。子弹打在他脚边的堤面上，溅起星星点点的尘土，他浑然不察。

隐匿在大石桥西边小木桥桥头的王文义，见妻子被鬼子的机枪打倒，发疯一般地跳出阵地，目瞪口呆，竟喊不出声来。他不及挪步，就被几十颗子弹把腹部打成一面筛子。他缓缓地栽倒下去，一只手死死地抓住木桥的栏杆，吊在桥头上，双脚垂入墨水河中，水流在他身上溅起青白的浪花，又和着鲜红的血水，流入乌黑的河水里。

就在子弹追着豆官飞跑时，一个高大的身影滚过河堤，把豆官推下堤北的漫坡去。这是哑巴。他不由分说，把九儿背在背上，紧爬几步，沿着堤北的漫坡，滑到高粱地里。

鬼子的汽车终于被钉耙扎住了，它愤怒地噗噗怪叫，连环铁耙被它推得咔咔后退。但四副铁耙拴得死紧，想甩掉它十分困难。汽车就像吞食了刺猬的蟒蛇，痛苦地甩动着脖颈。车上的机枪一时啞哑。

余占鳌看准时机，左右开弓，一手三响，把司机打趴在方向盘上。

余占鳌哈哈怪笑，刀砍斧劈的脸盘扭动得狰狞可怖。他怪声怪气

地吼叫：“大号 吹！”

刘大号朝天举起大喇叭，吹出激越的号音。

号声一出，大抬杠也轰隆一声怒吼，喷出一道宽广的火舌，吓人地在河道上一闪，铁砂子、铁弹子，全打在汽车载着的麻袋上。麻袋里装的红高粱米，像血的瀑布哗啦啦喷泻下来。

余占鳌的队伍里，七长八短的枪也杂乱无章地劈啪响起。

78. 高粱地

九儿安详地仰卧在高粱地里，发髻高高地垫在脑后。鲜血从她胸前的弹洞涌出，染红了白罗衫。她的脸上没有受伤，面容整肃，两条柳叶眉微微下垂，弯月儿似的眼睛半睁半闭，更加凄楚动人。她的周围，一株株红高粱肃立着，卫护着她。

她迷迷蒙蒙望着红高粱中间的一块洁净的蓝天，一朵白云擦着高粱穗尖慢慢滑动，像一只白鸽在她面前自由地翱翔。

豆官跪在她的身旁，眼泪像玻璃珠子从他脸上滚下，滴落在她的白罗衫上。

九儿吃力地抬起手，替他擦去脸上的泪珠，松松地套在手腕上的绞丝银镯子滑落到手臂上。她喃喃说道：“豆官……我的儿……扶着娘……咱回家、回家……”

看九儿挣扎着要折身坐起，哑巴连忙扶住她，咿咿呀呀，要她别动。

一阵狂风似的子弹把九儿头上的高粱打断了，打碎了。飞霞一般的高粱米粒飘飘洒洒洒落下来，在九儿的脸上、白罗衫上弹跳着、滚动着

九儿轻轻挥手，催促哑巴说：“好兄弟，去，去打鬼子！”

哑巴听话地三步一回头地走了。

79. 墨水河河堤——公路

哑巴冲上河堤。

河堤上趴着一片伙计们的尸体。大抬杠那边早已没有声息。

哑巴捡起自己的腰刀，“啊——”一声吼，铁着脸，擎着刀，冲上大石桥。

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个日本兵拉开车门，探头朝哑巴打了一枪。
方七手疾眼快，扬手一枪，把这个探头的日本兵打死在车门上。

哑巴一手捂住胸前的伤口，脚步歪斜，举刀冲过桥去。

车顶上的日本兵掉转机枪，向哑巴扫来一梭子子弹。

哑巴身子一扑，栽倒在他亲手捆扎的连环耙上。

余占鳌打红了眼，乘着机枪手俯射的时机，他不再瞄准，左一下，右一下，打出无数子弹，把机枪手打得歪倒到麻袋后面去了。

余占鳌兴高采烈，声嘶力竭地叫道：“大号 吹！”

刘大号把大喇叭朝天高举，吹出凄厉的号音。

方七和余占鳌的余部，听见号声，一涌而起，冲上河堤，朝着汽车打出零零落落的枪声。

车顶上扔出来一颗小甜瓜状的黑炸弹，在河堤上炸起一团尘烟。

方七和伙计们像被割倒的高粱稞，一个个栽倒在河堤上。

余占鳌右臂一哆嗦，自来得手枪跌落下来，在河堤上翻了两番，凄楚地卧在那里。

80. 高粱地

凄厉的号声颤颤悠悠飘过来，震得高粱瑟瑟颤抖。

九儿仰面躺在高粱丛中，望着湛蓝的、深不可测的天空，望着温暖的、慈母般俯视着她的红高粱。鲜红的血把她的白罗衫润湿了，紧紧贴在她的胸膛上。她艰难地喘息着，鲜明的乳峰在鲜血润红的白罗衫下颤抖。她的心里，却觉得自己轻捷如燕，正贴着高粱穗子潇洒地滑行。

跪在她身旁的豆官，感觉到她拉着自己的手渐渐松开，连忙摇着她，慌张地唤娘。落在九儿身上的红珍珠般的高粱米，纷纷撒落到黑土里。

九儿睁开弯月般的眼睛，眼里射出珍珠般的虹彩。她问豆官：“孩子……你爹呢？”

豆官说：“我爹在打鬼子，我去叫他。”说着，站起要去。

九儿艰难地摇摇头，说：“抻饼……”

豆官说：“我去捡。”

豆官几步跑到堤下，从草丛中捡回一张还夹着大葱鸡蛋的抻饼，递

到九儿手里。

九儿已经有气无力，挣扎着说：“给你爹他们送……”话没说完，紧紧捏住抻饼的手重重地垂落在胸前。

西下的夕阳照红了高粱地，一株株高粱穗像一根根点亮的红烛。
一个熟悉的音调，像天国里的乐声，飘飘渺渺响起来：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莫回头，莫回头，

.....

81. 墨水河河堤

残阳如血，映照着血染的河堤。

战场上一片死寂。

余占鳌从血泊中挣扎着爬起来，伟岸的身躯孤零零地站在高高的河堤上。

刘大号拖着一条血腿爬到他的脚边，问：“掌柜的，吹号吗？”

余占鳌喑哑的声音坚定地说：“吹！”

刘大号一条腿拖着，一条腿跪起，举起大喇叭，仰天吹出一声颤颤抖抖的号音，便扑倒在地，再也没能起来。

大喇叭落在河堤上，号嘴指向苍天，夕照为它镀上一层金光。

余占鳌痴痴呆呆地侧耳倾听颤颤抖抖的号音在空中飘动。

豆官一步步走到余占鳌跟前，平静地说：“爹，俺娘叫你。”

余占鳌如梦初醒，说：“走吧，儿。”

余占鳌拉着豆官的手走下河堤，脚踏着被夕阳照得血淋淋的衰草，走向夕阳燃烧的高粱地。

82. 高粱地

余占鳌直立在九儿面前。他脸上的肉在一天内消耗殆尽，骨骼的轮廓从焦黑的皮肤下棱岸地凸显出来。在夕阳的余晖中，他的卓然上

指的头发像一蓬烧着了的茅草。在他的身后，挺立着一排被夕阳点亮的火把一般的红高粱。

余占鳌的眼睛定定地望着安详地躺在地上的九儿，望着她被鲜血洇红、湿透、紧贴着胸膛的白罗衫，和高耸在白罗衫下的鲜明的乳峰，那鲜红的血浆就像是它流出的红色的乳汁。他望着她僵硬地搭在胸前的一双秀丽的手，以及手上捏得紧紧的抻饼。

余占鳌的脖子突然往前一折，脑袋沉沉地耷拉到胸前。他的全身仿佛承受不住脑袋的重压，慢慢地、慢慢地矮。他单膝跪在九儿的身边，伸出一双粗大的手，掰开九儿纤细的手指，把抻饼从她手上取下来。雪白的抻饼也洇上了鲜红的血印。他把她的双臂顺直，轻轻地平放在她身体的两侧。

他触到一件硬硬的物件，捋起她的袖子一看，是那只熟悉的绞丝银镯子！他小心翼翼地把它褪下，捧在手里望着它发呆。他的眼白通红，黑眼珠滚动着紫色的光波。他无言地、无限珍惜地把九儿曾经赠给他的信物揣进怀里。

九儿的脸恬静、安详，宛如熟睡中正在做着甜美的梦。

余占鳌从身后掏出那柄小剑，缓缓地砍倒一片高粱，把九儿的身体遮掩起来。

遍野血一样的红高粱，把天地也染红了。

豆官对着血红血红的天际高声喊叫：

娘——娘，上西南，
宽宽的大路，
长长的宝船；
娘——娘，上西南，
溜溜的骏马，
足足的盘缠；
娘——娘，上西南，
你甜处安身，
你苦处化钱……

一阵清亮的鸽哨自天际悠悠而过。

夕阳已经归去，暮色四合，一群无家可归的鸽子，在苍茫的天空中飞翔。

83. 墨水河河堤

一条弯弯曲曲的火龙，飞也似的从河堤上游动过来。火苗子猎猎卷动声中，似有一种深沉的巨大声响从远方的高粱丛中滚滚而来。

余占鳌拉着豆官跌跌撞撞跑上河堤。

数百名男女老少，响着壮胆的吼叫，举着高粱秸子扎成、顶端绑着蘸了豆油的破絮的火把，举着镢锹扁担，呼啦啦涌过来。

乡亲们在大石桥旁把余占鳌父子团团围住。

火把密集，油烟冲天，火苗子欢跳狂窜，一滴滴燃烧着的豆油啾啾欢叫着滴落下来，划出一条条垂直的红线，落地后并不熄灭。河堤上，众人的脚下，像有一群亮闪闪的小精灵在热烈地舞蹈。

余占鳌的脸抽搐不止，满脸的横皱竖纹，两眼泪水汪汪，在火把的映照下，像两汪化开的铁水。

84. 公路

火把纷纷向堤南的公路上游动。

众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那辆作为胜利象征的鬼子的汽车。

有人把连环耙从汽车轮下拔出来，啧啧称赞着。

有人恭恭敬敬地把哑巴抬起来。哑巴双目圆睁，大口洞开，像要吼叫。人们把他放进公路边的高粱地。密集的高粱秸秆碰得火把四处溅油，那些半干的高粱叶子着了油，委委屈屈地燃烧起来。高粱们在火中低垂着沉重的头颅，发出喑哑的哭泣。

被火把引燃的高粱叶子哧溜溜地跳着，一大片高粱间火蛇飞窜。

豆官钻过人群，爬到汽车顶上。他看见那把吞噬了多少战士的日本机枪，像一匹老狼蹲伏着，喇叭状的枪口无异是狼的血盆大口。豆官怒火中烧，一脚把它踢倒。

有人把驾驶楼的两具日本鬼子的尸体拉下来，其中一个老鬼子，异常干瘦，手上套着雪白的手套，腕上挂着一柄长刀，黑色皮马靴套到膝盖。见过世面的人嚷道：“嗨，还打死一个大官！”

（画外音）

“我爷爷和我爹都不知道，他们打死的老鬼子，就是有名的中岗尼高少将。几十年以后，我爷爷临去世前，县上来人看望他，县长双手捧过一碗酒说：‘老英雄，敬您一碗酒，您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爷爷当时已经不太会说话，他咕噜咕噜几声，每一声都像沉重的石块一样从他口里往外吐。我爹说：‘他是说好酒好酒！’其实我看见那碗酒他很少喝进口，多半顺着下巴哗啦哗啦流到他的胸膛上。”

余占鳌分开众人钻进驾驶楼，神色冷峻地坐到司机的位置上。他左右扭动方向盘，汽车纹丝不动。他一手按响了喇叭，发出两声凄厉的怪叫，引起车下的人们一阵狂笑。他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抠抠摸摸，叭哒弄响了一个机关，两道刺眼的白光直射出去，把车下的人们吓得战战兢兢地退到两旁。有人兴奋地高声叫嚷：“睁眼了，睁眼了！”然而汽车依然纹丝不动。

余占鳌煞有介事地继续摆弄着，汽车莫名其妙地噗噗叫起来，猛地一冲，几乎上了大石桥。余占鳌慌慌张张扭动方向盘，汽车拐了个弯，朝着黑黝黝的高粱地开去。

85. 高粱地

汽车在高粱地里左奔右突，两道白光在仓皇四逃的高粱们中间扫射着。车后，人们举着火把追迫停停。

在高粱地里横冲直闯的汽车猛烈跳动了两下，向河堤一侧仄歪了半个身子，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终于煞住了。玻璃的破碎声在突然寂静下来的夜空显得格外刺耳。

在破碎的车窗后面，余占鳌趴在方向盘上，他的瘦骨棱岸的脸庞上挂着凄清的笑，两只圆睁着的大眼像两盏车灯直视前方。

评析电影《红高粱》的改编

许由文

十多年前，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红高粱》在第 38 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夺得了“金熊奖”，轰动了中外影坛。今天，当我们再次欣赏《红高粱》这部影片的剧本，禁不住又浮现出银幕上那“颠轿”、“野合”、“敬酒神”等撼人心魄的情景，还有那方圆百亩随风摇曳、舒展活泼且情感热烈的棵棵高粱；那人迹罕至、充满神奇色彩的十八里坡；那血红的太阳、血红的天空与血红的高粱交织中“我爷爷”、“我奶奶”与日军火拼的画面……所有这一切，依然能给我们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部影片，是根据莫言小说《红高粱》、《高粱酒》改编而成的。改编过程中体现出导演张艺谋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



张艺谋看中了莫言的这两篇小说，是因为小说的气质正与他的喜好相投。他说道：“1986 年春天，朋友把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推荐给我，一口气读完，深深地为它的生命冲动感所震撼。那无边无际红高粱的勃然生机，那高粱地里如火如荼的爱情，都强烈地吸引着我。……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犷浓郁的风格和灌注着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

当然，莫言的小说广大深厚，意味深长，涉及历史、自然、人文、生命、地域、人生等等，但张艺谋看中以及所取的只是其中“对生命的赞颂”这一永恒主题，他欣赏小说里所透露出的“生命的舒展和辉煌”。

张艺谋就影片《红高粱》答记者问时说：“赞美生命，这就是我最主要的想法……所以在这部影片中，我就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生大死，大恨大爱；我就是要赞美生命的纯洁，

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道道，土匪抢了我的女人，我就要找你算账，日本人杀了我的朋友，我也要杀日本人报仇；我就要赞美生命正常的欲望，活得不扭曲，没有那么多道德、礼教的束缚，发于自然，合乎性情，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生命本就应该是壮丽的，生得壮丽，死得壮丽，那叫真畅快，那叫真风流。”

因此，为了实现这样的创作目的，为了影片主题“赞美生命”的需要，改编者结合电影自身的艺术特性，对莫言小说的内容、人物性格、社会背景、结构形式、主题意义以及审美风格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再创作。

剧本为了突出“赞美生命”这一主题，将小说中的“我奶奶”——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风流女性，改写成一个纯情女子的形象，删除了她与罗汉大爷私通，拜曹县长为父的一面。

小说中关于“我奶奶”和罗汉的关系，有几句虚写：“我们村里一个92岁的老太太对我说：‘……你们家那个老长工，……他和你奶奶不大清白咧……’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爱过又怎样？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其余所有的具体描写，表现的都是主人和忠仆的关系。

改编时没有强调“我奶奶”、“我爷爷”和罗汉之间的三角关系，根据张艺谋的说法，一是因为怕给这三个人物造成损失。这些人都活得挺自在，对待男女间的私情，也是豁达、大度的。如果写他们纠缠于这种关系之中，可能会给人一种小布尔乔亚的感觉。二是张艺谋本人更喜欢比较纯洁的女性形象。对于“我奶奶”和“我爷爷”那种真挚、热烈的爱，张艺谋是极具赞美之情的。如果再写“我奶奶”和罗汉的三角关系，她和“我爷爷”的感情就显得脏了，不那么崇高了。三是在小说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里，“我奶奶”和长工罗汉有染是可能的。但影片改为“我奶奶”和“我爷爷”从高粱地相爱到正式过在一块儿，前后只有三四天，这段时间内罗汉和“我爷爷”同在烧酒锅干活。作为男人，“我爷爷”显然强过罗汉。如果发展“我奶奶”和罗汉的关系，不符合女人仰慕强者的心理逻辑。四是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束缚，中华女人毕竟不像外国人那样开放。如果把“我奶奶”写得过于野性，人物就会显得

不真实。因此，张艺谋有意把“我奶奶”和罗汉的感情处理得比较模糊。对于烧酒作坊这样年轻漂亮的女掌柜，罗汉表现了一定的关心和同情，或许还有潜在的爱，但并未明确表露。当他觉察到“我奶奶”和“我爷爷”的关系之后，便不辞而别，这出走本身是男子汉的豁达之举，也说明他心里有事。但究竟他和“我奶奶”之间是什么感情，不必去细究，还是要突出“我奶奶”和“我爷爷”的爱情关系。

原小说中“我爷爷”是一个有正式武装的土匪司令，剧本把他改成轿夫，后来又当了烧酒作坊的伙计。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如果我爷爷的身份是土匪司令，那就跟画鬼似的，把他写成是骡子是马都可以。何况山东的土匪特别有名，所谓“山东响马四川贼”，观众对土匪的概念化认识会妨碍与这个人物情感和心灵的沟通，从而冲淡观众通过这个人物所需表达的赞美生命的主题意义的理解。“基于这一考虑，我们把他放在了普通农民的位置上，把地方武装的事全部砍掉，而着力去表现他身上那种构成人的本质的热烈狂放的生命态度”。

另外，张艺谋还在同一篇文章里说道：“……我觉得写一伙土农民在高粱地里相亲相爱，打汽车、杀日本有意思。土匪拿枪打日本不新鲜，但农民扛着原始的家伙打日本更好看，更能展现中国民族的特点，中国毕竟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农民占大多数。”

原小说叙事的主干是“一九三九年阴历八月初九这一天打日本人的过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穿插着关于“我奶奶”、“我爷爷”以及他们之间的故事，直至“我奶奶”被日本人打死。小说采取的是时空交错式的结构，而改编后的结构则是按时间顺序从九儿出嫁写起，到和余占鳌相爱，最后被日本人打死。

张艺谋谈电影对小说的改编时说：“这样改动的考虑是，电影是一次性的艺术，观众一般只看一遍，时空太乱，观众视觉上容易造成混乱。而且，重要的是时空交错式结构在电影上也不是太新鲜了，弄得不好，比较小气，手段感太强。”

从剧作上看，《红高粱》的叙事方式比较陈旧，并无什么创新之处，事件按时间顺序、情节逻辑一波一波地发展。而推动情节发展，使全片得以巧妙相连的是画外音，画外音成为该片叙事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片的画外音与通常影片的画外音不大一样，它是以“我”的声音出现，但这个“我”既不是纯客观的叙述，又不是纯主观的剧中人物的心声。“我”是剧中人物的后代，这使得“我”具有某种参与意识，但“我”又主要起讲述作用，具有某种间离效果。由于“我”的出现，导演在对全剧的时间处理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凡是可以省略的地方，比如九儿出嫁、李大头被杀，用画外音说明，几个镜头带过。电影是有时间限制的，采取这样的叙述方式，无疑能为导演在有限的时间中赢得相对无限的叙事自由。

二

改编后的剧本在人物塑造上，注重通过一些戏剧性很强的事件进行刻画，但又不想丝丝入扣地描写人物关系的发展；极有逻辑地分析人物的内心，又不刻意安排人物间的情绪交流，可以说是完全用行动而不是用意念象征或心理描写来展开故事。影片所极力展示的，是人物的一种生活状态，以及人物自身生存和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强悍的精神气质，这使得影片更加易被观众接受。

“我奶奶”、“我爷爷”这两个人物的性格都是热烈而粗犷的，活得清清爽爽、快快乐乐、自自在在、舒舒展展，眼里从不揉扭曲和压抑的沙子。“我爷爷”是属于进攻型的，可以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摘星星、摘月亮，甚至杀人命。“我奶奶”则敢爱敢恨，旗帜鲜明。由于两人的个性很强，相互关系常常是反着来的。比如“我奶奶”打“我爷爷”是因为他当众把高粱地的事抖落出来了，“我奶奶”很要强，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就打就骂。俗话说：“打是疼骂是爱”，奶奶这打的动作里含着很深的爱。看着众人把爷爷抬走，奶奶心里也挺不是滋味。这两个人物的生存环境就是一块高粱地和一个坐落在荒无人烟地带的烧酒作坊。对于这种传奇环境中的传奇人物，剧本没有用一般的现实主义手法去分析人物心理和动作的因果关系，而是用大块的动作，表现“天生一个伟丈夫、天生一个奇女子”。“我奶奶”出嫁时怀揣剪刀，在轿子里被颠得放声大哭；但碰到劫路人后，心里又没事了，还冲他一乐，恨不得

把事情折腾得越大越好，劫路人被打死她也不在乎。她对“我爷爷”目光一瞥，轻轻把轿帘一放，又带有明显的挑逗味道。再比如，李大头被杀后，“我奶奶”回到烧酒作坊的第二天早上，便新衣新鞋、容光焕发地站在院当中，伶牙俐齿地给伙计们训话。

她所有的这些作为，别问合理不合理。正如《高粱酒》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天生的，……我奶奶从小刺花绣草，精研女红……她接触的也不过是东邻姐姐，西邻妹妹。何以生成了后来她处理重大变故的能力和胆魄？……这都是难以说清的事。”

“颠轿”那一场戏，堪称影像的“绝唱”。迎亲途中，“我奶奶”那不屈于命运与成规的个性，在隐隐中透露；而“我爷爷”与轿夫们，则可谓“野性”勃发，肆无忌惮地捉弄“我奶奶”。这里无须再加说明，画面上人物的行动已告诉了我们一切。

三

张艺谋认为，电影既要有一定的哲学思想内涵，又要有比较强的观赏性，而它的思想是由引人入胜的艺术形式包罗起来的。

影片《红高粱》是张艺谋将电影观赏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一次尝试。而小说原作的传奇色彩，以及事件、人物和情节的强烈戏剧性因素，为这一尝试提供了可能性。编剧们在改编《红高粱》时，始终注重的是电影艺术自身的表现特性。他们认为，电影是要人通过看来理解的，它的思想内涵必须以影像观赏性作为依托。

剧本中有几场戏，写得十分热烈狂放，目的是为了表现做人的潇洒和快乐。比如“颠轿”、“野合”、“祭酒神”等。

根据当地的习俗，莫言小说里写道：新娘出嫁时，“轿夫抬轿从街上走，迈的都是八字步，号称踩街，这一方面是讨主家喜欢，多得些赏钱；另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一种优雅的职业风度。踩街时，步履不齐的不是好汉，手扶轿杆的不是好汉，够格的轿夫都是双手卡腰，步调一致，轿子颠动的节奏要和上吹鼓手们吹出的凄美音乐，让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到任何幸福后面都隐藏着等量的痛苦。轿子走到平川旷野，轿夫们

便撒野了，这一是为了赶路，二是要折腾一下新娘。有的新娘，被轿子颠得大声呕吐，脏物吐满锦衣绣鞋；轿夫们在新娘的呕吐声中，获得一种发泄的快乐。这些年轻力壮的男子，为别人抬去洞房的牺牲，心里一定不是滋味，所以他们会折腾新娘。”这段夹叙夹议，有动作，有画面，有声音的描写。改编者觉得轿子内外的这种心理情绪反差很有意思，觉得这场戏不但不能割舍，而且一定要突出强调。

但轿到底是怎么颠法，莫言没见过，张艺谋到山东一些农村去打听，都说早年间有过这习俗，现在却没人亲眼见过。于是，他就充分发挥想像力，运用各种电影语言，自编舞蹈、唱词、音乐，还决定把这场戏放到荒无人烟且尘土飞扬的旷野中，并要求演员们颠出快乐，颠出舒展，给观众的感觉是，颠轿不纯粹是“民俗”，而是“生命的快乐舞蹈”应当说改编本基本上体现了导演这一意图。

实拍时，张艺谋紧紧抓住了颠轿的内涵，并成功地运用自己极具风格的电影语言，讲究造型，强调表现，结合声、光、色等手段，使这场戏强烈地吸引着观众，创造出了本片的一个经典影像段落。

“不管你在全片中是如何评判它的意义与价值，你千万不能忘掉这一切，都通向了一个高远的意境，即那蓬勃的生命力，与对精神自由的本能的渴望。”（彭加瑾：《艺术自由本质的一曲壮歌——看影片《红高粱》》）。

“野合”——莫言在小说中写道：“余占鳌把大蓑衣脱下来，用脚踩断了数十棵高粱，在高粱的尸体上铺上了蓑衣。他把奶奶抱到蓑衣上，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脯，仿佛看到强劲剽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16年的情欲，迸然炸裂。奶奶在蓑衣上扭动着。余占鳌一截一截地矮，双膝啪哒落下，他跪在奶奶身边，奶奶浑身发抖，一团黄色的、浓香的火苗，在地面上哗哗剥剥地燃烧。余占鳌粗鲁地撕开我奶奶的胸衣，让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奶奶寒冷紧张、密密麻麻起了一层小白疙瘩的双乳上。在他的刚劲动作下，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磨砺着奶奶的神情，奶奶低沉暗哑地叫了一声：‘天哪……’就晕过去了。”

改编本基本上按原作的构想写成。但张艺谋在拍摄时却做了较大

的改动。首先，将雨天改为晴天，红日高照，以便符合本场戏热情、火红、炽烈的氛围。以此为基调，他没有很实地去拍“我爷爷”和“我奶奶”如何在高粱地里男欢女爱的情景，而是将这场戏的主旨确定为：体现爱的欢乐和神圣。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俯拍的全景镜头：身着红衣的“我奶奶”仰面躺在仰伏的高粱所铺成的红色圆形圣坛上，古铜色的“我爷爷”在她面前双膝跪下。除人物之外，这场戏的第一表现层次是音乐——心跳似的鼓声和呐喊似的唢呐声拔地而起；第二表现层次是在风中狂舞的高粱叠化画面。音画的结合，烘托出爱的热烈和生命的辉煌。

这场戏，可以说是影片的华彩乐章。



电影剧本《红高粱》在改编时，注意了未来影片构成中造型语言的运用。事实证明，视觉造型的组合安排，不但给人物提供了一个神秘的粗犷的骚动不安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影片一种内在的响响亮亮张张扬扬的气质。

比如烧酒作坊的戏，早年间烧酒作坊是什么样儿，高粱酒怎么做，谁也没见过。而莫言的小说也只写了伙计们做新酒和余占鳌出甬口，仅此而已。改编本本着导演的意旨，增加了喝酒歌、敬酒神。后来拍成的影片恰恰因此而出彩。

张艺谋说：“这些汉子们做酒时已经被熏得略有醉态，大海碗再满满地端上来，几口下肚，便浑身燥热，千回百荡，人也就没了往日的规矩，整个世界都不再往眼里去，由着性子折腾。我们把歌词编得充满豪爽之气，让演员们叽里哇啦地放开嗓门唱，强烈而直白地表现出生命的快乐。同时，通过烟、气、火光、来回走动的人，营造出一种造新酒的热气腾腾的气氛。”

另外，在美术设计上，也不拘泥于再现的真实。比如，酒神杜康的像，喝酒用的粗瓷大碗，盛烧酒用的特大的缸，大烧锅，以及刘大号吹的大喇叭，这些都是老百姓熟悉的，然而这些东西不是只作为纯客观的消极的背景而给以表现，也不是简单地象征处理，而是既为情节所必

需，是生活中常见的物件而又带有浓重的艺术表意性、表情性，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再比如，影片中的那一片高粱地，灿烂潇洒，生机勃勃，对于主题的揭示与升华起了重要作用。那无边无际的高粱是苦难而执拗的生灵的象征，面对静穆的太阳高蹈狂舞，热烈地高扬生命的礼赞。

影片比改编本更加集中地突出了这一点。导演没有拍雨中、雾中、夜景中高粱的千姿百态，而是通过光线和风，强调表现高粱在风中舞动时骚动不安的生命感。在影调上，规定为灿烂辉煌的金黄色，拍摄时抓住画面构思的神韵，尽量把阳光带进画面，使得一棵棵高粱在灿烂的阳光下跳跃闪烁，把原本墨绿色的高粱染成一片金黄，逆光中呈半透明状态的晶莹的高粱叶子在风中狂舞，让人觉得它活得那么新鲜，那么舒展！

我们在将改编剧本《红高粱》与影片对比后，深切感到，编剧的造型意识远远不如导演那般强烈，那般自觉。编剧似乎应当很好地补上这一课。

影片的结尾，血红的太阳、血红的天空、血红的高粱漫天飞舞，小孩儿“娘，娘，上西南”的喊声随风随洒，再伴以升腾而起的高昂激越的唢呐齐奏，使影片的生命主题得到最高的升华。

五

应该说，《红高粱》的改编本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在前面的分析中已有所涉及，导演在摄制中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修改。但有一些则为日后成片也带来了或多或少的遗憾。

首先，无论是剧本还是影片都给人以前后两部分分割的感觉。具

些偏差。”

其次，剧本在对人物的把握以及情节的逻辑处理上还存在一些偏差和漏洞。郑洞天在《它不是我心目中的 红高粱 》一文中指出：“如果把影片的一些比较显而易见的特色一下子抽出来，就抽出了九儿那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也抽出了罗汉一夜之间忽然成了共产党。而罗汉与九儿的私情部分影片基本抹掉，就使她对我爷爷的屈服、忠诚，变成了很简单的人生意念如初夜权什么的。……人物是突如其来的，肉铺里的那个老头儿共有两场戏，今天需要你，我把你搁在这儿，明天又需要你，我把你搁那儿；昨天他跟秃三炮一起当土匪，后来又一起跟日本人作对。这些东西都是单摆浮搁的。”细想想，剧本里确实是存在这类缺憾。

最后，无论是剧本还是拍成的影片总体上狂野之气还不够。张艺谋承认：“我觉得影片最大的不足，是总体上狂野之气还不够。它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电影本身的狂野之气不够，这体现在人物、情节、视听造型等各方面；另一个是创作心态问题。”这话很值得我们思考。

[注]本文所引言论见《赞颂生命 崇尚创造——红高粱 的创作体会》（张艺谋、罗雪莹著）原载《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87年第1期。

周 恩 来

(下 集)

编 剧 宋家玲 (执 笔)

丁荫楠 刘斯民

序 幕

从飞机上俯瞰：

缓缓旋转的黄土高原。

夕晖下，沟沟壑壑，如一幅鬼斧神工造化的庞大版画，渐次展现，无边无际……

飞机渐渐下降，可以看到：

土路上，人群如蚁，向一个中心拥去。

烟尘滚滚……

奔跑的脚步……

自行车轮疯转着……

小木车轮……

小毛驴的脚……

从四面八方拥来 拥来 拥来……

飞机迅速下降，可以清晰地看到延河、宝塔山……

镜头在重重叠叠的人群中寻觅。

人群拥动 争看着 跳跃着 议论着……

喜悦与好奇充溢画面。

镜头仍在人群中寻觅，人们时而堵住镜头。

镜头仍在寻觅，渐渐接近人群的中心。

中心的人群欢声沸腾……

我们终于看到——

延河中，周恩来乘坐的吉普车被激情高涨的庄稼汉们簇拥着，涉过河水……

前方是一轮红红的、大大的落日。

周恩来不断向人们招手，眼里含着泪花。

远处突然滚过一阵闷雷的声音。

天上涌出几块乌云，在聚拢……

周恩来转头回眸，眉头渐渐皱起。

突然，这一切都消失殆尽。只有延河的流水在静静地流淌，最后一抹夕阳在水面上跳荡着金色的波光……

出片名：《周恩来》（下集）

伴随而起追念的音乐。

啊——无字的歌。

第 一 章

夕阳落下去了。暮霭渐渐蔓延开来。

文化大革命动荡的日子里，又一个冬夜降临。

还是那条小街。学校、孔庙……都已开始显出本来面目。大字报已经不像五六年前那样疯狂、那样杀气腾腾。自然，往日的“红火”仍留下许多“红”色的痕迹。观看大字报的人明显减少。一阵阵北风摇撼着墙上破碎了的大字报纸、大标语，一些碎纸片被卷起来在空中飞舞。

一切都显得很疲惫，给人以萧瑟冷清之感。

从大红旗轿车车内透过车窗前视，在凌乱的大字报栏中，偶尔闪过一些醒目的大标语：

“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打倒林彪！”

“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全国学解放军 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周恩来望着迅速闪到车后的标语，深思着。卫士长坐在他的身边警惕地观察着车外。忽然从胡同里窜出一辆自行车。大红旗急刹车。

惯性使周恩来身体前倾，卫士长机警地用身体护住总理。

大红旗车开出这条带有牌楼的小街，驶上大路。

也是这个冬夜。

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从北京医院正门开出，转弯，开上宽阔的长安街向西驶去。

上海车开进中南海小西门，然后拐进西花厅大院，停在西花厅砖台阶前。

从车里走下提着皮包的张大夫。他急促地蹬上台阶，朝自己的工作室走去。

比张大夫年长的卞大夫早已等在门口迎候。

卞大夫见张大夫心事重重，便欲言又止。

二人默默走进室内。

张大夫顾不上脱下大衣，放下手提包，拿出一叠化验单、交到卞大夫手里。之后，才边脱大衣边说：“非常可疑。”

卞大夫仔细地在灯下看化验单，反复对照。

卞大夫：“红细胞增加这么多，确实可疑。”

张大夫：“应当继续留尿检查。”

卞大夫：“还要请卫士长帮忙。”

张大夫：“好说，我去找他。”

卞大夫倒了一杯水：“你先喝口水歇歇气。”

张大夫是个急脾气，只说了一句：“我还是先去吧。”便径直走出房门。

北京的春天。有几个难得的不冷不热、阳光明媚的日子，也常常被风沙卷走了。

正是这样的一个有风的下午。西花厅院内的海棠开得正盛。

镶有芍药和蝴蝶花标本的镜框挂在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墙上。镜框下站着张大夫、卞大夫、卫士长。周恩来坐在桌后翻看着化验单、医生报告。室内静悄悄。他忽然发现大家都站着，便抬起手来招呼众人坐下。这个招呼人的动作，表面看很轻松，细心人却从中仍不难体察出他

沉重的心情。

周恩来：“哎，大家坐下嘛，我们好久没有坐在一起聊聊天了。”

三个人默默坐下，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周恩来。

室内，空气似凝固了一般。周恩来仍在仔细地翻看着化验单、病历纪录和张大夫写的报告。最后他终于抬起头来。周恩来：“你们费心了。谢谢！为了我，大家做了这么多工作。这些化验单就是科学的论断。我没有办法不承认科学。我同意住院治疗！”

周恩来接着说：“不过，你们要和我配合，我没有办法完全服从你们的安排。因为，我不仅仅是你们的病人……我同意你们的建议，写报告给主席。其实，我真不愿意为此事打扰主席啊……那么，住院治疗安排在什么时候呢？”

张大夫：“当然是越快越好！”

卞大夫点点头。

周恩来：“可是，还有一些重要的外事工作在等着我……好，让我再考虑一下。你们去休息吧！”

张大夫临走前又嘱咐了一句：“总理，您千万别再熬夜了，酒也最好别喝……”

周恩来苦笑了一下，随即又默默点了点头。

张大夫、卞大夫轻轻退出。卫士长随总理走向屏风后边。

透过西花厅门外水榭，可见西花厅的灯光整整亮了一夜。

夏日 午饭后 丝丝小雨 缠绵而惆怅。

周恩来乘坐的大红旗轿车驶进北京医院内，在病房楼前停下。卫士长下车，随后周恩来也走下车来。两个人径直朝大厅内走去。

值班的两位护士，在灯光下翻看医嘱、病历，一抬头，突然发现总理走了过来，急忙从值班台后慌着跑出迎接。周恩来怕引来更多的人，示意让她俩不要出声。他很熟悉地朝楼梯口走去。

护士长：“总理，乘电梯吧！”

周恩来：“你们的电梯‘咔、咔’直响，会把午睡的病人吵醒的。三楼不高，我还是走楼梯吧。”

因天阴，楼道内有些暗。另一个小护士跑过来打开楼梯的灯。周恩来非常高兴地看了小护士一眼，快步登上楼梯，卫士尾随其后。小护士可能是第一次见总理，一直望着总理，处于激动中。

周恩来在走廊里走着，卫士长跟在身后。

周恩来被一声门响惊动朝前望着……

一位年轻的护士向他微笑着介绍：“总理，转过去就是何老先生的病房……”说着，推开楼道上的门，让总理走进。

周恩来走过门去……

身着黄埔军校官服的青年周恩来跨过一道门，匆匆在一座旧式洋楼的廊道上走着：他目光炯炯，神采焕发，充满朝气，只是眼神里隐含着忧思。

这是 1925 年 8 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周恩来获悉廖仲恺遭暗杀，前往广州长堤医院探视。

周恩来转过一道弯，走过一段廊道，进入一间有卫兵守门的病房。

宽大的病房内。廖仲恺遗体躺在白色病床上，旁边坐着满面哀痛的何香凝。她的身后，站着年轻的廖承志和廖梦醒，他们不断地抹去眼里流出的泪水……何香凝见周恩来走进病房，站起身来。

周恩来脱帽，缓缓走向廖仲恺病床，沉痛地向遗体鞠躬，致意。

他抬起头，敬仰地注视着廖仲恺的遗容。

身着黄埔军官服的青年蒋介石在上楼，身后紧跟着机警的保镖宓熙。

周恩来走出廖仲恺病房，轻轻关上门。他心情沉重地走着。

走廊的另一端走来蒋介石。

周、蒋相遇，停住脚步。

周恩来抬头，眼里如喷火一般地望着蒋：“蒋先生，凶手倘不迅速缉拿，我们愧对廖先生的在天之灵啊！”

蒋介石两眼空濛地望着前方，嘴唇不住地动着，像是在嚼东西，半天才冷峻地说道：“出于我对廖先生的情谊，我会把事情弄明白的，我要严惩凶手！”他停顿了一下，迈步将行，又突然对周恩来说：“晚饭前，你来找我，商谈搜捕凶手一事。”说完，带着保镖走去。

傍晚。蒋介石长州要塞司令部寓所小会客厅

周恩来与蒋介石商谈政事，已临近结束。

蒋介石：“就这样决定。晚 11 点钟动手搜捕。”

周恩来：“好。我提前去准备一下。”

蒋介石点头。周恩来起身告辞。

夜。周恩来驱车前往戒严司令部。

路灯暗淡，有些冷清。不时有一小队黄埔官兵匆匆走过已经戒严了的空巷。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蔓延在这个本该更热闹些的南国夏夜里。

只有周恩来乘坐的这一辆旧式福特车孤寂地行驶着……

前方路边有一个大门洞。福特车减速。

突然，大门洞里有端枪的士兵朝汽车喝问口令。司机回答了一句：“黄埔。”

士兵端枪向汽车开火。

周恩来机智地弯腰藏身于座椅下。

司机中弹瘫倒在方向盘上。

汽车扭动着停住，险些撞到墙上。周恩来推开车门，跳下车，以车体作掩护，大声喊道：“我是周恩来，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枪声停止。

灯光下，可看到周恩来西装溅上不少血迹……

一瓶血浆吊到输液架上……

北京医院。何香凝病房里。

主治大夫和几位护士正在救护，给何香凝输氧，输血。何香凝此刻正处在昏睡中。廖承志焦急地望着病床上的母亲。

随着轻轻的开门声，周恩来披着白大褂轻步走进病房来。廖承志迎上去，周恩来示意不要惊动老人。之后，轻轻走近病床。护士们给他让开一个位置，并搬来一把椅子。周恩来坐下来，把头伸向病人，望着她的面容。突然，何香凝像得到了什么启示一样，睁开眼，一下子便认出了周恩来，用力伸出手，周恩来伸手迎过去。两个老人的手握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

何香凝：“周公啊！……我希望……回南京……”

周恩来：“老人家放心吧，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您老的要求，一定做到。”

何香凝的眼神黯淡下来，慢慢地合上，周恩来把她的手放进被子下。

何香凝安详的神情。

廖承志陪着周恩来走到外间。

廖承志：“母亲最后就是想见总理一面啊！她最佩服你的为人。她常说，周公立身干净，有善可称，无瑕可指。”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不。我这个人一生犯了不少错误。我要是写自己的历史，就写自己的错误。以告诫后人，吸取教训。”

周恩来拍了拍廖承志的肩膀：“让孩子们和奶奶见见面吧。”

廖承志：“已经通知他们了。”

周恩来：“老人家的心情，我能理解。到了那一天，一定会让她与廖老先生合葬的……”

大红旗轿车驶出北京医院。

车内。周恩来与廖承志在交谈。

廖承志：“……日方以积极姿态对待建交问题。看来，实质性的谈判时间不会久了。”

周恩来：“好嘛！中美建交，对日本是个大的触动。主席指示，中日恢复邦交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当加紧工作……”

廖承志：“这就应了总理常说的那句话：见机而作，细水长流，水到渠成。”

初秋，一个清晴的日子。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正举行盛大酒会，庆祝中、日建交。中国、日本国旗并排挂在大厅舞台中央。中日两国各界人士相互举杯祝贺。乐队演奏着著名的日本民歌……

边上，拿着酒杯做样子的吴大夫和卞大夫担心，焦急地望着周恩来手中的酒杯。吴大夫情急中忽然发现不远处的秘书，便向他示意，望着

总理，指指手中的酒杯，又摆了摆手。

秘书会意，点点头，挤上前去，走到周恩来身后小声地提醒了一句。周恩来看了一眼杯中酒，眼神扫视人群。他看到了他所要找的人，微笑了一下。

吴大夫和卞大夫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眼神交流到一起，双方都默默地理解了对方的意思。宴会上的音乐特别悦耳和谐。

周恩来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人——程思远先生。他又向服务员要了一杯酒，走过去。

周恩来：“程先生，让我们互祝健康吧！”

程思远：“谢谢。”

二人碰杯，一饮而尽。

第 二 章

时光流逝。由夏而冬，一个伟人以身患绝症之躯，又一次面对严寒的侵袭。也许，他已经意识到什么。他在为最后一搏集聚力量。

中南海内。寒风阵阵摇撼着老树的枝杈，摇撼着西花厅老旧的门窗，摇撼着他的不眠之夜……

室内。周恩来一边踱步一边问秘书：“……小平同志什么时候回北京啊？问过江西了吗？”

秘书：“问过了，小平同志一家都去井冈山了，从那里直接回北京……”

夜。城市郊野。

汽笛长鸣，一列火车飞驰而过。软卧车厢内，邓小平沉思着，望着窗外夜色，不停地吸着烟。

北京玉泉山风景秀丽。春风轻拂的一个傍晚，夕阳给山顶上的塔尖镀上一层金色。溪水流处，抽出绿色的草木显出一派生机。

一辆红旗轿车驶进总理休养地，在一处别墅式的院落门前停住。周恩来的卫士长上前打开车门。

邓小平和卓琳走下红旗轿车。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门口迎接。他们相互握手、问候。

邓小平：“总理，身体好些了吗？”

周恩来：“医生还是叫做手术……你回来，我就放心了。我说过，与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是人生一大幸事啊！”

卫士打开门，他们走进会客厅。

陪同的两个医护人员进入旁边的值班室。

会客厅内。茶几上摆着水果。

这是一次老战友的亲切会见，又是在家庭一般的氛围中，所以显得很随意，不拘什么礼节……

邓颖超吩咐卫士长：“告诉厨房，弄几样小平爱吃的四川菜吧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医院手术室。

周恩来躺在床车上被缓缓推了出来。周围的人鸦雀无声，看着仿佛已经睡着了的总理。护士尽量放轻动作推着床车。举着输水瓶的护士小心翼翼……

输水瓶内鲜红的血浆……

西花厅总理卧室。

灯光柔和，窗纱低垂，一派安静气氛。

床头的不锈钢输血支架闪着亮光。上边的吊瓶内盛着血浆，通过皮管一下下滴落……

周恩来躺在床上输血。

室内站着或坐着张大夫、卞大夫、一名女护士。

周恩来闭着眼睛，响起轻微的鼾声。他显然已经睡着了。

突然，门下缝隙处塞进一张纸条。

卞大夫注意到了，低头取到手中。卞大夫看纸条，然后抬起头以手

势召唤张大夫，两人走到远离木床的一角。卞一边将纸条递给张看一边小声说：“王洪文来电话，让总理马上去开会。”

张大夫：“那怎么行，总理正输血，不能中断啊，再说总理也睡着了。”

卞大夫：“我看这样吧，告诉他说总理正输血。等输完血晚一会儿再去参加会。”

张大夫：“好！”

卞大夫在桌后坐下，取出笔，写了一张纸条，从门缝塞了出去。

血浆滴着……周恩来睡得很熟。

张大夫翻阅病案……他感到门缝处有轻微响动，转头向门，发现又有一张纸条塞了进来。他起身急忙去取。

张大夫看纸条，卞大夫走到他身边。

张大夫将纸条递给他：“还是叫立刻去。怎么连输血这会儿也不得安宁。”

躺在病床上昏沉中的周恩来被惊醒：“唔？有电话吗？”

张大夫：“是洪文同志来电话，让您去开会。我们已告诉他您正输血呢！”

周恩来一下子便清醒起来：“拔下针头，让老杨准备车子。打电话告诉洪文同志的秘书，我 20 分钟后到。”

张大夫一副请求的神情：“总理……”

周恩来口气坚决地：“小徐，拔下针啊！”

卞大夫不忍心看这情景，转身去屋外。

周恩来盯着护士小徐，欲起身。小徐无奈，弯腰拔下总理手臂上的针头，并扶总理坐起来。

周恩来一手用棉球按着针孔，转身下床。张大夫上前扶他站起来，走进卫生间。

卫士长提着熨好的中山服走进卫生间。

小徐在收拾着输液瓶。瓶子里尚有 100cc 殷红的血液。

周恩来身着中山装从卫生间走出来，一瞬间，他从一个病人的样子变成一个神采飞扬的健康人，转头向小徐笑着打了一声招呼走出卧房。卫士长、张大夫紧随其后。小徐热泪夺眶而出，默默地注视远去的总理……

窗幔被徐徐拉开。晨光洒进屋内。会议开了一整夜。这是王洪文主持召开的一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有：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江青、姚文元、汪东兴。

叶剑英与江青、张春桥在争论。听不到谈话的具体内容，一切都沉浸在音乐之中。卫士长为送文件轻轻推门走进来。

卫士长借给总理送文件的时候，用眼睛望着周恩来，听候吩咐。周恩来疲倦地看了他一眼，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了一句：“毛巾。”卫士长会意地点了点头。这种默契的语意交流很难被一般人察觉。

会议大厅外的服务室里，卫士长冲进来。

卫士长：“快，湿毛巾。”

女服务员从柜子里立即拿出新的雪白的小方毛巾，用凉水打湿，放在小盘子里，端出去。卫士长坐下，翻阅一叠剪报资料……一会儿，那位送毛巾的女服务员又迅速转回来，一进屋就脱口而出：“要热的。”

卫士长放下手中的材料和女服务员一起用温水沾湿了毛巾。女服务员送温湿毛巾出屋。一会儿，她又转了回来。

女服务员：“要烫的。”

卫士长：“那就用开水吧！”

卫士长说着用暖瓶里的开水湿毛巾，女服务员忍着烫绞干毛巾。她本能地拿起毛巾，可随即忍不住烫又把毛巾丢回水池。

卫士长马上替她绞起毛巾，把热腾腾的毛巾放在小瓷盘中，快步走出门去。

女服务员满含热泪，再也忍不住了，激动得要哭出声来，连忙用手捂嘴，可最终还是忍不住地哭出声来。她下意识地急忙把门关上。

钓鱼台内的夏日傍晚。湖面上，几只水鸭子悠闲地游着……远处，夕阳如血。

如此的一幅彩墨画渐渐被夜色湮没。

江青住地——17号楼亮着灯，闪着幽秘的光。

卧室里。茶几上堆着许多文件、照片和书。边上，有三个白色的空

药杯。江青愤怒站起，冲上前，把护士小赵的领章撕下，神经质地狂叫。

江青：“你是特务，给我吃这种药，你要害死我啊！”

小赵呜呜地哭起来。

江青发疯般地冲出门去。一直在旁边沉默不语的卫士大周跟了出去。

钓鱼台总理办公处——14 号楼。

总理办公室内。台灯的光划出一片极其柔和的圆圆的光晕。周恩来刚接过一个电话，放下听筒，按呼唤铃。

卫士长悄声进屋。

周恩来摘下眼镜，放下手中的文件，疲倦地站起来：“走吧！去 17 号楼。”

17 号楼会议室。窗幔拉得很严，壁灯全打开了，但顶灯未开，室内并不显得很亮。

长条桌后边的沙发椅上，依次坐着周恩来、江青、纪登奎、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汪东兴等人。

对面，是一排排沙发椅。最前排坐着护士小赵，卫士大周，俨然一副被告的样子。最后排坐着总理保健医张大夫。

江青拍着桌子审小赵：“你交代，你和那个林彪坐探是什么关系？她走了以后，怎么指使你谋害我？”

小赵呜咽着：“真的，没有指使我么……”

江青凶狠地将声音提高了八度：“你给我吃的都是毒药，当我不知道？你也是林彪一伙的坐探，存心害死我呀！”

周恩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忍着火对江青说道：“你冷静点不好吗？他们都是孩子，你这样对待他们，他们能安心工作吗？我都替你难过。搞得我都很紧张……”

他向对面的张大夫招手：“张大夫，你拿片药给我吃。”

张大夫起身取药，并准备温开水给总理吃药。

在座的人谁都不再言语，只有江青一个人在叫喊：“我有病呀！我有病呀！……”

叶剑英忍不下去了，身子前倾，转头面朝江青，用弯起的右指轻轻扣着桌子，不紧不慢地说：“江青同志，你说是毒药，不吃了不就行了吗？”

江青仍然叫喊：“不行啊！我有病啊！不能不吃呀！”

叶剑英大约懒得再听江青的喊叫了，索性站起，坐到后排沙发椅上睡起了大觉，不一会儿就响起鼾声。

李先念烦躁地站起，踱步，不说什么。

江青还是没完没了地逼问小赵：“你是特务、林彪坐探，你必须交代！”

周恩来吃着药，紧皱眉头。他只觉嘴里的药，味道特别苦……

已经是白日。风刮得很大，柳条被风卷起老高，飘动着……

外边大厅里。

周恩来推门出来，用眼睛注视着卫士长。卫士长起身快步迎上去。

卫士长看总理脸色不好，不免有些担心。

卫士长：“总理，您……是不是不舒服？”

周恩来言外有意地：“荒唐！去，打电话让小徐来。”

卫士长有些不解地：“嗯？……”

周恩来：“你打电话告诉小徐，江青同志这里需要她来工作。”

卫士长：“那——我们那呢？”

周恩来：“另外换人嘛。快去派车把她接来吧。”

卫士长：“是。”

周恩来转身又走进会客室。这时又来了两位高级干部：一位是中
年人，穿中山装戴眼镜，另一位是个着军装的军官。总理和他们俩打招呼，一同走进会客室。

西花厅。一辆红旗车缓缓开进来，停下。司机老杨从车里走出来，走进值班室。

室内。老张帮小徐收拾好东西，裹成一个包袱。一边，小徐哭得像
个泪人。

钓鱼台 17 号楼会客室。灯光明亮。

周恩来在讲着。江青和其他人在静静地听。

周恩来：“昨天晚上，主席告诉我，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

起来，责任不全在他。主要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激起谭震林在怀仁堂大闹。但是他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助他治疗。关于谭震林同志的家庭情况可以向王良恩同志了解，……关于小平同志主席也提过好多次……”

江青的卫士进来给首长添水。

江青：“小徐来了没有？”

江青的卫士：“已经坐车过来了。”

周恩来：“她到了，立刻让她来见江青同志。”

江青的卫士：“是。”

外边门厅。卫士长在等着，老杨开着总理的大红旗车停在门厅前。从车上走下来提着白包袱的小徐。小徐眼睛里仍泪痕未干。

卫士长迎上前去，接过她手中的包袱。

卫士长：“哎呀，你怎么哭成这样了？快去洗洗，用凉水洗！可别用热水，不然眼睛要肿的。”

卫士长把小徐送进洗手间，返回大厅会客室门前，告诉江青的卫士：“小徐到了。”

江青的卫士走进会客室。

小徐护士从洗手间走出来，脸被凉水冰得发白。卫士长安慰着她。这时江青的卫士从会客室走出来，示意让小徐进会客室。小徐无奈走了进去……

会客室内。周恩来向江青介绍小徐。

江青站起来，走前两步端详小徐，同时伸出手去。小徐只好抬起头，佯装笑容向前伸出手去与江青的手相握。

小徐：“首长好。”

江青：“小鬼……哟！你的手怎么这么凉，你太神经紧张了吧！”

周恩来：“小徐从来不紧张。”

江青：“啊，我不习惯。”

她转身对周恩来说：“还是叫她回去吧。”

外边大厅。总理的卫士长紧张地等着。会客室门开了，小徐走出来，脸上挂着笑容。卫士长不解，抢上一步问：“怎么样？”

小徐回头看了一眼会客室的门已关严，便用轻松的语调说：“我手凉，不用我啦！哈哈……”

卫士长也笑了，但立即制止小徐的笑声，“嘘——”。随即让她提起小包袱快走。

小徐快步走到门口，钻进大红旗车内。

大红旗一溜儿烟开走，消失在夜色中……

第 三 章

1973 年。黄土高原的夏日傍晚。夕阳如刀，给沟沟壑壑雕出金黄色的光边。远远地望过去，延安宝塔山下的延河边，聚集着众多系着羊肚毛巾，穿着白褂、黑裤，扎着红腰带的陕北老乡。人们都往一个地方拥去。卷起的尘土在夕晖中飘荡着……

延河流水滚动着金波。一辆吉普车被 20 多名大汉簇拥着，近乎于抬着涉过河水。车上的周恩来意欲下车，但受到周围大汉们的阻止。他只好无奈地又坐下。

推车的人中，可见到卫士甲、乙和张大夫。

快到河岸时，坡斜泥滑，人们站立不稳，车陷到烂泥里。

人们用力抬车。

周恩来趁此机会跳下车，同大家一起抬车。

人们喊着劳动号子用力将车抬起。

周恩来也跟着喊号子，抬车。泥水溅到了身上。

车渐渐被抬到了岸上。

一个老汉扯下头上的白羊肚毛巾替总理擦身上的泥水。周恩来感谢着阻止，躲避，掏出兜里的手绢自己擦。卫士甲上前用毛巾为总理擦干净衣服上的泥点。

河边，山上。人们狂热地，激动地欢呼着。

周恩来和周围的老乡们热情握手。

周恩来的老房东在孙女的搀扶下，迎总理而来。

周恩来快步走过去，扶着老人家。两人相互眼睛里闪出了兴奋的

泪花。

大红太阳已贴近山廓。

周恩来在当地干部陪同下走进老房东院子里。他看着老房东一家人衣服上仍旧打着补丁，仍旧住着原来的旧窑洞，表情变得沉重起来。

周恩来扶老人坐在门里的板凳上，自己就便坐在门坎上。（像那幅著名的照片）

周恩来：“大娘 八十几岁啦？”

老人：“92 啦。毛主席什么时候来啊？”

周恩来：“他很忙，他让我代表他来看望你和延安的乡亲们。”

当地的又一些干部围拢了过来。听到总理与老房东的谈话，热烈鼓掌。

周恩来转过脸来，看见干部们后边，又拥来不少乡亲们，把小院都挤满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衣着都很破旧，但眼神里却对总理流露出一种热情的、信任的、敬仰的光……

一位穿着打补丁衣服的老大娘送上一盆大红枣，什么也没说，又悄然躲到人群中。

大家都期待着总理讲话。

周恩来扫视着众人，神色渐渐黯淡下来，他拿了一个大红枣，看了一下，抬头说道：“乡亲们，我这次陪外宾到延安来，看到老区人民生活这么苦，我心里难受啊！当初，你们用小米把我们养大了。我们进了城，把你们忘了。我是总理，是当家的，我没管好这个家呀！我对不起大家……”他说着，声音哽咽，眼里涌出了泪水，说不下去了。

全场的人听到总理的话，鸦雀无声。有的女人已在抹泪……

有个蹲在前边的中年汉子站起来说道：“总理，是我们自己没干好啊！这几年，光是打派仗，生产上不去。总理这次来带来了毛主席、党中央对老区人民的关怀，给我们巨大鼓舞。我们一定要借这个东风，下大决心，抓革命，促生产，大干、苦干加巧干，争取加快改变老区贫困面貌！总理，你下次再来，绝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一位老汉粗着嗓门喊道：“欢迎总理再来尝尝我们的新小米。”

众人附和。

西边天际，一片片火烧云似凝固了一般，给小院里泼洒出一派热烈的红光。

周恩来情绪激动地：“乡亲们希望我再来，我也愿意来呀。不过，要有三个前提条件……”

他停顿了一下，望着大家。

人们静下心来，等着听总理下边的话。

周恩来：“第一，你们的生产要上去，粮食要翻一番。能办到吗？”

众人异口同声：“能！”

周恩来：“第二，如果我不死的活，一定来；第三，如果我不犯错误的话，我一定来。一定再来看望乡亲们！”

在场的人们听到总理这一席话，感动地流下泪来，送枣的老大娘甚至哭出声来……

泪眼的周恩来忽然听到远处有热闹的锣鼓声、鞭炮声，情不自禁地抬头望去……

1935 年秋的延安。也是一个夕阳将沉的傍晚。一座高大的松枝牌楼披红挂彩，矗立在大道中央。

军衣破旧，面黄肌瘦的红军在延安人民的热情欢迎下风尘仆仆穿过牌楼。

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秧歌欢舞。

周恩来浓眉长须骑在马上，高兴地看着感情浓烈的安塞腰鼓……

周恩来一行三人，骑着马，向房东的小屋走来。房东大娘喜笑颜开地欢迎他们。房东大爷把他们引进自己的窑洞。

邓颖超身着红军的军装也来了。周恩来向房东大娘介绍着，人们笑成一团。

房东大娘转身送上一大碗红枣。

随军记者用一只破旧的莱卡相机为他们照相。

军民亲密无间地欢聚在一起。

入夜，晚上。一支支灯笼、火把涌动着……

当太阳再次升起时，已是 38 年后的深秋时节。

名闻中外的洛阳龙门石窟，一尊尊佛像，或站着或端坐，仍然安详地面对世人。在一场浩劫中，它们得以生存下来，实在该感谢国务院那份文物保护通告的护佑。

这一日，薄云蔽日，风不算大，却刮来些许隆冬寒气。因此，许多人都把大衣领子竖了起来。

一列以红旗轿车率先的车队开来，停在空场上。周恩来总理带病陪加拿大外宾参观万佛洞。虽然登山已感吃力，但他还是努力抖擞精神为外宾讲解着。

一女讲解员介绍：“这个洞是唐高宗专门为武则天修的……”

周恩来问讲解员：“小同志，你读没读过初唐文人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呀？能不能背诵？”

讲解员答道：“早先读过。开头是‘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背着背着‘卡壳’了。”

周恩来接着背诵：“……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周恩来一口气背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为武则天所修的神龛 高大而壮观 但有许多残缺 留下岁月的痕迹。

大红旗轿车行驶在公路上，年轻的女翻译坐在周恩来身边。

周恩来指着车窗外：“你看，这都是一畦畦的牡丹花圃啊！”

女翻译：“那春天的时候 花开了一定很好看。”

周恩来：“是啊，洛阳牡丹闻名天下。有个牡丹的传说，你知道吗？”

女翻译：“不知道。”

周恩来：“传说唐代，武则天临政做皇帝，命百花一夜之间必须同时开放，以祝贺她的开元。但是，百花俱开，牡丹独迟。武后见牡丹胆敢违抗圣命，便一怒之下，把牡丹贬出京城长安，发配东都洛阳，并架火焚烧。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牡丹不但未被消灭，而且花连阡陌 如火如荼 世称焦骨。”

女翻译睁着大眼听着。她第一次听到总理这般动情地讲出一个古朴的传说。

周恩来的声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我们

炎黄子孙最可宝贵的精神啊！”

女翻译下意识地地点头。

周恩来望着车窗外的苍茫大地……

许多人疾行的步子。

同时传来杂乱的“文革”期间的口号声。

一个寒气浓重的午夜，缠裹着北京城。还是那条古文化街，一小队造反组织贴着一人高的大标语：“将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一辆救护车从标语牌前飞驰而过，响着特有的刺耳笛声。夜深了，格外令人心悸。

另一条北京街道。又一小队造反派也贴出一人高的大标语：“批林批孔批周公”。十几个下夜班的工人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望着标语沉思着。

北京城，天刚刚放亮。一位年轻人正往一道宫墙上书写着大标语：“狠批林彪极右实质 打倒当代孔老二。”上早班的人群在围观。黑压压的人越聚越多，把标语挡得时隐时现。

北京的一个典型的干冷的日子。阳光很亮，北风却呼呼地狂叫。

某部队会议厅。周恩来与邓小平参加总参系统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二人走进会场，海陆空三军高级干部数百人起立，热烈鼓掌。

周、邓神情严肃，沉稳地走向主席台。

第 四 章

晨曦微露。田野上。中央“五七”干校的学员在沉默地挖水渠。雾带缠绕中，从远处跑来一名青年解放军战士，在一位头发已白的老年学员面前站住，解释着。因为离得很远，听不到他们的对话。

夜雾仍然很重。

农村的一间竹席棚里。油灯的灯芯拨得很亮，照得小屋暖融融的。几位 50 岁左右的“五七”学员围坐在一张红漆剥落的旧八仙桌四周。

端着粗瓷饭碗或搪瓷缸子轻轻地碰杯喝酒，得是在祝贺什么。其中那位白发知识分子型的学员从怀里掏出一张通知，递给坐在对面的人看。学员甲接过来，凑近油灯看着，并念出了声。

学员甲：“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

学员乙：“是总理的指示吧！一定！”

学员丙：“听说总理病了，病得很重。”

学员丁：“听说住院了……”

学员乙：“总理可别有个三长两短呀！总理要不在了，我们这些人可怎么办呀！”

学员甲把通知交还给那位白发学员，说道：“肯定是核电站的项目要上，所以才这么急地调你回去。”

学员乙：“你到北京先想办法见总理，把我们的情况如实汇报！”

白发学员：“放心，我会和总理谈的。听说国防科工委也按总理指示往回调人呢！你们可能也快回去了。”

学员甲朝学员丁示意。学员丁从书包里拿出一份很厚很厚的材料郑重地递给甲，学员甲又转交给即将离去的白发学员，白发学员转身把材料放进自己的旧皮箱里，用旧皮夹克盖上，又把箱子扣上，锁好。

大家再次碰杯，祝贺白发学员回京。

学员甲：“问候总理吧！希望他长寿！”

第二天清晨，天冷得出奇。田野上，刚蒙蒙亮，晨露迷濛中可依稀辨出是昨夜凑在一起喝酒的几位“五七”学员蹲在地上烤火。农场的路口驶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学员甲转身迎着拖拉机走去。拖拉机停住。学员甲小声地和手扶拖拉机驾驶员交谈着。

返城白发“五七”学员，穿着军棉袄、蓝棉裤，背着行李卷，提着那只我们见过的旧皮箱，以一副行军的姿态走来。可惜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像年轻时那么精神了，但行动中还透出当年胜利进城的痕迹。他走到手扶拖拉机跟前，把行李一件件地挪上了车后拖斗。然后，自己翻身也上了车。他没有同其他人招呼寒暄，怕引起同伴们的难过心情。拖拉机开动，在两旁杨树夹着的土路上渐渐远去。车后扬起一股烟尘。

看着手扶拖拉机远去的几个“五七”战士，好似凝固了的塑像，静静地钉在路边，看着自己的希望——暴起的那股烟尘消失在远方。从远去的拖拉机上，这几个人越来越小，最后成为灰色天空下立着的几个黑点。

第 五 章

这一个夏天，周恩来告别了已工作过 25 个春秋的西花厅，再次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从此，305 医院便成为他一个新的办公场所。

应当说，周恩来医疗组集中了国家一流的医护人员。在同病魔作斗争中，他们尽了最大的力量。

然而，周恩来面临的并不仅仅是疾病的折磨……

1974 年夏。白日。305 医院病房楼门外。

一辆红旗轿车缓缓开进来，在门外停住。从车里走下叶剑英元帅。总理病房的值班医生张大夫和护士上前热情地接待，问候。卫士长转身进病房内报告。

周恩来躺在病床上，正在和吴大夫说话。

吴大夫：“总理，这次治疗，两步并作一步走，效果很好啊！不过，您千万别再劳累了。”

周恩来：“这次我听你的，一定要好好休息。”

卫士长走过来：“叶帅到了。”

周恩来：“快请进，把椅子搬过来。”

叶剑英走了进来。

叶帅同吴大夫握手：“吴大夫辛苦啦。”

吴大夫：“叶帅，你好。”

叶剑英走近周恩来病床。

周恩来：“怎么样？”

叶帅：“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

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某厅屏风后大放厥词。

江青：“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代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

夜。某样板团排练厅。

江青的嘴仍在口沫横飞地说着……

江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也一定有儒，现在也一定有儒。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者，儒家都是卖国主义者，这是一个最大的标志。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 还会影响到今后。”

白日。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会场内。江青在发言，俨然一副胜者的姿态。

江青：“报告同志们一个好消息，前天下午两点钟，我们又爆炸了一颗氢弹，而今天开这个会，工人同志们批林批孔，比那个氢弹的威力还要大。希望大家认真阅读两篇文章，一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另外一篇《读‘盐铁论’》。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 我们党内就出现了不少儒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傍晚。天津宝坻县小靳庄。场院上，身着军装的江青在卫士、医护、服务人员簇拥下，刚刚走下小轿车就扯着嗓子叫了起来。围观的老乡们瞪着惊奇的眼睛，莫名其妙，小声议论，指指划划。

江青：“是我们的主席叫我来的 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你们问好。”

群众听到毛主席，都热烈鼓起掌来。妇女主任迎上来和江青握手，并引她走向大队部。

江青：“你叫什么名儿呀？”

妇女主任：“叫周福兰。”

江青：“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 我可要造反哪。”

妇女主任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涨红了脸。

江青：“你叫周克周吧 克制周礼嘛。咱们用这个‘克周’ 哈哈。”

周围的人并未真的弄懂“克周”的意思，却都盲目地跟着捧场，鼓起掌来。江青假情假意地学着毛泽东，向周围的人挥着手。

红日将坠之时，碰到西山，溅出漫天虹彩。

自“文革”不久就已封闭的北海公园荒寂无人，只有柳树上的蝉鸣叫的湖面显得更为空寞。

正在 305 医院养病的周恩来通过湖边的回廊漫步而来。女护士、卫士长跟随在他的身边。

周恩来沿湖边信步走着，慢慢站住，手扶石栏，望着湖水出神。

潋潋湖水在夕阳下泛着光斑。

周恩来久久地望着湖水不动，神情越发沉痛起来……

周围十分安静。只有令人烦躁的蝉鸣叫个不停。

女护士与卫士长交换了一下眼神，卫士长轻步走向周恩来。周恩来仍静静地望着湖水，似乎并未感觉到卫士长走近，依旧任自己的思绪在奔腾。还是卫士长忍不住打破了寂静。

卫士长：“总理，您到椅子上歇一会儿吧。”

周恩来仍望着湖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卫士长回答不上来，微微地摇了摇头。

周恩来：“今天 8 月 24 日，是老舍先生的祭日。八年前，他跳了太平湖。”语调充满悲痛之情。

周恩来一边说着，一边仍盯住湖面出神。老舍名作——话剧《茶馆》第一场大傻杨敲牛骨板的声音飘了过来……

泛着光斑的湖水叠印出《茶馆》飘出的面面：清末茶馆，人声熙攘

.....

剧场内。周恩来正透过一个小望远镜观看《茶馆》。这时一个小伙子坐到总理身边。他一边看演出一边掏兜，似乎在找什么，一副十分着急的样子。

他忽然发现身边的长者有望远镜，便以央求的口吻小声说道：“老同志，您这望远镜借我瞅一会儿好不好？我的眼镜忘带了，简直成了瞎子。”

周恩来将望远镜递给了小伙子，自己继续看演出。

小伙子：“谢谢了您。”

小伙子举着望远镜看得津津有味。

周恩来看得很吃力。

卫士转脸看了一眼小伙子，很不高兴。

一场戏演完，壁灯亮了。

老舍走了过来，小声地：“总理，您请这边……”

小伙子这才发现身旁坐的是总理，慌忙将望远镜递还对方，语无伦次地说道：“哎哟，总理，敢情是您哪！嗨，瞅我这缺德的近视眼……”

周恩来赶忙阻止他说下去：“嘘，小伙子，别打搅大家看戏。”说罢，跟着老舍走去。

舞台上正在演出《茶馆》的最后一幕：“撒纸钱。”

三位老人说着，撒着，在音乐伴奏下，喊出令人泪下的旧社会的悲歌。

透过茶馆的门窗，天幕上映出北京旧时四合院的剪影……

一座四合院。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一个春夜。一辆小轿车在院门口停下。

老舍陪同周恩来下车，走进小院。

胡絮青出屋门迎接。舒乙也跟了出来。

周恩来心情非常愉快，同胡絮青握手，并打趣地说：“我还没有吃晚饭，就在这儿尝尝你的手艺，欢迎吗？”

胡絮青一时兴奋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一个劲儿地笑：“好！好！只是……”

周恩来已看出她的窘态，笑了：“啊，你也不会做饭，跟小超一样，你们女知识分子都不想当家庭主妇，不会做饭，哈！哈！哈……”

周总理的朗朗笑声响彻整个小院。

周恩来在老舍夫妇带领下走进北屋。

从花格窗上透出融融的灯光。

305 医院总理病房的窗子透出灯亮。

房内异常安静。周恩来披着睡衣坐在写字台前，细心审阅“参加25周年国庆招待会见报名单”。他已看过一遍，又从头翻看一下后，放到桌上，沉思着并顺手拿起信纸给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写信。卫士给他送上一块热毛巾，但周恩来由于神思专注并没有动，他用几乎是全身的力量支持着一支笔的运行。

周恩来的心声（画外音）：“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的见报名单，并告我主席已经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得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会议，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灯光映照着周恩来脸上溢出的虚汗。周恩来的心声继续：“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17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周恩来汗流满面，衣领全湿透了。他放下铅笔，靠在软椅背上，疲惫地合上眼睛。

似乎有什么响动，他又突然把眼睛睁开向前望去……

传来汽车行驶的声音。

一辆旧式福特牌小轿车行驶在南京的一条街道上。

这是抗战之后——1946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习惯于夜生活的旧南京似乎刚刚醒来。许多铺子刚刚开门。街上人和车还不是很多。但卖吃食的小贩们还是起劲儿地吆喝着。

身着西装的中年周恩来与李维汉同乘这辆福特车前往国民党总统府……

李维汉：“这回多半谈不出什么名堂。”

周恩来看了街景，转过头说：“第三方面人士对和谈还抱有一线希望嘛！只要蒋介石不把和谈的门最后堵死，我们就奉陪到底。叫天下

人看个明白，到底谁破坏和谈嘛！”

李维汉轻轻点头。

周恩来停了一下，又感慨道：“谈判，真能把一个人谈老的。在重庆，我就对文化界人士说过，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周恩来、李维汉会同第三方面人士黄炎培、张君勱、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郭沫若等 12 人，在总统侍卫官引导下拐弯抹角进入蒋氏官邸。他们走过一座小巧的花园，走进一间宽敞的会客厅。

身着整齐官服的中年蒋介石同周恩来等握手。待众人刚坐下，蒋便免去一切无用的寒暄，直言道：“我等你们很久了。你们赶快商谈吧。政府方面由孙科作代表，我原定前两天去台湾，为了等你们，今天才能走。”说完，起身，旁若无人般由侍卫服侍披上黑斗篷，戴上白手套，从容不迫，向外走去。走了几步，又转身对众人道：“你们谈吧，你们谈吧。”然后，以标准军人步伐跨出门去。

周恩来冷峻地看着孙科，看着众人的反应。

孙科讪笑着。

有一个黑脸老头子拄杖发火道：“哼，我们谈。我们谈个球！没有你蒋委员长，国民党方面谁个能做主？”

另一个人看了一下手表，埋怨道：“闹了半天，委员长就见了我们 8 分钟啊！这叫什么谈判……”

周恩来无言，转脸望着走出门的蒋介石的背影。

长长的走廊，蒋介石向前走着，不断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尽头，是白灿灿的光的世界。

蒋介石消失于室外强烈的阳光中……

火红的夕光射进 305 医院总理卫士值班室内。

卫士长手握熨斗在熨周恩来的藏青中山装。他熨得十分仔细，分起劲……

病房内。周恩来已穿好衬衣。张护士在给他打针。

卫士长用手小心翼翼地架着中山装，从屋里走出来。在走廊上，和刚给总理打完针的张护士相遇。卫士长轻声问了一句什么。张护士手捧打针用具，点了点头。

病房内。周恩来从卫生间走出，坐在床边等中山装。卫士长进屋，帮助总理穿好衣服和皮鞋。接着，他又想为总理系皮鞋带，被总理谢绝。

周恩来：“你也去穿衣服吧，我自己来。”

周恩来系好鞋带，熄灭病室里的灯，走到外间书房。他拿起写字台上的眼镜和国庆讲演稿，又熄灭书房里的灯，走了出来。

周恩来在卫士和护士的扶持下走上大红旗轿车。

大红旗轿车开出楼门，护士们目送总理的车远去。

第 六 章

这个夜晚 浓缩了中国人的最美好的情感。之后 突然迸放出来……

很多人的脚步踏着夜色往上走……

人民大会堂的宽阔的台阶。

中外宾客走入大会堂的门……

共和国建国 25 周年盛大招待会即将举行。

随着音乐的转换，可以看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已坐满了人。晚进来的人还在不停地找寻自己的座位。每个位子前的桌上放着一张名签，人们有礼貌地慢慢寻找，找到后便安然坐下。……音乐声时隐时现，宴会厅内充满融洽欢快的节日气氛。

那几位在“五七”干校喝酒碰杯的人，已经从干校返回北京，又别有一番装束，他们靠近小声地议论着。

干部甲：“总理会来吗？”

干部乙：“听说病得很重，住院了。”

白发干部：“但愿总理快些康复。”

干部丙：“我想不会来了，刚才我看到了小平同志。”

干部丁：“小平主持招待会，副总理代表总理，情理之中。”

教授甲：“要是总理能出席，就圆满了。”

教授乙：“不是说总理见好吗？有人还在北海远远地看见过他。”

另一张桌子。工人丙：“他要能来跟大家见一面多好啊 大家想他啊！”

工人丁：“要是不能来，那就说明……”

工人甲：“不要乱猜。”

突然场灯骤亮，引起四千多人的骚动。甲、乙、丙、丁干部虽然坐在前排，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灯光随着电阻器的旋转，亮到最强度，整个大厅如同白昼一般。乐队高奏迎宾曲。

宴会厅大门洞开，红地毯上缓步走进来周恩来，他身后跟着邓小平、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

整个宴会厅沸腾了，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对总理的思念，感情一下迸放出来，涌起一阵阵热潮。

后边人们登上了椅子 扶着前面人的肩 挺起身子向舞台方向望着……

人们登上了桌子，扶着前面人的肩，伸直脖子向前边望着。

汇入激情的海洋，人们顿时忘记了自己，热泪夺眶而出。欢呼声、哭声、鼓掌声混成巨浪，向舞台方向一浪接一浪地冲击着。

周恩来感动得眼睛湿润了，泪花闪动。他也在情不自禁地鼓掌。

周恩来抬头，透过泪花向远方望去……

景物渐渐由模糊而变得清晰。

1924 年 2 月的一天夜里。

法国某旅社的大客厅。《赤光》第一期正在编辑印刷之中，大厅中的长餐桌上，邓小平在油印，其他几位旅欧支部的同志在抄写校对。周恩来匆匆拿着稿子走进来。邓小平把油印好的《赤光》第一篇文章送给周恩来看。

周恩来看了一下，点头赞许。然后，他又招呼邓小平和其他人凑到桌边，研究他刚拿来的一篇文章。有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引起周恩来大笑。他拿起笔伏案修改，邓小平随之俯首看着。文章题目为《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周恩来想了一下，在文章署名位置上用钢笔签上“伍豪”二字。

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

巴黎近郊。一块云杉林立的草坪上。旅欧支部的成员们拥着周恩来，热情地奔跑着。邓小平就在周恩来身旁。

这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人朝着草坪尽头的一条大道奔去，小雨更增强了他们的壮志豪情……周恩来领头唱起战斗的《马赛曲》。

《马赛曲》化为《社会主义好》军乐曲。

国庆前夜。天安门前灯火通明。欢度节日的人们络绎不绝来到广场上……

西花厅整个院落却安静异常。一辆大红旗轿车缓缓开进来，顿时西花厅灯火亮了起来，人影有条不紊地飘动着。一会儿，屋门大开，仿佛一股深沉的爱从门里涌出，迎接那位住在这儿却又离开它很久的主人……

大红旗轿车停在西花厅台阶前。卫士长和护士、大夫们扶着刚刚参加完国庆招待会十分疲倦的周恩来走上西花厅台阶。邓颖超走出西花厅会客室大门上前迎接。其他人缓缓跟进。

周恩来和邓颖超手拉着手穿过大厅，转到饭厅……转进走廊，朝办公室走去……

周恩来深情地望着各处的摆设。

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有些累了，坐在自己曾几十年如一日地不知批阅过多少文件、写过多少文章的大写字台后，默默看着那些他熟悉的文具——前方战士用炮弹壳雕刻制作的笔筒、墨盒、笔架，依然一尘不染地摆在那里，那些修得整齐的铅笔、码放规整的白纸以及电话机、台灯，仿佛无言地向主人诉说着什么……只是没有了各种文件，宽阔的桌面显得空荡荡的。

周恩来当年从日内瓦寄给邓颖超的芍药和蝴蝶花标本依旧挂在墙上。

毛泽东半身塑像和那长长的曾开过无数次会的会议桌，依然整洁地摆在那里。

周恩来的目光从室内各种摆设依次转过，最后转到静静的会议桌，禁不住感情激荡……

长条形铺着绿呢绒的会议桌上，两个青釉烟灰缸静静地放在桌子中央。周围的椅子摆得十分整齐。

一种喧闹的音响由远而近，可以觉察到是周恩来特有的话音。他似乎正和周围许多人在讨论什么……渐渐地听得清楚了：是 1961 年受灾闹粮荒，周恩来几天没有合眼，为调拨粮食而忙碌。

（以下均为声音蒙太奇）

周恩来：“你们怎么会没有余粮呢？你看……”响起一阵拨算盘声。（旧式大算盘的拨珠声）

周恩来：“我亲自算过嘛！加在一起，应当是这个数。”

一位省长：“那……可能是我们算得不细致。”

周恩来一语道破：“不是不细致，是你们留一手。办法不妥，心情可以理解。”

周恩来：“唔，先念同志来了，请坐。好，我们开个会。现在，国家处于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特别是粮食紧缺，日益严重，是个大问题。民以食为天，共产党总不能让人民饿肚子嘛！我已向主席报告，必要时，宁肯负债，从外进一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不过，像我们这样的大国，主要还是依靠自力更生、精打细算。大家请看这张粮食调拨表……”

李先念：“这张表是总理亲自设计，亲自画的。”

秘书进屋报告：“总理，上海急电。”

（周恩来接过电报的轻微的声音）

周恩来：“上海的粮食只够吃三天了，很严重啊！好几个大城市闹粮荒，从这张表上就可以看出来。今天，要算细账，准备算个通宵，一个一个地解决……”

电话铃响得很急促。

周恩来接电话：“我是周恩来……是不是虚报了产量造成的啊？……人命关天，为什么早不报告？……你们一定要调查清楚，三天之内给我写个报告来，以后决不允许这类事情发生！”

周恩来放下电话：“好。我们先来算算几个有拨粮潜力的省。数字小，也不要忽视。黑龙江，已调出小麦……黄豆……”

响起连续的算盘声。人声、算盘声被音乐湮没，悠远而深沉。

一切繁忙的声音突然消失。周恩来已回到 305 医院办公室。办公桌上放着已打开待批的文件，旁边是一支用短了的铅笔。茶缸里新添了热水，徐徐冒着热气……

室内宁静而充满柔情。

在幽幽而柔和的灯光下，周恩来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忙碌一生的总理终于有了片刻休息的机会。

一位护士守候着总理，像个忠诚的卫士似的一动不动。

1974 年秋。夜。钓鱼台 17 号楼。

江青会客室的窗子透出神秘的光亮。

室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碰头开会。

江青：“‘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纯粹是洋奴哲学，是卖国主义路线。‘风庆轮’是我们自己造的船，这次远航胜利归来，正是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精神的集中体现。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四届人大的最重要问题，是国务院的班子问题，是谁进国务院呢？当然是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而不能让脑子里充满‘洋奴哲学’的人进国务院班子。我们应该早些让毛主席了解到这一个严重的情况。洪文同志，你应该立即去长沙汇报，把我们谈的意思汇报给主席。”

张春桥：“汇报的时候，也应该把总理养病的情况谈一谈。总理实际上还是很忙的嘛！”

下午。秋日的太阳透过窗纱斜射进 305 医院总理会客室。

周恩来倚靠沙发上，和邓小平正在议论着“风庆轮”事件的原委。小桌子上摆着许多报纸、杂志。邓小平正在侃侃而谈，周恩来专注地听着。

邓小平：“……早在 5 月初，‘风庆号’远洋轮出航的时候，他们就借题发挥，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卖国’，‘风庆轮’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怎么会和‘洋奴哲学’拉到一起呢？”

周恩来注意地听着。

邓小平的画外音：“那就是因为国务院 1964 年曾经提出过造船和

买船并进方针。1970 年，总理为了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抓到我们自己手里，提出‘在国内造船事业一时还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地买进一些船’。他们就把这‘买船’的事当作‘洋奴哲学’，与李鸿章卖国联系在一起给予批判，大量发表文章，就像放排炮一样，反‘造船’和‘买船’对立起来……说都是在奉行着一条‘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

周恩来不动声色，静静地听着，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着：“毛主席早就说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 8 年了，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在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才能掌舵啊。”

秋冬之际。长沙蓉园，夜色沉沉。毛泽东下榻的小楼窗子还闪着灯亮。

一辆回车库的红旗轿车从门口开走。

毛泽东书房内灯光柔和。毛泽东静静地听着王洪文的汇报。

王洪文：“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里，但还忙着找人谈话，往往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的有剑英、小平、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个时候，来往这么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系，我们几人都感到，北京目前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毛主席打断王洪文的话：“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们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到一起。你回去和总理、剑英同志谈一谈。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帮派，搞帮派是要摔跤的。”

王洪文的脸唰一下子红了，不住地点头。

王洪文：“是不搞‘四人帮’，请主席放心。”

305 医院。夜。周恩来会客室。

两位穿着打扮相似的毛泽东的女联络员，背向镜头，恭敬地听着总理指示。

周恩来：“我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像江青同志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主席早就批评过‘不要搞成四人小帮派’，他们多次搞过小平，小平已忍了他

们很久。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这次你们有机会陪外宾去长沙见毛主席，希望你们向主席详细报告北京的情况，并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

早晨。北京街头车流、人流不断。

毗邻东单公园的一条小街上，北京医院门诊部有人陆续走进挂号。

骑车行路的人，经过北边住院大楼，许多人都下车驻足向楼上望着。也有一些走路的人站住，不肯离去，向医院的窗子静静地注视着……

人们都误以为总理在这儿住院。

305 医院。上午。周恩来病房。

阳光洒进来，室内暖烘烘的。周恩来正躺在病床上看日本画册，邓颖超坐在一旁帮助翻页。

周恩来被美丽的画面吸引，饶有兴致地看着、思索着，忽然抬起头来。

周恩来：“杉木先生是已经走了吗？”

邓颖超：“他实在不愿意影响你休息。”

周恩来：“他是中日友谊的使者啊，50 年代，不顾生命危险偷渡来中国，建立民间贸易往来，出了大力气。吃水不能忘了掘井人啊！”

上午。北京医院住院楼附近小街。街旁聚集的人比早晨还多。人们都向病房楼临街的窗子仰望着，渴望能看见总理，哪怕是从窗子上见到一个面影也好。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来。两位日本朋友从汽车上走下来，和众人一样静望着病房楼的窗子，并小声地祷告着。不久，又向病房楼窗口深深鞠躬，坐车依依不舍地离去。

傍晚。305 医院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伏案批阅文件，似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保健医生张大夫悄悄走了进来，轻轻叫了一声“总理”。周恩来抬头。

张大夫：“总理，您已超过了 8 个钟头，该休息了。”

周恩来用手搓了一把脸站起来：“好，接受你的意见。”

张大夫给总理倒了一杯白开水，说：“快该吃药了。”边说边把水放到桌上。之后，退出屋去。

周恩来在室内缓缓踱步。能看得出，他还在想着工作上的事。

忽然，有一支他极熟悉的歌曲隐约传了过来，好像是警卫战士们唱的。

周恩来站住，细听了一下……

远处的歌声：

“三大纪律人人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

周恩来走到窗前，推开窗子。一缕夕阳恰好射到他的侧脸，凸现出一幅辉煌、生动的侧逆光肖像。

他抬头望去……

60年代初的深秋时节。上午9时左右。寒风狂起，不时摇落树上的枯枝败叶。

一架外宾专机刚从机场起飞。

冷风卷起地面一层尘土，草叶，飞扬着。

身穿呢制服的矮个黑脸膛干部向身旁的一瘦高个干部小声说：“今天可真冷。”

瘦高个：“寒流来了，您瞧这风……”

寒风中，少先队员手持鲜花，欢歌起舞，向着飞机方向……

民兵、解放军仪仗队整齐肃立，向飞机方向致注目礼。

周恩来迎着寒风笔挺站立，望着飞去的飞机

外宾飞机绕场一周，摇了摇尾翅，表示告别。

周恩来微笑着，向飞机方向挥了挥手。

外宾飞机开始爬高，渐渐远去。

周恩来觉察到身后有响动，便扭过头去……

一些欢送外宾的领导干部正纷纷撤离。

黑脸膛拉开汽车门，准备上车。

瘦高个裹紧大衣奔向汽车，司机已将车门打开。

周恩来对身边的秘书说：“叫他们回来！一个也不要走。”

秘书：“是。”跑去。

一位礼宾司干部甲来到总理面前，等候指示。

周恩来：“请群众队伍先退场，领导干部都留下来。”

群众队伍和仪仗队有秩序地退场。

礼宾司干部甲召集干部集合。瘦高个慌忙站入队伍末尾。黑脸膛紧跑慢赶，站到瘦高个身边。

周恩来双臂交合，面容严肃，来回踱步，不时看队伍一眼。

队伍肃立，鸦雀无声，只有风呼呼作响。

周恩来走到队伍中央，站定，面向人群扫视着，眼光在末尾的黑脸膛身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面对大家肃然地说：“同志们，今天我很吃惊。外宾的飞机刚起飞，绕场一周正告别，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就各奔东西，忙着回家了。简直是……荒唐嘛！连群众都不如嘛！你们这样做，会给外宾留下什么印象？考虑过吗？同志们。我多次讲，身为干部，要戒慎恐惧地工作，丝毫大意不得呀！”

周恩来停住话，深沉地看着每一个人：“解放十几年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会唱吗？看来，有必要唱唱了。听我的口令，预备——唱！”他挥动臂膀，指挥大家唱歌。

参差不齐、高高低低调门的声音响了起来。大家都唱得很认真。

周恩来奋臂指挥，且放开喉咙带领大家唱。调门统一，歌声渐渐整齐起来。

护城河已经结冻了。干风吹得冰上卷起一层细细的冰粉。

街头墙上的大字报又一次失去往日的精神，寒风把贴在墙上的纸吹得沙沙作响，有的大批判栏已经塌了。

一辆红旗轿车拐进 305 医院，停在住院楼门口。叶帅从车里走出来。等候在门口的总理的卫士、保健医、护士走上前迎接。

病房里。周恩来戴着老花镜，坐在邓颖超为之设计的小床桌后，伏案为四届人大报告字斟句酌地修改着……

卫士长来报告：“叶帅到了。”

周恩来放下文件相请：“快请。”

护士小徐挪开小床桌，扶总理下床。

卫士长打开门，叶帅走进来，和总理握手，顺势坐在护士为他搬来的椅子上。

叶帅：“今天好吗？”

周恩来：“今天轻松些。”

叶帅：“我有几件重要的事向您报告。”

周恩来向卫士长示意，卫士长给叶帅上了一杯茶便和护士等人退出门外。室内顿时安定下来。窗外洒进来的夕光，透过窗纱为叶帅的军装镶上了一个金边。周恩来直视着叶帅，恳切地听着。

叶帅乍一开始，表情激动，慷慨陈词，揭露“四人帮”妄图借四届人大召开之际阴谋夺权。但很快地，他觉察到自己的感愤会对重病中的总理产生刺激，于其治疗不利，便一下子镇定下来，将口气放缓、放轻，从容与总理商量对策……

两位老战友十分融洽地交谈着。

音乐湮没了他俩的谈话声音，但谈话的表情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室内渐渐暗下来，天光仍衬托着两个巨人的剪影。室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周恩来：“进来，打开灯。”

卫士长推门走进来，打开房里的吊灯，室内顿时明亮和温暖起来。他端来一盘热毛巾，放到小桌上，同时提起暖瓶为叶帅、总理茶杯里添水。

卫士长趁机报告：“刚才江青同志来电话，她说过一会儿来看您。”

叶帅站起：“这么晚还来干什么？告诉她总理就要睡了。”

叶剑英将周恩来递给他的一份文件装进兜里。

周恩来：“由她吧。你赶快去办我们说的事吧。”

周恩来送叶剑英出门。

周恩来：“过去我就说过，小平是举重若轻，伯承是举轻若重，我也和伯承一样，举轻若重。”

叶剑英：“你是做事谨慎，主张内方外圆。”

走到门口，周恩来与叶帅握手，久久没放开。

周恩来：“主席对你的评论是很准确的 真个是‘吕端大事不糊涂’。”

叶剑英：“你还要多保重啊！不可大意。”

叶剑英说完，转身走出门外，周恩来沉思地望着他的背影……

叶剑英在走廊上走着，和送他出来的总理医疗组负责人吴大夫、保健医张大夫交谈。

叶剑英：“总理的病情怎么样？”

张大夫：“目前情况还算稳定。”

叶剑英：“总理有急事 必须外出 要飞一次有什么大妨碍吗？”

吴大夫：“总理体质太虚弱，病情发展得很快，按医护要求，这种情况要静养，不便于活动，坐飞机更是不允许的。如果国家需要，总理同意 我们尽力保证。”

叶剑英沉思了一下，仿佛下了最后的决心。

叶剑英：“总理这次外出，肩负的责任重大，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你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证总理的身体安全。只要总理能安全归来，你们医护人员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大功，明白吗？”

叶帅边说边走着，一直到门外，被张大夫、吴大夫及护士们送上汽车。叶帅汽车转过花坛远去。

节气已近岁末。一个阴冷的冬日中午。北京西郊机场。寒风卷起地面荒草败叶，飞扬着。

偌大的机场，只有一架涂着“八一”标志的军用飞机停在跑道上。

黑色大红旗稳稳地开来，停在军用专机旁。周恩来在卫士、秘书搀扶下奋力走下汽车，登上舷梯。

医生、护士紧随后边，携带着保健药箱、氧气袋等急救用品。

周恩来走得很慢，登到飞机入口处，大口地喘息着……停下时，仍竭力挺起腰板。

周恩来的军用专机起飞。

机舱内。周恩来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医生、护士紧张地望着总理。

由于空中气流的变化，飞机上下抖动。周恩来身子摇晃着，突然睁

开眼睛……

斜前方，有一保健药箱，上边的红十字格外醒目……

一盏摇晃着的马灯红光闪闪。

夜，一条土路，一个高大的身影手提马灯蹒跚而行……

颓败的关帝庙厢房内。周恩来披衣俯首观察作战地图。

毛泽东提马灯走进庙内。他进了周恩来的屋，马灯也未放，便说道：“恩来同志，我回去，睡不着。打鼓新场那个地方，还是不打好。大家都说要打，我看打，十有八九打不动。硬去啃那个硬堡垒，损失了是无谓的损失，不应该。还是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嘛！我说，你还是把命令晚一点发再叫大家想一想。”说话间他已在周恩来搬过的方凳上坐下。

周恩来：“我也在考虑这个事。你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是有道理的，我赞成。”

毛泽东站起：“这就好，这就好。”

毛泽东走过蛛网斜挂、灰尘扑扑的大殿，提起马灯端详了一下残破的关帝像，同身旁的周恩来幽默地说了一句什么……

两人都笑了。他们说着话，走出庙门。

茫茫夜色里，两盏通红的移动着的马灯……

轿车亮着两盏前灯，穿过夜色驶来。

一辆大红旗轿车行驶在长沙蓉园内的大道上。

大红旗车缓缓驶入蓉园六号楼的门廊，停下。卫士长扶持周恩来走下来。

汪东兴出门迎接。三个人进入楼内。

大玻璃门轻轻关闭。灯光从门玻璃透出来，显得格外神秘莫测。

宽大的会客室兼书房。仍然是书的天地。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接见周恩来、王洪文。

毛泽东：“不要搞四人帮！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

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

周恩来：“主席要注意保重。主席健在比什么都重要。”

毛泽东的思维突然跳到邓小平身上：“小平，他政治思想强。”用手指指脑袋。

“poli(政治)比他强。”用手指着王洪文。

“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了“强”字。

王洪文背朝镜头坐着，显得很尴尬，很紧张。

蓉园六号楼的大门玻璃泄出温暖的黄色灯光。偶尔有冬鸟长鸣，更显得夜深人静。

周恩来在谈人事安排：“……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毛泽东打断周恩来的话：“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他拿起铅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

周恩来补充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点了点头。

第 七 章

这个冬天格外寒冷。

年初，却从人民大会堂涌出一阵感情的热潮，席卷神州大地。

他最后留给公众脑海里的，不仅仅是瘦削的病容，更撼人心魄的仍然是那双神采照人的眼睛……

1975 年 1 月 13 日。人民大会堂。

拖了数年之久的四届人大终于开幕。周恩来站在主席台中央率领全体代表高唱国歌。他唱得十分动情。

乐团指挥热情奔放地指挥着……

国歌演变成雄壮的交响乐。

周恩来站着做政府工作报告。

人们从他的病容及那两颗闪光的眸子里读到了信念的力量、奉献的精神、死而后已的大无畏气概。

周恩来体力不支坐下，接着做工作报告最后部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 15 年时间，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向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 1975 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 1980 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定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定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会场内响起热烈的、长久的掌声。人们沸腾了，为总理提出的宏伟目标而欢欣鼓舞。

下午，周恩来仰卧在病床上，睁开眼睛。他似乎意识到房间里有人，把脸慢慢转向门的方向……

朱老总拄着拐杖，孤零零一人站在距病床不远的地方，默默地望着周恩来。眼里，有泪光闪亮。

两位老战友，就这般无语地相互望着，望着……

半空中，传来一阵阵鸽哨声……

夜。毛泽东的专列驶入北京站。

1975 年 5 月。毛泽东回京召开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

周恩来：“大家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

毛泽东看着周恩来，关切地问：“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

毛泽东微微点头，接着与叶剑英握手：“老师呀！”

毛泽东与邓小平握手：“小平呀。”

周恩来望着毛主席……

毛泽东对大家讲话：“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下去呀？为什么不和两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抽了一口烟，接着说：“1920年之后，湖南搞工人运动。其中，有个叫水口山的地方。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这是一首民谣。我的那首《水调歌头·游泳》头两句，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代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毛主席用手指着叶剑英说：“叶帅呀，你给大家念念辛弃疾的这首词，怎么样呀？”

叶剑英随口念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1975年春夜。305医院。

躺在床上的周恩来合眼听着录音机里传出的昆曲唱腔，手指微微打着节拍。突然唱腔中断，周恩来睁开眼睛，“嗯……”卫士长倒磁带，按电键，昆曲唱腔再次响起，周恩来再次闭上了眼睛……

星月疏朗。昆曲唱腔渐渐淡化为京剧唱段的前奏……

50年代冬夜，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剪影。

莫斯科某旅馆内。周恩来与周信芳、程砚秋等演员相聚。周恩来自己打着拍子，唱起京剧“徐策跑城”唱段……

夏日。总理病房里回荡着录音机传出的京剧唱段……

周恩来从卫生间走出来。卫士长跟在身后。

卫士长：“现在走吧？”

周恩来默默地点了点头。

卫士长关掉桌上的录音机，回头问道：“总理换皮鞋吗？”

周恩来：“嗯。”

卫士长想了一下，说道：“脚肿，还是穿布鞋吧。”

周恩来无言地点了点头。

卫士长取来圆口黑布鞋……

老杨师傅驾驶的大红旗已停在病房门口。周恩来在小徐护士和卫士长的搀扶下走出房间，上汽车。汽车远去。

半山松涛涌出的一个下午。八宝山革命公墓。

周恩来的汽车驶进公墓的公祭堂前。早已到来的贺龙亲友们默默地注视着走下车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周恩来在护士的搀扶下缓缓走进公祭堂。他用颤抖的手在签到簿上签了名。

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说：“邓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不能来，我代他签名吧。”

周恩来的手抖得太厉害，几次下笔都未写成，只好对身边的秘书说：“你把签到簿送到小平家去。”并慎重叮嘱道：“请小平同志一定补签一个。”

徐向前看周恩来双手哆嗦，关切地说：“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

周恩来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悲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

薛明和儿女们在休息室内，静静等待着……外边，突然传来周恩来的声音：“薛明呀！……”

门推开了。周恩来走了进来。薛明连忙迎上去。周恩来脚步踉跄地走前一步，声音颤抖地说：“我没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眼泪流下来。

薛明望着总理消瘦的脸颊，心情激动地说：“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她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时，贺龙的女儿小明走了过来。

小明：“周伯伯，您要多保重呀！”

周恩来默默地看着她，缓缓地说：“我时间也不长了。”

听到这话，在场的人心都碎了，失声痛哭起来……

贺龙同志灵堂庄严肃穆。哀乐缓缓地演奏着。周恩来率先进入，走到最前列，其他人默默地跟在后面。

周恩来望着骨灰盒上方的贺龙遗像，眼里溢出了泪水。他缓缓地深情地鞠了七个躬。

室外。八宝山的苍松翠柏，静默不语。

晚上。病房里。桌上的闹钟时针指向八点。

邓颖超准时来到病房。护士、卫士等人悄悄退了出去。

邓颖超坐下，看着周恩来憔悴的面容，说：“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托人来说，要给你理理发。”

周恩来：“这些年，一直麻烦他给我理发……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见到，心里会不好受的。不要叫他来了吧。”

邓颖超含泪点头。为了使周恩来从疾病的折磨中解脱出来，她向他展开一幅带来的画，说起愉快的往事。

邓颖超：“你看，我给你带来一张画。还记得吗？你到聋哑学校参观用针灸治聋哑。这就是那个被治好的孩子，长大了，进了美术学院。他特意画了一张画送给你作纪念。”

周恩来看画：“‘周爷爷你好’。哈哈……”

画上，一个聋哑孩子坐在凳子上。一位针灸医生在给他针灸，周恩

来站在一旁关心地看着……

（画外音）远远传来聋哑学校孩子们的学说话的声音：“周、爷、爷、你、好。”……

引出一片健康孩子的欢快叫声：“周爷爷好……”

一所十分整洁的幼儿园。绿草茵茵，鲜花怒放。穿着夏装的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到孩子们中间。孩子们争先恐后，张着小手向周、邓怀里扑去……

阿姨在旁边引导孩子们表演节目。

周恩来与邓颖超坐在小凳子上各抱起一个可爱的孩子兴致盎然地观看孩子们唱着、跳着……

周恩来拍着手朗声大笑……

冬天夜长。天刚刚放亮，周恩来就醒了。他辗转反侧，一直难以安眠……

坐在一边的值班卫士见总理睡不着，轻轻走了过来。卫士小高俯下身子听候吩咐。

周恩来：“让罗青长部长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有话跟他谈。”

小高：“是。我去打电话给大姐。”

小高走进电话间打电话。

周恩来躺在床上，又抬起手来，护士小张来到床边。

周恩来：“通知了罗部长没有？”

这时卫士小高走进来。护士让开，小高凑近总理：“已经联系了，还要等中央批准才能来。”

周恩来闭上眼睛。护士给周恩来喝水，周恩来摇头。

邓小平寓所。邓小平正在接电话：“总理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请示什么？他想看谁就看谁嘛！……”

一辆黑色的吉普车开进中南海北门。坐在车内的罗部长表情肃穆，望着前方……小车直奔西花厅。

医院内。走廊上。小高一边看表，一边急忙进入一间办公室。他拿起电话，拨号。

西花厅内。邓颖超对罗部长说：“总理病得很重。外边有些事，我不想让他知道，怕他受刺激。你去了，不要多说话，多听他的。……你见了总理，要抑制住感情，别太难过了……”

罗部长不断地答应着“嗯”、“是”。邓颖超停顿了一下，思索着。

罗部长抬起头，望着邓颖超说：“大姐，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邓颖超：“总理病重住的地方，对外还是保密的。一会儿你坐总理的车。”

医院。周恩来病房内。护士小徐给总理调整输液的管子。

周恩来：“罗部长怎么还没有来啊？”

小徐：“我去看看。”

大红旗汽车已经开进总理病房门厅外。罗部长从车上走下来。卫士小高上前迎接：“快点，总理正等着你哪！”

病房内。吊在不锈钢架上的葡萄糖瓶子在滴液，瓶内不时泛起一个个气泡。

周恩来正在输液。他闭着眼，好像睡着了。

小高走近床边，小声报告：“总理，罗部长来了。”周恩来没有反应。小高又重复地报告了一句，总理惊醒，睁开了眼睛，转过脸：“快请他进来。”

小高转身开门。罗部长进屋，尽量放轻脚步，缓缓走向病床。他看到输液针头插在总理消瘦的手臂上，看到那张布满老年斑的面容憔悴、苍老，禁不住泪湿眼眶，嘴唇颤抖着，半天才说出一句：“总理，大家都想你啊……”

周恩来见到自己的老部下，眼里依旧闪出炯炯的光芒，慢慢抬起那只未输液的伤残右臂同罗握手。

医护人员和秘书、卫士等悄悄退到屋子的另一边。那儿，摆着氧气

瓶、氧气袋等急救用具。护士拉上白色屏风。

现在，周恩来身边只剩下罗部长和小高两个人了。

周恩来语调平静地：“平常不生病，一生病就病成这个样子……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你……”

罗部长激动不已。同时可看出他在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拼命忍着，使眼里不溢出泪水。

罗部长：“总理 我认识的同志都叫我向您带好 盼着您快些康复啊！”

周恩来轻轻地摇了摇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说：“我找你来，一个是想和你谈谈台湾问题。过去，我说过，对台湾的老朋友，我们是后会有期……是嘛，后会有期……我，看来是不可能了……但台湾回归总是有这么一天的。你们这些搞对台工作的同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千万要记住，对过去帮助过我们的、做过一些好事的朋友，台湾的一些老朋友，不要忘记……”

总理的话先还响亮，但越来越气力不足，声音亦愈发地小下去，说到后来都听不真切了。小高弯下身子，贴近去听，然后小声地把话转述给罗部长。罗部长看到总理说话吃力的样子，心疼地说：“总理，您放心好了，我一定按您的吩咐去做。您累了，休息一会儿吧。”

吊瓶内的药液一下下滴落着，屋内十分安静。护士手捧小壶穿过屏风走了过来。她将小壶的壶嘴凑近周恩来嘴边。传来周恩来“咕噜咕噜”的喝水声。

罗部长趁此机会偷偷地抹去眼里泪水。

周恩来喝罢水，有些气短地对罗说：“我实在……太累了……休息……十分钟……”说完，闭上眼睛昏睡了过去。

罗部长有些紧张地招呼医生、护士：“总理这是怎么了……”

医生按住周恩来脉搏，轻声地生怕打扰了总理，说：“总理睡了。他太累了……”眼里泪水滴下。她示意让大家离开。

总理安详的睡态。

晨雾笼罩着北京人民大会堂。

第 八 章

大地在升华……

1976 年 1 月 7 日傍晚。305 医院。

夕阳沉没。如血的晚霞消失殆尽，天黑了下來。

医院内外的灯亮了，默默地亮了……

周恩来病房里的窗幔拉闭。室内沉浸在一种晕黄的灯光中。周恩来躺在病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天花板，像是思索，又像是遐想。

两位白衣护士轻轻地飘然走动，为总理调整氧气开关、输液管……
吴大夫走来，走到总理床边弯下腰来：“总理，睡一会儿不好吗？”

周恩来望着吴大夫，缓缓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去照顾别的病人吧。他们更需要你啊……”

吴大夫听了，心里一阵酸楚，热泪涌出，赶忙转身走到心脏监测仪前。心脏监测仪荧屏上，一个亮点儿平静地跳跃着……

总理会客室成为医护值班室。这里已不像往日那样整齐，一个木架上挂着白大衣，几件军棉大衣放在沙发、椅子上，毗邻的卫生间成了张大夫的临时卧室，一张小桌上放着暖瓶和茶杯、饭盒等用具。旁边，还有几块面包和两个干皱了的苹果。

吴大夫走进来，显得十分疲劳。护士小徐和张大夫、卫士长站起来迎接他。

吴大夫：“今天晚上是你们三位值班啊！要特别注意总理的呼吸啊！吸氧机要勤检查，有什么情况就到楼上找我。我去睡一会儿。”

张大夫、小徐护士、卫士长答应着。小徐走出会客室去看护总理。总理病房。小徐轻步走到总理病床边，观察着。

周恩来示意关上台灯。小徐关闭台灯后，只有墙角处一支工作灯亮着微弱的荧光，室内顿时呈现出一片迷濛灰冷的调子。

徐护士：“总理，喝水吗？”

周恩来微微摇了摇头。小徐默默退后坐在椅子上。周恩来侧脸躺在病床上，眼睛直盯着一个视点。

炸弹无声地爆炸……

浮桥在水中颤抖。红军战士从桥上跑过。

周恩来在炮火中指挥着。

浮桥两边，水柱冲天，硝烟弥漫……

305 医院。总理会客室。

卫士长在沙发上仰靠着合眼休息，身子盖着一件军大衣。徐护士走进来轻轻地碰了一下卫士长，卫士长警觉地一下跳起来：“怎么样？”

徐护士：“总理还是不睡，嗨……”叹了一口气。

卫士长站起，默默走向总理病房。徐护士跟在后边。

总理病房。小徐和卫士长走到病床跟前。卫士长弯下腰：“总理，睡一会儿吧……要不要叫大夫？”

周恩来沉思的面孔没有任何反应，仍直勾勾地看着上方天花板……

泼出的水在空中交织飘洒，被阳光映出虹彩……

60 年代。4 月的滇南，风光明媚，艳阳高照。

西双版纳泼水节。周恩来一身傣族装束，欢快地跳着傣家舞蹈，同群众共度佳节。

一群傣族女孩端着水盆用手掬水向总理身上泼着。其中一个大胆的女孩用盆中剩下的清水向总理泼去……

泼出的水成扇形洒下，水珠儿在周恩来脸上淋漓而下。他笑着，用手抹了一把脸，然后将自己端着的铜盆里的清水泼向一群小伙子、姑娘……

整个街市上充满欢乐的节日气氛，笑声一阵阵荡漾开去……

305 医院总理病房。

周恩来一动不动，仍直勾勾地望着上方空濛濛的白色……

欢快的朝鲜舞……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前在朝鲜做辞行演出。舞台上正演出中朝军

民团结舞。周恩来兴致勃勃从台下观众席走上舞台，接过演员手中的志愿军战旗使劲地挥舞起来。众演员围绕着他热情歌唱舞蹈。

红旗缓缓地飘舞...

305 医院总理病房。

周恩来躺在床上，仍旧望着天花板。一束青白色的光射在他脸上。小徐把窗幔拉开了一条缝，让少许晨光进入昏暗的室内。

小徐走到周恩来病床边：“总理，您嗓子里好像有痰，我给您吸吸好吗？我慢慢吸……”

周恩来已进入弥留之际，但脑子依然清醒。他和善地朝小徐笑了，摇摇头，费力地说了最后的话：“让你费心了……”

从屏风后边传来轻声的呼唤。

小张：“小徐……”

小徐转过屏风，看到小张脸上紧张的神情。

小张小声地：“脉搏快得很，赶快叫值班医生。”

心脏监护仪屏幕上，标志着脉搏的亮点快速地跳着。

小徐冲刺般地跑向会客室。

1976 年 1 月 8 日。早晨。天阴沉沉的。寒风刮了一夜，此刻停了。一切声音都已消失，天地屏住了呼吸……

305 医院总理会客室内。医疗组的大夫们正在交班。小徐推门而入，惊呼：“吴大夫！”

大夫们从小徐的神色里已意识到了一切，不等她把话讲出，便一拥而出，紧张地奔向总理病房。

大夫、护士们轻轻走进病房。

周恩来眼神和善而安详，仿佛进入纯净的遐思

主观不确定时空。

几百名记者拥着周恩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种肤色的……对准他拍照，向他伸出录音话筒，争先恐后地向他提问。他爽朗地回答

着各种问题，儒雅而潇洒。

周恩来的面部特写。他在倾听，倾听着人民的声音。他俯下身向前，是那样地认真，那样地专注，那样地热切……

无数的手伸向他。他抬起弓曲的伤残右臂，热情地和人们握手。他的眼睛闪着炯炯的光彩……

所有这一切都悄无声息，飘然而来。

突然，有哭声进入周恩来的特写镜头。哭声越来越大，扩散开来，升华成悲壮的音乐。

上午。总理病房。

医护人员在边退边失声痛哭……

一片白色晃动，在沉重地缓缓地退着……

逆光中，像石雕木刻似的浓眉直鼻，如披散着白雪的山一般的宽阔额头，充盈画面。

满含热泪的邓颖超渐渐入画 缓缓俯下身来 在周恩来额头上长吻……

随着这长时间的热吻，纯洁的童声大合唱骤然升起，圣歌一般，自远而近引出雄浑的无伴奏大合唱（或交响乐），满怀思念和敬仰。

尾 声

大雪飞飘北京城。天地一片皆白。人民大会堂在雪中肃立，北京沉浸在一片混沌的雪雾中。

大俯瞰：千家万户的房顶闪耀着洁白的雪光，仿佛世上万物都被洁白融化了……

（下集完）

—— 全剧终 ——

1990 年 7 月 22 日第一稿

1991 年 3 月底第七稿改定

作者附记：

剧本重要史料咨询——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陈浩、李海文、高文谦、廖心文、熊华源。

周总理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成元功、何谦、张树迎、高振普、卞志强、张佐良、熊向晖、罗青长。

周总理医疗组负责人：吴阶平。

其他方面人士：铁竹伟、周金铭。

电影剧本《周恩来》创作谈

宋家玲 刘书亮（执笔）

刘：宋老师，自电影《周恩来》上映以来，报刊上陆续刊登了不少介绍影片创作、拍摄过程的文章。我感到剧本在选材、整体结构、叙事的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很有特点，另外在表现领袖人物上与以前的同类影片相比也有很多突破之处。您是执笔编剧，今天我们就谈谈这几个问题 好吗？

宋：好，先谈第一个问题：选材问题。当我与丁荫楠、刘斯民商定要创作一部关于周恩来的影片之前，就一致决定要塑造一个完整的周恩来的形象，而不仅仅是周恩来在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侧面的局部形象。这一类的影片以前有过不少，如《西安事变》，只是表现周恩来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的作为。最初，我们的构思是这样的：以解放后为前景，以解放前为后景，前后景两个时空交错。前景主要表现周恩来与毛泽东，后景主要表现周恩来与蒋介石。重点塑造周恩来，同时又塑造另外两个人物。因为这三个人是中国现、当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

刘：宋老师，这个想法不是很好吗？为什么现在的影片和剧本变了呢？

宋：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筛选出来的有戏的素材太多，一部上下集的影片是很难容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有些内容不好表现或者不能表现，特别是“文革”前的十七年。于是我们决定浓缩、集中，通过一个大事件塑造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事件就是“文革”。

刘：那么，关于以解放前为后景表现周恩来与蒋介石的构思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原因而改变的？

宋：对，而且改变得更大，甚至可以说那个设想基本上没有实现。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我们在选材过程中经过了由繁到简，又由简到繁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在掌握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找出 30 多段有戏

的候选的题材。丁荫楠根据他的经验认为一部上下集的影片每集容量最多不能超过八段戏，最好是四五段戏较适宜。于是我们最后保留了十几块有戏的素材，构成电影的情节。第二个过程就是以这十几块素材为基础，扩展事件，丰富细节，最后再根据整体结构的需要筛选出最有戏、最能表现周恩来性格感情的段落。

刘：这两个过程足以说明你们在选材上的严谨。

宋：对，我们认为对于这部影片来说，题材的选择关系十分重大。题材选择得好，成功就有了一半希望。这一选择过程又是构思逐渐成熟的过程。选材的同时，我们就在考虑将来能否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指导思想，这就是三个“感”字。第一是国家感，必须表现一个大国总理的风度和气魄。第二是历史感，必须准确地反映在那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事件。第三是真实感，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物形象都要真实可信。

刘：我觉得从剧本到影片这三个“感”字都很突出。

宋：应该说基本上把握住了这三个“感”字。

刘：从现在的剧本和影片来看，你们虽然以“文革”贯穿时空，但并没有实写而是虚写了，对吗？

宋：对。我们对“文革”采取了一种诗意化的表现手法。比如，选择了一条贴满大字报的街道来概括性地表现“文革”的几个阶段。一开始大字报铺天盖地，后来冷落了，到批林批孔时又兴旺起来。我们以周恩来几次来看大字报把那种氛围和周恩来的心境结合起来。在文学剧本中，有一段我是这样写的：在一个有太阳的雨天，周恩来坐着车来看大字报。路上的行人全都打着黑色和深蓝色的伞，全是背影，一半在雨柱中，一半在光亮中。在朦朦胧胧的雨雾中，周恩来通过车窗和挡风玻璃上雨刷的摆动看到一个变了形的世界。

刘：非常有诗意，叫人浮想联翩。

宋：但这样拍摄难度很大，因为时间、条件的限制，难以实现，所以没这么拍。不过发表的文学剧本仍是这样写的。当然，现在影片拍的是晴天，也用的是诗意的手法。

刘：从叙事的角度看，构成影片的事件有一种跳跃感。事件的发展几乎

没有来龙去脉的交代，这是不是也与诗意化的表现手法有关？

宋：有一定关系。我们在选材时有个要求，仅仅表现与周恩来有关的事，着重表现周恩来的情，选那些最能激发周恩来感情的段落。所以影片中事件是不完整的，有的几乎没有来龙去脉，但周恩来的情感是完整的。比如，写孙维世的死。当周恩来听到孙维世被害时，他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一段过去时空，表现周恩来与孙维世感情如同父女的关系。当他听到孙维世的遗体按反革命处理被焚化了时，他再也抑制不住了，他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烈士的子女！”

刘：对贺龙也是这样处理的。开始时，他对贺龙说：“秋天，我去接你！”最后，参加贺龙追悼会，他对薛明说：“我没能保住他。”只有两段，事件过程不完整，但情绪很完整，跌宕起伏。

宋：对，抓情绪的激发点，不注重事件发展线的交待，这样才能更好地表现周恩来的内心世界。

刘：有的文章说，这部影片似乎叫《周恩来的晚年》或《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更准确些。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宋：最初我们也曾考虑过类似的题目，但经过研究，我们还是确定叫《周恩来》。因为片中的主要事件虽然发生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完整的周恩来的形象，多侧面地表现了他的人格、他的心态，是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不是他的某一个侧面。我们也没叫《周恩来传》，因为我们不概括他平生的重大事迹，而是塑造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有许多以伟人的名字定名的影片也不是写他的一生的。“文革”十年是周恩来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透过这十年，足以把本质的周恩来表现出来。这其中，有他胜利的喜悦，失败时的痛苦，无能为力时的内疚和自责；有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宽大胸怀，有他力挽狂澜、挽救革命危局的巨人气魄……现在片中的那些倒叙并不都是周恩来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如：重庆时期、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西安事变、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庐山会议……都是他革命生涯中的重要事件，但我们都没写。现在的这些过去时空不只是交待事件，更重要的是人物情绪的一种延伸，是通过对照，对人物内心

情感的揭示。所以严格说来，这部片子也可以说是心理片。

刘：是这样。现在请谈谈第二个问题，关于整体结构。

宋：周恩来一生的事迹非常丰富，他个人的经历、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事件太多，用时空交错式便于省略、跳跃，能够增大片子的信息量，同时也便于选材，符合影片的诗化风格。片子的结构方式自始至终没有变动，现在时与过去时相结合，基点是要造成一种情感的合力。这种合力，大于现在时和过去时单独使用时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力量，就像两个镜头相接大于单个镜头分别表现的力量一样。

刘：两种情绪的碰撞，此时此刻回想彼时彼刻，感觉更容易爆发。也可以说是一种感觉蒙太奇吧？

宋：对。比如，开始一场戏，现在时，贺龙东躲西藏，准备去西山躲避时的情景与过去在南昌起义时指挥千军万马时的气势相对照。这就给周恩来在感情上形成一种撞击力，当然也就给观众的感情形成一种撞击力。

刘：文学剧本中，对陈毅也是这样表现的。在红卫兵的逼迫下交待问题的“走资派”陈毅与过去在记者招待会上震惊中外记者的外交家、元帅陈毅两相对照所形成的情绪震撼力是异常动人心魄的。

宋：文学剧本这种时空交错的构思比较完整。现在的影片删去一个多小时的戏，由 3 小时 50 分删到 2 小时 47 分。过去时删掉了不少，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交错就不那么完整了。删戏，主要是考虑到观众看完电影后晚上回家乘车的方便。

刘：我很希望看到那个全本的《周恩来》。现在请您谈谈第三个问题：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宋：影片确定了诗意化的风格和三个“感”字的原则。因此，选材、结构和叙事风格上不能小气，要大气，要与总理这个人物相称。这是导演丁荫楠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空间环境上，反复出现的人民大会堂就是周恩来的象征：雄壮、开阔、博大、厚实。天安门则作为毛泽东的象征：深奥、神秘，令人敬仰。周恩来处理国家大事的场所无不显示博大的气势。甚至尼克松访华之前周恩来去排练厅看乐队排练时的那场戏也是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拍摄的。国庆二十五

周年招待会，周恩来进大门，坐电梯，走过一道又一道门，最后进入宴会大厅，使人们形象地感到人民大会堂如此之大。延安黄河边抬车那场戏，有几个画面是人充满空间，体现出一种博大的诗意。

刘：从抬车那个场面，我可以读出很多意味。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那些泥腿子抬出来的，人民领袖就是那些朴实的民众推举出来的。

宋：这个联想很有意思。在微观上我们要求每个细节，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体现周恩来的性格特点，如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一双皮鞋、一双布鞋，一踩一试，情感意味深长。卫士长知道周恩来爱整洁，当他帮周恩来穿上衣服时，又帮着抻抻直，掸掉衣服上一点儿小灰尘。

刘：还有一段印象很深。周恩来病重，人民大会堂几个女服务员来看他进了病房。平时风度翩翩的总理竟病成那样。她们忍不住地哭泣，甚至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这一段细微地表现了普通人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

宋：还有江青辞掉服务员小徐那场戏。小徐不愿意离开周总理，更不愿侍候江青，哭得眼睛都肿了。卫士长怕这样见江青惹麻烦，叫她用凉水洗洗脸，没想到江青竟因为小徐手凉不要她了。于是，小徐和卫士长开怀大笑。手凉一个细节表现了江青的刻薄，又表现了服务人员总理的热爱，同时又体现了总理对普通人的关怀。事情小，感情细，层次多，含义深，而且还富有悬念和戏剧性。

刘：宋老师，咱们谈谈最后一个问题吧！

宋：表现领袖人物的影片以前有过很多，但我们认为编导大都采用一种仰视式的态度，往往把领袖人物故意神化，使影片出现一些概念化的东西。这次，我们决定采用平视线的态度，立足于写人，写一个活生生的人、实实在在的人，也就是写一个完整的人。当然，这个人非同凡人，是具有超凡能力的伟人。我们既要表现一个领袖位于历史峰颠上的远见卓识、雄才大略，又要写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既要写他在国家危急时刻的大勇大智，又要写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处世之情。

第二点就是着重写情而不是写事。不是写领袖人物的光辉业绩而是写领袖人物的感情变化。以前写领袖人物大都写怎样指挥、

怎样决策，因而影片中尽是大会小会，尽是没完没了的说话。有的作品也写了伟人的情，但只是一个侧面，《周恩来》在写情方面就比较完整。基于这一点，周恩来的很多大事我们没有写，写出来的这些，有些事并不大，但它能表现周恩来的情。综合起来，能叫人感到，这就是周恩来。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刘：现在我有这种感觉。

宋：我们在创作时牢牢把握住一点，就是突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人对周恩来人格魅力的理解胜于对他的功绩的理解。所以，中国民众易于贴近周恩来。第三点，从国内来看，这是第一部完整地塑造一个领袖人物形象的影片。以前的影片写某一个时期领袖人物的有，写某一个侧面的领袖人物的有，而写一个完整形象意义上的领袖人物却没有。当然由于影片最后删去了两个多小时的镜头，观众也许会感到有某种不满足。

刘：但总的看，从表现领袖人物来看，这部片子确实有很多突破，值得好好总结。宋老师，您以后还有什么打算？

宋：写作《周恩来》的过程就是一个研究周恩来，理解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的过程。我感到周恩来这个题目我还没写完。另外，有些段落的组接有些跳，情绪延伸得不够，有些遗憾。一旦时机成熟，条件许可，也许可以按最初的构思写出一部更好的、更完整的关于周恩来的电影。

刘：希望您这个愿望早日实现。

宋：谢谢！

（原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广 岛 之 恋

编剧 [法] 玛格丽特·杜拉

导演 阿仑·雷乃

翻译 刘寿康

——提要——

时间 :1957 年的夏季——8 月。

地点 广岛。

一个 30 岁左右的法国妇女到广岛参加拍摄一部宣传和平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她回法国的前一天。这部电影基本上已经拍完，只剩下一场了。

就在她回国的前一天，在这部影片里始终没有姓名的法国妇女——这个无名的妇女——遇到了一个日本人（工程师或设计师），和他发生了短暂的爱情关系。

影片并不提他们怎样相遇，因为这不重要。世界上到处都可以邂逅，重要的是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影片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这一对萍水相逢的人，看不见她，也看不见他。我们看见的只是部分躯体——头部、臂部——在蠕动——在爱情或死亡的挣扎中蠕动——而且身上布满致命的原子尘和露水——还有情欲满足后的汗水。

渐渐地，渐渐地，这两个人的身体从这些畸形的、无名的躯体中浮现出来。

他们躺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赤裸裸的、光滑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他们在谈些什么？谈广岛。

她告诉他，她看见了广岛的一切。那些景象我们也都看见了，可怕极了。但他的回答却是否定的，他说那些景象是骗人的，他以冷漠和令

人难以忍受的态度不断地重复，她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

因此，他们第一次交谈是讽喻式的。一句话，是一种歌剧式的交谈。谈论广岛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谈谈无法谈论广岛的原因。广岛的情况已经在前面用典型的幻想手法描述过了。

这种开头——在旅馆的床上回想人所共知的关于广岛恐怖情景的官样文章——这种亵渎神灵的回忆，是有意安排的。人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谈广岛，甚至两个偶然相识的人在旅馆的床上，在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时也是可以的。影片中彼此相爱的两个主人公的身体让我们想起了这一点。如果真有亵渎神灵的事，那么亵渎神灵的是广岛本身。虚伪和回避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观众在广岛纪念馆里看到的東西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满目凄凉的纪念馆里这些悲惨的遗迹应使他们摆脱一切偏见，准备接受关于这两位主人公的任何故事。

现在回过头来讲讲这两位主人公。

这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每天都会发生千万次。那个日本人是结了婚的，而且有孩子。法国女人也有丈夫，还有两个孩子。他们之间的恋爱只不过是一夜风流。

在什么地方？广岛。

他们的拥抱——这样平凡、这样习见——发生在世界上最难以想象的城市：广岛。在广岛，一切都是未知的。每一个手势，每一句话都有超出字义的弦外之音。这正是影片的一个主要目的：扬弃以恐怖描绘恐怖的手法，因为这种手法日本人已经用过了；我们要使恐怖在灰烬中复活，让它和一种特殊的、美妙的爱情结合起来。这样，在广岛拍摄这部电影，就比在世界上任何别的没有遭到大量死亡的地方更有说服力。

这两个人来自极其不同的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哲学、历史、经济、种族背景……在广岛（也许只有在广岛）他们能够在那里赤裸裸地表现出人类共有的性欲、爱情和痛苦。除了广岛，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容忍欺骗。但在广岛不行，在广岛欺骗要受到谴责。

他们在入睡之前又谈到了广岛。不过方式不同了。现在是带着情

欲，也许在不知不觉之中彼此产生了爱情。

他们谈广岛，也谈自己。从现在起，他们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伴随着广岛的歌剧——简直难以分清。

他们个人的故事，不管多么短暂，总是一直在统治着广岛。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部影片只不过是又一部一般化的影片，不会比任何小说化的纪录片更精彩。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就会摄制出一部不真实的纪录片，但在探索广岛的历史教训方面，它会比任何一般化的纪录片都更深刻。

他们睡醒了。在她穿衣时，两个人又谈论起来。谈家常，也谈广岛。为什么不呢？这是很自然的，他们是在广岛呀。

突然，她穿着一身红十字会的制服出现了。

（这套衣服是官式化的美德的化身，重新唤醒了他的情欲。他想再见到她。他和每一个男人，和所有的男人一样，完全一样，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故作正经总是包含一种勾引男人的色情因素。永恒的战争中的永恒的护士……）

既然她也需要他，为什么她不想再看见他呢？她没有表明原因。

他们醒来之后，又谈到她的过去。涅夫勒地区的内韦尔是她的故乡，她在那里长大。在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为什么她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放荡而又迷人，诚实而又虚伪，暧昧而又爽朗？为什么这样轻易地委身于人？为什么面对爱情却又如此胆怯？

她告诉他，有一天，她在内韦尔发疯了，由于仇恨而发疯了。她说这话的神态就像她在说，她曾在内韦尔有一阵子神志非常清醒一样。完全一样。

她并没有说明内韦尔“事件”是否与她目前在广岛的行为有关。她谈内韦尔“事件”就像谈别的事一样，没有说明原因。

她离开了，决定不再和他见面。

不过他们还要再见面的。

当天下午四点钟。广岛和平广场（或在医院前面）。

摄影师正在离开（每次他们在银幕上出现时，都正带着摄影装备离开现场）。工人正在拆掉看台，拔掉旗帜。

法国女人大概在看台的阴影里睡着了。人们在拆除看台。

一部宣传和平的进步影片刚刚拍完。它绝不是一部荒唐的影片，只不过是又一部新片子罢了。

人群又一次拥到刚拍完的那部影片的布景跟前，有一个日本人穿过人群走过去。他就是这天早晨我们在旅馆房间里看到的那个人。他看见了法国女人，停住了脚步，朝她走过去，看着她睡觉。他的凝视惊醒了她。他们交换了目光，心中都充满了情欲。他不是偶然来到这里的，他是来找她的。

几乎就在他们刚刚见面以后，就开始了一场游行。这是影片的最后一场。影片里有学生、儿童、狗、猫，还有一些闲逛的人。整个广岛都出动了，每逢世界和平受到威胁时，总是有这样一场离奇古怪的游行。

天气十分炎热，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等待游行队伍过去。这时，他告诉她：他觉得他爱上她了。

他把她带到他家。他们简短地谈了谈各自的生活。

他们的婚姻生活都很美满，并不需要寻求什么来弥补一场不幸的婚姻。

在爱的过程中，她开始对他说在内韦尔发生的事。

她从他家跑了出来，他们在河边一家咖啡店里消磨在她离开之前的那段时间。夜幕降临了。

他们在那里逗留了几个钟头。离第二天早晨飞机起飞的时间越短，他们的爱情越深。

她在这家咖啡馆告诉他在内韦尔她是怎样发疯的。

1944年她20岁的时候，在内韦尔被人剃光了头。她初恋的对象是一个德国人，在法国解放时被冷枪打死了。

她一直光着头呆在内韦尔的一间地下室里。她正是在广岛被炸时头发长得可以见人了，她离开了地下室，来到街上，走进如痴似狂的人群中。

她为什么要谈这一段痛苦的个人经历呢？毫无疑问，因为他也是一个异端人物。他理解一个姑娘爱上——真正地爱上了她的祖国的法定敌人，就被剃光了头，这是极其可怕和愚蠢的。

我们看到了内韦尔，就像在旅馆房间里看到过那样。他们又谈起个人的事。再一次出现内韦尔和爱情、广岛和爱情的交叉重叠。一切都混合在一起，并无事先安排，世上每时每处都在产生这类事情，他们交谈的样子就像一切刚刚坠入情网的情侣那样。

她又走了。她又从他那里逃走了。

她想回到她的旅馆去镇定一下，但办不到，于是又从旅馆走出，回到咖啡馆。这时咖啡馆已经关门了。她在那里回忆内韦尔（内心独白），也就是回忆爱情。

日本男人跟着她。她注意到了。她看着他。他们互相注视着，深深地陷入情网。一种没有希望的爱情，就像内韦尔的爱情那样被扼杀了。因此它已付诸遗忘。一切都结束了。因此它是永恒的。

然而她没有和他在一起。

她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漫步。他跟在后面，就像跟随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过了些时候，他追上她，像在旁白中似的，要求她留在广岛她说“不”。和别人一样地拒绝 和别人一样地怯懦。

他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他没有坚持。

她漫步走到火车站。他走到她身旁。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像两个影子。

从现在起，两个人再也没有说话。即将分离的迫切感使得他们陷入悲哀而又严肃的沉默之中。

这是真正的爱情。他们只能保持沉默。最后的一场在咖啡馆拍摄。我们看见她旁边坐着另外一个日本男人。

而在另一张桌子旁她所爱的男人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他感到非常绝望，只能逆来顺受，但肉体上已经麻木了，感觉不到痛苦了，就像她已经属于“别人”。他只能彻底谅解。

黎明到来，她回到她的屋子里。过了几分钟，他敲门了。他没有办

有些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认为她“最后”留在广岛了。这也可能。我没有意见。我们既然让她拒绝留在广岛，在影片结束之后，她有没有改变她的决定就无关紧要了。

法不这样。“我不能不来。”他抱歉地说。

这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两个人都处于一种可怕的、无能为力的状态。屋内，“风俗习惯”仍然包围着他们，他们不再去打搅它了。

没有海誓山盟。没有更多的表示。

他们只是再一次彼此呼唤。呼唤什么？内韦尔，广岛。

因为实际上，在彼此的心目中，他们谁也不是。他们是地方的名字，不是名字的名字。仿佛通过他们，广岛的一切爱上了内韦尔的一切。

她对他说：“你的名字就是——广岛。”

第 一 部

（电影开始时，两对赤裸裸的肩膀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这两对肩膀拥抱在一起——头部和臀部都在画外，上面好像布满了灰尘、雨水、露珠或汗水，随便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让我们感到这些露珠和汗水都是被飘向远方、逐渐消散的“蘑菇云”污染过的。它应该使人产生一种强烈而又矛盾的感觉，既使人感到新鲜，又充满情欲。两对肩膀肤色不同，一对黝黑，一对白皙。弗斯科的音乐伴随着这种几乎令人窒息的拥抱。两个人的手也截然不同。女人的手放在肤色较黑的肩膀上。“放”这个字也许不大恰当，“抓”可能更确切些。传来平板而冷静的男人声音，像是在背诵那样。）

他 你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

（这句话可以任意重复。一个女人的声音，同样平板、压抑和单调，像是在背诵。）

她 我都看见了，都看见了。

（弗斯科的音乐在上述对白开始之前本来已经逐渐消失，在女人的手抓紧男人肩膀的那一刻，它又逐渐加强了。接着，她的手放松了，然后又抚摸男人的肩膀。较黑的皮肤上留下了指甲印，它似乎能够给人一种幻觉：男人因为说了“不，你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这句话，而受到惩罚。接着又响起了女人的声音，仍然是冷静、平淡，像念咒似的。）

她 比方说医院，我看见了。我的确看见了。广岛有一家医院，我怎么能看不见它呢？

（医院、过道、楼梯、病人 这些镜头都是冷静和客观地拍下来的。但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她在那儿看着。接着我们又看见女人的手抓住——紧紧抓住肤色较黑的肩膀。）

他 你没有看见广岛的医院。你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

（女人的声音变得愈来愈冷漠。博物馆的镜头。② 同样眩目的灯光，和医院的灯光一样令人讨厌。各种解说牌、原子弹爆炸后的物证、按比例缩小的模型、钢铁碎片、人皮、烧焦的头发、石蜡模型 等等。）

她 我去过博物馆四次……

他 广岛的什么博物馆？

她 我到广岛的博物馆去过四次，看见人们在里面徘徊。他们若有所思地在照片和复制品之间徘徊，想要找到什么别的东西。在照片之间，在照片和复制品之间徘徊，想要找到什么别的东西。在解说牌之间徘徊，想要找到什么别的东西。

我去过广岛博物馆四次。

我看着那些人。我自己也心事重重地看着那些铁块，烧焦的、破碎的、像肌肉一样脆弱的铁块。我看见一大堆瓶盖子：谁能料到会看见这个？人类的皮肤在飘浮，生命在延续，还在痛苦中挣扎。石头。烧焦的石头。粉碎的石头。不知是谁的一缕缕头发，广岛妇女睡醒一觉，发现头发全脱光了。

在和平广场我感到热极了，足足有一万度，我知道有一万度，和平广场上阳光的温度，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地上的草，就别提了……

他 你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看见。

（更多的博物馆镜头。接着是和平广场的一个镜头，前景有一个烧焦的头颅。玻璃展览橱里陈列着烧焦了的模型。广岛的新闻镜头。）

① 雷乃拍戏时只有一个提纲式的原始剧本作为依据，他从日本带回来许多材料。因此在剪辑影片时，对原始剧本进行了修改和适当的扩大。——译注

隔一定的时间，镜头就再一次回过来拍两个人的身体。

她 复制品做得尽可能地逼真。

影片拍得尽可能地逼真。

幻景做得这样逼真，让游览的人看了都哭了。

一个人总是可以嘲笑别人的，但说真的，一个旅游者除了哭泣之外，还能怎么样呢？

我总是为广岛的命运哭泣，总是为它哭泣。

（一个广岛被炸之后的照片的全景镜头，一个与世上其他沙漠绝无共同之处的“新沙漠”。）

请不要哭，你为什么要哭呢？

（空空荡荡的和平广场，眩目的阳光使人想起原子弹夺目的光芒。

1945年8月6日以后拍摄的新闻片。蚂蚁和蚯蚓从地里钻了出来。这里插进去一些肩膀的镜头。又传来女人的声音，近乎疯狂的声音，而后面的一连串镜头也是近乎疯狂的。）

她 我看了新闻片。

第二天，历史就是这样写的，不是我杜撰的。第二天，有些动物又从灰烬中、从地里很深的地方钻出来了。

人们拍下了狗的照片。

留作永久记录。

我看见它们了。

我看了新闻片。

我看见它们了。

我看见第一天的情景。

第二天的情景。

第三天的情景。

他（打断她）你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看见。

（一只断了一条腿的狗。人群，儿童，受伤的人。烧伤的儿童在尖声叫喊。）

她 ……还有，在第15天。

广岛开满了鲜花，到处盛开着矢车菊和唐菖蒲。早晨开的牵牛花和白天开的百合花生机勃勃地从灰烬中钻出来，在此之前，还没听说过

花有这么大的生命力。①

我没有编造任何东西。

他 全都是你瞎编的。

她 我没有瞎编。

就像在恋爱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幻觉，一种永远不会被人忘记的幻觉，我产生了这样的幻觉：我永远不会忘记广岛。

就像在恋爱的时候一样。

（正在准备用手术镊子把一只眼睛取出来。更多的新闻镜头。）

我也看到活下来的人和那些当时在广岛妇女肚子裡的胎儿。

（各式各样幸存者的镜头：一个美丽的孩子，她转过脸来，原来瞎了一只眼睛；女孩子在镜子里看她烧伤的面孔；盲女用变了形的手在弹奏着齐特拉琴；母亲在她垂死的孩子身边祈祷；一个好几年不能睡觉的男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周一次，别人把他的孩子带来看他。）

我看到广岛暂时的幸存者以忍耐、纯朴和显而易见的温驯态度使自己适应如此不公平的命运——就连平常极其富于想像力的人都无法想象的命运。

（镜头又回到那两个热情拥抱的身体。）

她 听

我知道.....

我知道一切。

一切都照常进行。

他 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一朵盘旋上升的原子云。下着雨，人群在街上游行。渔民被放射性物质感染。不能吃的鱼，把成千上万不能吃的鱼埋在地下。）

她 妇女冒着生育畸形婴儿和怪物的危险，但一切照常进行。

男人冒着绝育的危险，但一切照常进行。

人们害怕下雨。

这句话几乎是一字不差地从约翰·赫塞那篇令人钦佩的广岛报道上抄下来的，我只是把它用在受害的儿童身上罢了。

雨尘落在太平洋上。

太平洋的海水毒死生物。

太平洋的渔民死了。

人们害怕食物。

一个城市的食物全都扔掉了。

许多城市，全城的食物全都埋掉了。

整个城市愤怒地行动起来了。

许多城市，全都愤怒地行动起来了。

（新闻片镜头 示威游行。）

全城的愤怒是针对谁的？

全城的愤怒，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都是针对某些人用来欺压别人、某些民族用来欺压别的民族、某些阶级用来欺压别的阶级的那种不平等原则。

（示威群众在前进。有些人正在扩音机前发表“无声”的演说。）

她（温柔地说）……听我说。我和你一样，知道忘记意味着什么。

他不，你不知道忘记意味着什么。

她 我和你一样，也有记忆力，我知道忘记意味着什么。

他不，你没有记忆力。

她 和你一样，我也曾尽力想不要忘记。但和你一样，我忘记了和你一样，我曾想记住一段无法慰藉的回忆，影子和石头的回忆。

（影子的镜头，一个广岛死难者的影子“映在”石头上。）

我，我每天都在拼命挣扎，担心不能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需要记忆。和你一样，我忘记……

（店铺里有成百的工业馆的缩小模型，工业馆是惟一残存下来的遗迹，在轰炸之后，它的歪歪扭扭的骨架仍然屹立——后来也就这样保存了下来。一间空店铺。一车一车的日本旅游者。他们来参观和平广场。一只猫走过广场。）

很明显，记忆是必要的，为什么要否认呢？……

（这句话不时被工业馆骨架的几个镜头隔断。）

……听我说，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20 万人死亡。

8 万人受伤。

在 9 秒钟之内。

这是官方数字。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树木，教堂，旋转木马。重建广岛。平凡的事物。）

地上温度将有一万度。他们说，一万个太阳，沥青都会燃烧起来

（教堂。日语的广告牌。）

到处将是一片混乱。整座城市将要从平地升起，再变成灰烬……

（沙粒。一包“和平”牌香烟。一棵茁壮生长的植物像蜘蛛似的在沙粒上摊开。）

沙地上将长出新的花草……

（河边有四个濒死的学生在聊天。河流，潮水。重建后的广岛码头。）

四个学生在一起共同等待着传奇式的死亡。

大田川三角洲的七条支叉按时涨落，非常准确。水流清澈，渔产丰富，河水的颜色按照不同的时辰或季节现出灰色或蓝色。大田川三角洲七条支叉的潮水慢慢地上涨，人们不再沿着泥泞的两岸观赏这种景色了。

（念咒般的声音停止了。广岛的街道。更多的街道。各式各样的桥。隐蔽的小巷。街道，郊区，铁路，郊区。平凡的景物。）

她……我遇到你。

我记着你。

你是谁？

你把我毁了。

你对我多好呀。

我怎能知道这座城市是适合恋爱的呢？

我怎能知道你是适合我身体的呢？

你真了不起。太好了。你真了不起。

突然之间时间过得多慢呀。

多么美妙。

比你所能知道的更美。

你把我毁了。

你对我多好呀。

你把我毁了。

你对我多好呀。

有的是时间。

求求你。

占有我吧。

毁坏我吧，让我变丑吧。

你为什么不这样呢？

在这座城市，在这个和别的夜晚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夜晚，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

求求你。

（突然得异乎寻常，现出了女人的面孔，充满了柔情，转过来朝着男人。）

她 你的皮肤美得令人惊奇。

（他叹了一口气。）

你……

（现出他的面孔。他出神地笑了，这一笑和他们的谈话没有关系。他转过身子。）

他 不错，是我。你是能看见我。

（重新现出了两个赤裸裸的身体。女人继续发出同样的声音，不清楚的声音，但这一次用的不是背诵的声调了。）

她 你是纯粹的日本人，还是不纯粹的日本人？

他 我是纯粹的日本人。你的眼睛是绿的，对吧？

她 我想是这样……是的……我想它们是绿的。

他（温柔地，看着她）你像是由一千个女人合成的……

她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就是这个缘故。

他 也许这不是惟一的原因。

她 这个想法倒很妙，为你把一千个女人合成一个人。

（她吻他的肩膀，把头藏在他的肩窝里。她的头朝着那扇打开的窗户，朝着广岛，朝着夜色。有一个男人在街上走过，咳嗽。我们看不见他，只听到他的声音。她抬起身子。）

她听……四点钟了……

他 为什么说四点了？

她 我不知道他是谁。每天早上四点钟，他都经过这里，而且总是咳嗽。

（沉默。互相对视。）

那天你在这儿，在广岛……

他（笑起来，好像听到一个小孩子的问话）不在……我当然不在

她（再次抚摸他赤裸的肩膀）不错……我多蠢呀。（几乎笑了。）

他（严肃地，踌躇地）不过我的家人都在广岛。我在外边打仗。

她（腼腆地，露出微笑）很幸运，是不是？

他（没有看她，犹豫是否同意这句话）是吧。

她 这也是我的幸运。

（停顿）

他 你来广岛干什么？

她 拍电影。

他 什么，拍电影？

她 我在一部片子里担任一个角色。

他 来广岛之前，你在哪儿？

她 在巴黎。

（较长的停顿）

他 在巴黎以前呢……

她 巴黎以前？……在内韦尔。内——韦尔。

他 内韦尔？

她 它在涅夫勒省。你不知道那个地方。

（停顿。然后，他仿佛刚刚发现广岛和内韦尔之间的联系，便问：）

他 为什么你想看见广岛的一切？

她（尽量显得诚恳）因为它使我感兴趣。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例如，我认为细致地观察事物是一种必须学会的本领。

第 二 部

（一大群自行车从街上蜂拥而过，声音由轻而重，然后逐渐消失。她穿着晨衣站在旅馆的阳台上。她在看着他，手里拿着一杯咖啡。他还在睡着，趴在床上，两臂成十字形，上身裸露。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手，它们微微颤抖，就像小孩子在睡觉时手会颤抖那样。他的手很好看，富于男性美。

在她注视着他的双手时，突然现出了一个年轻男人的身体取代了日本人。他躺在那里，姿势相同，但是是垂死的姿势，他躺在阳光充足的河边。旅馆房间的光线是半明半暗的。年轻人快要死了。他也有一双好看的手，和那个日本人的手十分相像。临死之前，它们猛烈地颤抖着。

这个镜头非常短暂。

她呆呆地靠着窗户站着。他醒了，朝着她微笑。她没有立刻回报他的微笑，还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然后，她把咖啡送到他跟前。）

她 你要喝点咖啡吗？

（他点点头，接过杯子，停顿。）

她 你刚才梦见什么啦？

他 我记不起来了……怎么啦？

（她清醒过来，十分温柔地。）

她 刚才我在看你的手。你睡着的时候，它们也在动。

他（查看自己的手，也许动了动手指头）也许在梦中它们不知不觉地在动。

她（冷静地，愉快地，不过好像并不相信他的话）唔，唔。

（他们在旅馆房间里一起淋浴，心情十分舒畅。他把手放在她额头上，让她仰起头。）

他 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你知道吗？

她 你认为这样吗？

他 我认为是这样。

她 有点儿衰老，对吗？

他（笑了）有点儿丑。

她（他的爱抚引起她微笑）你不在意吗？

他 我昨天晚上在咖啡馆里发现你有点丑。还有……

她（非常从容地）还有？……

他 还有，你有种厌倦的感觉。

她（引起了好奇心）你再往下说……

他 你的那种厌倦使男人产生想要接近你这个女人的欲望。

她（微笑，垂下眼睑）你的法语说得很好。

他（高兴地）可不是！你终于注意到了我的法语说得多好，这让我很高兴。（停顿）我倒没有发现你不会说日语……你注意到吗，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能力都是一样的。

她不，我只注意你，别的全不管。（欢笑）

（洗澡之后，她的头发全湿了。她慢慢地吃苹果，穿着浴衣站在阳台上，她看着他，伸伸腰，好像在精确地估量他们的处境，然后慢慢地，字斟句酌地对他说：）

她 在——广——岛——相——会，这种事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

（他已经穿好衣服——衬衫领子敞开——走到阳台上，坐在她对面，犹豫一阵后问道：）

他 对法国人来说，广岛意味着什么？

她 战争结束了，就是说，真正结束了。我感到诧异……他们居然敢这样做……我感到诧异的是他们居然成功了。后来，我们也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恐惧，接着就觉得无所谓了。还有，就是对无所谓感到可怕

他 那时你在哪儿？

她 我刚刚离开内韦尔。在巴黎。在街上。

他 这是一个美丽的法国字——内韦尔。

她（停顿了一下）它和别的字没有什么不同。就像和别的城市

没有什么不同一样。

（她走开了。他们开始谈家常。）

（他坐在床上，点燃了一根香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问道：）

他 你在广岛认识许多日本人吗？

她 是的，我认识了几个……但没有一个人像你……

他（愉快地微笑）我是你生活中的第一个日本人吗？

她 是的。

（看不见了她的笑脸。再出现时，她正在穿衣服。）

她 广——岛。

他（垂下眼睛，冷静地说）全世界都很高兴。你和全世界一起感到很高兴。（用同样的声调说下去）我听说那天巴黎天气很好，一个美丽的夏日，对吗？

她 不错，那天天气很好。

他 那时你有多大？

她 二十岁，你呢？

他 二十二岁。

她 差不多是同样的年龄。

他 不错，是差不多。

（她已经穿好衣服了，正在戴她的红十字会头巾。她突然在他身边弯下身子，或者躺在他身旁。她抚摸他的手，吻他光着的膀子。他们在谈家常。）

她 你搞什么工作？

他 搞建筑，还有政治。

她哦，所以你的法语说得这样好。

他 不错。为的是读有关法国革命的书。

（他们笑起来。绝对不能明确指出他的政治见解，因为那样就立刻给他贴上了标签。而且，这也显得太幼稚了。不要忘记，只有见解开明的人才能说出刚才那句话。）

他 你演的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她 一部关于和平的电影。你想，除了关于和平，他们还会在广岛

拍别的电影吗？

（一群自行车熙熙攘攘而过。）

他 我希望能再见到你。

她（做出一个否定的姿态）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要上路回法国了。

他 真的吗？你没有告诉过我呀。

她 是真的。（停顿）没有必要告诉你。

他（吃了一惊，认真起来）所以你昨天晚上让我到你房间来，是吗？……因为这是你在广岛的最后一晚。

她 一点也不是。我脑子里从来没有过这个念头。

他 你说这话，我真不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

她 是假话，可也是真话。不过我没有任何理由对你撒谎。怎么……

他 告诉我……像这样的事……你经常遇见吗？

她 不太经常，但也有过。我喜欢男人。（停顿）你知道，我这个道德上是可疑的。（她笑了。）

他 怎么叫道德上是可疑的？

她 就是对别人的道德表示怀疑。

（他由衷地笑起来。）

他 即使明天飞机就要起飞，即使你道德上可疑，我还是想再看到你。

（停顿。两个人心中又泛起了爱的波澜。）

她 不。

他 为什么？

她（烦躁地）因为……

（他没有追问什么。）

她 你不想再和我说话了吗？

他（停了一会儿）我想再看见你。

（他们在旅馆的走廊里。）

他 你去法国什么地方？内韦尔吗？

她不。去巴黎。（停顿）我再也不到内韦尔去了。

他 再也不去了吗？

她（说话时做了一个怪相）再也不去了。（接着，她发现不能自圆其说，便说：）在内韦尔的时候我比什么时候都年轻……

他 在——内韦尔的时候——很年轻。

她 在内韦尔的时候我很年轻，而且，在内韦尔的时候我有一次还发了疯。

（他们在旅馆前面慢慢地走来走去。她在等待应该前来把她送到和平广场去的汽车。行人不多，但来往车辆很多。那是一条林荫大道。因为车声喧嚣，说话时几乎要大声喊叫。）

她 你知道，在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中，甚至所有的事物中，我在晚上梦见得最多的是内韦尔，但我在清醒时想得最少的也是内韦尔。

他 你在内韦尔的时候是怎样发的疯？

她 你知道，疯狂就像智慧一样，是无法解释的。它和智慧一样。它来了，你的脑子塞满了它；那时你理解它。但在它离开你之后，你就一点儿也不再理解它了。

他 你心里是充满了仇恨吗？

她 我就是这样发的疯。我恨得发疯。我觉得一个人完全可能专门去仇恨，因为我用心想的只有仇恨。你明白吗？

他 我明白。

她 那是真的。我想你一定也明白那是真的。

他 这事后来又发生过没有？

她 没有。（几乎是耳语般的声音）一切全过去了。

他 是战争期间的事吗？

她 刚刚结束之后。

（停顿）

他 那是战后法国生活中的困难的一部分吗？

她 是的，这样说也未尝不可。

他 你的疯狂是什么时候才好的？

她（低声地，就像平时说话那样）它一点一点地过去了。当然，后来我有了孩子。

（来往车辆的声音逐渐加强和逐渐变弱，与谈话的严肃性正好成反比。）

他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她 我说它一点一点地过去了。当然，后来我有了孩子……

他 我真希望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你一起消磨几天。

她 我也是。

他 今天看见你，不能算真的再见面。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不能算是再见面。我真希望再看见你。

她 不。

（她固执地、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他面前。他几乎要同意了。）

他 好吧。

（她笑了，但带点儿勉强，好像带点儿、真的带点儿怨恨。出租汽车来了。）

她 因为你知道我明天就要走了。

（他们笑了。不过他笑得更勉强。停顿。）

他 可能这是部分原因。不过这不也是个挺好的理由，不是吗？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你了……永远……几个小时以后。

（出租汽车来了，停在十字路口。她给它打了手势表示她这就过去。她不慌不忙地看着日本人说：）

她 不。

（他的目光随她而去。也许他笑了。）

第 三 部

（下午四点钟在广岛和平广场。远处有一群电影技师拿着摄影机、灯和反光板正离开广场。日本工人正在拆除影片最后一场里刚刚用完的官方看台。

注意：我们总看见技师在远方出现，却永远不知道他们在广岛拍什么片子。我们看见的只有正在拆除的布景。舞台工作人员拿着用各种文字——日文、法文、德文等等写成的标语，上面写着“永远不要再出

现第二个广岛”。工人们正忙着拆掉官方看台和拔掉装饰的旗帜。我们在拍摄现场看到那个法国女人。她睡着了。她的护士头巾从头上脱落下来一半。她躺在一个看台的阴凉儿里。

我们猜想他们刚刚在广岛拍完一部有启发性的、宣传和平的影片。它不一定是一部很特别的影片，只不过有启发性罢了。一群人从他们刚才拍片的地方经过。人群对此已经漠不关心，除了几个小孩以外连看都没有人看，他们对在广岛拍片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有一个人经过那里停下脚步，仔细地观看，他就是我们刚才在她的旅馆房间里看见的那个人。他走近护士，看着她睡觉。他看了她良久，最后是他的凝视使她醒了过来。

在这场戏里，或许我们还能看见远方的景象：例如工业馆的模型，旅游者围着向导，几个穿白衣服的残废军人在讨饭，一家人站在街角闲聊。她醒了。疲劳消失了。他们突然发现又卷进自己故事的旋涡里，这个个人的故事永远支配着那个注定要表现的广岛故事。

她站起身来，走到他面前。他笑了，有点儿不自然。然后他们又变得严肃起来。)

他 在广岛要找到你倒也不难。

(她愉快地笑了。停顿。他又注视着她。两个工人在他俩中间穿过，他们扛着影片《广岛儿童》里面的一幅放大照片，照片里浓烟滚滚的广岛废墟旁有一个死去的母亲和一个啼哭的孩子。他俩没有看这幅照片，一幅爱因斯坦的照片紧跟在后面。)

他 你拍的是一部法国片子吗？

她不。是国际的，宣传和平的。

他 拍完了吗？

她 是的，我那部分已经拍完了。他们还要拍一些群众场面……我们有不少推销肥皂的广告节目，因此……为了强调……也许……

他(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楚的看法)不错，为了强调。在广岛我们是不跟宣传和和平的影片开玩笑的。

(他转过脸对着她，举着的几幅照片都过去了，他们本能地互相靠拢。她整理了一下在睡觉时脱落的头巾。)

他 你累吗？

她（用挑逗和温柔的眼光看着他。然后几乎是忧郁地微微一笑）
说 不比你累。

他（意味深长地）我想到了法国的内韦尔。

（她微笑着。）

他 我一直在想你。你们的飞机还是明天起飞吗？

她 还是明天。

他 不能改变了吗？

她 是的。电影没有赶上进度，一个月以前，我就该回巴黎了。

（她正视着他。他慢慢地摘下她的头巾。她或者是由于浓装，弄得嘴唇发黑；要么就是淡抹，淡得在阳光下显得苍白。

男人的动作十分随便和从容，就像影片开始时一样产生引起性欲冲动的效果。她的头发和昨天晚上在床上时一样乱。她让他摘掉头巾。她让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像昨晚在相爱时她不能不让他随心所欲一样。〔这里，让他扮演了一个挑起性欲的角色。〕她垂下眼睛，莫名其妙地噘起了嘴。她拨弄着地上什么东西，然后又抬起眼睛。）

他 你引起我强烈的情欲。

（她没有马上回答。他的话使她不知所措，她又垂下了眼睛。难道是和广场的一只猫在她脚上蹭来蹭去吗？）

她（慢慢地）永远是……萍水相逢的爱情……我也是这样。

（有一件什么离奇古怪的东西，很难说是什么，在他们当中穿过一个四方形的画框，形象〔原子弹的？〕鲜明，但一点也看不出是做什么用的。他们没有注意它。）

他不，不总是这样的。这你知道。

（远处呐喊声。接着是儿童在唱歌，但这些都没有分散他的注意力。她做了一个费解的表情〔应该说是放荡的表情〕。她又抬起了眼睛，不过这一次是望着天空，一边擦额头上的汗珠，一边莫名其妙地说：）

她 他们说在天黑之前会有雷阵雨。

（她所看到的天空的镜头，朵朵白云掠过天空……歌声更加清晰。

接着游行开始了。

他们往后退。她靠在他身上〔用的是妇女杂志上的姿势〕把手放在他肩上。他把脸贴着她的头发。她抬起眼睛看着他。他想带她离开游行队伍。她想拒绝。但无论如何，她还是不知不觉地跟他走了。儿童托着标语牌游行。)

第一组标语牌

I

如果 14 颗原子弹等于
10000 万颗普通炸弹。

II

如果一颗氢弹等于
1500 颗原子弹。

III

世界上实际上制造的 4 万
颗原子弹和氢弹，相当于
多少普通炸弹？

V

在地球上投下 10 颗氢弹意
味着恢复史前时代。

IV

4 万颗原子弹和氢弹意味
着什么？

第二组标语牌

I

这个卓绝的成就证明人类具
有科学上的才智。①

II

遗憾的是人类政治上的才智
比科学上的才智低 100 倍。

III

这使我们不能真正赞美人
类。

(男人和妇女跟在唱歌的儿童后面。狗跟着儿童，猫躲在窗后。
[和平广场的猫对游行早已习惯，它们睡着了。])

标语牌。更多的标语牌。每个人都热极了。游行队伍的上空酝酿
着一场暴风雨。乌云遮住太阳。队伍里有许多儿童，美丽的儿童。他

标语牌上错把“才智”误写为“才智”。

们觉得很热，他们带着只有儿童才有的热情在唱歌。那个日本人不由自主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推着法国女人顺着——或逆着——游行的方向前进。她闭上眼睛，叹了口气，她正在叹气时……）

他 想起你明天要离开，我心里就难过。我觉得我爱上了你。

（他把嘴唇贴着她的头发。她的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肩膀。她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游行继续进行。孩子们脸上涂着白粉，白粉上面现出点点汗珠。两个孩子在争一个桔子，都很生气。有一个男人打扮成在轰炸时被灼伤的样子，经过那里。他很可能在影片里扮演了一个角色。他脖子上的蜡融化了，掉了下来。也许使人感到厌烦和害怕，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他 你跟我来，再来一次吧。

（她没有回答。一个美丽的日本女人坐在彩车上过去了。她放出一群鸽子。〔或者是别的彩车，一部讽喻式的彩车——例如原子芭蕾舞彩车。〕）

他 回答我。

（她没有回答。他俯下身子，对着她的耳朵悄声说：）

他 你害怕啦？

她（微笑地摇摇头）不。

（变换着的儿童歌声继续不断，但逐渐远去了。班长骂那两个抢桔子的孩子。大孩子拿走桔子，开始吃起来。这些镜头比应该拍的时间长一些。在哭着的孩子后面来了 500 个学生的队伍。这有点可怕。他把她拉到身旁。他们好像有点儿心神不定。他看着她，她看着游行队伍。观众应该感觉到游行在剥夺他们那一点点余下的时间。他们默不做声。他拉着她往前走。她让他拉着手。他们走出人群，逆着游行的方向朝前走。我们看不到他们了。①）

（他们再度出现时，是在一间日本式的大房间里，光线柔和。在狂热的游行之后，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这是一座现代化的房子，里面有椅子之类的设备。她像一个客人那样站在那里，有点儿踌躇。他从房

间的远端向她走过来。[就像他刚刚关上门，或者从汽车间来似的等等。])

他 坐下。

(她没有坐下。两个人继续站在那里。我们觉得爱情在防止他们发生性的冲动，至少目前是这样。他面对着她，这样呆了一会儿，感到有点儿尴尬。一个男人有了这种意外的机会，是不会像他这样做的。)

她(找话说)你一个人在广岛吗?……你的妻子在哪里?

他 她在温泉，在山上。我现在是一个人。

她 她什么时候回来?

他 再过几天。

她(轻轻地，像是在旁白)你妻子长得怎么样?

他(故意地)很漂亮。我是一个和妻子过得很幸福的男人。

(停顿)

她 我也是。我是一个和丈夫过得很幸福的女人。

(说这些话时，两个人的感情都是真挚的，这种感情延续下去。)

她 你难道不是在下午工作吗?

他 是的，事情不少，主要是在下午工作。

她 这整个事情都是够蠢的……

(说这句话就像在说“我爱你”。他们接吻时，电话铃响了。他没有去接。)

她 是我妨碍了你下午工作吗?

(他还是不去接电话。)

她 告诉我，有什么影响吗?

(广岛。在他们爱过之后，光线已和原先不同。)

他 在战争年月你爱的那个人是法国人吗?

(内韦尔。黄昏时分，一个德国人经过广场。)

她不……他不是法国人。

(广岛。她躺在床上，累了，但感到挺舒适。天更黑了。)

她 不错，是在内韦尔。

(内韦尔。一个爱情的镜头。自行车在奔驰，树林，等等。)

她 最初，我们在谷仓会面，后来在废墟中，后来在屋子里，就像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

（广岛。房间里，光线更暗了。他们安静地拥抱在一起。）

她 后来他死了。

（内韦尔。几个内韦尔的镜头。河流，码头，迎风飘扬的白杨树，等等。码头空荡荡的。花园。又是广岛。）

她 那时我 18 岁，他 23。

（内韦尔。晚上，在一间“小屋”里，在内韦尔的“结婚”镜头。在映出内韦尔场面的期间，假定他问了些问题，她在回答，但声音不大。内韦尔的镜头继续下去。接着：）

她（平静地）为什么不谈别的，单单要谈他呢？

他 为什么不呢？

她不。为什么？

他 为了内韦尔。我才刚刚开始了解你。在你一生成千上万的事情当中，我选择了内韦尔。

她 就像你也可能选择别的地方？

他 是的。

（我们知道他在撒谎吗？我们怀疑他是在撒谎。她几乎发火了，找些话来说：）

她不，这不是偶然的。（停顿）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他可以——这是影片中很重要的一点——这样回答：）

他 在那儿，我想，你一定很年轻……年轻得还没有属于一个人我喜欢这样。

她不，这不是真话。

（或者）

他 在那儿，我想，我几乎……失掉你……很可能没有机会认识你。

（或者）

他 在那儿，我想，你一定已经开始逐渐形成今天的你了。

（在这三种可能性当中选择一种，或者三种全用，一个接着一个，

或分开，随意插到床上的性爱动作中间。我喜欢最后一种办法，如果这不会使这一场太长的话。①)

她(大声喊)我要离开这儿。(她几乎是粗野地抱住他。)

(他们穿好了衣服呆在早先呆过的那间屋子里。现在灯已经亮了。两个人都站着。)

他(十分平静地)在你走之前，我们只能消磨时间了，离飞机起飞还有 16 个小时。

她(心烦意乱，十分苦恼)时间太长了……

他(温柔地)不，你千万不要害怕。

第 四 部

(夜幕在广岛降临，只留下一缕缕长长的光线。河水按时涨落潮水。人们有时沿着泥泞的河岸观察慢慢上涨的潮水。

河对岸有一家咖啡馆。现代化的、美国化的咖啡馆，有一扇宽阔的凸窗，坐在咖啡馆后面的顾客只能看见河，看不见河岸。河口那边的轮廓更是模模糊糊的。那儿是广岛的末端、太平洋的开始。咖啡馆空着一半。他们在房间后半间的一张桌子旁边面对面地坐着，不是脸贴着脸，是额顶着额。在上一场里，他们被在 16 小时之内就要永别的想法所压倒。现在再看到他们时，他们几乎是快乐的，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因为发生了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内韦尔复活了心里充满了这种绝望而又幸福的爱，他说：)

他 除此以外，内韦尔在法语里就没有旁的意思吗？

她不，没有。

他 我们如果在内韦尔相爱，你会觉得地下室里冷吗？

她 会的。内韦尔的地下室很冷，夏天和冬天都是这样。因为这座城市是沿着卢瓦尔河建筑的。

他 我想象不出内韦尔是个什么样子。

（内韦尔的几个镜头。卢瓦尔河。）

她 内韦尔。四万居民。建筑得像座首都——但，连一个孩子都可以环城走一圈（她离开他身边）。我出生在内韦尔，（她喝酒）在内韦尔长大。我在那儿读书，在那儿长到 20 岁。

他 卢瓦尔河是什么样儿的？

（他双手捧着她的头。内韦尔。）

她 它是一条完全不能通航的河流，河上总是空荡荡的。因为水流曲折，河里有沙洲。在法国，人们认为卢瓦尔河是一条非常美丽的河流，特别是它的光线……这样柔和，你要是知道就好了。

（心醉神迷的声音。他放开她的头，注意聆听。）

他 你在地下室的时候，我已经死了吗？

她 你已经死了……而且……

（内韦尔：那个德国人在码头上慢慢地死去。）

她 ……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地下室很小。

（她把贴着他的脸缩回来，用手比划着地下室有多小。然后接着说下去，仍然靠得很近，但没有碰到他。没有妖冶的表情，她真挚热情地和他说话。）

她 ……很小。《马赛曲》的音调在我头顶上飘过。歌声……震耳欲聋……

（她在咖啡馆〔在广岛〕里捂上耳朵，咖啡馆突然变得十分安静。插进几个内韦尔的镜头。丽娲的血迹斑斑的手。）

她 在地下室，手变得没有用处了，它们只能用来挖洞，把皮都磨掉了……在墙上磨的……

（内韦尔某地，血淋漓的手。她放在桌子上的手并没有受伤，丽娲舔自己的血。）

她 ……这是你惟一能做的事，它使你感到舒服一点儿……也是为了要记住……自从我尝过你的血之后，我喜欢血。

（她谈话时，他们很少互相观看。他们在看内韦尔。两个人好都被内韦尔迷住了。桌子上有两个杯子。她贪婪地大口地喝酒。他慢慢地喝。他们的手放在桌子上。）

(内韦尔)

她 地球在我的头顶上转动。当然……我看到的不是天……而是地在动。从星期一到星期六过得很快，星期天过得很慢。——人们不知道我在地下室。他们假装我已经不在人世，死在远离内韦尔的地方。我父亲希望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使他丢了脸，我父亲希望的就是这样。

(内韦尔。父亲，一个内韦尔药剂师，站在他药店的窗后。)

他 你尖声叫了吗？

(内韦尔的一间房子。)

她 开头我没有喊叫，没有。我轻轻地呼唤你。

他 可是我已经死了呀。

她 虽然你已经死了，我还是呼唤你，后来，有一天，我尖叫起来，像一个聋子那样拼命地尖叫。于是他们把我关进了地下室，为的是惩罚我。

他 你叫了些什么？

她 你的德国名字。只喊你的名字。我只记得一件事——你的名字。

(内韦尔的一间屋子，听不见尖叫声。)

她 我答应不再叫了，于是他们让我回到屋里。

(内韦尔的一间屋子。她躺在床上，弓起一条腿，充满了情欲。)

她 我实在需要你，我忍受不了啦。

他 你害怕吗？

她 我怕。不论在哪儿我都害怕。不论在地下室，还是在我屋里。

他 你怕什么？

(内韦尔天花板上的斑点，内韦尔各种可怕的东西。)

她 怕再也看不到你，永远、永远看不到你。

(他们像这一场的开头那样，彼此又靠在一起。)

她 有一天，我满 20 岁那年。我在地下室，我母亲走进来告诉我，我已经满 20 岁了。(停了一下，像是在回忆)我母亲哭了。

他 你向你母亲的脸上吐唾沫了？

她 是的。

(他们仿佛共同感受到这些事。他移开了一点。)

他 喝点什么吧。

她 好的。

（他把杯子递过去让她喝。她由于回忆而显得疲乏不堪。）

她（突然之间）后来，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他（设法提醒她）这些地下室非常古老，非常潮湿，这些内韦尔的地下室……你刚才在说……

她 不错，到处都是硝。

（她把嘴贴着内韦尔地下室的墙壁，啃着墙皮。）

她 有一只猫有时跑进来东张西望。这只猫并不令人讨厌。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一只猫跑进内韦尔地下室，看着这个女人。）

她 后来，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他 这样有多久？

她（还是神思恍惚）永无尽期。

（有一个人，一个孤独的人，在自动电唱机上选了一张法国风笛舞会音乐的唱片。为了使内韦尔失去的回忆这一奇迹持续下去，为了让一切都“静止不动”，日本人把自己杯子里的酒倒进她的杯子。

在内韦尔的地下室里，猫的眼睛和丽娟的眼睛闪闪发光。听到唱片的音乐时 她[醉了或疯了]又笑又叫：)

她噢！我从前曾经是是多么年轻呀！

（她的心又回到内韦尔，其实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她入魔了[这里用什么形容词都行]）

她 晚上……我母亲把我带到花园里。她看着我的头，每天晚上都仔细地看我的头。她仍然不敢靠近我……我只有在晚上才能看到广场，于是我就看啊，它太极了！（作手势）广场的中间往下注。

（内韦尔地下室的通气洞，透过它可以看见彩虹般的自行车车轮在黎明时分经过。）

她 我到黎明时刻就想睡了。

他 那边有时也下雨吗？

她.....顺着墙边下。

(她在寻找,寻找,寻找。)

她(几乎带有恶意)我想念你,不过我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他们又靠拢来。)

他 疯了。

她 爱你爱得发疯了。(停顿)我的头发长出来了,每天我都可以用手感觉出来。我并不在乎。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的头发又长出来了.....

(丽娟躺在内韦尔她自己的床上,把手伸到头发里,用手指理头发)

他 住进地下室之前,你叫喊过吗?

她不,我麻木了。

(他们脸贴着脸,半闭着眼睛。广岛。)

她 他们把我的头发仔仔细细地剃光了。他们认为把妇女的头好好剃光是他们的责任。

他(非常清楚地说)亲爱的,你为他们感到惭愧,是吗?

(在剪头发。)

她不,你死了。我心里太痛苦了。(天愈来愈黑了。她用冷冰冰的声音说出下面的话)我听到的只有头顶上剪刀的声音。这使我对.....你的死,感到舒服一点儿,就像.....就像.....噢,我举不出更好的例子,就像在我愤怒的时候.....我就用手指甲挖墙.....

(她接着说下去,在广岛,绝望地偎依着他。)

她啊!多么痛苦!我的心中多么痛苦。简直无法令人相信,全城都在唱《马赛曲》。天黑了。我那死去的爱人是法国的敌人。有人说,她应该被拉去游街示众。由于耻辱,我父亲的药店关了门。我独自一人。有些人在耻笑我。当天夜里我回了家。

(内韦尔的广场。她尖声叫喊,却听不见叫什么,只是从她的口形上,猜得出那是任何民族都通用的一个孩子在呼唤妈妈。他仍旧依偎着她,拉着她的手。)

他 后来,有一天,亲爱的,你摆脱了无穷无尽的痛苦。

(丽娟在内韦尔的那间房间里来回踱步,撞翻了东西,像野兽一样暴怒。)

她 是的，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告诉我，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不论是冬是夏，圣艾蒂安大教堂都在每天晚上六点响起钟声。有一天，我真的听见了钟声。

我记得从前我也曾听说过——在我们相爱的时候，在我们幸福的时候。

我开始看清楚东西了。

我记得从前也曾看见过——从前——在我们相爱的时候，在我们幸福的时候。

我记得。

我看见了墨水。

我看见了白天。

我看见我的生命。你的死亡。

我的生命在继续着。你的死亡也在继续着。

（内韦尔的房间和地下室。）

现在阴影遮住屋角的时间要比从前晚了，阴影遮住地下室墙角的时间要比从前晚了，大约要在六点半钟。

冬天过去了。

（停顿。广岛。她在浑身颤抖，把贴着他的脸移开。）

她啊！真可怕。我对你的记忆开始淡漠了。

（他端着酒杯让她喝酒。她对自己感到震惊。）

她……我开始忘却。我颤抖，因为我竟能忘却这么深沉的爱……

……更多的爱。（他又给她喝酒。）

（她在往事中徘徊。这一次是独自沉思，他把握不住她了。）

她 我们约好中午在卢瓦尔河码头见面，我要跟他走。我中午来到码头的时候，他还没有断气。有人从花园里朝他开了枪。

（在卢瓦尔河码头上面的那座花园 她变得神志不清 不再看着他了。）

她 我在他身边呆了一天一夜。第二天 早晨，他们把他装上了一辆卡车。就在那天夜里内韦尔解放了。圣艾蒂安大教堂的钟声彻夜不停……在我的身体下面他一点一点地变冷了。啊！他弥留的时间可真长啊！到底是什么时间死的？我也不大清楚。我趴在他身上

…… 是的……我实在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因为即使在当时，即使在事后，对，即使在事后，我也分不清他的尸体和我的身体。我只感到他的尸体和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你明白吗？（喊叫）他是我的初恋啊……

（日本人打了她一个耳光。〔或者，你宁愿要他拼命捏紧她的手。〕她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挨的打，但突然清醒过来，看来她能理解他这样做是必要的。）

她 后来，有一天……我又尖叫起来了，因此，他们又把我关进地下室。

（她的声音恢复了正常的节奏。现在到了玻璃球这一场：玻璃球滚进地下室，她拾起它，把带着人的体温的玻璃球握在手里……后来又把它还给外边的儿童……）

她……它是暖和的……

（他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但让她说下去。她继续下去。）

她（停顿片刻）我想我是在那时忘却仇恨的。（停顿）我不再叫喊了。（停顿）我恢复了理性。他们说：“她恢复理性了。”（停顿）在一个节日的晚上，他们把我放了出来。

（黎明。内韦尔。河边。）

她 卢瓦尔河畔。黎明。人们正在过桥，人数有时很多，有时很少，那要看是什么时候。远处一个人都没有。

（内韦尔的广场。晚上。）

她 不久以后，我母亲告诉我，我得趁晚上到巴黎去。她给了我点儿钱。我在晚上骑自行车到巴黎去了。那时是夏天，晚上天气也很暖。当我在两天以后到达巴黎时，报纸上满版都是关于广岛的消息。我的头发已经长得很像样了，我走到街上的人群中间去。

（有人把另外一张风笛舞会唱片放在自动唱机里。）

她（仿佛刚刚清醒过来）14年过去了。

（他递给她一点喝的。她喝了，显然平静了下来。他们从内韦尔的往事中挣脱出来。）

她 我甚至不大记得他的手了……那种痛苦，我还记得一点儿那

种痛苦。

他 今天晚上吗？

她 不错，今天晚上我记起了那种痛苦，不过总有一天我会把它也忘掉。完全忘掉。一切都忘掉。

她（抬起头看着他）到明天这个时候，我和你之间就要相隔万里了。

他 你的丈夫知道这件事吗？

她（犹豫）不知道。

他 那么，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吗？

她 是的。

（他站了起来，抱住她，把她强拉起来，紧紧地拼命地抱住她。人们看着他们。他们并不理会。他非常快乐。他笑了。）

他 只有我知道，没有别人知道吗？

她（闭上眼睛）别再说了。

（她更紧地贴近他，抬起手轻轻地抚摸他的嘴唇，接着，好像突然之间变得非常快乐。）

她啊，有些时候，能有个人在身边是多好呀！

（他们慢慢地分开，他又坐下了。）

他 是的。

（有一盏灯灭了，也许是河边的灯，也许是酒吧间的灯。她跳了起来，把又在抚摸他嘴唇的手抽了回来。他没有忘记时间过得很快。）

他 再对我说一点吧。

她 好吧。

（思索，想不出什么。）

他 再对我说一点吧。

她 我还要再经历那个时刻，那个永劫不复的时刻。

（她在喝酒。他在说话，他好像游离了现实。）

他 几年之后，当我已经忘掉你的时候，当我纯粹出于习惯，又有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仍然会把你当作爱情忘却的象征来怀念。我想起我们的邂逅就会想起忘怀的可怕。我知道我会那样的。

（人们正在走进咖啡馆。她看着他们。）

她（抱着希望说）在广岛，晚上会停止活动吗？

（他们开始玩最后一场互相欺骗的游戏。）

他 永远不会，广岛晚上永远不会停止活动。

（她放下酒杯，微笑着，微笑里隐藏着忧伤。）

她 我喜欢那样……喜欢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有人醒着的城市——

（酒吧间的老板娘关了一盏灯。唱机也停了。他们处于半黑暗状态。咖啡馆关门的时刻很快就要到了。他们都闭上了眼睛，好像突然害起羞来。循规蹈矩的世界把他们驱逐出来，因为在这个世上容不得他们这种奇遇。没有必要斗下去了。她突然明白了这一点。当他们再睁开眼睛时，他们确实笑了，“为的是不要哭出来”。她站起身。他没有阻拦她。他们走出咖啡馆，在茫茫的黑夜里，站在咖啡馆门前，她面对着他站着。）

她 有时需要忘掉社会造成的困难，否则就会闷死。

（咖啡馆关掉最后一盏灯。两个人都垂下了眼睛。）

她 走吧，离开我吧。

（他开始走了，抬起头望着天空。）

他 天还没有亮……

她 没有。（停顿）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他 是的，可能是这样。（停顿）除非，也许有那么一天，战争爆发了……

（停顿）

她（讽刺地）不错，战争……

第 五 部

（又过了些时候，我们看见她在街上出现了，走得很快。接着，又看见她在旅馆的门廊里，拿了房间钥匙。然后，我们看见她在楼梯上。然后，她打开她的房门，走了进去，突然站住，就像面临深渊或发现屋子里有人。她退了出来，轻轻地关上房门。

上楼，下去，又上楼……她折了回来，在过道上走来走去，绞着双

手，考虑该怎么办。她想不出办法，又突然回到她房间，这一次在房间里呆定了。

她走到洗脸盆跟前，往脸上撩了些水。我们听到她的第一句内心独白。）

她 你以为你知道，不，你不知道。

在内韦尔，在她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德国情人……

我们要到巴伐利亚去，亲爱的，我们要在那儿结婚。

她从来没有去成巴伐利亚。（照镜子）

我倒要看看没有到过巴伐利亚的人谁敢对她谈论爱情。

你还没有完全死。

我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别人了。

我今天晚上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对你是不忠实的。

我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他了。

你看，这是一个可以告诉别人的故事。

十四年了，我没有再尝到……不能实现的爱情的味道。

自从内韦尔以后。

看我怎样正在忘掉你……

看我怎样已经忘掉了你。

看着我呀。

（从打开的窗户看出去，我们看见新建的广岛，它安静地沉睡着。她忽然抬起头，在镜子里看见她那潮湿的面孔——好像是眼泪，变老了，变憔悴了。这一次，她厌倦地闭上了眼睛。她擦干脸，很快地离开屋子，走出门廊。

我们再看见她时，她坐在一张长凳或一堆石头上，离他们晚上呆过的咖啡馆大概 50 英尺远。咖啡馆的灯光射到她的眼睛上，目光呆滞，几乎是空洞的，因为他已经不在那儿了。她在石堆上〔躺下，坐着〕继续看着咖啡馆。〔现在酒吧间只剩下一盏灯了。刚才他们坐着的那个房间已经没有人了。通往房间的一扇门微微开着，微弱的灯光刚刚能使人看出桌椅陈设的位置，它们真像是一些模糊的、虚幻的影子。〕

她闭上了眼睛，然后又睁开。她好像睡着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她睁开眼睛时，像猫一样地突然睁开。然后，我们听到她的声音——内心独白。）

她 我要呆在广岛。每天晚上和他在一起。在广岛。（睁开眼睛）我要呆在这儿，这儿。

（她的视线离开了咖啡馆，茫然环视四周，接着突然像孩子似的紧紧地缩成一团，双手抱着头，蜷起双脚。日本人走近她。她看见他，却没有动，没有反应。两个人都开始有点儿心不在焉，彼此没有感到惊讶。他在抽烟。）

他 留在广岛吧。

她（看了他一眼）当然我要留在广岛，和你在一起。（她又埋下头，用孩子的腔调说）噢，我真难受啊……

（他走近她。）

她 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真的…… 走开吧。

他（走开）我离不开你。

（他们现在是在林荫大道上，背景是夜总会的霓虹灯广告。林荫大道是笔直的。她在前面走，他跟在后面。我们先看到一个，再看到另一个。他们的脸上都充满了忧伤。他追上了她。）

他（温柔地）和我一起呆在广岛吧。

（她没有回答。然后，我们听到她的内心独白，声音很响，控制不住感情。）

她 他将会朝我走过来，要搂着我的肩膀了，要吻——我——了……他要吻我了……我将会不知所措了。

（说“不知所措”这个词儿时她几乎出神了。）

（镜头转向他。我们看到他愈走愈慢，故意拉开他们之间的距离，因此，不但没有靠近她，反而离得更远了。她没有回头。）

（一连串的广岛和内韦尔街道的镜头。丽妮的内心独白。）

她 我遇到了你。

我记住你。

这座城市的大小正适合恋爱。

你天生适合我的身体。

你是谁？

你把我毁了。

我渴望，我渴望背叛上帝，和人通奸、撒谎，我渴望死。

我一直是这样。

我一直希望有一天你会来到我面前。

我静静地极其耐心地等待着你。

占有我吧。你随心所欲地把我变形吧，这样，再不会有人在你之后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欲念了。

只有你我两个人，我的爱。

夜晚将永远不会终止。

太阳将永远不会再升起。

永远不，永远不会，再也不会了。

你把我毁了。

你多好呀。

让我们一起心平气和地、带着良好的祝愿来哀悼那过去的日子。

我们没有别的事可做，只能哀悼那过去的日子。

那个时刻将要来临。

那个时刻一定会来临。那时，我们不会再知道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渐渐地，这个字眼就会在我们的记忆中淡漠下去。

然后，它就完全消失了。

（这次他面对她走过去——最后一次——不过保持着一段距离。从那时起，她是不可亵渎的。天在下雨。他们站住一家店铺的天篷下。）

他 你能不能留下来呢？

她 你知道是不可能留下来的，比走掉的可能性小。

他 一个星期。

她 不。

他 三天。

她 三天够做什么的？为了活下去？还是为了死掉？

他 足够弄清楚是要活下去还是去死掉。

她 这不可能。不论活下去还是死掉，这点时间都不够用，因此，我根本不予考虑。

他 你还不如在内韦尔死了呢。

她 我也这样想，可惜我没有死。

（她坐在广岛火车站候车室的一张长凳上。又过了不少时间。她旁边坐着一个日本老太太。又一段内心独白：）

她 内韦尔，这个我已经忘怀了的城市，今天晚上我希望能再看见你。一连几个月，每天晚上，当我的身体燃烧着对他的怀念时，我也看到烈火中的你。

（日本人像一个影子那样走了进来，坐在长凳上，在老太太的另一边。他没有看那个法国女人，他的脸被雨水淋湿了，嘴唇微微颤抖。）

她 当我的身体还燃烧着对你的怀念时，我想再看看内韦尔……还有卢瓦尔河。

（内韦尔的镜头。）

可爱的涅夫勒白杨树，我要把你忘掉。（说“可爱”这个词儿时，应该像说情话那样。）

不值钱的故事，我要把你忘掉。

（内韦尔废墟。）

在没有你的夜晚，我只好等待白天来解脱我。

（在内韦尔“结婚”。）

一天没有他的眼睛，她就活不下去。

内韦尔的小姑娘。

内韦尔的不害臊的小姑娘。

一天没有他的手，她就觉得堕入情网是多么可怜。

傻姑娘。

她在内韦尔为爱情而死去了。

剃光头的小姑娘，你把一切都忘了吧。

不值钱的故事。

至于他呢，他要从你的眼睛忘起。

和你完全一样。

至于他呢，他将要忘记你的声音。

和你完全一样。

至于他呢，他将把你一点一点地整个忘掉。

你将要变成一支歌曲。

（他们当中隔着一个日本老太太。他抽出一支香烟，微微抬起身子，把那包烟递给法国女人，“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么一点点了，请你抽支烟，就像我请任何人，比如请这位老太太抽一支一样”，她不抽。他把香烟递给老太太，给她点火。

内韦尔森林的景色在曙光中移动着，逐渐消失。内韦尔。广岛车站的高音喇叭随着内韦尔的镜头高声广播：“广岛！广岛！”

法国女人好像睡着了。旁边的两个日本人怕把她吵醒，在小声说话。）

老太太 她是谁？

他 一个法国女人。

老太太 出了什么事啦？

他 她过一会儿就要离开日本，我们要分开了，心里很难过。①

（她走了。又在车站外边见到了她。她坐进一辆出租汽车，车子在夜总会门前停下。那是“卡萨布兰卡”夜总会。接着，他也来了。

她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他坐在她对面的一张桌子旁。这就是一切的结束。这个夜晚的结束标志着他们永别的开始。屋子里有一个日本人走上去和她搭讪。）

日本人 你单独一个人吗？

（她只用手势回答。）

日本人 你愿意和我聊聊吗？

（那个地方几乎是空的，人们感到很无聊。）

① 他们用日语对话，电影里不加翻译。

② 以下的一段对话在电影里用的是英语。

日本人 这会儿一个人孤零零的可是太晚了。

（她让别的男人和自己交谈，为的是“丢掉”我们认识的那一位。不过这不但可能，而且也毫无意义，因为那一位已经不见了。）

日本人 我可以坐下吗？你是刚到广岛游览的吗？

你喜欢日本吗？

你住在巴黎吗？

（从窗户往外看，我们可以看到天将破晓。内心独白停止了。不知名的日本人还在对她讲话。她看看他。不知名的日本人停止和她讲话。接着，她吓了一跳，“可诅咒的曙光”已经从夜总会的窗户射进屋里来了。）

（再看见她时，她在旅馆屋里靠着门站着，手按着胸口，敲门声。她打开门。）

他 我不能不来。

（他们面对面地站在屋子里，两手下垂，身子没有接触。房间很整洁。烟灰碟是空的。床铺得整整齐齐。现在已经是白天了，太阳已经升起。床没有动过，没有人说话，甚至连烟都没有人抽，彼此注视着对方。寂静的黎明笼罩着整个城市，他走进她的屋子。远方，广岛还在沉睡。她忽然坐了下来，用手抱着头，紧握拳头，闭上眼睛，长叹了一口气，这是一声极其忧伤的叹息。她的眼睛反射出城市的亮光。）

她 我要把你忘掉！我已经在忘掉你了！你看我是怎样地在忘掉你！看着我！

（他抓住她的胳膊〔手腕〕，她面对着他，头往后仰。）

（原载《外国电影剧本重刊》，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 年版）

《广岛之恋》剧本分析

李玉倩

故事开始于 1957 年 8 月的一天。在广岛，发生了一段短暂的异国恋情。女人是个来广岛拍电影的法国演员，男人是个在广岛工作的日本建筑师。两人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有妇之夫。

女人的拍摄工作已经结束了，第二天，她就要离开广岛。在旅馆里，男人极力劝说女人留在这里，远处传来的音乐伴随着他们的激情一起燃烧，几乎令人窒息。他们交替重复着这样两句话：

日本男人：你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

法国女人：我都看见了，都看见了。

广岛那曾经伤痕累累的残酷历史，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恐怖景象，似乎又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恍惚中，女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在“二战”时期同一名德国士兵相恋的经历。女人惊讶于眼前的男人竟然唤醒了她的记忆，但似乎也不愿意分清楚，眼前的男人是日本青年还是昔日刻骨铭心的德国恋人，她在潜意识中，把他们等同起来了。

很快，天亮了，他们恋恋不舍地分手。第二天下午，和平广场上，日本男人去找法国女人，他带走了她，在咖啡馆里，他聆听了她的故事。

“二战”结束前夕的法国小镇内韦尔，女孩丽娟（法国女人）因为在战争中与德国兵相恋而被剃光头发，关进地窖。情人被冷枪打死，亲人冷漠又残忍，让丽娟几乎陷入疯狂……

回忆过后，女人非常不安，坦露心扉给男人的举动令她自己十分惶恐，她决定与男人分手。

到了晚上，男人又出现了，求女人留在广岛。女人发现原来曾经的一夜激情已经变成了爱情，在爱的折磨和煎熬下，女人内心激烈地冲突着，他们又去了旅馆。

但女人终于决定离开她新的爱情，离开广岛，离开她爱上的这个日本男人 和爱情告别 就像 14 年前在内韦尔告别了她一生中最美的爱一样。

这就是法国左岸派著名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编剧的《广岛之恋》。

回忆开始于非常规的爱情，这爱情在杜拉斯非常规的叙述下，显得既复杂又单纯，既刻骨铭心又转瞬即逝。剧本的情节很简单，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情节，充斥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个视觉的碎片，或者说是回忆的碎片。博物馆、医院、各种指示牌、照片、复制品、原子弹爆炸的证物，还有广岛和平广场上的鲜花，和法国内韦尔灿烂的阳光……这些碎片，让人心碎。

剧本说的是战争还是爱情？是一次文献式的战争展演，还是一段绝望而痛入骨髓的爱情呢？或者说剧本展示的究竟是一件事情还是一种思索呢？是一段新愁还是一场旧恨呢？我们有太多的疑问。

过去、现在、回忆、想象……错综交替，杜拉斯用她倾泻式的语言探寻着个人痛苦的肌理。两个人、两个城市、两段爱情。女人爱的记忆曾经寂寂无声，那是因为这记忆无处诉说，诉说之后，她才发现自己拥有了新的爱情。从没碰过的记忆，在女人心灵深处早已石化，本以为一生就这样载着石化的爱情走下去了，没想到在广岛，在战后的广岛，在这个与她有同样惨烈记忆的地方，一个温柔的日本爱人把她石化已久的记忆化为一段新的柔情。

当女人结束对于内韦尔的叙述时，她的心已经空了。爱的伤口痊愈了，只结了一个模糊的疤痕。没有什么东西抵得过时间的流逝，就连最深的爱也不能。

女人对死去的德国恋人说：我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别人了。我今天晚上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对你是不忠实的。我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他了，你看，这是一个可以告诉别人的故事。

是的，当刻骨铭心可以拿来说时，可以敢于回忆时，也许就是我们开始遗忘的时候了。

但剧本说的仅仅是爱吗？也许更多的是隐喻战争。“二战”肆虐过的地方，有多少段早已石化而不敢想起的回忆啊？实际上，在《广岛之恋》中，爱情已经演化为某种媒介，用以披露个体在战争中所受

到的精神创伤，用以传递一种关于忘却与记忆的深层含义。《广岛之恋》中女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符号和象征，女人（其实也就是作者以及她的文学团体）锲而不舍探究的，是战争等大的事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所以，这场不规范的爱情，才具有了跨越时空，跨越心灵的力量。

心理分析，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充斥着整个剧本。作者反对传统的心理描写手法，很少从外部描写人的本质，而是不断从人物心理内部来凸现他们活生生的心灵。剧本并没有完整的矛盾冲突线和情节发展线，人物都没有姓名，即便是主人公，也只以“广岛”和“内韦尔”来称呼，打破了传统的戏剧结构样式。通过人物的对话、内心独白、画外音和声画错位等手法，将想象与现实、意识流与纪实性融合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潜意识银幕化的结构。剧本的主题也是迷离恍惚，充分体现了非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

《广岛之恋》具有多声部的表现魅力，采用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不讲故事，而是通过动人心弦的感觉，渗透表达出作者成熟的人性理念和人生直觉。另外，有意淡化的情节、心理暗示的频繁出现、叙述角度的多视角、文学剧本的电影化，都大大增加了杜拉斯这部《广岛之恋》的生命厚度和艺术容量。

对白也是剧本中独特的一部分。

日本男人：你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看见。

法国女人：我都看见了，都看见了……

日本男人：我是个同妻子在一起过得幸福的男人。

法国女人：我是个同丈夫在一起过得幸福的女人。

法国女人又说：我渴望，渴望不忠、通奸、欺骗和死亡。一直如此。我早就料到你有朝一日会遇到我。我那时无限焦急地等待着你，静静地等待着你。

法国女人还说：吞噬我吧，把我弄得变形，直至丑陋。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请求你。你毁了我。你对我有好处。

这样的对白令人震撼，仿佛不是要说给对方听，只是要倾诉，迫不及待的，重复着，呢喃着，呐喊着，又像是一种由主人公讲出来的旁

白。主人公不断地说着，好像这些话与自己毫无关系，漫不经心的语气中却浮现着鲜血一般浓烈的颜色。隐喻式、歌咏式的谈话，晦涩不明却又华巧绚丽的字眼，不断地流过耳畔，也许，你能做到的，除了倾听，只有倾听。

意识流也是剧本《广岛之恋》的一个显著特征。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法国一批新进导演掀起了反传统的电影运动，被称为“新浪潮”。他们蔑视一切传统的电影叙事方法，拍摄的电影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而同时期崛起的“左岸派”电影集团通常被视为“新浪潮”的一个分支，他们拍摄的影片注重探索人的内心意识，更使用大量现代色彩十分浓郁的时空倒错的“意识流”手法。左岸派与文学的联系十分紧密，当时盛行的“新小说”派作家很大一部分都是“左岸派”的成员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广岛之恋》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广岛之恋》无疑是一部现代主义电影。现代主义电影最基本的形式特征之一就是事件的无逻辑组合——生活流手法，或非理性的意识活动——意识流手法，来代替或打乱逻辑的情节结构，对传统的情节结构进行否定。

情节是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客观规律性的反映，而否定情节当然就意味着否定生活的客观规律性，强调主观的感觉和心理上的探索。

“意识流”一词就其心理学原意来说，是用来描绘自然地不间断地流动的意识状态的一种借喻。在叙事艺术中，意识活动向来是要表现的对象，而且大多数是指一些经过整理的有条理的意识活动。但不可否认，属于半清醒（半理性）状态（如想象、联想）或非清醒（非理性）状态（如梦、幻象）的意识活动，历来也是被表现的对象，这种半理性或非理性的内容是被理性化了的。它们被纳入情节发展和性格形成的逻辑，作为解释人物行为动机或预示情节发展的补充手段。

意识流电影主张以非理性的意识流动构成影片的内容。它在结构上有以下特点：1. 抛弃了传统的叙述顺序，以非理性的心理顺序代替传统叙事逻辑顺序；2. 在时空方面打破了传统的结构顺序，大量地运用闪回和倒序，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把回忆和幻想、真相和错觉糅合在一起。

《广岛之恋》是典型的“左岸派”作家电影的产物，以时空的错综交叉，现实画面与人物精神活动的叠合，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带有明显的意识流风格，正是一部时间与空间概念完全心理化的“意识流”电影。简短的、下意识的闪回镜头频繁出现，现代意义的题材，暧昧多义的主题，令人震惊的表现手法，都包容于一部作品。1957年的广岛和1944年的内韦尔纠缠不清，人们看到的是法国的景象，听到的则是广岛的声音。法国女人和日本男人的邂逅，其实并不包含任何戏剧性情节的元素，与短暂的爱情并发的狂乱的潜意识过程才是剧作的主体。

看到这样的剧本，聪明的读者，要让自己学会，听任眼前的异乎寻常的形象、话语以及人物情感等等去驱使，用心灵去感受这部直接诉诸情感的杰作。

反战情绪在《广岛之恋》中有了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剧本中对广岛在“二战”中的悲惨遭遇没有做正面写实的大场面描述，而是将战争的主题隐藏在一个爱情故事之后。剧本开始当男女主人公拥抱着在一起时，他们的身上流着晶莹的汗珠，然而带有情欲意味的汗珠却被表现为原子尘、蘑菇云的类似物，随后又出现了广岛在1945年遭原子弹轰炸后的恐怖景象。我们似乎分辨不清爱情与战争，哪个是作者要表现的对象。

在剧中，爱情始终被战争所打断，而且伤痛使人们无法再次陷入爱情。落在广岛的一颗原子弹打断了历史真实的进程，而在内韦尔射出的一颗子弹埋葬了少女纯真的恋情。原子弹和子弹，爱情的悲剧与战争的悲剧，终于达到了深层次的相似，结果将这一场短暂而平凡的爱情提升至全人类的高度上。

人物在剧本中甚至没有名字。日本男人和法国女人只是高度抽象了的人，他们代表的是两个被战争摧残过的城市：内韦尔和广岛。所以他们的爱情悲剧便更具有普遍的意义。无论人们怎样试着去学会坚强，只要有战争存在，人类情感就永远面临着摧残。

法国女人，一个渴望热烈的爱的女人。在她年轻的时候，在战争的年代，她曾经有一个机会，和心爱的人一起死，但她没有做到，于是，她的爱便尘封在了她情人死去的那一刻。多年以后，她来到广岛，一个与

她的故乡同样蒙受过战争摧残的地方，她在一个日本男人温柔的探寻下开始了回忆，并且重新燃起爱的火焰。

可越是和爱人在一起，女人就越是会回忆起自己的初恋。对眼前的男人的炽热的爱情和对刻骨铭心的初恋的不断回想，交织在女人的心中，女人自己也说不清，她究竟是在爱这个倾听了她回忆的男人，还是仍然在旧爱中徘徊。但无论女人最后选择了什么，女人终因这次广岛之行而卸下了情感的负累，这一次回忆之后，生命中不可触及的痛苦也许就会烟消云散了。

在剧中男人始终是个既在探究，又在阻止的角色。作为一个日本人，广岛的灾难就是他的灾难。正如剧中对白所说，他的名字就是“广岛”。神秘的法国女人，有故事的法国女人，把他深深迷住，又让他不断地困惑，他不断探究着，带领女人穿越记忆的迷宫，他在了解女人的同时也在探寻着自己的心灵。他在阻止女人“看到”的同时，也在慢慢打开心里的隐痛。男人不断重复着“你没有看到”。女人没有看到的正是男人心中的隐痛。如果女人看到了，那么无疑是撕开了男人心上的伤口。

在本剧中，男人和女人的相互探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探究，也是两个经历过战争灾难的民族相互探究与抚慰。他们超越了个体，具有普遍而博大的内涵。

时空结构在《广岛之恋》中，被彻底地打乱。非技巧式的意识的转接，带来了令人震撼的多时空感受。一个剧本的时空结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时空顺序式结构，另一类是时空交错式结构所谓“时空顺序式结构”，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去组织情节；所谓“时空交错式结构”，就是把时间的顺序打乱，不按照时间的顺序去组织情节。而《广岛之恋》的时空叙事方式显然是后一种中的极端，时空像梦境中一样可以随意转换，看似随意铺排实则展现了主人公心中积压已久的记忆碎片，或者说展现的是历史的碎片。

也许，曾经击碎了我们的心灵的东西，我们在展现它时，总是喜欢用碎片。

寓意是每部剧作最独特的部分，也是最具人性神采的部分《广

岛之恋》的寓意是丰富和开放的。如果说许多反映战争的作品都是局限于对伤痛的回想的话，那么《广岛之恋》展现更多的则是伤痛本身。而这伤痛又披了一层爱情的霓裳。

美好的爱情 因伤痛变得诡异 变得神秘 变得有些病态 变得那么残酷，毫无限制地延伸到人们的情感空间。爱得越深越烈，结局就越是凋零。

《广岛之恋》利用时空交错的现代派写作手法，透过一个象征性的爱情故事来折射战争的可怕与忘却的重要！

《广岛之恋》中，社会作为与个体保持距离的背景，只是一些流淌不已的概念。外界之物都是历史性地存在，像时间一样不能区分，不可阻挡。背景是战争，人物则是千万个因战争蒙上记忆阴影的人的缩影。战争，让个人起码的情感受到摧残和忽视。当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叙述无所不在的欲望、不置可否的爱情便都成了内在的反抗。

遗忘，为什么要谈到遗忘？《广岛之恋》不是唤起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回忆吗？何谈遗忘？遗忘意味着背叛。女人说：“像你一样，我也竭尽全力与遗忘斗争过；像你一样，我还是忘记了；像你一样，我想把握痛苦的回忆……每天都与心中的恐惧斗争，因为我终究未能理解往事的秘密。”

遗忘意味着割裂过去对现在的绝对影响。不遗忘不代表对过去病态的沉迷，存在于往事中的秘密在于它对今天的深刻意义，它能够使我们更积极，更爱创造，帮助我们展现生命的丰富和美丽。

我相信，作者的初衷决不是让伤痕永远以血淋淋的姿态高悬在回忆里，因为，在人类学着珍惜自我的进程中，在人类不断寻找自我的进程中，广岛终将被遗忘，内韦尔终将被遗忘，就如同战争终将被遗忘，死亡终将被遗忘一样。

但我不知道，曾经深沉的爱是否能随着记忆打开的一刻慢慢消散在空气里，也许消散在空气里更好，因为这份爱不用蜗居在心的一角了，它已经是我们的生活。

敢于回忆的时候，就是我们敢于忘记的时候。

人鬼情未了

编剧 布鲁斯·鲁宾

这是纽约市区里的一所久已无人居住的公寓，满目都是岁月的陈迹，让人恍如回到一个久远的年代。房间内横七竖八地堆置着各种旧家具和杂物，凌乱无序，到处沉积着多年的灰尘，也尘封着无尽的往事。

萨姆、莫莉和加尔正在整修房间。他们戴着口罩，全身沾满了灰尘，干得兴致勃勃的。

他们一起砸开房间中原有的隔层隔墙，局促杂乱的空间变得宽敞豁亮起来，三个人都有些喜出望外。

莫莉手中拎着锤子，在房里东走走西看看的。隔墙另一面的房间里也东倒西歪地散放着破家具，一片狼藉景象。临街有几扇大窗户，可以看得见外面的风景。

莫莉：“太好了。太出乎意料了。”

加尔跟在莫莉身后走过来，打量着房间。

加尔：“只要稍稍装修，一定可以以双倍的价钱出售。”

莫莉回头对加尔说：“你太市侩了。”

萨姆低着头在一堆杂物中寻找着，他好像发现了一些东西。

萨姆：“这是什么？快来看看。”

莫莉和加尔回过头来，萨姆从桌上拿起一个玻璃罐，从里面倒出一枚人头像硬币。他摊开手掌，硬币在掌心里静静地泛着幽光。

萨姆欣喜地说：“这是古钱币 1898 年的。吉祥之兆。”

萨姆把硬币递给莫莉。

莫莉：“你会走运的。”

这个意外的收获让萨姆和莫莉感到幸运之神的降临，他们兴奋地拥抱在一起。

早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萨姆和加尔在人群中并肩走着，正在去银行上班的路上。加尔同萨姆说着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加尔：“我要露斯把你下午的约会推到四点。嘉伦昨天来电话了，他想承接一项工程，要在三点和你谈一谈……”

萨姆一直若有所思的，并没有注意听加尔在说些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边看边在口中念念有词。

加尔发觉萨姆有些心不在焉，打住了话头，看着萨姆。

加尔：“你怎么了？”

萨姆为自己的走神表示歉意。

加尔拍了拍萨姆的肩膀，安慰他。

加尔：“用不着这么紧张。”

萨姆：“对不起。和日本人打交道真是让人头疼。”

加尔：“萨姆，你能够应付的。”

萨姆（有些焦躁地）：“哎……你说怎么办呢……我又不能同他们说笑话……”

加尔笑了笑，然后他指了指萨姆的肩带，问：“这是在哪里买的？”

萨姆：“是莫莉送的，我非常喜欢。”

加尔：“真不错。”

他们向左拐弯，横穿过街道。路边停着一辆漂亮的红色汽车，加尔艳羡地回头望着。

加尔：“你看，这车真气派。”

萨姆：“你就别想了，你的车分期付款还没有还清呢。”

萨姆和加尔一起走进电梯。乘电梯的人很多，里面有些拥挤。他们默契地相视一笑。

加尔开始故意咳嗽着：“咳咳……”

萨姆（故作关切地）：“你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加尔（故意犹豫着）：“嗯……他说是传染病。”

电梯中的人们表情有些微妙变化。

加尔（继续着）：“今天真不该来上班。”

加尔又忍不住地一阵咳嗽，周围的人们望着他。

萨姆：“那你的皮肤病怎么样？”

加尔（心领神会地）：“皮肤病？哦，医生说会传染的，目前正在扩散呢。”

萨姆：“是吗？”

电梯中的人们表情有点紧张，稍稍和加尔拉开距离。加尔更加剧烈地咳嗽着，两个人暗暗相视而笑。他们暂时还不想停止这场恶作剧。

萨姆：“脚上也有吗？”

加尔（难以启齿似的）：“对，基本上全身都有。”

萨姆强忍着笑。加尔窥望身边的人们，大家的表情很异样。

加尔：“医生提醒我不要和别人接触……”

加尔控制不住似的咳嗽着，不小心把手放在了前面一个男人的肩上，那个男人十分紧张地向旁边闪避了。

加尔：“对不起。”

电梯停下来，大家急忙逃也似的走出电梯。萨姆和加尔也走出电梯。

萨姆笑着：“你真可恶。”

加尔也笑起来。

萨姆和加尔走进银行的办公室，与同事们互道早安。加尔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停了下来，萨姆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材料交给加尔，然后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露斯端着咖啡迎面走过来。

露斯：“早上好，萨姆。”

萨姆：“早上好，露斯。哦，对了，那些日本人……”

露斯：“他们已经到了。”

萨姆（有些着急地）：“来了多长时间？”

露斯：“大概十分钟吧。”

萨姆：“哦，天哪。”

萨姆赶紧走向自己的办公桌。露斯想起了一些事情，又跟在萨姆身后走了过来。

露斯：“对了，迪伦来电话，他说需要 90 万美元，还说在十点之前

转账给阿宾尼。”

萨姆：“十点钟？”

露斯：“是的。”

萨姆有些焦头烂额的感觉，他看了看手表，疾步向加尔的办公桌走去。

萨姆：“加尔……”

加尔正在通电话。萨姆等不及加尔放下电话，就迫不及待地开口。

萨姆：“迪伦在十点钟之前需要 90 万美元，你可以转账到他的户头上吗？”

加尔：“那你要告诉我银行的密码。”

萨姆：“好的。”

萨姆从口袋里取出一本小通讯录，翻到其中的一页，悄悄递到加尔的面前，让加尔看记在上面的密码。

加尔拿了纸笔抄下密码。

萨姆低声叮嘱道：“不能让别人知道。”

加尔：“知道了，我马上去办。”

加尔拿起刚才的电话：“我过一会儿给你打过去。”然后挂断了电话

白天，工人正在为莫莉搬家。在莫莉的公寓的窗外，一尊塑像被绳子捆绑着，吊在缆绳上缓缓地向上拉着，在距离窗口一米左右的地方停住了，两个工人束手无策地看着。莫莉爬上窗口，试图把塑像拉进来，但她够不着。

莫莉：“再过来一点。”

萨姆抱着纸箱从门外进来。

莫莉站在窗口上继续努力着。

萨姆突然从身后抱住莫莉，莫莉被吓了一跳。

萨姆：“小心点。”

莫莉：“你吓死我了。”

萨姆抱住莫莉，转身把她放在地上。

萨姆：“总比看到你粉身碎骨的好。”

萨姆抓住了塑像，和工人们合力从窗口抬进来。莫莉也在一侧帮

忙。这时，门外传来加尔的声音。

莫莉（对萨姆）：“是你叫他来的。”

萨姆：“他来当临时工。加尔，快来帮忙……”

加尔走进来。几个人一起终于把塑像搬到房间里。

加尔到处观赏着。原来杂乱不堪、积尘蒙蔽的房间装修之后变得焕然一新，虽然家具还没有放置整齐，但房间宽敞明亮，看起来很舒适。

加尔：“这地方真不错。”

莫莉：“你也喜欢？”

加尔：“太喜欢了。我没想到这么漂亮。”

莫莉请加尔欣赏她刚刚完成的一件塑像。萨姆在后面搬东西，工人们把一张旧的皮沙发抬进来放在窗旁。

莫莉看到了，有些惊讶地转过身询问萨姆。

莫莉：“还要这张椅子吗？”

萨姆：“我舍不得扔掉它。”

莫莉向萨姆走过去。

莫莉：“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萨姆舒舒服服地坐进沙发里，很惬意的样子。

萨姆：“我要坐在这张沙发里看电视，很舒服。”

莫莉趴在沙发背上，凑近萨姆。

莫莉：“这椅子太旧了，和其他家具不配套。”

萨姆抬头看着莫莉，坚持着：“不，我喜欢它。”

莫莉（妥协地）：“哦，好吧，好吧。”

莫莉站起身走开。萨姆得意地笑着。

莫莉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嘀咕着：“要把它翻新一下。”

萨姆（没有听清）：“什么？”

夜晚，莫莉的卧室里，台灯温暖的灯光流泻着，莫莉和萨姆一起躺在床上，各自在看书。萨姆的心里好像有一股莫名的忧伤笼罩着，他看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

莫莉觉得萨姆心事重重的样子，回头静静地看着他。

莫莉：“你没事吧？”

萨姆翻了一页书，语气很平淡。

萨姆：“嗯，很好。”

莫莉相信萨姆心中一定有事。她放下手中的书，靠近萨姆。

莫莉：“为升职的事情发愁吗？”

萨姆仍然低着头看着书，但他什么也没有读进去。

萨姆：“不。”

莫莉沉吟良久，试探地问：“是因为搬来和我同居吗？”

萨姆没想到莫莉这样猜想，他抬起了头。

萨姆：“不！”

萨姆觉得很难用一言两语说清楚自己的情绪，但是面对莫莉询问关切的眼神，他无法拒绝。他尝试着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出来。

萨姆：“我也说不清楚……我非常害怕好梦都会变成泡影……我总觉得我会失去这一切，包括你……”

莫莉含情脉脉地望着萨姆。

莫莉：“我爱你！真的爱你！”

萨姆：“我也是！”

他们依偎着，但是，不知道是谁不小心碰到了遥控器，电视的声音突然响起来，把他们两人都吓了一跳。电视里正在播报一条有关飞机失事、人员死伤情况的新闻。莫莉马上关掉电视的声音。

萨姆看着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失事飞机残骸，又重新陷入了伤感的情绪之中。

萨姆：“哦，太惨了。又一架飞机失事。”

莫莉宽慰他：“别看了。”

萨姆（忧心忡忡地）：“我应该取消行程。事故接二连三的。”

莫莉：“别担心。你一向吉星高照的。”

萨姆仍然不能释怀：“他们原来也是的……真可怕，眼前一黑，就什么都完了。”

莫莉夜不能寐，半夜起床到工作间制作陶器。唱片机转动着，优

美的音乐在静谧的夜晚轻轻飘扬起来。莫莉在专心地制作，双手沾满泥土，半成形的泥罐伴随着音乐旋转着。刚刚醒来的萨姆从房门外走进来。

萨姆：“你在干什么？”

莫莉：“我睡不着。”

萨姆搬了张椅子坐在莫莉身后，看着莫莉手中旋转的泥罐。

萨姆：“我刚才一定睡着了。现在是几点？”

莫莉：“凌晨两点。”

莫莉转头亲了亲萨姆。

萨姆不安分地从莫莉的身后伸过手来，亲昵地扶摸她。莫莉怕痒地缩了一下，不慎把手下未成形的泥罐弄坏了。萨姆开心地笑起来。

萨姆：“哦，但愿它不是杰作。”

莫莉笑着：“现在还不是。”

萨姆：“我可以试试吗？”

莫莉：“当然。把你的手放在这……”

莫莉拉起萨姆的双手放在旋转的泥胚上，用水弄湿他的双手。萨姆感受着温腻的泥土从掌心、指尖滑过，惊喜地张大了嘴。

萨姆和莫莉的双手都沾满了泥土，泥胚在他们手掌中不停旋转着。他的手掌覆盖着她的手掌，两个人的手指互相交缠着。一曲相思抒情的《爱的旋律》在房间里回荡着，他们慢慢地忘记了正在做的事情。

在充满温情的音乐声中，两人动情地亲吻着。然后，萨姆把莫莉抱了起来。

银行的办公室里。萨姆计算了几次，那些账户上的存款数额总是不对，这让他很烦躁。他拿出小通讯录，再一次输入密码，显然结果仍然不符，他有些生气地敲了下电脑。加尔来敲门的时候，萨姆也没有抬头。

加尔：“什么事？”

萨姆转过头，喝了一口咖啡。

萨姆：“一些小问题。你有什么事？”

加尔走进来，把手上的资料放在萨姆的办公桌上。

卡尔：“有些户头我找不到 密码不对。”

萨姆继续着手中的工作，没有停下来。

萨姆：“我改了。”

加尔（意外地）：“为什么？”

萨姆：“我想仔细检查这些户头。”

加尔（心虚地）：“有什么不对吗？”

萨姆停了下来，抬起头看加尔。

萨姆：“你能保密吗？”

加尔坐进办公桌前的椅子上。

卡尔：“当然了 怎么回事？”

萨姆（严肃地）：“这些户头里有太多的存款。”

加尔（表情奇怪地）：“这不可能。”他从萨姆的手中拿过清单：“我看看。”

萨姆继续核对数据。加尔看了一眼清单，思索了一小会儿。

加尔：“这样要花费你很多时间的 让我帮你吧。”

萨姆：“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

加尔：“那我帮你做完吧。”

萨姆（坚持地）：“不用。谢谢。还是我自己来吧。”

加尔找不出其他的理由，他放下清单，准备离开

加尔：“你要是累了 给我打电话。”

萨姆：“好的。再见。”

加尔走到门口的时候，想起了什么事，又回转身来。

加尔：“晚上 你和莫莉有约会吗？”

萨姆边做边说：“哦，我们今晚想去看表演。我相信她会非常喜欢的。一起去吗？”

加尔：“不 我还有其他事情。”

加尔冲萨姆挥了挥手，转身走了。

夜色中 剧院门口 萨姆·莫莉相互依偎着 和散场的人们一起走出来。

萨姆：“今晚的表演真不错。”

莫莉：“是的。但你整晚都在睡觉，你怎么知道演出很精彩呢？”

萨姆和莫莉在寂静的街道上慢慢地走着，闲聊着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莫莉因为有人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批评她的作品，心情有些沮丧。

萨姆：“《时代周刊》经常发表一些评论，谁关心它说些什么，别理它。”

莫莉：“可它有 800 万读者呀。”

萨姆：“那些读者只看体育版的。”

萨姆（真诚地）：“你的作品很美。我非常喜欢你的作品，你根本不用在意别人的批评。”

莫莉微笑着。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莫莉：“我要和你结婚 萨姆。”

萨姆：“什么 结婚？”

莫莉：“是的。我想清楚了，我们该结婚了。”

萨姆觉得有些不敢相信。

萨姆：“你的话当真吗？”

莫莉：“是的。”

萨姆叹了口气。莫莉感到很惊讶。

莫莉：“你怎么叹气？”

萨姆（有些激动地）：“我从来不敢提的。”

两个人默默地往前走着。

莫莉：“你爱我吗？”

萨姆：“这还用说嘛。”

莫莉：“你为什么从来不说你爱我？”

萨姆：“我经常说呀。”

莫莉：“不，你只是说‘我也是’。”

两个人停下脚步，对视良久。

萨姆：“太经常说‘我爱你’，会言不由衷的。”

莫莉：“有时候我很想听的，听你亲口说出来。”

这时，有一个歹徒（威里）在萨姆和莫莉的身后出现，莫莉赶紧拉萨姆离开。威里紧跟着他们。萨姆和莫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

萨姆：“我来对付他。”

萨姆突然转过身，威里的枪口正对着他。

萨姆：“你想干什么？”

威里（恶狠狠地）：“把钱包给我。”

莫莉紧张地：“给他，萨姆，把钱包给他。”

萨姆从怀里掏钱包。

萨姆：“你要钱是吧，好的，我给你。”

萨姆和威里扭打起来，莫莉在一旁紧张地呼叫救命。

莫莉：“救命呀……有人吗……快来人呀……”

突然一声枪响。周围一片寂静。

威里向远处跑去，萨姆紧追不舍。转眼威里跑进巷子深处，追不上了，萨姆转身又跑回来，焦急地呼唤着莫莉。

萨姆：“莫莉，他跑……”

萨姆突然停下脚步，眼前的一切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萨姆惊恐万分并且手足无措。他看到自己胸口中弹，鲜血淋漓地躺在地上，莫莉正把他抱在怀中，不断呼救，痛哭失声。

莫莉：“萨姆，坚持住……来人哪，救命……”

萨姆的亡灵恐惧地望着眼前的景象，他伸出手去试图触摸自己的肉体，但是触若无物，他受惊地缩回手。

远处跑来两个闻声而来的男人，萨姆的亡灵向他们奔去，但他们根本看不见亡灵，也听不到亡灵的声音。两个男人径自从亡灵身边跑过，冲到莫莉的身边帮忙抢救。

萨姆的亡灵一脸惊恐无助的表情。

莫莉的卧室里。深夜，萨姆从噩梦中惊醒，满头大汗，呼叫着“莫莉，莫莉”，却发现睡在身边的莫莉变成了一具塑像，他不由得失声惊叫。

塑像从窗口坠落，摔成了碎片。

萨姆半夜惊醒，天堂的灵光照耀满室，光明如昼。萨姆惊疑不定地一会儿看莫莉，一会儿看那灵光，犹如梦中。

街道上，萨姆正沐浴在天堂的灵光中。身后，莫莉在不断哭泣。这一次不再是梦。奇幻的天堂之灵光从空而降。萨姆惊魂未定地站在原处，不知何去何从。

莫莉仍然抱着萨姆的肉体，哀哭不已。

莫莉：“萨姆，别离开我……”

萨姆向莫莉跑去，天堂的灵光倏忽消逝在夜空中。

远处救护车鸣笛而来。

医院里，医生们抢救无效，莫莉悲伤不已。警察找莫莉调查情况。萨姆木然地坐在自己的尸体旁边，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一个男人（医院男亡灵）站在萨姆面前，开口和萨姆说话。

医院男亡灵：“你遇到什么事啦？”

萨姆吃惊地左顾右看，不敢确信他是和自己说话，但身边没有其他人。

萨姆：“什么？”

医院男亡灵：“你是新来的？”

萨姆：“你在和我说话？”

医院男亡灵：“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

萨姆：“你是谁？”

医院男亡灵：“我在等我的妻子，她快不行了。”

男亡灵走到萨姆的尸体旁，把头伸进尸布里看萨姆的伤口，尸布对他而言好像根本不存在。萨姆惊惧地看着他。

医院男亡灵：“中枪？真可怜。你要慢慢习惯，你可能要在这里呆一段时间。”

男亡灵在萨姆身边坐下。

医院男亡灵：“告诉你一个秘密，门窗、墙壁挡不住你的，你可以学会穿墙而过。”

抢救室里一阵忙乱。萨姆和男亡灵看着医生们在做紧急抢救。

医院男亡灵：“我已经司空见惯了，她这次活不成了。”

萨姆吃惊地看到一束天堂的灵光从空而降，照耀着抢救台。

医院男亡灵：“你看，天堂之光来了。她是个好人。”

萨姆看到病人的亡灵缓缓离开肉体，跟随天堂之光而去。

萨姆转身问男亡灵：“你是……”

男亡灵不知何时已经走了。萨姆站起来寻找，迎面一个医护人员推着车过来，萨姆躲避不及，车和人穿过他的身体，萨姆十分恐惧地喊叫起来。

医护人员推着车走过去了。萨姆仍在原地，惊魂未定。

萨姆：“不！上帝，救救我。”

墓地里，亲友们为萨姆举行葬礼。萨姆站在人群中。

莫莉满面悲戚，加尔站在她的身后，握着她的手表示安慰。

远处有一个女亡灵向萨姆招手示意，然后不慌不忙地穿墓碑而过。萨姆吃惊地看着。

莫莉的公寓里，来参加葬礼的亲友们在轻声交谈着。

夜晚，莫莉在家里制作陶器。她心烦意乱的，不能专心工作。萨姆就坐在旁边。莫莉的猫安静地呆在房间的一角。

莫莉（自言自语地）：“今天我去洗衣店取你的衣服……老板问到你，我忍不住流泪了……我老想着你，觉得你就在我身边，觉得你没有离开我……”

萨姆走到莫莉身边，试图和她说话。

萨姆：“莫莉，我在这。”

猫听到动静，发出叫声。萨姆意识到猫能感觉到他的存在，直视着猫的眼睛。猫尖叫了一声就跑走了。

莫莉站起来呼唤猫咪。

莫莉：“猫咪，怎么了？……发神经的猫。”

莫莉似乎觉得萨姆就在房间里，她轻唤了一声“萨姆”，又觉得自己在做蠢事，摇了摇头。

莫莉：“我真傻。”

然后她转身穿过萨姆的身体走开。

萨姆猝不及防，惊叫起来。

莫莉的公寓里，萨姆坐在临街的窗台上，莫莉和加尔正在一起整理萨姆的遗物。加尔在杂物中发现了萨姆的小通讯录，正要打开看，莫莉从他手中拿了过去。

莫莉：“让我看看。”

加尔故作不知：“这是……”

莫莉：“萨姆的通讯录。”

莫莉把通讯录放进一个蓝色的鞋盒里。

加尔拿起两张票。

加尔：“音乐会的票，还要不要？”

莫莉：“要。”

莫莉接过音乐会的票，放进蓝色的鞋盒里。

萨姆在窗台上自顾自地插话，可是没有人能听到他的声音。

萨姆：“还要？我们讨厌那场音乐会。”

莫莉整理着萨姆的遗物，慢慢地陷入伤心之中。

莫莉：“我想念他。”

加尔（握住她的手）：“我也是。”

加尔抱着几个纸盒准备出门，最上面是那个蓝色的鞋盒。

莫莉：“加尔，等等。”

加尔继续向门口走去：“什么？”

莫莉：“别扔那个鞋盒。”

莫莉跑过来，取下蓝色的鞋盒。

加尔：“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拿走的。”

莫莉：“没事。”

莫莉为加尔打开门。

加尔在门里放下纸盒。他极力劝告莫莉跟他一起出去走走，散散心，但莫莉没有心情，摇头拒绝。

加尔：“你不能整天躲在家里，这对健康无益的……去世的不是你。”

莫莉冲动地打了加尔一个耳光。她觉得很抱歉，觉得不应该拂加尔的好意。她收起蓝色的鞋盒。

莫莉：“好吧，我们出去走走。”

加尔：“好的。”

萨姆一直关切地看着莫莉。他走过来想阻止莫莉出去。

莫莉和加尔出门，顺手把门关上。

萨姆紧随其后跑过来。他想开门，但他根本抓不住门的把手。他试探性地伸出双手，发现门窗阻挡不了自己，形同无物。这时，门外有人拿钥匙开门。萨姆退了回来。

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打开门，歹徒威里走进来。

萨姆认出他就是杀害自己的凶手。

萨姆：“你来干什么，你这个坏蛋！”

萨姆愤怒地扑向威里，想要揍他，但他根本无法触及，无法阻止。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威里上楼去，在莫莉的卧室里翻箱倒柜地寻找什么东西。萨姆冲着他大声叫喊着。

莫莉开门进来。

萨姆急忙冲下楼。

萨姆：“莫莉，赶快出去！”

莫莉拿起蓝色的鞋盒上楼。

萨姆焦急万分地拦在莫莉前面，想阻止她上楼。

萨姆：“不！莫莉，他有枪，别上去。”

莫莉走上楼，吻了吻猫，进房间更衣。威里藏在柱子后面。

萨姆冲威里喊着：“你要敢碰她一下，我就对你不客气。”

威里不怀好意地接近莫莉。萨姆情急之下，向猫示警，受惊的猫跳起来，抓伤了威里的脸。威里惊惶逃走。

萨姆决定跟踪威里。他一跃冲出房门，第一次发现自己可以自由穿门而过。

萨姆一路跟着威里上了地铁。地铁上一个男亡灵叫嚷着说萨姆闯入了他的地盘，要将萨姆推出车厢，二人扭打起来。男亡灵愤怒地砸碎车厢玻璃，向萨姆示威。

萨姆跟踪威里到他的住处：观景台 303,4D 室。

威里进屋后，就拨打电话。

威里：“是我……我拿不到，她回家了……两天之后我再去一趟……放心吧，我会拿到手的。”

萨姆(吃惊地)：“拿什么？你是谁？”

威里打开抢来的萨姆的钱包，里面有一张茉莉的照片。

萨姆(愤怒地)：“不！你不能接近她。”

萨姆来到大街上，他看起来很疲惫。他茫然四顾，对面一家房屋门口的“通灵顾问”的招牌引起他的注意。他横穿街道，走进屋去。

屋里有几个妇女正在等待灵媒的召见。灵媒奥达的妹妹把桑姆太太请进里屋，萨姆跟进来。屋里灯光昏暗迷离，灵媒奥达的妹妹打开一扇门，里面空无一人。她们关上门，请求奥达现身。一身金色长裳的灵媒奥达在门后出现。萨姆饶有兴趣地看着她表演。

奥达：“桑姆太太。”

桑姆太太：“你好。”

奥达：“我是奥达。你想与亡夫见面吗？我相信今天他和我在一起。”

桑姆太太：“谢谢。”

奥达：“但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你要相信才行。你相信吗？”

桑姆太太：“信！我相信！”

桑姆太太取出钱交给奥达的妹妹。奥达在桑姆太太对面坐下，她的两个妹妹分立两侧。奥达闭着眼睛表情痛苦地挣扎着，似乎与冥冥之中的亡灵努力沟通着。桑姆太太紧张地等待着。

奥达长叹一口气：“哦，不能，太困难了。”

奥达的妹妹准备把钱还给桑姆太太。

奥达阻止：“等一等。我有点感应了……他认识一个叫安娜的？”

奥达试探地说出一个人名，等待桑姆太太的反应。桑姆太太摇了摇头。

奥达：“尼娜？（桑姆太太摇头）……朱莉娅？（桑姆太太摇头）……玛莎？（桑姆太太摇头）……玛丽亚？”

桑姆太太惊喜地：“是他母亲，他母亲叫玛丽亚。”

奥达：“感谢上帝！他和他母亲在一起。”

萨姆在一旁观看良久，可笑地摇头。

萨姆的声音：“哦，天哪。”

奥达吃惊地抬起头，疑惧地向黑暗处张望。她什么也没有看到，她相信是自己的一时错觉。

奥达：“哦，太辛苦了。今天可能找不到他了，找不到了。”

桑姆太太着急地：“我可以多付些钱。要多少钱？”

奥达：“不……20美元。”

桑姆太太取出20美元递给奥达的妹妹。

萨姆的声音：“骗人的把戏。”

奥达吃惊地睁开眼睛，四处寻找张望着，她仍然什么也没有看见。她的妹妹和桑姆太太奇怪地看着她。

奥达：“现在我们重新开始吧。”

奥达又闭着眼睛表情痛苦地挣扎着，突然她睁开眼睛，直视前方。

奥达：“你亡夫来了，慢慢走过来了。”

桑姆太太又惊又喜：“他来了，他在哪儿？”

奥达注视着黑暗的虚空处。

奥达：“是的，我看见他了。”

桑姆太太顺着奥达的视线回头看，她什么也没看到。

桑姆太太焦急地问：“他怎么样？怎么样？”

奥达：“他很英俊。”

桑姆太太惊讶地、迟疑地：“英俊？”

奥达：“桑姆太太，在天国里人人都是英俊的。”

桑姆太太释然一笑：“哦，太好了。”

奥达（手指前方）：“你的丈夫来了，就在眼前。（桑姆太太有些害

怕地退缩)他现在穿着黑色的衣服……”

桑姆太太插话：“黑色的衣服？”

奥达：“也可能是蓝色的衣服。”

萨姆不耐烦地说：“她在骗人。”

奥达这次确信自己听到了声音，她惊恐地站起来，在房间团团转。

奥达：“谁在说话？你在哪里？你是谁？你是谁？”

萨姆(吃惊地)：“你能听见我说话？”

奥达更加惊慌失措地团团转着。

奥达：“你们听到他在说话了吗？”

萨姆：“你能听到我说话！听着，我叫萨姆·韦森，把我的名字说出来。我叫萨姆！”

奥达恐惧地喊着：“不，别缠着我！别缠着我！”

奥达的妹妹莫名其妙地看着奥达。

萨姆：“说我的名字，萨姆，萨姆！”

奥达四处躲闪着。

奥达：“不！我发誓不再骗人了。我发誓！饶恕我吧！”

萨姆：“说我的名字，萨姆，萨姆！”

奥达：“萨姆。”

奥达的妹妹：“萨姆？”

奥达跑进更衣间，躲在门后。

奥达：“我发誓不再骗人了，决不……”

萨姆跟进来。

萨姆：“真的吗？”

奥达尖叫着逃窜。门板被撞倒了。

奥达惊魂未定地坐在沙发上，妹妹为她敷伤口。奥达向着虚空与萨姆对话。

奥达：“……我母亲、我母亲的母亲都会通灵，她们说我也会，我从来没有试过。现在我会了，可是我不想通灵，你找别人吧。”

萨姆在她们身后踱来踱去。

萨姆：“不，我只找你。”

奥达：“我不想干。”

奥达的妹妹们走到门边低声交谈：“她可能把头撞坏了。”“她一直在自言自语。”

奥达：“你究竟在哪里？”

萨姆：“就在你身边。”

奥达：“在我身边？”

奥达的妹妹：“奥达，我们在这里。”

奥达：“你是白人？”

萨姆：“什么？”

奥达的妹妹：“白人？哦，看来她病得不轻，快请医生吧。”

奥达：“你为什么一直缠着我？”

萨姆：“我需要你的帮忙。有一个叫莫莉的女人，她现在有危险，那个杀死我的人潜入我们的住所，而且他还会再去的。你要提醒她小心。”

奥达：“她怎么会相信我的话？”

萨姆：“你只要给她打个电话。现在，我只能靠你了，你得帮我。你必须帮我，不然，我就一直呆在这里，不停地和你说话。”

莫莉的公寓里，莫莉正在厨房里做饭。电话铃响，莫莉接起电话。
莫莉：“喂？”

奥达在打电话，萨姆站在奥达旁边。

奥达：“你好，你是莫莉吗……我是奥达，我是个通灵者，你的朋友有话要我转告你……你要相信我。”

（莫莉：“你是谁？”）

奥达：“萨姆要我告诉你……”

（莫莉：“什么？”）

奥达：“是萨姆·韦森，他有口信托我……”

（莫莉挂断了电话。）

奥达放下电话，对萨姆说：“我早告诉过你，不行的。”

萨姆：“我要你亲自去找她。”

奥达：“我不会去的，无论怎样。”

深夜，奥达的卧室里。萨姆坐在沙发里不停地大声唱歌。奥达在床上烦躁地翻来覆去，她用力捂住自己的耳朵，但无济于事，萨姆的声音吵得她心烦意乱。终于，奥达不堪骚扰，向萨姆妥协。

奥达：“行了，行了，我求你别唱了，我答应你去就是了。”

萨姆得意地笑。奥达抓起靠枕向虚空处掷去。

早晨，纽约市区的街道上，奥达被萨姆逼着去找莫莉，一路上喋喋不休。

奥达：“我讨厌来市区。她也许不在家。你究竟在哪儿？到底是哪一栋房子？”

萨姆带着奥达到莫莉公寓大厦的楼下，奥达按了一下门铃，然后说：“没人在家。”不等回答就转身要走。

萨姆：“她在家，你等等。”

奥达：“不！我答应的已经都做了。我要走了。”

奥达转身就走。萨姆马上开始大声唱歌。奥达无可奈何地又回头按门铃。

（莫莉的声音：“谁？”）

奥达：“是我……”

萨姆着急地想和莫莉说话：“莫莉……”

奥达：“她听不见的，你别说了……你好，我是奥达，曾经给你打过电话，萨姆·韦森……”

（莫莉挂了。）

莫莉若有所思地站在房间里，窗外传来奥达的声音。

奥达：“嗨，莫莉，我知道你在家，你听着，萨姆有话要我告诉你……”

奥达站在楼下，仰头对着莫莉公寓的窗口大声喊着。

奥达：“你还记得摩湾的海星吗？萨姆不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你有一件绿色的内衣，写着你的名字……”

奥达（对萨姆）：“我没说错吧？”

萨姆：“对，她一定记得。”

奥达：“你们在里诺拍过照片……”

莫莉听到奥达的话，颇为吃惊，但她一直没有回答。奥达停了一会儿。

萨姆告诉奥达：“还有，她编织的毛衣号码太大了。”

奥达：“他说你编织的毛衣大了四码。听见了吗？莫莉，你听见我在和你说话吗？”

楼上仍然没有动静。

奥达：“莫莉，我数三下，我就离开这里。一……二……三……”

奥达边说边转身准备离开。这时，大厦的门打开，莫莉走了出来。

萨姆：“她就是莫莉。”

奥达迎上去：“是莫莉？我是奥达。”

咖啡店里，奥达和莫莉相对而坐。

奥达：“我不认识萨姆。但他一整晚在我耳边唱歌，吵得我根本无法睡觉，所以我才来的。”

莫莉：“对不起，我不相信鬼魂之说，所以……”

萨姆就站在莫莉身旁。

萨姆：“告诉她，她错了。”

奥达：“他说你错了。”

莫莉将信将疑地：“你在和他说话。”

奥达：“是的，是他让我告诉你，你错了。”

莫莉：“他在哪儿？”

奥达：“我看不见他，只能听到他的声音。”

萨姆坐下来，深情地对莫莉说话。

萨姆：“我在这里。”

奥达：“这没有用的，萨姆。”

萨姆：“我正握着她的手。”

奥达：“他说他握着你的手。”

莫莉低头看自己的手，她什么感觉也没有，她沉默了一会儿。

莫莉：“你究竟想干什么？你想对我怎么样？”

奥达：“你以为我是寻开心的，那你是大错特错了。”

莫莉生气地站起来，准备离开。

莫莉：“萨姆已经死了！他死了！”

萨姆（着急地）：“告诉她，我爱她。”

奥达：“他说他爱你。”

莫莉停下脚步，回头说：“萨姆从来不说这句话的。”

萨姆立即说：“我也是。”

奥达：“我也是，我也是。”

莫莉停住脚步，良久回头，眼盈泪光。萨姆深情注视她。

莫莉的公寓里，奥达不停地絮絮叨叨着，莫莉为她倒茶，萨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奥达：“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事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我是身不由己，实在没办法。”

莫莉端茶过来。奥达拿起茶几上的相框，里面放着萨姆和莫莉的合照。

奥达：“这是你？”

萨姆：“是的。”

奥达：“你是白人？真可爱。”

莫莉问奥达：“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还在这里？”

萨姆：“我也不知道。”

奥达：“他在坚持，他在阴阳之间等待，突然死亡的人他的灵魂总觉得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完成……”

萨姆：“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奥达：“我在回答她的问题。（对莫莉）他生气了。”

萨姆：“我没有生气。”

奥达：“好吧，你没有发脾气。（对莫莉）我们继续讨论吧，他刚才

对我说话很凶。”

萨姆：“去你的，我没有对你凶！”

奥达生气地站起来。

奥达：“你不要这么大声对我说话……该死的，你别冲我大喊大叫，你如果不道歉，我就马上离开。”

奥达边说边准备离开的样子。

奥达：“没有人可以大声对我说话，你还是赶紧道歉。”

萨姆（妥协地）：“对不起。”

萨姆：“请你坐下。”

奥达满意地（对莫莉）：“他在道歉。”

莫莉一直奇怪地看着奥达一个人自言自语，不停叫嚷着。

萨姆：“请将我的话告诉莫莉，一字不漏地告诉她。”

奥达：“好的（对莫莉）他要我转达他的话，一字一句的。”

莫莉在奥达对面坐下。

萨姆：“莫莉，你现在很危险……”

奥达打断道：“你说话不能这么直接，要婉转一些。别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我要用我的方式来表达。（对莫莉）莫莉，你现在有危险。”

莫莉：“什么意思？”

萨姆：“我知道杀我的人……”

奥达：“他知道杀他的人。”

萨姆：“他的名字叫威里，而且我知道他住在哪里。”

奥达：“他说他知道那个人住在哪里。”

萨姆：“把地址写下来。”

奥达：“不，我又不是秘书。”

萨姆高声道：“你给我写下来！”

奥达只好照办：“他这个人真可恶。”

奥达：“你要我写什么？”

萨姆：“观景台 303,4D 室。”

奥达喃喃自语：“观景台 303？就在我的附近。”

萨姆：“莫莉，这个人抢了我的钱包，他有房间的钥匙。”

奥达：“他说他抢走了钱包，而且有钥匙。”

萨姆：“他已经来过这里。昨天你和加尔散步回来，就在你更衣的时候，他就躲在楼上……”

奥达不耐烦地打断萨姆的话：“行了，行了。昨天他就在这里，你更衣的时候，那个人看见了。”

萨姆：“莫莉，你要马上去报警，这是谋杀。”

奥达：“他要你马上去报警，他是被谋杀的。”

萨姆：“他还有同党……”

事情有些出乎奥达的意料，她不想卷入是非之中，起身要走

奥达：“我不想介入这件事情，我不想。”

萨姆：“你等等。”

奥达边说边向房门退去。

奥达：“我答应的都已经做了，你别再缠着我。我已经做完了。对了，（对萨姆）祝你死后愉快，（对莫莉）祝你生活幸福”

奥达打开门走了。

晚上，莫莉的公寓里，加尔正在安慰莫莉，想让她忘掉这些奇怪的想法。

萨姆在听着他们的对话。

加尔：“除了你，只有我会相信，但你要理性一点。萨姆已经不在。我知道你很想念他，但是，这事非常荒唐。”

莫莉：“看似荒谬，但说的都是事实。”

加尔：“你要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

莫莉：“可她知道很多只有我和萨姆知道的事。”

加尔：“我还是不相信。”

莫莉：“她知道摩湾的海星。她知道我有一件绿色内衣，写着我的名字。她还知道我给萨姆织的毛衣，毛衣大了四码”莫莉顿了顿，继续说：“她还知道杀人凶手。”

加尔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的。”

莫莉：“那个人住在观景台 303,4D 室，叫威里。”

加尔惊愕地望着莫莉，他转了转头，极力掩饰自己的心情。

加尔：“也许，也许这是巧合。”

萨姆：“哦，加尔。”

加尔失态地站起来。

加尔（急促地）：“莫莉，你让我怎么相信呢？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很伤心，但是萨姆已经死了，那个凶手我们都没有见过。”

莫莉：“不，她知道凶手住在哪里。她说得很清楚。”

加尔：“莫莉，这是不可能的。”

莫莉：“萨姆让我去报警。”

加尔：“萨姆要你去报警？真是荒唐。难道你竟相信那个巫婆的话！要知道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要理智。”

莫莉因为加尔始终不相信她，有些失望。

加尔意识到自己言语太生硬了，想缓和气氛：“很抱歉。也许我错了。”

莫莉：“是的，我知道你不相信。”

加尔：“别这样，莫莉。”

加尔觉得自己一时无法说服莫莉，他换了种口气：“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去看看，好吗？”

萨姆欣然的表情。

莫莉：“好的。”

加尔：“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加尔出门。

加尔开车来到威里的住处。萨姆跟着他。加尔左右张望着，走进昏暗的楼道。

萨姆知道加尔听不到，仍善意地提醒：“小心点。”

加尔敲威里的房门。萨姆高兴地等待着。

威里开门，看见加尔。

威里：“加尔？你到这来干吗？”

萨姆吃惊地看着加尔，他一时回不过神，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威里转身坐下吃饭。

加尔走进屋。

加尔：“你跟谁说过了？”

威里（头也不抬地）：“什么意思？”

加尔：“有个女人知道一切事情。”

威里：“她怎么会知道？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过。”

萨姆茫然地跟进屋，他无法相信他所见到的事实，他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加尔。

加尔：“她知道你的姓名、地址。”

威里（满不在乎地）：“许多女人都知道。”

加尔“砰”地把门关上。

加尔：“不是开玩笑，她知道你杀人你要找到这个女人，不管她是谁，一定要杀人灭口，不然，我们就完了。”

加尔：“电脑扣留了 400 万美元，要是找不到密码，不能把钱取出来……我……我会没命的，你和我都会没命的。”

加尔和威里两人争执起来。萨姆惊愕听着这一切，他不敢相信这竟是真的。

加尔（不安地）：“他们都是大毒贩，你不要乱来，连累我失业、坐牢。其中 8 万美元是我的……给我萨姆家的钥匙，我自己去找通讯录。给我钥匙吧。”

萨姆瞪视着加尔。

威里把钥匙抛给加尔，加尔接过钥匙开门离开。

加尔走到车旁，打开车门。

萨姆愤怒地向加尔使劲挥拳，只是毫无作用。

萨姆：“你这个杂种！为什么？你是我的朋友啊！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我是有生命的呀。”

加尔开车离去。

萨姆站在街头悲愤不已地狂呼着。

莫莉到警察局报警，但是警察根本不相信她所说的事情。

莫莉：“我本来是不相信的，但是她说的有根有据。我不是无缘无故来的 你……”

坐在她前面的男警察无动于衷地听着。

莫莉：“你曾经说过有消息就来找你，这事情是让人难以相信，可是这女人知道很多事……”

莫莉停了停，她左边的女警察用不相信的眼神看着莫莉。

莫莉：“有些事只有我和萨姆知道，可她也知道，所以我不能不相信她。我想把事情全部告诉你们，也许你们可以帮助我。”

女警察质疑道：“照这么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亡灵在监视着我们，是吗？”莫莉迟疑地点点头。“这太有意思了对不起，我还有其他事情。”

女警察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情。

莫莉对男警察说：“那个男人叫威里，我希望你们去调查这个人”

男警察：“好吧 我看看有没有他的犯罪记录。”

莫莉：“谢谢。”

男警察走向档案柜。

加尔潜入莫莉的房间，他打开柜门，从蓝色的鞋盒里取出萨姆的通讯录，撕下写有密码的一页，又把通讯录和鞋盒都放回原处，然后关上柜门。

警察局里。

一份卷宗扔在桌上。莫莉打开，里面是奥达的犯罪记录。

莫莉：“这是什么？威里的档案在哪儿？”

男警察摇摇头：“没有，这里没有威里的档案我只找到她的档案，她倒是有不少案底。1967 年，伪造文件；1971 年 因盗窃罪判刑一年，还因为敲诈罪被拘留；1974 年服刑 十个月……”

莫莉：“这不可能。”

男警察：“这里有很多记录。”

莫莉：“她知道别人的隐私，从何而知的？”

男警察：“她会注意报上的新闻，只要发现死者是银行的，便会在垃圾堆里寻找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她是个惯犯。”

莫莉不愿相信：“不！”莫莉边说边流下眼泪，“她知道我给萨姆织的毛衣，知道我们唱的歌，还知道我们在摩湾的事。这些没人知道的。”

男警察：“对不起。我知道你很难过，她趁虚而入，所以你才会相信她。”

莫莉认为自己受了欺骗，伤心地离开警察局。

银行的办公室里，加尔输入萨姆的密码，找到了存有 400 万美元的户头，兴奋难抑。他随即给客户拨打电话。

加尔：“我是加尔，我已经准备好了。现在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电话里的声音：“将 12 个账户上的钱转到丽泰美拉的账户，明天下班前 5 分钟把所有的钱存入拿骚区银行，户头是 486-9580，办好以后马上通知我。”

加尔：“好的。”

萨姆立在加尔的面前看着这一切。

莫莉心绪落寞地坐在楼梯口，滚动着装古钱币的玻璃罐，玻璃罐从楼梯滚下来，摔得粉碎。

莫莉躺在沙发上，沉溺于对萨姆的思念。

萨姆在沙发旁蹲下，忧伤地：“莫莉，你为什么听不到，我需要你。”

门外有敲门声，莫莉去开门。

莫莉：“谁？”

加尔：“我是加尔。”

萨姆（激动地）：“不，别开门。他是凶手！凶手！”

加尔进门，他的目光闪烁不定。

加尔：“对不起，这么晚还来打搅你。我每天都在担心着你。昨天

我的心情不太好，说话语气太生硬了。”

莫莉：“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加尔：“不，你需要我听你的倾诉，我却没有做到，是我不对。因为，我是你的朋友，是吗？我们三人一直都是好朋友。”

莫莉：“当然。”

萨姆愤怒地：“你从来不是我的朋友。”

加尔：“我带了些你喜欢的水果。”

莫莉：“谢谢。”

加尔：“我可以进来坐一会儿吗？喝一杯咖啡就走。”

莫莉：“进来吧。”

萨姆：“别让他进来，莫莉。”

莫莉：“你看起来有点累，没事吧。”

加尔把茶几上装有萨姆和莫莉合照的相框挪开，顺势坐在茶几上

加尔：“没事，只是工作有点忙。”

萨姆：“你是条撒谎的蛇。”

加尔告诉莫莉他最近工作压力太大，所以有些紧张。莫莉表示理解。萨姆知道加尔在撒谎却无法揭穿他，只能在一旁听着。

加尔：“咖啡可以再加点奶吗？”

莫莉：“好的。”

加尔趁着莫莉转身去拿奶的时候故意把咖啡倒在自己的衬衫上，然后装出是不小心泼出来的样子。

加尔：“哦，我真不小心。”

萨姆吃惊地看着。

莫莉递过纸巾。

莫莉：“你没事吧？我拿去洗一洗吧？”

加尔脱下衬衫。

加尔：“不，不用。一会儿就干了。”

莫莉：“要不要换一件？”

加尔：“不要。”

加尔装出很自然的样子，和莫莉继续聊天。

加尔：“我以为你今天去签署那些文件。”

莫莉：“我没时间，我今天去了警察局。”

加尔吓了一跳，差点被咖啡呛着。

加尔：“你去……对他们说了些什么？”

萨姆注意着加尔的表情。

莫莉摇摇头：“我不该去的，我真愚蠢，他们给我看了那个女人的档案 厚厚的一叠。”

加尔：“她是个骗子。”

萨姆：“不，莫莉。”

莫莉（懊丧地）：“但是，我相信了她。”

加尔假意安慰她：“莫莉，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面对现实是很困难，但你必须去面对。我知道萨姆很爱你，你就是他的生命……”

莫莉被触动心怀，黯然神伤。

加尔观察着莫莉的反应。

莫莉（伤心地）：“我觉得孤独。”

加尔坐到莫莉身边，慢慢接近莫莉。

加尔：“你不孤独。你有工作，有天才，又是那么年轻漂亮。”

莫莉（茫然地）：“我分不清什么是现实，我无所适从。”

加尔慢慢地亲抚莫莉。

加尔：“你还在思念萨姆，还在怀念和他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但是生活是不断变化的，所谓的至死不渝都是骗人的，我们得为了现实而生活，为了今天……”

莫莉渐渐失去了自制，加尔吻着莫莉。

萨姆愤怒地扑向加尔。他的手指触到茶几上的相框，相框摔到地上，加尔和莫莉都被吓了一跳。加尔疑惧地向四周张望莫莉从迷茫中清醒过来。

莫莉：“对不起，我不能……我知道你是好意的。你走吧。”

萨姆从地上爬起来，他看着自己的手，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他试图抓住桌上的花篮，但是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有碰到。

加尔：“明晚我们一起吃饭，好吗？你能来吗？”

莫莉：“好的。”

萨姆奔向地铁站，冲上地铁，列车交错疾驶而过，萨姆在一列列地铁里寻找着。他在一节车厢里找到了上次见到的男亡灵。

萨姆：“喂。”

地铁男亡灵：“离开我的列车！滚开！滚开！”

男亡灵愤怒地冲萨姆吼叫，向他走来，还把乘客们手中的报纸、行李扫落在地。男亡灵推搡着萨姆，想把他赶出车厢。

萨姆：“把你的本领教我，你不教我，我就不离开。”

地铁男亡灵：“你这个顽固的家伙，你想干什么？滚！”

萨姆：“不！”

萨姆和男亡灵对视，不屈不挠，坚决不离开。

地铁站台上，萨姆蹲在地上，男亡灵在他身边走动。

地铁男亡灵：“哈哈……你想用你的手指推动它吗？不能用手指，你已经死了。要用你的意志！”

萨姆伸出手指去推地上的啤酒瓶盖，但他总碰不到它。

地铁男亡灵：“你以为自己还活着，穿着衣服，蹲在地上，是吗？你已经没有躯体了！小子！你要靠自己的意志。集中意志，知道吗？集中你的意志。”

萨姆：“可是怎么集中意志呢？”

地铁男亡灵：“集中就可以了 懂吗？”

男亡灵蹲下身子，轻而易举就把啤酒瓶盖弹飞出去。

萨姆难以置信地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地铁男亡灵：“把你的爱、恨和愤怒都集中到你的肚子里，然后，让它激发出来！就这样！”

男亡灵一脚将一个易拉罐踢到萨姆面前。

萨姆跃跃欲试着，猛地抬脚踢向易拉罐，他什么也没碰到，还摔了个四脚朝天。男亡灵肆无忌惮地嘲笑着。

萨姆：“你别笑了！”

萨姆爬起来，凝神集中自己的意志，一脚把易拉罐踢飞出去。

萨姆惊喜地：“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地铁男亡灵点点头：“就是这样。”

萨姆又用手指去捅一只球鞋，第一次、第二次都没碰到。

地铁男亡灵：“你还需要多练习，才能得心应手。”

第三次，萨姆终于把球鞋捅到地上。男亡灵面带笑意看着。

萨姆：“你在这儿多久了？”

地铁男亡灵：“从他们推我的那一天起。”

萨姆：“有人推你？”

地铁男亡灵：“是的。”

萨姆：“是谁？”

男亡灵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冲萨姆叫喊着。

地铁男亡灵：“你不相信我？难道你以为我自己失足摔下去吗？

我的命运不该是这样的！我不应该在这里！”

男亡灵一脚踹向旁边的自动售货机，香烟洒落一地

男亡灵痛苦地蹲下来，看着地上的东西。

地铁男亡灵：“哦，我很想抽一口，只要一口。”

萨姆：“你没事吧？”

地铁男亡灵：“你究竟是谁？谁派你来的？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男亡灵大叫着跳上一列疾驶的地铁。萨姆默默地望着。

萨姆走过长长的地铁站台，一会儿用手推垃圾箱，一会儿用脚踢地上的易拉罐。

霓虹灯闪烁的“通灵顾问”的招牌。

萨姆走进屋，屋里有许多人和亡灵。奥达在帮助人与亡灵沟通。

奥达：“奥兰多？有叫奥兰多的吗？”

一个男亡灵应声出来：“我在这儿。”

萨姆：“奥达，我找你有事。”

奥达：“萨姆？”

奥兰多：“先生，请你先到那边等。”

萨姆：“天哪，你也能听见他们讲话？”

奥达：“是的，我早上可以听见，晚上可以听见，洗澡的时候也能听见。你看到了吗，连新泽西的亡灵都赶来了。”

萨姆：“你真的能通灵了。”

奥达：“那当然。”

萨姆：“我需要你的帮助。”

奥达：“不，不，我不会再为你做任何事了。你还在眷恋着生前事，我劝你还是赶紧放弃吧。”

奥达对面等待的女人插话：“你是和我说话吗？”

奥达：“像是和你说话吗？如果有话对你说，我会告诉你的。听着，萨姆，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奥达对对面的女人：“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开始吧。”

萨姆：“我有一个计划，我们……”

奥兰多等得不耐烦，就冲过去附身到奥达的躯体上。奥达浑身颤抖着，表情怪异。屋里的人害怕地看着。萨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被附身的奥达变成奥兰多，能够与坐在对面的妻子直接对话，并且能看见她。过了一会儿，奥达挣扎着，把上身的奥兰多赶走。

奥达（生气地）：“你给我出去，混蛋。别再这样对我。”

奥兰多摔在地上，浑身无力，一时爬不起来。

旁观的亡灵：“附身是很伤元气的，你不该这样做。”

奥达：“滚，你们全部给我滚出去！”

奥达的妹妹把客人都请出去。所有的亡灵也都穿墙越壁离开。

一个男人走进来。

奥达：“滚出去。”

男人：“你就是那巫婆？”

奥达：“你是谁？”

威里在奥达对面坐下。

萨姆向奥达出声示警：“威里。”

奥达：“威里 观景台的威里？”

萨姆：“快离开这儿。”

奥达马上反应过来，威里正拔出手枪，奥达掀翻桌子，逃进更衣间
威里开枪射击，然后匆忙逃走。

奥达的妹妹们听到枪声，急忙进屋。

奥达的妹妹：“奥达？姐姐？”

奥达（惊魂未定地）：“我没事，没事。”

萨姆：“我们有麻烦了，你必须帮我。”

奥达：“我们？你已经死了，他要杀的是我！”

萨姆：“他们会再来的。”

奥达：“你为什么不去找别人？别再骚扰我了，我受够了。”

萨姆：“我有一个计划，但你要去弄一张假身份证。”

奥达：“不行。”

萨姆：“如果你答应了，他们就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

奥达思考了一会儿，只好答应。

奥达：“好吧。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萨姆：“你有漂亮点的裙子吗？”

纽约街道的全景。

奥达穿着紫红色套裙从拐弯处走过来，萨姆跟随在她身边。

奥达不停地说话：“我还是回去吧，我不想干了……”

萨姆：“奥达，你放松一点。”

奥达：“可我现在很紧张。”

萨姆：“你放心吧。”

他们边说边往前走，街道旁边有两位修女在做慈善募捐。

他们走进大楼。

萨姆：“向前一直走，到办理新户头的工作台前。”

奥达：“我不打算存钱的。”

萨姆：“照我说的做，别说话。”

萨姆和奥达来到，一位女工作人员正在办公。

萨姆：“你说给你新开的户头签名。”

奥达：“麻烦您，我想给我新开的户头签名。”

工作人员：“户头号码是多少？”

萨姆：“926-31043。”

奥达：“926……31043。”

工作人员：“户名呢？”

萨姆：“丽泰美拉。”

奥达：“丽泰美拉。”

工作人员：“你开户的时候没有签名吗？”

萨姆：“就说是加尔为你电话开户的。”

奥达：“哦，是加尔电话开户的，他让我今天来补签。”

工作人员：“好的。”

工作人员递过一张表格。

工作人员：“请在表格的底线上签名。”

奥达：“对不起，借用一下你的笔。”

奥达在表格的空白栏上签名。萨姆往左边望了望，回头发现奥达写下的是“奥达”的名字，急忙出声阻止。

萨姆：“不，不，签丽泰美拉。”

奥达被吓了一跳，赶紧把表格收起来。

奥达：“对不起，我签错了。”

工作人员奇怪地看了看奥达。

奥达：“真是太对不起了，请再给我一张。”

工作人员重新给奥达一张表格。奥达签名萨姆无可奈何地摇头。

萨姆：“告诉她，马上送到四楼，你要去提款。”

奥达签完名字，把表格交给她。

奥达：“请你马上送到四楼，我要去提款。”

工作人员正要询问，萨姆担心奥达再出纰漏，提醒她赶紧走。

萨姆：“走吧。”

奥达：“稍等一下。（对工作人员）这支笔可以送给我吗？”

工作人员：“哦，好的……”

奥达：“我很喜欢这支笔……”

奥达和萨姆边谈边走。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地看着奥达一个人自言自语的。

银行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响了起来，加尔紧张地马上抓起电话。

加尔：“我是加尔 鲍尔先生？”

约翰：“鲍尔？我是约翰，这里有份资料，你呆会儿来取。”

加尔（心绪不宁地）：“哦，约翰，对不起。什么？什么？好的，我一会儿来拿。”

约翰：“你可以在 6 点以前来拿。”

加尔：“好的。”

加尔放下电话。墙上的时钟显示的时间是：3 点 40 分。

萨姆和莫莉从电梯里出来。

萨姆：“告诉他们，你要见弗兰克斯。”

奥达对警卫：“啊，你好，我要见弗兰克斯。”

警卫：“你和他预约了吗？”

奥达：“没有，我现在来了。”

警卫奇怪地上下打量奥达。

萨姆：“别这样，告诉他，你是丽泰美拉。”

奥达：“哦，我是丽泰美拉。”

警卫：“请等一下。”

萨姆：“别乱说话。”

奥达：“知道了。”

警卫回头：“你跟我说话吗？”

奥达摇头，摆手示意他赶紧去通报。警卫向里走进

萨姆压低着声音：“我跟你讲，这个弗兰克斯是个很健忘的人，我认识他已经 5 年了，他还记不住我的名字……”

奥达打断他：“你为什么这么小声说话？”

萨姆愣了一下，然后提高了声音：“他是个健忘的人，你就说，你是

在去年圣诞节认识他和他夫人的，在圣诞节的宴会上……”

警卫伏身和弗兰克斯说话，弗兰克斯回头向这边看了看，摇摇头。警卫走过来。

警卫：“他说他不认识你。”

奥达：“什么，他忘记我了？我去年和他一起参加圣诞节晚会的，圣诞树很美，还有很多礼物……”

奥达信口胡说着，萨姆着急地捅了一下她的腰。

奥达：“哎哟。”

警卫莫名其妙的。

奥达：“哦，胃气而已。”

警卫狐疑地看了看奥达，又进去通报。

奥达：“别再碰我。”

萨姆：“你别乱说话。弗兰克斯当时喝醉了，什么事都记不得了，你放心吧。”

弗兰克斯回头，他想不起何时认识奥达的。他站起来挥手示意奥达过去。

奥达走到弗兰克斯的办公桌旁，和他握手。

弗兰克斯：“您好，很久不见。请坐。”

奥达：“是的，很久不见。你的孩子们好吗？”

弗兰克斯：“很好，谢谢您的关心。您……家人都好吗？”

奥达：“都好，托您的福。”

萨姆：“直接问他，在直布罗陀的投资怎么样了？”

奥达：“啊，直布罗陀的投资怎么样了？”

弗兰克斯惊讶地：“直布罗陀？赚了一点。”

奥达照搬萨姆所说的，和弗兰克斯闲聊了一会儿。弗兰克斯认为奥达一定是他忘记了的熟人。

弗兰克斯：“您今天来，有何贵干？”

萨姆：“你说来取消账户。”

奥达：“我来取消账户。”

弗兰克斯：“哦，好的。您记得户头号码吗？”

奥达：“是的。”

萨姆：“926-31043。”

奥达：“926-31043，（对萨姆）我说的对吗？”

萨姆：“没错。”

弗兰克斯不明所以地看着奥达。

弗兰克斯输入户头号码，电脑显示账户存额是 400 万美元，他转头看看奥达。

弗兰克斯：“您今天要把 400 万美元都提取出来吗？”

奥达惊叫起来：“400 万？”

弗兰克斯：“对吗？”

萨姆（急忙）：“说对，说对。”

奥达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她拼命点头。

奥达：“……哦，对，对的。”

弗兰克斯：“你要什么面额的？”

奥达：“10 美元和 20 美元的。”

弗兰克斯怀疑自己听错了：“什么？”

萨姆（紧张地）：“跟他说要支票。”

奥达：“我要支票。”

弗兰克斯（释然）：“请您出示身份证。这只是银行的手续。”

萨姆松了口气。

奥达：“我明白。”

奥达在皮包里翻了一阵子，没有找到身份证，她干脆把皮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桌上，她在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出身份证。萨姆无可奈何地叹气。

弗兰克斯接过身份证，站起来。

弗兰克斯：“请您稍等，我马上回来。”

奥达（激动地）：“哦，400 万元！”

萨姆赶紧示意她噤声。

银行的办公室里，时钟显示的时间是：3 点 50 分。

加尔拿起电话：“接拿骚区第一银行……”

弗兰克斯拿着一些文件回来。

弗兰克斯：“有些文件需要您签名，然后就可以正式结束您的账户。”

萨姆提醒道：“签丽泰美拉。”

奥达接过文件签名。

奥达：“我的名字，丽泰美拉，我的名字。”

萨姆抬头，看见莫莉走进办公室。

萨姆：“奥达，我马上回来。”

萨姆向莫莉的方向跑去。奥达继续签名。弗兰克斯拿起奥达刚刚签名的文件和身份证上的签名对照着。

弗兰克斯把支票递给奥达。

奥达不敢相信地、犹豫着接过支票。

莫莉正要向这个方向走过来。萨姆急中生智，把旁边办公桌上的纸张扫到地上。莫莉弯腰捡散落的纸张。

奥达在和弗兰克斯不着边际地胡扯

萨姆跑过来：“我们要走了，跟他说再见。”

奥达仍然喋喋不休地，萨姆从后面推她的椅子，奥达吓得站了起来，弗兰克斯也被她吓了一跳。

莫莉往这个方向看。

萨姆催着奥达离开。

奥达：“你要干什么？”

莫莉追过来。

萨姆和奥达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时候，莫莉赶到

弗兰克斯还没有回过神来。

莫莉过来和他打招呼。

莫莉：“刚才离开的那个女人来做什么？她说些什么？是有关萨

姆的事情吗？”

弗兰克斯：“萨姆不。”

莫莉：“她叫奥达，是吗？”

弗兰克斯：“不，她来取消账户，她叫丽泰美拉。有什么问题吗？”

莫莉离开：“哦，没有，谢谢。”

加尔输入户头号码，电脑上显示“账户已取消”。他重新输入，电脑仍然显示“账户已取消”。

加尔紧张地站起来，到另外一台电脑上操作，结果还是一样。加尔狠狠地敲着电脑。

同事：“加尔，怎么了？”

加尔：“谁动过我的电脑？”

同事：“有事吗？”

加尔：“我的一个账户被取消了。”

同事：“没有人动过。要通知其他人吗？”

加尔掩饰着：“不，我自己可以解决的。”

萨姆和奥达从大厦里出来，奥达欣喜若狂，一路上自顾自说着，计划着应该怎样消费这笔意外之财。

萨姆停下脚步。

萨姆：“把支票拿出来。”

奥达：“对，对，要把它藏好，千万别弄丢了。”

奥达取出支票藏到胸口。

萨姆：“不，不。在支票背面签上你的名字。”

奥达：“不行。如果丢了的话，捡到的人可以去银行兑领的。”

萨姆：“那不是你的钱。就是这笔钱让我丧命的。”

奥达意识到事情并非如她所愿，她东望西瞧地，试图找到萨姆

奥达：“你打算如何处理这笔钱？”

萨姆：“看看你的左边。”

奥达看到在街道的另一边做慈善募捐的那两位修女。

奥达：“不，我绝对不会把 400 万美元送给那些修女的。不会的。”

萨姆：“你想让人追杀吗？你必须放弃这笔钱，必须放弃，明白吗？”

奥达：“萨姆，是你耍了我的命的。这是 400 万哪！”

萨姆：“你将会上天堂的。”

奥达：“我不想上天堂。我宁可去银行把它兑成现金。”

奥达不情愿地走向修女。她磨蹭着拿出支票和笔。

萨姆：“签丽泰美拉。”

奥达：“知道。”

奥达（边签名边嘀咕）：“真不敢相信你会这么做。”

两位修女相视而笑。

萨姆：“给她们。”

奥达：“我想多拿一会儿，难道多拿一会儿都不行吗？”

奥达磨磨蹭蹭的，舍不得把支票交给修女。

萨姆：“把支票给她们，你能做到的。”

修女接过支票。

修女：“谢谢，上帝会保佑你的。”

奥达脸上露出似笑似哭的表情，抓住支票久久不肯松手。

萨姆：“快松手，我们走。”

奥达松开手，伤心地低头往前走。

萨姆：“我为你骄傲，真的。”

奥达（大声地）：“你别再缠着我了。她们要这些钱干什么？离我远点，别再和我说话。”

萨姆：“你会上天堂的。”

奥达已经走远，听到这句话就转过身，朝着萨姆的方向啐了一口，然后走入人群里。

两位修女一直目送着奥达，其中一位打开支票，惊喜得昏了过去。

银行的办公室里已经人去室空，只剩下加尔一个人，他的办公桌上散放着打印出来的清单。加尔抓起一张揉成一团扔到地上，他看起来疲惫而且不安。

萨姆就坐在加尔背后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

萨姆：“你永远也找不到的。他们会杀了你的，加尔，把你和威里埋葬到流氓的墓地里，做成肥料，哟哟……”

萨姆得意地朝柱子一蹬，椅子顺势滑溜过去。

加尔听到动静，回头看见椅子自己滑动着。加尔恐惧地站起来，左右张望，然后把电脑关机，离开办公桌。

突然，加尔身后的电脑又开机了。

加尔猛回头，紧张地窥视四周。这时，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敲击着键盘，屏幕上显示出“杀人凶手”一个词。

加尔惊恐地大声喊道：“是谁？是谁干的？”

四周没有声音，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连串的字母：“萨姆，萨姆……”

加尔疯狂地把电脑推到地上。

敲门声，莫莉开门。

加尔从门外进来，他的神情非常紧张不安。萨姆就跟着他。

莫莉：“我还以为我们要一起吃晚饭呢。”

加尔（心烦意乱地）：“对不起，我忘记了。”

萨姆：“他遇到麻烦了。”

莫莉（有些不高兴）：“你忘了？我一直在等你来电话的。”

加尔：“有些事情我想问问你。”

萨姆凑近莫莉：“哦，他想借 400 万美元。”

加尔：“你曾经说过萨姆的亡灵还存在，他和你说话的时候，都告诉你些什么？”

莫莉：“你为什么问这些？”

加尔情绪激动地抓住莫莉的手臂。

加尔：“告诉我，那个巫婆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

莫莉：“放开我。”

莫莉看着加尔在不停地、烦躁地走来走去，不知是怎么回事。

莫莉：“那不是事实。你今天有什么事吗？是不是银行出什么事

了？我今天看见奥达去过银行。”

加尔猛地回头：“银行？”

萨姆无法阻止莫莉，懊丧至极。

莫莉：“是的，弗兰克斯说她去取消账户，她不是用奥达的名字，用的是丽泰美拉。”

加尔喘着气，几乎站立不稳。

莫莉扶住他：“你没事吧？”

加尔：“我有些胃疼，你有胃药吗？”

莫莉：“我到楼上去拿，你等着。”

莫莉上楼去拿药。加尔靠着柱子，萨姆从后面绕过来，从背后揍了加尔一拳。加尔惊惶地跳起来。

萨姆：“你胃疼了吗？你现在相信有亡灵吗？”

萨姆出其不意地出拳袭击加尔，加尔闪避着，进到厨房里。

加尔抓起报纸，打开煤气灶。

加尔：“我要烧了这里。”

萨姆狠狠地揍向加尔的下巴。

加尔看到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关上了煤气灶的开关，他相信萨姆一定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存在，他抓起了一把厨刀。

加尔（威胁地）：“我会杀了她的，我发誓，我说到做到。”

莫莉下楼的脚步。

加尔：“我要在今晚 11 点之前得到那些钱，那个巫婆要是不及时送来，莫莉就要死。”

莫莉奇怪地：“加尔，你在和谁说话呢？”

加尔扔下厨刀，转身抓着莫莉的手臂。

加尔（惊慌失措地）：“没有，没有，莫莉，我要走了。我现在不能解释。我必须走了，我会回来的。”

莫莉：“你吓坏我了。”

加尔边说边向门口退去：“11 点会回来，这件事情很重要。现在不能说了，我要走了……”

莫莉：“11 点？为什么？”

萨姆(突然想起来):“奥达?”

萨姆奔跑出去。

奥达姐妹三个人正在一起看电视节目。

萨姆冲进来:“奥达。”

奥达意外地:“萨姆?”

萨姆:“快走,他们正在追查支票,你得赶紧离开这里。”

奥达紧张地站起来。

奥达:“你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支票的事吗?”

楼下传来汽车声,萨姆走到窗前,看见加尔和威里从汽车里出来。

萨姆:“他们来了。快离开这里。离开这,快走!马上!”

奥达(慌乱地):“快走。”

奥达姐妹三个人仓皇离开房间。

加尔和威里冲上楼。

奥达三姐妹在楼道里奔跑,她们不停地敲一户邻居的房门,请求进去躲避,但房门“砰”地关上了。

威里和加尔在楼梯里迅速地奔跑。

奥达三姐妹还在楼道里拼命敲邻居的房门,许久,有一扇房门打开,一个老妇人出来询问,奥达三姐妹一涌而进,把房门紧紧关上。

威里和加尔已经到奥达的房门外。威里开枪把门锁打开。

奥达从门缝中看到威里和加尔进入房间。

奥达紧紧关上房门。

奥达(惶恐地):“他们会找到我们的。”

奥达的妹妹和老妇人不安地看着奥达。

奥达:“萨姆去哪里了?”

威里和加尔冲进奥达的房间,四处搜查,没有找到人。

威里:“那个巫婆已经跑了,搜整座大楼。”

威里准备出门,房门突然被关上,威里打开门,探头往外看。

威里：“加尔？”

门外空无一人。威里回身，房门“砰”地关上。

书架上的书册纷纷落地，电视打开，房间里的什物、瓶瓶罐罐四下横飞。威里惊慌地四处逃窜。

威里逃进卫生间，惊魂未定。水龙头突然打开，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玻璃上写着“吓”。威里开枪击碎玻璃，大叫着抱头鼠窜。

在楼梯口，威里撞上加尔。

加尔：“威里？”

威里推开加尔，夺路而逃。

威里跑到街上，萨姆不时推他，威里跌跌撞撞地和街上的人群相碰撞，大叫着“救命”狂奔。

一辆汽车迎面驶来，威里被撞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

尾随而来的加尔恐惧地看着这一幕，转身逃走。

萨姆愣住了。

威里的亡灵从地上爬起来。

旁观的人：“怎么回事？”这个男人死了。”

威里的亡灵看着自己的尸体，不相信自己已经死了。

萨姆：“你死了，威里。”

威里吃惊地看萨姆。

一群地狱里的恶鬼呼啸而来，把威里拖拽而去。

夜幕中的高速路上，一辆的士迎向驶来。

萨姆和奥达一起坐在车上。

萨姆：“让他开快点。”

奥达：“请开快点，司机。”

司机：“我已经开最快了。”

一只无形的脚踩着加速器，的士突然加速，在公路上疾驶而过。

敲门声。

莫莉开了一道门缝：“是加尔吗？”

奥达：“我是奥达。”

莫莉把门关上。

奥达：“我知道你不欢迎我，但是我们必须谈一谈。你现在身陷险境，萨姆和我在一起，请让我们进去，好吗？”

莫莉：“快点离开这里，否则我要报警了。”

萨姆：“让她报警。”

奥达：“正想你报警呢。请让我们进去。”

莫莉：“不。”

奥达：“哦，你还是不明白。萨姆是被谋杀的，他发现加尔监守自盗。加尔是个危险的人物。他要杀我，而且也会杀你。你现在很危险。”

萨姆走进房间。

莫莉在门后哭泣着。

莫莉：“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不能……不能……”

萨姆：“快点告诉她，她穿的衬衫被我弄脏过，戴的耳环是我圣诞节送给她的礼物。”

奥达：“萨姆说，你穿的衬衫曾经被他弄脏过，耳环是他圣诞节送给你的礼物。”

莫莉停住哭泣。

奥达（着急地）：“我不是凭空编造的，你要相信我。”

萨姆：“给我一个硬币。”

奥达：“什么。”

萨姆：“从门缝里推进来，快点。”

一枚硬币从门缝底下推进来。

萨姆用手指将硬币沿着门板慢慢推上来。

莫莉吃惊地看着闪闪发光的硬币漂浮在空中，缓缓向自己移过来。

萨姆：“告诉她，这是吉祥之兆。”

奥达：“萨姆说，这是吉祥之兆。”

萨姆把硬币放到莫莉的手掌上。

莫莉把硬币握在掌中，眼中泪光晶莹。她相信萨姆就在自己的身

边，她脸带泪痕露出微笑。萨姆欣慰地看着莫莉。

房门打开，奥达站在门外。

莫莉打电话向警察局报警。

莫莉放下电话：“他们现在在途中。”

奥达：“好的。”

莫莉：“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奥达：“耐心等待。”

莫莉在沙发上若有所思。

莫莉问奥达：“萨姆在这儿吗？”

奥达询唤着：“萨姆？”

萨姆在莫莉身边坐下。

萨姆：“我就在她身边。”

奥达：“他在你身边。”

莫莉用眼神寻找着萨姆，伸手试图抚摸。

莫莉：“萨姆，你能感觉到我吗？”

萨姆伸出自己的手，想握住莫莉的手，但他触摸不到。

萨姆：“全心全意的。”

奥达：“全心全意的。”

萨姆伤感地说：“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再抚摸一次。”

奥达沉吟片刻：“他说来生还要和你在一起。”

莫莉：“我也是。”

萨姆无限伤感。奥达低着头沉思片刻。

奥达：“好吧，好吧，你可以利用我。”

萨姆：“利用你？”

奥达：“你上我的身。”

萨姆：“上你的身？”

奥达：“快点，趁我没有改变主意。”

奥达坐在沙发里，静静地闭上眼睛。

萨姆进入奥达的躯体。然后，他慢慢伸出自己的手，握住莫莉的双手。

莫莉闭上了眼睛，全心全意地感觉着熟悉的、久违了的抚摸。

一曲熟悉的、温情的《爱的旋律》在房间里回响起来，萨姆轻轻抚摸莫莉的脸，悲喜交集。在音乐声中萨姆和莫莉亲密地相拥而舞，他们忘记了一切，陶醉在肌肤相亲的幸福之中。

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加尔的声音：“莫莉。”

萨姆从奥达的躯体里摔出来。

莫莉：“是加尔！”

奥达（拉着莫莉）：“走防火梯，快！”

萨姆显得很虚弱，艰难地爬了起来。

奥达和莫莉从窗户爬出去。

萨姆：“我这是怎么啦？”

加尔开枪打开门锁进来，四处寻找莫莉。

加尔从窗口探出头，看见奥达和莫莉的身影。他爬上窗口。

萨姆想袭击加尔，但没有作用。他摔倒在地。

加尔从防火梯追上来。

奥达和莫莉爬向楼顶。

加尔追上来。

加尔：“莫莉，她撒谎，她是个贼，她是个骗子。莫莉，别听她的。”

莫莉：“你快走开，我已经报警了。”

加尔抓住了奥达的脚，把她摔到地上，掐着她的脖子，威胁她交出支票。莫莉试图救奥达，被加尔推开。

加尔拔出手枪，威胁奥达。

加尔：“支票在哪儿？快告诉我！”

奥达：“我已经送人了。”

加尔（声嘶力竭地）：“你在撒谎，给我支票，不然我杀了你！”

加尔打开手枪的保险栓，对着奥达。奥达十分惊恐。

加尔突然被摔到一边。

加尔向空中开枪射击，转身抓住莫莉。

加尔：“小心 萨姆 我会杀了她的！”

周围没有动静。

加尔：“萨姆，现在，把支票给我。把支票给我，我就放了她。萨姆？”

周围仍然没有动静。

加尔手中的枪突然脱手而飞。

加尔惊慌地拾起手枪，准备夺路而逃。

萨姆把加尔打倒在地。

加尔转身要从窗户逃走。他抓住窗旁悬挂着的铁钩甩过来，晃动的铁钩击碎了窗玻璃。破碎的玻璃窗掉下来，正好砸在加尔的胸膛上，加尔当场毙命。

萨姆不忍地转过头。

加尔的亡灵从尸体上缓缓起来，他看到萨姆，有些意外。

加尔：“萨姆？”

萨姆：“哦 加尔。”

加尔顺着萨姆的视线回头望去，看到自己鲜血淋漓的尸体，无法相信。一群地狱里的恶鬼呼啸而来，把加尔拖拽而去。

一切声音都消逝了，四周一片宁静。

萨姆站立良久，然后回头寻找莫莉。

奥达和莫莉相互拥抱着躲在墙角。

萨姆：“你们没事吧？”

奥达抬起头。

莫莉也慢慢地抬起头。

莫莉：“是萨姆？”

萨姆（意外地）：“莫莉。”

莫莉（惊喜地）：“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光芒耀眼的天堂的灵光从空中倾泻下来，照耀笼罩着萨姆，萨姆的身影在灵光中渐渐显现出来，莫莉和奥达激动地看着奇迹的出现。奥达站起来。莫莉泪光盈盈地看着萨姆，无语凝噎。

莫莉：“哦，上帝。”

灵光笼罩中的萨姆慢慢俯下身子，久久地亲吻莫莉。

萨姆和莫莉深情款款地互相凝视着，良久。

奥达提醒道：“萨姆，他们在等你。”

萨姆走向奥达。

萨姆：“奥达，我会想你的。你的母亲会为你自豪。”

奥达：“我也会想你的，萨姆。”

萨姆：“再见，奥达。”

奥达：“再见，萨姆。”

萨姆转向莫莉，莫莉站起来。

萨姆：“莫莉，我爱你。永远爱你。”

莫莉眼中泪光闪烁：“我也是。”

萨姆最后一次伸手触摸莫莉的脸，无限深情地泪眼相看，恋恋不舍地向后退着。

萨姆：“莫莉，爱在心中。你的爱永远和我在一起。”

莫莉：“我也是。”

莫莉默默地望着萨姆渐行渐远，一步一步地慢慢走进天堂的灵光中。

（吴青青根据影片翻译整理）

《人鬼情未了》剧作分析

吴青青

1990 年,《人鬼情未了》在影坛吹起了一阵清新浪漫之风,影片借古老而又陈旧的爱情题材把悬念、想象和喜剧等因素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叙述了一个风格新颖、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人鬼情未了》与同年上演的《漂亮女人》一样,其实都是好莱坞精心制作的“梦”,但这个聊斋式的梦境“美仑美奂”,在阴阳两界、人灵之间表现了一份不能相见、不能接触却灵犀相通、刻骨铭心的爱情,给生活在物欲横流的世俗之中的芸芸众生带来了超凡脱俗的美感。在银幕演绎出的无数浪漫爱情故事中,《人鬼情未了》以其独特的爱情视角和独特的艺术表现营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

关于爱情

在观赏爱情题材的影片时,观众通常会期待的问题是:男女主人公遇到的爱情阻碍力量是什么?然后等待在爱情和阻碍力量相互对抗的叙事过程中获得快感或者痛感。在阻碍爱情的力量中,最古老、最常规的一种是“父母”,但是这个理由早已不能令现代的观众信服,于是 20 世纪的创作者们想出了许多出人意表的爱情阻碍力量,把相同的爱情故事讲述得曲折动人、各尽风流。在《人鬼情未了》中,萨姆与莫莉的爱情阻碍力量是“死亡”,在普通爱情故事的结束之处,萨姆和莫莉的爱情故事正在延续。为了表现那份至死不渝的爱情,影片的编剧突发奇想,让萨姆的灵魂出窍,与萨姆的身体分离。没有身体的灵魂是无形的灵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却要让人间的莫莉感觉到他的存在,还要让他久久围绕在莫莉的身边保护她。这个独特的视角给古老的爱情题材注入了新意同时也带来了叙事难度。

爱情的力量使萨姆的灵魂超越了阴阳两界的限制，在死后仍然千方百计地保护着莫莉。影片所表现的爱情是超自然的，是现实生活中种种无法实现的幻想的延续，这无可置疑会挑起观众的好奇心，能够把观众吸引到影院中。但是阴阳两界生死相隔，相爱的恋人既无法沟通也不能接触，要打动观众就无法依靠一些情意绵绵的拥吻，也无法依靠误会或者分离给爱情制造波折，普通爱情故事的常规叙事手法在这部影片中将受到限制，这就要求影片在叙事上必须独辟蹊径。

影片在一开始就展现了萨姆和莫莉的爱情场景，和谐而且温馨。在制作陶器的著名段落中，一系列的特写镜头伴随着相思抒情的音乐旋律，抒情浪漫的格调使其成为电影史上表现爱情的经典场景，爱情在这里就被推向了极致。紧接着情节逆转，萨姆的死结束了常规的爱情叙事。当故事的讲述过程带领观众经历一种情感价值的转变时，观众将从期待外在的视觉快感转向期待内在的情感体验。在后面相当长的时间里，影片利用大量的场景精确地表现那种对唤起情感必不可少的生活细节，然后带领观众经受各种情感体验。每当萨姆的亡灵与莫莉的沟通取得了一点进展，观众就获得了正面的愉悦的情感体验；每当萨姆的亡灵遭遇挫折，负面的紧张的情感体验开始产生。故事创造出从正面情感体验到负面情感体验的动态交替，让观众自己感受到而不是看到一份真正的至死不渝的爱情。

另外，影片在萨姆与莫莉的爱情故事这一个主要情节中安插了加尔的犯罪故事这一个次要情节。次要情节较之主要情节，所获的强调较少，占据的银幕时间也要短。但是，加尔的杀人情节是爱情情节的激励事件，是爱情转折的关键点，阻止加尔的犯罪保护莫莉的行为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已经与爱情合二为一，这个次要情节的首要目的是让主要情节更加完善丰富。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加尔的犯罪故事不断地给爱情故事制造纠葛，使观众在爱情的感伤浪漫中获得紧张暴力的调剂，从而扩展了一部简单的爱情片的观看体验。

从故事框架上看，《人鬼情未了》只是一部普通的爱情片。由于故事被置于边缘的地带，男女主人公阴阳相隔、人灵异相，相爱却不能相见，这种限制使其不能套用此类题材影片的叙事和视觉手段。影片采用

了两条有效途径，一是追忆过去的种种爱情细节，把它们放在现在的叙事中，丰富影片的潜在信息，并且连续重复表现主人公的心灵触动，成功地引导观众超越外在的窥视心理，进而追求内在的心灵体验。二是在爱情故事之中穿插犯罪故事，打破爱情的局限同时又服从于爱情。叙事策略上的独特经营使观众获得与一般的爱情故事迥然相异的审美感受，影片也在无数的爱情片中脱颖而出，成为经典的爱情电影之一。

悬念的技巧

新鲜离奇的题材也许能诱导观众进入影院，但是一旦叙事正式开始，观众就需要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保持情感投入状态。一个故事要能够攫住观众的兴趣，使之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起观众的好奇心和关心。悬念就是利用好奇心和关心的人类欲望把观众和故事紧密联系起来的一种叙事方式。在悬念中，人物和观众知道同样的信息，当人物发现某件事实时，观众也同时发现，在这个讲述过程中，观众会移情于主人公，并对他产生一种认同感。《人鬼情未了》正是充分采用了悬念的叙事技巧，让观众对银幕上讲述的故事充满好奇期待，使观众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人物的行为上，等待最后结局的到来。

《人鬼情未了》的影片开端是整部影片的“开场白”段落，有许多叙事铺垫，一开始我们也许并不在意，而是随着层层剥茧式的叙事过程才发现其中的奥秘。影片叙事的开始有几个小场景：一是萨姆、莫莉和加尔一起装修房间。它的叙事功能有三个：交代了三人之间的关系；由莫莉直接点明了加尔惟利是图的性格特征；人头像古币让观众产生爱情圆满的错觉，其实它是一个重要的情节道具，是莫莉相信萨姆的亡灵存在的证据。二是萨姆和加尔一起上班。两人配合默契的关系说明他们是相交多年、感情深厚的好友；萨姆给加尔密码，埋下第一个情节伏笔。三是萨姆和莫莉的家居生活。表现了萨姆和莫莉之间的相知相爱；萨姆的忧郁和“飞机失事”的介入成为让观众担心的不祥之兆。四是萨姆修改了密码并拒绝了加尔的帮助。这是第二个情节伏笔，萨姆因此

引来了杀身之祸，但现在观众和萨姆一样都毫不知情。至此，影片把前情都交代清楚，而且在影片中留下了“蛛丝马迹”，暗示了加尔将有所图谋。在这些叙事段落里，影片着意要呈现两件事实：一是萨姆与莫莉的深挚感情，伴随着《爱的旋律》营造了一股温馨的情绪，让观众产生期待浪漫爱情故事的好奇情绪，影响并引导观众对男女主人公的情感认同和关心；二是萨姆与加尔的朋友关系，这与加尔为了金钱不惜将好友置于死地的情节发展形成巨大的反差，这是安排悬念的必要技巧，让观众在紧张的等待之后有出乎意外的发现。影片在序幕里所呈现的细节、对白等在后来的情节中都得到了精心设计的回应。

至此，观众一直被置于旁观者的位置，一一浏览情节画卷，了解剧中人物的身份、关系，但还没有一个认同对象。在萨姆被杀害以后，观众和亡灵同时发现阴阳相隔、生死有别的事实，萨姆的亡灵可以看见剧中人物的一切活动，但不能与之交流，这与影片的观众的视点是完全一致的。观众可以看到亡灵，但剧中人物不能感觉到他的存在，这种叙事安排有意把观众放在萨姆的位置上，不动声色地调动起观众的参与意识，萨姆与观众知道同样的信息，观众开始将萨姆作为认同对象，让自己置身于亡灵的位置上。影片的情节发展在这里才算是真正开始，观众从最初的“旁观者清”位置转移到认同萨姆的位置上，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关心使“萨姆如何让莫莉相信他的存在并与莫莉相见”成为观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也就是本部影片贯穿始终的悬念——姑且称之为“爱情的悬念”。影片让亡灵不断地遇到许多障碍，不断让莫莉对灵媒奥达产生误会、怀疑，不断延迟悬念的解决，亡灵的一再受挫使观众无限同情并无暇走神，在观众的焦急期盼中影片的叙事也获得了成功。亡灵的任何进展都让观众为之兴奋雀跃，当那枚钱币缓缓放入莫莉的掌心，观众和萨姆都得偿心愿，这个悬念也基本得到了解决，后来的人灵相见情节更是锦上添花，让观众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影片在爱情故事之外，还有一个犯罪故事，“爱情的悬念”之中，又融入了“复仇的悬念”，这两个悬念在影片叙事中是交织在一起的，爱情的圆满和复仇的快感同时为观众所期待。萨姆被枪杀之后，萨姆和观众开始都以为是一场意外，在抢劫犯入室后，萨姆和观众同时发现原

来这是一起预谋杀人的。于是，情节发生转变，爱情之外的一个悬念产生：是谁主使杀人，他的目的是什么？预谋杀人的发现伴随着对莫莉正处于危险境遇的发现，萨姆要传递爱情，要为自己复仇，还要保护女友，这使悬念不仅让人期盼，还让人紧张，观众的注意力就完全被吸引到银幕上。在加尔到抢劫犯住处时，萨姆和观众发现原来加尔是背后的主谋，伴随着这个发现，情节又开始突转，上一个悬念得到解决，另一个悬念又产生：萨姆如何为自己复仇？影片借助故事情节的安排，让观众和萨姆的亡灵都知道加尔为钱杀人的真相，但观众和萨姆都处于无法和莫莉沟通的地位，观众自然而然就会随着莫莉的一次次受骗上当和加尔的一次次设计陷害人的情节发展，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害怕，一会儿兴奋，一会儿畅快。悬念最大程度地调动起观众的参与意识，这种参与意识，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无形的道德法庭，让观众跟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地对作恶者进行道德上的审判。当萨姆的亡灵揭露加尔的一个个罪恶，并加以回击时，观众也获得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快感。

《人鬼情未了》在叙事中，十分注重悬念的作用。除了主要情节（爱情故事）与次要情节（犯罪故事）的悬念以外，影片在叙事链条上小悬念小紧张不断，环环紧扣，把观众与故事的每个流程紧紧相连，使观众没有放松喘气的机会。整部影片中，观众被安置在萨姆亡灵的视点上，无从预知情节的发展。它使观众不断地期待，不断地提心吊胆，而且，伴随着情节的发现，同时又是情节的突转，一个悬念得到解决，另一个悬念又被提出，观众就在这一次担忧和下一次担忧之间全神贯注于银幕。

想象的展开

不管是爱情，还是复仇，都是银幕上屡见不鲜的主题，这些都不足为奇，但是与《人鬼情未了》关于亡灵的想象结合在一起，这两个常规主题就得到了升华。人死后灵魂或上天堂或下地狱，在西方文化传统和宗教背景中这是不容置疑的。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有与亡灵接触

的描写也并不少见 早在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等著作中就有范例。但是，人的灵魂究竟是什么样的，如何在银幕上表现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并且能让观众信服，这似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人鬼情未了》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它成功的诀窍是让观众自己在影片的叙事流程中与萨姆的亡灵一起逐步发现灵魂与生人的各种不同，而不是把某种概念强加给观众。

《人鬼情未了》对灵魂的表现不是事先一次定位的，而是在萨姆亡灵的一次次自我发现过程中，亡灵的形象才逐渐完整起来的。在影片中亡灵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也不是纯粹虚幻的东西，而是与萨姆的性格发展结合在一起，遵循情节的变化和观众的愿望，逐步发展起来。影片对亡灵的表现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表现亡灵是无形的存在。在街道上，萨姆的亡灵离开身体，惊恐万状地发现自己无法触摸生人，阳间的人看不见、听不见、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这是对亡灵的第一次表现。与观众的想象一致，其后又通过萨姆来不及闪避医护人员和莫莉两个细节再次加强观众的印象。萨姆还无法接受自己和莫莉已经阴阳相隔的事实，亡灵的惊恐和无措适于萨姆此时的心情，也给予第一次见到亡灵的观众一个心理缓冲阶段。正如上文所言，从萨姆被枪杀开始，观众开始把萨姆作为认同对象，观众的视点与萨姆的亡灵是一致的，萨姆的所感就是观众的所感，萨姆的所受也是观众的所受，这种安排使观众易于接受影片中对亡灵形象的想象，很容易博得观众的怜悯与认同。

第二阶段，表现亡灵可以自由穿墙越障。如果要合乎逻辑地让萨姆的亡灵自己发现这一本领，势必会导致叙事的集中，所以影片取巧地给萨姆安排了一个启蒙者，由医院里的老者亡灵告诉萨姆，阳间的门窗墙壁等一切障碍物都不能阻挡亡灵；在萨姆被莫莉关在房里时，亡灵将信将疑开始尝试这项本领；为了追赶抢劫犯，情急之下亡灵第一次发现阳间障碍对于他是形同虚设；在地铁检票口，亡灵还有些迟疑，以后就习惯并且运用自如了。启蒙——尝试——第一次——迟疑——习惯，尽管是想象，但整个心理过程仍然十分细腻清晰，令人信服。正由于亡灵可以自由穿墙越障，调查事情真相并为自己复仇的行动才成为可能。

这种想象服从了情节的发展需要，也服从了观众的愿望。

第三阶段，表现亡灵可以凭意念移动阳间的物体。和前一阶段相同，影片仍然给萨姆安排了一个启蒙者，让地铁里的亡灵教会萨姆如何凭借自己的意念移动阳间的物体。当然为了避免重复，情节预先作了伏笔，然后改由萨姆前去请教。此时萨姆已经知道加尔是主谋，但他无法告诉莫莉，也无法惩戒加尔，有了这项本领，萨姆才可以为自己复仇，伸张正义，惩治邪恶。因为亡灵能为人所不能为，又不必受到法律的约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果令观众拍手称快。

在观看影片时，有两条原则影响观众对影片的情感投入，第一是移情，观众对主人公的认同容易把观众拉入故事之中；第二是可信，必须使观众相信故事世界是真实可信的，故事一旦缺乏可信性，移情作用便会消解。《人鬼情未了》关于亡灵的想象虽然是不可能的，却是可信的。影片在展开叙事的过程中使萨姆成为观众的认同对象，观众知道人物想要什么并希望他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影片对亡灵的表现满足观众对于亡灵的期待，就避免了观众对亡灵的怀疑和排斥，关于亡灵的想象的可信性是这部影片叙事的基本前提和保证。

喜 剧 性

喜剧是另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或者是冷静的讽刺，或者是荒诞的闹剧，其中笑料的设计是相当重要的。它允许在讲述过程中插入一个没有叙事目的的场景，只为博得观众一笑。喜剧的叙事规则和悲剧或者正剧的叙事规则有着本质不同，但有时这几种方式的结合运用可以使一部影片获得独特的风格和效果。就《人鬼情未了》而言，加尔为了钱不惜置好友于死地，萨姆和莫莉一对真挚相爱的恋人生死离分。这显然不是一个喜剧题材，影片故事本身并不是滑稽可笑的，但是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却不时发出笑声，这源自于导演杰里·朱克对喜剧效果的刻意经营。

影片的喜剧性主要来自于灵媒奥达这个人物形象，一部分产生于对人物性格的讽刺和调侃，另一部分产生于人物置身其中的喜剧情景。

奥达身上有着人性的许多弱点：粗俗、欺骗、贪心……但她不是坏人，影片在几个场次中对她进行有节制的嘲笑，如她装神弄鬼欺骗客人，捐赠支票时的悲伤欲绝，她粗俗的装束与举止。但影片不是把她当成纯粹的丑角进行挖苦取笑，只是制造一种轻松好笑的气氛，而且随着情节进展，这种喜剧性越来越淡化。由于奥达能够听到萨姆的声音却不能看到萨姆，在两个人的交流中就产生了许多喜剧情境，奥达的恐慌生气的情境反应也给影片增添了喜剧气氛。影片对抢劫犯和加尔采取批判和惩罚的态度，对奥达则采取了调侃的喜剧式处理，不同的处理产生相同的喜剧效果。奥达的扮演者黑人影星乌比·戈德堡是纵横美国喜剧舞台的著名笑星，她在本片中以诙谐幽默的表演将喜剧成分巧妙地融入其中，她的银幕形象给观众带来了很大欢愉。

影片的喜剧性还来自于叙事。影片的结局是萨姆的亡灵在天堂灵光之中渐行渐远，从此与莫莉阴阳相隔。这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结局，但就这部影片而言，已经是最完满的结局。影片一开始，萨姆与莫莉的爱情已经存在，观众期待的并不是爱情的产生，而是男女主人公生死相隔、人灵异相，怎样延续他们之间的爱情。人死当然不能复生，但萨姆终于把代表好运的钱币放到了莫莉的掌心，在天使的光辉里，莫莉也再一次与萨姆真切相拥，交换相爱永远的誓言。影片实现了爱情永恒的神话，这是萨姆和莫莉的爱情故事最美好的结局。抢劫犯和加尔多行不义必自毙，此乃天理昭昭，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得到了最好的证实。灵媒奥达也改邪归正，成为上帝赋予异能的善人。一切是皆大欢喜的，影片以这些喜剧性的经营让观众看到一个温馨的故事，而不是沉闷或者悲痛的。

导演杰里·朱克擅长执导喜剧片，惯于制造喜剧因素，《人鬼情未了》也不例外。他把一个可以处理成煽情感人的爱情悲剧题材或者复仇与社会批判的题材变成了一个温情的、美丽的梦境，一切人性丑陋和社会问题都被置于谈笑之中，所有的危机都得到了圆满解决。影片让观众忘记不满，忘记悲愤，忘记了萨姆的杀身之祸，而沉湎于《爱的旋律》和天使的灵光中。这是好莱坞惯于制造的，也许这就是观众所需要的。

《人鬼情未了》

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 1990 年出品 ,122 分钟。

编剧：布鲁斯·鲁宾

导演：杰里·朱克

演员：帕特里克·斯维兹（饰萨姆·韦森）；黛米·摩尔（饰莫莉·詹森）；乌比·戈德堡（饰灵媒奥达）；托尼·格德文（饰加尔）

本片获第 63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最佳原著作品两项奖。

快跑，劳拉

编剧 汤姆·泰克沃 莱因何德·黑尔
编译 皇甫一川

[淡入]

黑色背景

一个来回摆动的红色钟摆。

钟摆停下来。镜头慢慢推进，上移，露出上面的红色钟面：时针和分针在快速旋转。钟的顶端，镶嵌着一个金属雕刻的怪兽头部。

怪兽的嘴慢慢张开，镜头向怪兽的嘴推进，最后推进了怪兽嘴里

一片漆黑。

空地

快节奏的音乐起。

一群人的剪影随着快节奏的音乐在一块空地上快速走动。

天空渐渐亮起来。镜头在这些快速走动的人群中随意地移动，每个人都面目不清，都在低头作沉思状。

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为什么要相信这一切呢？”

镜头停在一位女子前面——这位女子将在影片中出现——她是劳拉父亲公司里的一位秘书。

男人低沉的声音继续：“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在围绕着同一个答案。”

镜头寻找到一位男青年——他将在影片中出现。影片中他总想把自己骑的一辆自行车卖给别人。

男人低沉的声音继续：“这个答案会带来新的问题。而下一个答案又带来更新的问题。”

镜头来到一位中年男子跟前——他在影片中是劳拉父亲的朋友，叫麦尔。

男人低沉的声音继续：“周而复始，到最后还不是相同的问题和同样的答案？”

镜头对准了一位妇女，她怀中抱着一个小孩——妇女和小孩都将在影片中出现。影片中她总是带着这个孩子。

男人低沉的声音继续：“正如球是圆的。”

镜头停在了一位穿着保安制服的警卫面前——他也将出现在影片中。他是劳拉父亲公司的警卫。

警卫对着镜头露齿一笑：“游戏要进行 90 分钟。这就是全部。别的事就都是理论了。”

警卫弯腰从地上拿起一个足球：“我们开始吧。”

俯拍。警卫飞起一脚把足球向空中踢来。

镜头随着足球向空中拉开：空地上的人们像团体操表演一样，用队形排列出影片的德文片名——

LOLA

RENNT

（快跑，劳拉）

镜头又随着足球向地面砸下去——

动画

画面变为动画：砸下去的足球由小变大，成为一个白点。快节奏的音乐。

白点变为一个正向纵深疯狂奔跑的卡通女孩——卡通劳拉。

前面出现了一个卡通座钟，卡通劳拉冲了进去。钟的刻度变成了尖利的牙齿，仿佛在吞噬着卡通劳拉。

奔跑的卡通劳拉。快节奏的音乐。

卡通劳拉再次跑进一个座钟。

奔跑的卡通劳拉。快节奏的音乐。

卡通劳拉又一次跑进一个座钟。

切出——

一组相片

卡通结束。一组影片中主要演员的右侧、左侧、背面和正面的标准像，同时打出剧中人名和扮演者的名字。这些片中人物分别是：劳拉、马尼、劳拉的父亲、尤坦、流浪汉、警卫、黑帮老大、女秘书、出纳、麦尔、骑自行车的青年、盲妇人、赌场换筹小姐、抱小孩的妇女。

切出——

地图

两张航拍图片像场记板一样“叭”地一声接在了一起，成为一张完整的航拍图。镜头从图快速摇下——

劳拉家所在公寓楼

一幢楼房。镜头从顶楼的一扇窗户破窗而入。

卧室

镜头从过道进入劳拉的卧室。屋里很乱。

一部红色拨盘电话机的铃响了。

劳拉拿起电话：“马尼？”

劳拉染着一头红发，上身是一件露着肚脐的紧身浅蓝色背心，下身是一条绿色长裤。

电话亭

街边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劳拉的男友马尼正在给劳拉打电话。

马尼：“劳拉。”

卧室

劳拉：“怎么了？你在哪儿？”

电话亭

镜头从远处急速地推向电话亭中的马尼。

马尼是个健壮的德国青年，穿着黑色的无袖短夹克和牛仔裤。

马尼哭丧着脸：“我在哪儿？你他妈的死到哪儿去了？”

卧室

劳拉：“我只晚了一会儿。”

电话亭

马尼：“你为什么非要今天晚一会儿？你一向是很准时的。”

卧室

劳拉：“摩托车被偷走了。”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什么？”

劳拉：“唉，算了，无所谓。”

电话亭

马尼有点歇斯底里：“当然有所谓。”

卧室

劳拉：“你发什么疯，马尼。”

电话亭

马尼不耐烦地听着。

劳拉（电话里的声音）：“又不是我的错。”

卧室

劳拉在继续解释：“我只是进去买包烟。”

黑白画面 商店

一家小商店，劳拉在买烟。门外，有个男青年在偷劳拉的摩托车。

劳拉（电话里的声音）：“那家伙动作很快。”

劳拉发现有人偷自己的车，追了出去。

商店外

小偷开走了摩托车，劳拉拎着头盔在后面追，后来追不上了，就停了下来，看着远去的偷车人嘴里骂了一句。

劳拉（电话里的声音）：“我追出去时他已跑了。我只能干瞪眼。”

彩色画面 电话亭

马尼在听劳拉的解释。

劳拉（电话里的声音）：“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可那个该死的司机，他竟然往东开。因为那边也有条街叫绿林街。”

黑白画面 出租车内

劳拉坐在一辆出租车内。

郊外

出租车停在郊区一排大型温棚前。

劳拉（电话里的声音）：“等我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我走神了，心里

一直在想着摩托车的事，等我赶到那里，你已经走了。”

彩色画面 电话亭

马尼抽泣了一下：“算了。无所谓了。太晚了。玩儿完了。”

卧室

劳拉有些着急：“为什么？”

电话亭

马尼要哭出来了：“帮帮我，劳拉，你一定要帮帮我。”

卧室里

劳拉在听。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电话亭

马尼哭了：“你没来，我就把事情搞砸了。”

卧室

劳拉拿着话筒。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一切都毁了。我真是个没用的白痴。”

电话亭

马尼捂住了脸。

劳拉（电话里的声音）：“嘿，冷静下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马尼止住了哭：“天哪，劳拉，他一定会杀了我的。我死定了，劳拉。”

卧室

劳拉急了：“不要再说了！你别吓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被警察逮着了？”

电话亭

马尼：“要是这样的话倒好。不是。”

黑白画面 街边

一幢楼前的马路边，马尼在指挥一辆奔驰车进停车位。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马尼把一袋毒品给了车内一个家伙。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我把东西带到，那些家伙也付了钱。很简单的。”

边境线海关

马尼坐在一辆面包车内，面包车顺利通过检查关。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在边境上也没被拦下。”

郊外

面包车停在郊区那排大型温棚前。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然后，我下了车。”

温棚

温棚里，马尼来到一个中年男子跟前。中年男子右眼上戴了一个显微镜，正在看一样细长的东西，桌上放着厚厚几叠钞票。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我找到那个古怪的独眼龙，他快等得不耐烦了。”

马尼拿着一个口袋，中年男子把钱放进口袋里。

郊外

马尼拎着那只装了钱的口袋从温棚里走出来，来到路边。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除了你，大家都很准时。你根本就没来。”

彩色画面 卧室

劳拉开始着急了：“然后呢？”

电话亭

马尼：“那儿什么都没有。连一个公用电话也没有。”

黑白画面 郊外

马尼在马路边东张西望，然后向远处走去。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我连打电话叫出租车都不行。我只好走路去搭地铁。”

地铁内

马尼坐在地铁车内。一个流浪汉上了马尼这节车厢。他身上斜背着一大堆包。地铁一开动，流浪汉跌倒在马尼面前。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车上有个流浪汉跌了一跤。”

马尼起身扶起流浪汉，这时，两个地铁巡警上了车。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突然地铁巡警出现了。跟往常一样，我本能地立刻下了车。”

马尼故作镇静地走下车，沿着站台向前走，但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画面开始不断闪出还放在地铁车座上的那个装钱的袋子。

马尼停了下来。

彩色画面 卧室

劳拉拿着听筒：“袋子呢？”

电话亭

马尼：“袋子。”

卧室

劳拉：“袋子。”

电话亭

马尼：“袋子。”

卧室

劳拉：“袋子。”

电话亭

马尼：“袋子。”

卧室

劳拉：“袋子。袋子。袋子。袋子。”

黑白画面 地铁站内

站在地铁站台上的马尼突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转身向他下来的那节车厢走去，车已经启动，马尼被迎面而来的两位地铁巡警驾住了。

马尼拼命想冲上车。

浅彩色画面 地铁内

流浪汉站在车厢里看着车下被两位巡警死死拉住的马尼。地铁门关上，努力挣扎着的马尼眼睁睁看着放在车厢座位上那个装钱的口袋离自己远去。

车厢里的流浪汉看着车下发生的一切，有点莫名其妙。

流浪汉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看了看身后的座位，立即回头发出一声惊叹：“袋子！”

彩色画面 电话亭

马尼痛不欲生：“我真是个白痴。”

浅彩色画面 地铁内

地铁车内，流浪汉拿起座位上那只袋子。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流浪汉打开口袋。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如果你来接我，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流浪汉被里面如此多的钱吓了一跳，赶紧捂住袋口，看看周围。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以前你一直是来接我的。”

劳拉（电话里的声音）：“你有没有告诉站台工作人员帮着找一下？”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有。但已经晚了。”

地铁站内

地铁停下。流浪汉背着一大堆包和装钱的袋子小跑着下了车。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那个袋子早就不见了。不过我知道是谁拿走的，就是那个满身挂满塑料袋的家伙。”

地铁出口

流浪汉沿着地铁出口的阶梯一路小跑。在流浪汉的跑动中，画面不断闪出佛罗里达、夏威夷、加拿大、香港、百慕大等地的彩色风光画面。

风光画面切换的速度加快。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他可能早就在飞机上了。飞到佛罗里达、夏威夷，或是加拿大、香港、百慕大和其他什么鬼地方。”

在快速切换的彩色风光图片中，渐渐叠出黑白画面：黑帮老大罗拉阴冷的面孔。

劳拉（电话里的声音）：“那罗拉呢？”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他一定会杀了我。”

彩色画面 卧室

劳拉：“你一定要跟他解释清楚。”

电话亭

马尼：“不可能！”

卧室

劳拉：“为什么？”

电话亭

马尼：“他从来就没信过我。”

黑白画面 街边

在一个铁栅栏外，黑帮头子罗拉正在教训马尼。罗拉摸摸马尼的脸，突然猛地用自己的头向马尼的头撞去。马尼倒下了。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我只藏过一次烟，就那么一次，他马上就发现了。他不相信任何人。”

彩色画面 电话亭

马尼：“这次他让我做这事儿 就是一次测验。”

黑白画面 街边

铁栅栏处，罗拉对坐地上的马尼说着什么，然后用力拍了马尼一下脸，走了。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忠诚度的测验，你懂吗？”

彩色画面 电话亭

马尼讲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卧室

劳拉：“多少？我是说袋子里有多少钱？”

电话亭

马尼：“10 万马克。”

卧室

劳拉：“什么？”

电话亭

马尼：“10 万马克。我不是说了吗，是忠诚度测验。”

卧室

劳拉：“天哪！”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我就知道你也没办法。”

电话亭

马尼：“我不是说过吗，总有一天你也会没办法。而且还不是你死的那天。可你就是不相信。你老是说‘爱是万能的’。爱能在 20 分钟内变出 10 万马克吗？”

卧室

劳拉：“20 分钟？”

电话亭

马尼：“对。罗拉说 12 点在水塔前见，就在转角的地方。只剩下 20 分钟。”

卧室

劳拉：“那你还不快跑！”

电话亭

马尼：“怎么可能？”

卧室

劳拉：“为什么？”

电话亭

马尼：“没有罗拉找不到的人。”

卧室

劳拉：“我跟你一起走。”

电话亭

马尼：“劳拉，20 分钟后，罗拉一到，我就完了。”

卧室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他一定会宰了我。”

劳拉：“不要再说了！”

电话亭

马尼：“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吧！10 万块哪，劳拉！”

卧室

劳拉听得有些急了。

马尼（电话里的声音）：“你根本就凑不出来。可我却要变成一堆烟灰。”

电话亭

马尼越说越绝望：“风一吹就没了。然后你的该死的马尼就变成历史了。一定会这样。你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卧室

劳拉听不下去了，突然大叫起来：

“你给我住嘴——啊——”

在劳拉的尖叫声中，电视机上的两个啤酒瓶炸了。

突然安静了。

卧室的墙上有一张劳拉和马尼拥抱在一起的相片儿。

桌上摆着很多玩具人。

一只乌龟在地上慢慢爬着。

劳拉平静下来：“给我听着。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去帮你。你一步都不准动。我 20 分钟后赶到。明白了吗？”

电话亭

马尼有些意外：“可你能怎样？当了你的珠宝？”

卧室

劳拉没理会马尼的疑问：“你在哪儿？”

电话亭

电话亭位于一条十字路口的一角。

马尼：“在电话亭里。市中心卖彩票的旁边。”

劳拉（电话里的声音）：“好。你就给我呆在那儿。我会有办法的，我发誓。”

卧室

劳拉：“20 分钟后就到。”

电话亭

马尼看着对面街边的超市：“我干脆现在去超市抢 10 万算了。”

卧室

劳拉：“胡说。你别乱来。”

电话亭

马尼仍然看着那家超市：“罗拉说它一天能赚 20 万。现在已经是

中午 应该有 10 万了。”

劳拉 电话里的声音 丿：你发神经啊！什么都别干。”

马尼从身后拔出手枪。

劳拉 电话里的声音 丿：好好等在亭子里，我现在就过去。”

马尼看着手中的枪。

马尼：“就这样，我去抢超市。你有子弹吗？”

卧室

劳拉急了：“什么都别做，就呆着，我马上到！”

电话亭

马尼：“然后呢？”

卧室

劳拉：“然后我就可以帮你。我一定会有办法的。”

电话亭

马尼：“劳拉，你醒醒吧。20 分钟后我就完了，我还不如现在就去抢。”

卧室

劳拉：“你等着！”

电话亭

马尼：“为什么？”

卧室

劳拉：“我一定能帮你筹到钱。”

电话亭

马尼看着对面超市外墙上的挂钟：11:40。

这时磁卡电话机传出钱快用完的警铃声。

马尼：“12 点一到我就进去，一秒钟都不多等。”

马尼刚说完这一句，电话就断了。打完的磁卡从机器里退了出来。

马尼把枪插进身后，猛地将磁卡扔掉，沮丧地伏在电话台上。

卧室

卧室里的电视正在播多米诺骨牌游戏。骨牌一排排依次倒下。骨牌倒下的声音像一首快节奏的音乐。

劳拉扭头看着墙上的挂钟。

镜头以跳接的方式推向挂钟。

电视里骨牌连续倒下的声音就像钟的滴答声，只是更激烈。

劳拉把电话向身后扔去。

慢镜头。红色电话机在空中划过。

电视里连续倒下的骨牌。

慢镜头。红色电话机向机座落去。

劳拉紧闭双眼，两手按着太阳穴，嘴里不断地重复着：“谁？谁？谁？谁……”

劳拉睁开眼。

红色电话机准确地掉在了机座上。一个戴眼镜的卡通中年男子从画右插了进来。他伸手一拉，劳拉和整个房间开始作 360 度的旋转。快节奏的音乐。

劳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内心开始念她能想到的一切朋友和亲人的名字，每念一个人名，就闪出该人的画面。很快，爸爸和妈妈的名字以及画面开始反复出现，最后定在了爸爸的画面。

劳拉的父亲穿着绿色西装，双眼直盯着镜头，像幅图片。

劳拉叫出声来：“爸爸。”

劳拉转身向门外冲去。

爸爸的画像突然动了起来，他向劳拉跑去的方向看了看，摇了摇头。

走廊 母亲卧室

劳拉拉开门，穿过走道，向楼下跑去。

走道的一个房间里传来她母亲的声音：“劳拉，你是去买东西吗？帮我带瓶洗头水。”

镜头寻声而进。

劳拉的妈妈正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打电话：“我当然知道你的幸运星座是射手座……哦，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了。”

镜头围着妈妈转了一圈，对准了屋里的一台电视机。快节奏的音乐。

电视机里，在片头出现过的卡通劳拉正在沿着楼梯往下跑。

妈妈仍在打电话（画外音）：“那又怎样？反正你已经结婚了。”

镜头推进，电视屏幕占据了整个画面——

动画

卡通劳拉飞快地往楼下跑。

卡通劳拉十分夸张的脸。

卡通劳拉大叫一声：前面楼梯拐角处，有一卡通男孩带着他的卡通狗站在楼梯上。卡通劳拉从他们身边跑了过去，拉开楼下的门，冲了出去——

卡通画面结束。

楼外

劳拉冲出小区的大门。快节奏的音乐。

街上

劳拉冲到街上。

一组劳拉各种角度和景别在街上拼命奔跑的慢镜头和常速镜头。

街角

劳拉跑过一个街角，撞了一下迎面而来的推着婴儿车的中年妇女。

妇女生气地看着跑去的劳拉：“嘿，没长眼睛吗？”

妇女推车继续走。镜头跟着妇女。

妇女又回头看看远去的劳拉：“臭婊子。”

镜头猛地向妇女的脸推去——

插入白底黑字，然后一组快速切换的定格画面——

妇女和他的丈夫、小孩在一起吃饭。

夫妇俩在激烈地讨论着什么。

一位穿制服的男子和一位穿西装套服的女子来到他们家门口。

妇女抱着小孩与来人争辩。

穿西装的女子拿出一份文件。

穿西装的女子把小孩抱走，穿制服的男子阻挡着妇女上前。

妇女痛苦地倒在地上。

丈夫在床上安慰痛苦的妻子。

妇女在路边看着一辆婴儿车中的小孩。

妇女抱着小孩就跑。

在路边小便的小孩父亲发现后追来。

街上

劳拉在继续奔跑。快节奏的音乐。

一组劳拉各种角度和景别奔跑的慢镜头和常速镜头。

银行办公室

劳拉父亲的情人尤坦在对劳拉的父亲倾诉：“到了晚上更糟，整个晚上都无法入睡。然后开始害怕，怕黑暗。我以前没怕过黑暗，从来没怕过。然后我开始想，我想我们要是一直都像现在这样怎么办？我根本无法信任你。”

这是一间很大很豪华的办公室。劳拉的父亲坐在沙发上默默地听着，尤坦站在窗边。

尤坦：“我常常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到底能维持多久？难道要为一个负心人失眠终身吗？”

劳拉的父亲抬起头看着自己的情人，叹了口气。

街上

劳拉在继续奔跑。快节奏的音乐。

劳拉拐过一个街角。前面有一队修女走来。

一位男青年骑着自行车看着奔跑的劳拉。

劳拉从修女中穿过。

男青年骑车追了上来，看着劳拉：“要自行车吗？”

劳拉看了他一眼，继续奔跑。

男青年：“只要 50 块，跟新的一样。”

劳拉：“不要。”

男青年不甘心地继续跟着劳拉。

镜头猛地向男青年的脸推去——

插入白底黑字，然后一组快速切换的定格画面——

两名青年在抢男青年的自行车。

两名青年将男青年打伤。

满脸伤痕的男青年在医院里。

一位女大夫在为他治伤。

男青年和女大夫在饭店约会。

男青年和女大夫结婚。

街上

劳拉在继续奔跑。快节奏的音乐。

一组劳拉各种角度和景别在天桥上奔跑的慢镜头和常速镜头。

胡同

麦尔驾着一辆车从一条胡同里向街道方向驶去。

街上

在街道上奔跑的劳拉。麦尔的车突然从胡同里冒出来，劳拉从车前跑过。

麦尔吓了一跳，惊讶地看着远去的劳拉。

这时，麦尔的车和一辆正从街上开来的白色轿车撞上了。

黑帮老大罗拉和他的两个手下从白车上下来，朝麦尔的车围过去。

麦尔明白，他闯祸了。

电话亭

快节奏的音乐。

马尼在打电话借钱：“我明白，我明白。我也是没办法才找你的……500 马克？500 马克有个屁用。”

马尼用力地把电话挂上，使劲打了几下电话机，抽出电话卡，走出电话亭。

电话亭外站着一位戴墨镜的盲人妇女。

马尼把电话卡递给盲妇人：“谢谢。”

盲妇人没接电话卡，而是抓着要走的马尼的手掌，摸了摸，然后拄着盲人拐杖走了。

马尼看着走去的盲妇人有点莫名其妙，再看看手中的电话卡，赶紧叫盲妇人：“你的电话卡。”

盲妇人没理他，走了。

马尼回头看看对面墙上的钟：还差 10 分钟 12 点。

街上

劳拉跑过一个拐角，与在地铁上拣到马尼钱的那个流浪汉擦肩

而过。

办公室

劳拉的父亲走到尤姐跟前：“我得走了，麦尔先生马上就到。我们晚点再见好吗？”

父亲要吻尤姐。尤姐突然问道：“你爱我吗？”

父亲：“什么？”

尤姐：“你爱我吗？”

父亲：“现在问这个干吗？”

尤姐：“你爱我吗？”

父亲：“爱啊！”

尤姐：“那就该有个说法。”

父亲：“现在别说这些。”

尤姐：“你迟早要面对的。”

父亲：“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呢？”

尤姐：“因为我怀孕了。”

办公大楼前

劳拉跑到办公大楼前，冲进办公楼大门。快节奏的音乐。

大厅

劳拉跑进大厅。

通往办公区的大门前有一位警卫。警卫笑着站了起来：“劳拉劳拉，劳拉公主驾到，真是稀客。什么事这么急？”

劳拉跑到门前：“劳驾，我可以进去吗？”

警卫：“找爸爸的小公主当然可以。”

警卫按密码打开门，劳拉冲了进去。

走廊

劳拉沿着长长的办公楼走廊继续跑，迎面一位手拿文件夹的女秘书走来。

劳拉碰了她一下，边跑边道歉：“对不起。”

女秘书转身看着跑去的劳拉。

镜头猛地向女秘书的脸推上去——

插入黑底白字，然后插入一组快速切换的定格画面——

女秘书驾的车撞在路边的石墩上，车被撞烂了。

女秘书的头伏在方向盘上。

医生们在手术台上抢救女秘书。

女秘书坐在轮椅上，由看护推着。

女秘书在洗手间割腕自杀。

女秘书的丈夫和孩子在病床前看望已死去的女秘书。

女秘书的坟墓。

走廊

劳拉在走廊里奔跑。快节奏的音乐。

办公室

劳拉的父亲和尤姐脸对脸站着。

尤姐看着劳拉父亲的脸：“告诉我，你要不要这个孩子？”

父亲犹豫了一下：“要。”

劳拉推门进来，两人吃了一惊，回头看着劳拉。

父亲：“劳拉？”

劳拉：“爸。”

尤姐看着劳拉的父亲：“你女儿？”

父亲看了眼尤姐，没说话，扭头继续看着劳拉。

尤姐明白了，走到劳拉跟前，向劳拉伸出手：“我是董事会的尤姐。”

劳拉没握尤姐的手：“抱歉打搅一下，我有急事。”

尤姐：“没问题，我刚好要出去一下。”

尤姐出了门。

父亲：“你来这儿干什么？”

劳拉：“那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父亲：“没干什么。”

父亲走回椅子坐下。劳拉急步走到父亲跟前。父亲有些心虚地看着劳拉。

劳拉：“听着。如果我说我迫切需要帮助，而且是一生中最迫切的一次，你又是惟一能帮我的人，你会帮我吗？”

父亲：“出什么事了？”

劳拉：“一时说不清楚。你到底帮不帮？”

父亲有些生气：“你要我怎样帮？”

劳拉盯着父亲的眼睛：“我现在需要 10 万马克。”

父亲：“什么？”

劳拉：“我得在 5 分钟内拿到 10 万马克，否则——”

父亲：“否则就怎样？”

劳拉：“否则就完了。”

父亲：“你把我搞糊涂了。（父亲看看门外）今天是怎么回事？”

劳拉：“爸爸，求求你，你一定得帮我，求你了。”

父亲：“我没有 10 万马克。”

劳拉：“我的人寿保险，你帮我保的人寿保险。”

父亲：“那又怎样？你的寿险值不了那么多钱。”

劳拉：“爸爸，我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

父亲：“当然是开玩笑。你怎么可能认真？”

劳拉：“你不帮我的话，他就死定了。”

父亲：“谁死定了？”

劳拉：“马尼。”

父亲：“马尼？马尼是谁？”

劳拉：“我男朋友。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父亲：“我根本不认识他，他为什么会死？”

劳拉急了：“现在说这些没用！”

劳拉大叫起来。随着劳拉的尖叫，墙上的一面挂钟炸了。父亲吓了一跳，跳了一跳。

尤姐推门进来。

父亲看看进来的尤姐，再看看面前的劳拉：“好吧，你跟我来。”

父亲起身拉着劳拉向外走去。

走廊

走廊里，劳拉看看挽着自己的父亲边走边问：“你会帮我的吧？”

父亲一脸愤怒：“当然会。你现在跟我到门口，然后你回家，到床

上去躺着，跟你妈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家，明天不回家，永远都不回家了。因为我要离开你们，去跟另一个女人结婚。我们会有小孩，而我也要过幸福的日子。因为总算有人全心在为我着想，我再用不着整天听你们唠叨我‘你总是在工作’的话了。”

劳拉看着激动的父亲：“你是老板。”

父亲：“也许我就是这样，那又怎样？你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受够了。劳拉，我不想做一个任人指责的傻瓜，只有付出，没人真正关心。你们只会要钱，那样很愉快是吗？”

父亲揽着劳拉来到门前，按开门密码：“以后你们别想这样了。”

父亲拉开门：“真希望没生下你这个疯子。”

劳拉也急了：“对，你生了个笨蛋。”

父亲看着劳拉：“这我可没说。”

大厅

父亲把劳拉拉到大厅，门边的警卫立即站了起来。

父亲对劳拉：“你现在总算知道了，制造你的人连你是谁生的都不知道。”

父亲扭头对警卫：“把她扔出去。”

警卫看着这对吵架的父女不知该怎么办。

父亲再次对警卫：“快啊，把她给我赶出去。”

父亲关上门进去了。

警卫轻轻拉着满脸泪水的劳拉向大厅的大门走去。大厅的财务室里，年轻的男出纳看着从窗外走过的劳拉和警卫。

办公大楼外

警卫拉着劳拉来到大楼外。

警卫安慰劳拉：“每个人都会有倒霉的时候，总会碰上的。”

警卫说完进去了。

劳拉站在街边，不知该怎么办。

一个老妇人走上前来，看着愣神的劳拉：“孩子，怎么了？”

劳拉看着老人：“几点？”

老人抬起手腕，劳拉看看表：差 3 分钟到 12 点。

劳拉抬腿就跑。快节奏的音乐。

街上

一组劳拉各种角度和景别的奔跑镜头：火红的头发，甩动的双臂，娇小的身材，勇敢的劳拉像一粒子弹快速地飞驰在街道上。

电话亭

马尼还在打电话想办法。

马尼：“下午才能好？那算了……没关系。”

马尼放下电话，抬头又看见了对面墙上的挂钟：差 3 分 12 点。

马尼似乎下定了决心，走出电话亭。

街上

劳拉仍在奔跑。一辆救护车响着笛声从后面追上来。驾驶员看了看奔跑的劳拉，等他再回头看前方时，发现有五个男人抬着一块巨大的玻璃正在横穿马路。急刹的救护车刚好停在玻璃前面。

劳拉被这一幕吓得停了下来，见没出事，劳拉再次抬腿奔跑。快节奏的音乐。

救护车超过劳拉而去。

电话亭外

慢镜头。电话亭外，身后腰上别着手枪的马尼一步步逼近超市。快节奏的音乐。

街上

慢镜头。街上，劳拉在努力地奔跑着。快节奏的音乐。

超市外

墙上的挂钟：还差一分钟就 12 点。快节奏的音乐。

慢镜头。马尼走到了超市临街的窗前，看着里面正在购物的人们。

慢镜头。马尼回过身，看着街的尽头。

多画幅

画面被分为左右两部分：劳拉从画右跑了进来，画左是望眼欲穿的马尼。在快节奏的音乐伴奏下，画右正在奔跑的劳拉发出了内心的呼喊：“等我，马尼，等等我，别冲动，马尼，千万要等我，等我……”

从画面的底部淡出一面放大的钟表的上半部。慢镜头。画的左

上部，马尼回头向墙上挂钟的方向看去。墙上的钟和画面底部的钟上的分针和时针同时指到了 12。

慢镜头。马尼转身向超市走去。慢镜头，就在他转过身的刹那，画右上部的劳拉从街头的拐弯处跑了出来，劳拉看着已转过身的马尼，停下来大声喊道：“马尼——”

超市外

慢镜头。马尼没听到，他走进了超市的自动门，手上拿着枪。

街上

慢镜头。劳拉赶紧向超市跑来。

超市里

马尼向空中放了一枪，众人一片惊吓。

街上

慢镜头。奔跑中的劳拉。快节奏的音乐。

超市里

马尼用枪指着店里的人们：“每个人都趴下。趴到地上。手放头顶，嘴巴闭上。”

人们很听话，而且很专业地照着马尼的吩咐做着。

马尼用枪指着收银小姐：“把收银机打开。每个都打开！然后趴下。谁要是惹怒了我，我就赏谁一颗枪子儿。”

劳拉跑到了超市的窗外。劳拉敲敲玻璃：“马尼！”

马尼回头看着站在窗外的劳拉：

“劳拉，你到哪儿去了？”

劳拉还在喘气：“我尽快赶来了。”

马尼看着劳拉：“可以帮我吗？”

劳拉看着马尼：“我们赶快逃吧。”

马尼摇摇头：“不可能了。你自己看看吧。”

劳拉看着马尼：“你为什么不等我？”

马尼看着劳拉：“我等了，是你迟到了。”

劳拉看着马尼：“……”

马尼看着劳拉：“怎么样，你来不来？”

一个警察悄悄从超市的门口进来，双手举枪对着马尼：“把手举起来，伙计，快点！”

超市门外，一位妇女拎着一个装着物品的购物袋看着里面发生的一切。

马尼回过头，有点傻了。

劳拉快速离开了窗户。

警察用枪对着马尼：“快啊，把枪扔掉。还不快点。”

马尼只好举起了手。

劳拉跑到门外，从那位妇女手中抢过购物袋，跑进门从身后对着警察的头猛烈一击，警察倒下了，手枪落在地上滑到了马尼脚下。

马尼抬腿一推，手枪又滑到了劳拉脚下。劳拉毫不犹豫地拣起手枪，对准倒在地上的警察：“别动！”

马尼也用枪指着警察，对劳拉说：“小心，保险可能没打开。”

劳拉：“怎么弄？”

马尼指着自己手枪的相应部位：“旁边有一个小杆。”

劳拉照着打开了枪的保险。

地上的警察想说什么：“小姐，听着……”

劳拉手中的枪响了，差点打着警察。警察吓得捂住了脸，劳拉也吓了一跳，但很快就镇静下来，继续举枪对着警察：“不准动。”

马尼对劳拉说：“过来，你看着他们，我去拿钱。”

劳拉举枪站到了马尼的位置上。马尼开始挨个拿收银机里的钱。

劳拉从收银台的玻璃上看到外面街上一辆警车的影子。

劳拉看看正忙着拿钱的马尼，声音仍然很镇静：“快点，警察快要来了。”

超市外

慢镜头。劳拉和马尼拿着装有钱的红色袋子跑出超市大门。伤感的歌声起。

街上

慢镜头。两人奔跑在街上，左顾右盼，手中还拿着枪。伤感的歌声。

两辆警车突然阻住了他们的去路。

他俩开始往回跑，但街的另一头也被两辆警车阻住了。

俩人站在街中，在伤感的歌声中显得极为无助。

警察们伏在车的后面，所有的枪都对着他俩。

一位举着手枪的警官对他们喊道：“站住。”

看着街道两头的警察，马尼用力地把手中的钱袋扔了出去。

慢镜头。红色袋子在空中划过。

惊恐的警官看着空中飞舞的红色袋子，下意识地勾动了手枪的扳机——

慢镜头。枪响了，子弹正好打中劳拉的胸口。

歌声止。一片宁静。

慢镜头。劳拉捂着胸口倒退着。

警官惊慌的面孔。

慢镜头。劳拉倒在了地上。

慢镜头。马尼扔掉手枪，走到劳拉身边，跪下，看着劳拉。

远处的警察谁也没动，只安静地看着。

马尼看着劳拉。

劳拉躺在地上，睁开的双眼一动不动。

镜头慢慢向劳拉的双眼推上去——

画面淡成一片血红，然后淡入——

卧室

劳拉和马尼躺在床上。

劳拉：“马尼。”

马尼：“嗯。”

劳拉：“你爱我吗？”

马尼：“当然爱。”

劳拉看着马尼：“你怎么能确定？”

马尼：“不知道。但我就是确定。”

劳拉：“我可能是其他任何一个女人的。”

马尼摇摇头：“不会。”

劳拉：“为什么不会？”

马尼：“因为你是最棒的。”

劳拉：“最棒的什么？”

马尼：“当然是最棒的女人。”

劳拉：“全世界最棒的？”

马尼：“当然。”

劳拉：“你怎么知道？”

马尼：“我就是知道。”

劳拉：“你相信是这样？”

马尼：“嗯，我相信。”

劳拉：“你看。”

马尼：“什么？”

劳拉：“你不能确定了。”

马尼：“你发什么神经啊。”

劳拉：“如果你没有遇见我呢？”

马尼：“那又怎样？”

劳拉：“你会和另外一个女人躺在这儿。”

马尼：“说着同样的话。”

劳拉：“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了。”

马尼：“我什么都不想听。”

劳拉：“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感觉。”

马尼：“好，我的感觉是，你是最棒的。”

劳拉：“你感觉？你用什么感觉？”

马尼：“我感觉，用我的心。”

劳拉：“你的心说，啊，马尼，就是她了？”

马尼：“对。”

劳拉：“然后你说，啊，多谢提醒，再见，下次再见？”

马尼：“没错。”

劳拉：“你的心怎么说你就能怎么做？”

马尼：“喂，心是不会说什么的。不知道，凭感觉就是了。”

劳拉：“那你现在感觉到什么？”

马尼：“感觉到你像个老人提了个白痴问题。”

马尼要吻劳拉 劳拉转过身：“天哪，你根本就没有听进去。”

马尼：“劳拉，你怎么啦，你想离开我吗？”

劳拉转过身：“不知道。我想我必须做出决定。”

画面淡成一片红色，然后淡入——

镜头从躺在地上的劳拉的眼睛拉开。

劳拉说话了：“可是我不要，不要离开。”

卧室

慢镜头。装钱的红色袋子从天上慢慢掉下来。

慢镜头。红色电话机慢慢掉下来。

下落的红色钱袋，下落的红色电话机和躺在地上的劳拉的脸快速地切换。

街上

躺在地上的劳拉：“停！”

卧室

红色电话机准确地落在了机座上。

镜头又回到劳拉的卧室。劳拉看着电话机落在机座上，转身向门外跑去。

走廊 母亲卧室

劳拉拉开门，穿过走道，向楼下跑去。

走道的一个房间里传来她母亲的声音：“劳拉，你是去买东西吗？帮我带瓶洗头水。”

镜头寻声而进。

劳拉的妈妈正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打电话：“我当然知道你的幸运星座是射手座……哦，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了。”

镜头围着妈妈转了一圈，对准了屋里的一台电视机。电视机里的卡通劳拉正往楼下跑。快节奏的音乐。

妈妈仍在打电话（画外音）：“那又怎样？反正你已经结婚了。”

镜头推进，电视机屏幕占据了整个画面——

动画

卡通劳拉飞快地往楼下跑。前面楼梯拐角处，卡通男孩带着他的卡通狗站在楼梯上，在卡通劳拉从他身边跑过时，卡通男孩伸出一条腿，卡通劳拉大叫一声，顺着楼梯向下滚去——

楼梯下

卡通结束。劳拉摔在了楼梯下的地上。劳拉回头看了看，起身向门外跑去。

大楼外

劳拉冲出小区的大门。快节奏的音乐。

街上

劳拉冲到街上。

一组劳拉各种角度和各种景别奔跑的慢镜头和常速镜头。

街角

劳拉拐过一个街角，撞了一下那个推婴儿车的中年妇女。

劳拉边跑边丢下一句：“对不起。”

妇女生气地看着跑去的劳拉：“嘿，没长眼睛吗！臭女人。烂货。”

镜头猛地向妇女的脸推上去——

插入白底黑字，然后插入一组快速切换的定格画面——

妇女在填彩票，旁边婴儿车里是那个小孩。

电视里在宣布中彩号码。

妇女拿着自己填的彩票给丈夫看，她中奖了。

两人大喜。

两人搬进了豪宅，买了豪华汽车。

他们的事上了报纸。

街上

劳拉在继续奔跑。快节奏的音乐。

一组劳拉各种角度和各种景别奔跑的慢镜头和常速镜头。

车库

麦尔把车从车库里开出去。

街上

劳拉在街上奔跑。快节奏的音乐。

一组劳拉各种角度和各种景别奔跑的慢镜头和常速镜头。

有一队修女迎面而来，劳拉从她们中间穿过。

骑车的男青年追上来看着奔跑的劳拉：“要自行车吗？”

劳拉看了他一眼：“不要。”

男青年：“只要 50 块，跟新的一样。”

劳拉：“可惜是偷来的。”

男青年自觉讨了个没趣，不再理劳拉。

镜头猛地向男青年的脸推去——

插入白底黑字，然后插入一组快速切换的定格画面——

男青年成了一名流浪汉，坐在街边的屋檐下。

男青年坐上公共汽车。

男青年在公园里看见了一位女士（是在上一节中给男青年治伤的大夫）

男青年向女士说着什么。

女士起身走了。

男青年坐在一废弃的房间里打毒品。

男青年坐在地上死了。

街上

劳拉在街上奔跑。快节奏的音乐。

一组劳拉各种角度和各种景别在天桥上奔跑的镜头。

电话亭

马尼在打电话借钱。电话亭外站着那位盲妇人。

马尼的声音很急躁：“500 马克？500 马克顶个屁用。”

马尼用力地把电话挂了，使劲儿打了几下电话机。

街上

劳拉在奔跑。麦尔的汽车突然从胡同里开出来。劳拉来不及停下，从车头上飞身踩了过去。麦尔惊讶地看着远去的劳拉。

这时，麦尔的车和正从街道开来的白色轿车撞上了。

从白色轿车里下来的是黑帮老大罗拉和他的两个手下，他们朝麦尔的车围过来。

麦尔明白，自己闯祸了。

街上

劳拉在街上奔跑。在拐角的时候，她与在地铁上拣到马尼钱的那个流浪汉撞了一下。劳拉继续跑去。

办公室

劳拉的父亲和尤妲脸对脸站着。

尤妲看着劳拉的父亲：“告诉我，你要不要这个孩子？”

父亲犹豫了一会儿：“要。”

尤妲低下头：“不是你的也要？”

父亲不说话了。

大厅

劳拉跑进父亲办公大楼的大厅，直奔进办公区的门前。

守门的警卫笑着看着跑来的劳拉：“劳拉劳拉，可爱的小公主。”

劳拉边跑边说：“劳驾，我有急事。”

劳拉停下来喘着气：“让我进去。”

警卫和劳拉开着玩笑：“礼貌和自制是女王的特质。”

劳拉没理警卫的幽默：“请让我进去。”

警卫去开门的密码：“带着一点点怒气是好的，对灵魂、血液循环和皮肤都好。”

警卫按密码打开门，劳拉进去。

走廊

劳拉沿着长长的办公楼走廊继续跑，和迎面而来的那位女秘书擦肩而过。

父亲办公室门外站着几个人，听着从屋里传出的声音。

父亲（从屋里传出的声音）：“都到这种地步了，这算什么爱啊？”

劳拉推门进屋。

办公室

屋内，父亲正在和尤妲争吵。

尤姐：“如果你不是经常丢下我一个人，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父亲：“我还有家人啊。我不能随你高兴就抛弃生病的老婆和三个小孩。”

尤姐：“你老婆没生病。她只是整天醉醺醺而已。”

父亲：“这你又知道？”

尤姐发现了进来的劳拉：“你进来干什么？你打扰我们了。”

父亲转过身，有些吃惊：“劳拉？”

劳拉：“嗨，爸爸。”

父亲：“你怎么没敲门？”

劳拉：“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父亲：“你来这儿做什么？”

尤姐看着劳拉的父亲：“是你女儿？”

父亲没理尤姐，对劳拉说：“把门关上。”

劳拉关上门，门外的偷听者不好意思地走了。

父亲：“你来做什么？”

劳拉：“我需要你的帮助。”

父亲：“你知道我现在很忙。”

劳拉：“可是我没办法了。”

父亲：“为什么要现在来？我自己也有麻烦，你知道吗？”

劳拉看了看尤姐：“这个婊子是谁？”

父亲很生气：“这不关你的事。”

劳拉开始抽泣。

父亲口气缓和下来：“劳拉，你回家吧。别来烦我。”

劳拉：“不行。”

父亲：“为什么？”

劳拉：“我需要钱。”

父亲：“那就去工作啊。”

劳拉：“我会去的。可是我现在就需要。”

父亲开始掏钱夹：“好，只要能打发你走。多少？500？1000？”

劳拉：“不，我需要很多。”

父亲：“很多？什么意思？”

劳拉：“很多很多。”

尤坦看不惯劳拉了：“你一点羞耻都没有吗？你一声不响地冲进来，你没看到我们在忙吗？”

劳拉急了：“关你屁事。我又不认识你这条母牛。我有别的麻烦。”

父亲伸手打了劳拉一个耳光：“你好大的胆子！”

劳拉吃惊地看着父亲，拿起身边的文件夹、水果之类的东西扔了过去，然后转身跑出门外。

走廊

走廊里，劳拉抽泣着向站在走廊里的女秘书喊道：“看什么看！”

大厅

大厅里，警卫听见敲门声，起身按密码打开门，劳拉一脸泪水冲了出来。

警卫：“怎么啦，怎么啦？”

劳拉看看警卫，没说什么，向大门外走去。

警卫看着走去的劳拉：“今天诸事不顺，没关系。总是无法事事顺心的。”

劳拉站住了，转身看着警卫，然后快步向警卫走去。

劳拉走到警卫身边，正好有人从门里出来，劳拉飞快拔下警卫腰后的手枪，冲进门去。警卫反应过来，赶忙追了进去。

走廊

劳拉拿着手枪，直奔父亲的办公室。快节奏音乐。

办公室

劳拉冲进办公室，用枪指着父亲：“你过来。”

门外，警卫跟着来到门口。

父亲冷静地看着劳拉：“喂，你是不是没救了？你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劳拉：“住嘴。（劳拉摆摆手枪）走。”

警卫：“孩子，这东西你根本不会用。”

劳拉很熟练地打开枪上保险。

警卫立即改了口：“我们来商量一下。”

劳拉对着父亲头的两侧开了两枪，所有的人都吓坏了。

劳拉看着父亲。

走廊

劳拉用枪顶着父亲的脖子拉着父亲从屋里出来，警卫跟在后面，走廊里的人吃惊地看着。

女秘书企图挡在前面说服劳拉：“劳拉，有话好好说嘛。”

劳拉用枪指着她：“滚开。”

女秘书赶紧闪到一旁。

镜头猛地推向她的脸——

插入白底黑字，然后插入一组快速切换的定格画面——

女秘书拿的文件夹掉在了地上，财务室的那位男出纳帮她拣了起来。

女秘书和出纳在饭店里约会。

女秘书和出纳只穿着内衣在一所房间里幽会。出纳趴着，让女秘书用皮鞭抽打自己。

两人在湖里划船。

两人在公园里散步，一脸幸福。

走廊

劳拉押着父亲来到门前，劳拉用脚踢门。

劳拉：“该死！”

父亲：“密码锁住了。”

劳拉开枪打烂密码锁，推门出去。

大厅

大厅里一片惊叫。

劳拉大声喊道：“别叫！”

大厅里立即安静下来。

父亲：“劳拉你要干什么？”

劳拉押着父亲来到财务室，对屋里的那位出纳喊道：“打开！”

财务室

出纳赶紧掏出钥匙打开门，劳拉把父亲推进去，用枪指着父亲。

父亲：“这儿到处都是摄影机，你逃不出去的。早有人按了警铃，警察一会儿就到了。”

劳拉：“你不是说过，有严重事情时，警察一定会迟到的吗？”

劳拉又用枪指着出纳：“包起来，10 万。”

出纳看了看劳拉的父亲。

父亲点点头。

出纳开始从一个木格子里往外数钱。

警卫来到劳拉的身后：“孩子，放过你爸爸吧。”

劳拉转身用枪指着警卫。

警卫有些害怕：“你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对吗？”

劳拉：“我不知道。”

劳拉盯着警卫。警卫害怕了，向后退去。劳拉转身用枪指父亲。

出纳在数钱：“钱不够。”

出纳看看劳拉，又看看劳拉的父亲：“只有 88000。剩下的我得到地下室去拿。”

劳拉：“那就去啊。快去。”

出纳走出去。劳拉继续用枪指着父亲。

大厅

出纳来到去地下室的电梯前，按开门，进去。

大厅里的人都安静地站着，看着这一切。

财务室

劳拉一直用手枪指着父亲。

两人相对无言。父亲在身后的椅子上坐下来。

大厅

出纳端着一托盘钱，从电梯里出来。

财务室

出纳走进财务室，将钱放下，往准备给劳拉的钱堆里放了几叠钱。

出纳回头看着劳拉：“10 万马克。”

劳拉四处看了看，最后盯住了出纳脚下的废纸篓：“放进去。”

出纳拿起废纸篓。篓里装了一个塑料袋。出纳从塑料袋拿出废纸，将钱放进去，再把塑料袋从废纸篓里取出来，扎好口，递给劳拉。

劳拉接过口袋，看了看父亲：“爸爸再见。”

大门内

劳拉扭头出门，下楼梯，在要出大门之前，劳拉把手枪扔到了门内，开门出去。快节奏的音乐。

大楼外

劳拉来到门外，立即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

门前不远处，停着一排警车，车后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所有的枪口都对着大门。

劳拉小声地自言自语：“天哪，真不敢相信。”

一个警察对劳拉高喊：“走开，小同学。”

很多警察开始跟劳拉挥手：“走开。”

劳拉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站在那儿没动。警察们开始由大门两侧向大门移动过来。一个戴防爆面具的警察飞身把劳拉抱住滚到一边。

警察看了一眼劳拉：“你活得不耐烦了？”

劳拉吓得没说话。警察起身离去。劳拉看着周围的一切，开始有点明白了：他们竟没把她当作是抢劫者。

警察还在对着大门里喊话：“请注意，我们是警察。这幢房子已被我们包围了，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投降，请站到门口来。”

劳拉赶快起身跑掉。快节奏的音乐。

劳拉跑过一个街角，遇到了那个老太太。

老太太：“发生了什么事？”

劳拉边跑边问：“几点钟了？”

老太太看看表，等老太太抬起头来，劳拉已经跑远了，老太太没再说什么。

街上

劳拉在街上努力地奔跑。快节奏的音乐。

一组劳拉各种角度和各种景别奔跑的慢镜头和常速镜头。

电话亭

马尼放下电话，看看对面墙上的钟：差 3 分钟就 12 点了。

马尼自言自语：“好吧。”

马尼走出电话亭。

街上

劳拉在街中间奔跑，一辆救护车鸣着笛从后面开上来。

司机：“走开！”

劳拉让到一边，对司机说：“劳驾，搭个车好吗？”

司机：“不行。”

劳拉：“等等我。”

司机扭回头，发现前面有五个工人正抬着一大块玻璃横过马路。

慢镜头。救护车没刹住，从玻璃中穿了过去，玻璃碎成粉末。

汽车停了下来。抬玻璃的人手势还僵在那儿。

劳拉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向前跑去。快节奏的音乐。

超市外

慢镜头。十字路口，身后腰上别着手枪的马尼一步步逼近超市。
快节奏音乐。

街上

慢镜头。街上，劳拉拎着钱袋努力地跑着。快节奏音乐。

超市外

慢镜头。马尼走到了超市临街的窗前，看着里面正在购物的人们。

慢镜头。马尼转过身，看着街的尽头。

多画幅

画面被分为两部分：劳拉从画右跑进来，拼命地奔跑；画左是望眼欲穿的马尼。

慢镜头。在快节奏的音乐伴奏下，是劳拉的内心呼喊：“等等我，我马上就到。再等一下，我就要成功了。”

画面的底部淡出一面放大的钟表的上半部。左上部画面中的马尼转身向墙上挂钟的方向看去。画面下部的钟随着分针指向 12 时，针“叮咣”一声也指到了 12 上。

慢镜头，左上部画面中的马尼转身向超市走去，边走边伸手拔出手枪。慢镜头，右上部画面中的劳拉看见了，停了下来。下部的大钟慢慢淡去。

劳拉：“马尼！”

慢镜头，画左的马尼听见了，转身看着前方，马尼笑了。慢镜头，画右的劳拉向前跑来。

超市外

多画面结束。慢镜头。马尼向劳拉走去。快节奏音乐。

慢镜头。劳拉向马尼跑来。

慢镜头。马尼边走边把手枪别在了身后。

慢镜头。劳拉拎着钱袋一脸灿烂的笑容。

这时，那辆救护车飞驰而来，撞向毫无防备的马尼。

慢镜头。马尼转身看着直奔自己而来的救护车，还没反应过来，就消失在汽车前面。

慢镜头。劳拉惊得捂住了嘴。

汽车急刹停了下来。马尼四仰八叉地躺在了地上。

开车的司机痛苦地闭上眼睛。

慢镜头。劳拉手中的钱袋掉在了地上。

慢镜头。劳拉慢慢走到马尼跟前，蹲下，双手捧着马尼的脸，哭了。

镜头向马尼仍还睁着的双眼推上去——

画面淡成一片血红，然后淡入——

卧室

劳拉和马尼躺在床上。

马尼：“劳拉。”

劳拉：“嗯。”

马尼：“如果我快完了，你会怎么做？”

劳拉：“我不会让你死的。”

马尼：“真的？我是说假如我已病人膏肓。”

劳拉：“我会想到办法的。”

马尼：“想想看，假设我已昏迷不醒，医生说最多只能再拖一天。”

劳拉：“我会载你到海边，把你丢到海里去，这叫惊吓疗法。”

马尼：“即使这样我还是死了呢？”

劳拉：“你想听什么？”

马尼：“说说看嘛。”

劳拉：“我就把你的骨灰撒在风中。”

马尼：“然后呢？”

劳拉：“我怎么知道？这算什么破问题。”

马尼：“我知道，你会把我忘了。”

劳拉：“才不会。”

马尼：“一定会的，否则你没办法继续活下去。当然你第一个星期会难过。这也没什么不好，大家都心怀伤感，悲伤似乎会永无止境，大家都替你难过。然后你会证明你的坚强。大家会说，多棒的女人，她能振作起来不再哭泣了。突然有一天出现一个靓仔，待人亲切又多情，善解人意，认真听你说话，决不违你的心愿。你就会向他倾吐悲伤的过去。你说你也该为自己活了，可是又不知该怎样开始。然后你就投入到他的怀抱，而我自然就从你的名单中消失了。就这么回事。”

劳拉：“马尼。”

马尼：“什么？”

劳拉：“可是你没死啊。”

画面淡成一片红色，然后淡入——

镜头从马尼的眼睛拉开。劳拉的双手仍然捧着马尼的脸。

马尼突然说话了：“还没完吗？”

慢镜头。空中，装钱的绿袋子从天上慢慢掉下来。

卧室

红色电话机准确地落在机座上。

镜头又回到劳拉的卧室。劳拉看着电话机落在机座上，转身向门外跑去。快节奏音乐。

走廊 母亲卧室

劳拉拉开门，穿过走道，向楼下跑去。

走道的一个房间里传来她母亲的声音：“劳拉，你是去买东西吗？”

帮我带瓶洗头水。”

镜头寻声而进。

劳拉的妈妈正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打电话：“我当然知道你的幸运星座是射手座……哦，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了。”

镜头围着妈妈转了一圈，对准了屋里的一台电视机。电视机里卡通劳拉正往楼下飞跑。快节奏的音乐。

妈妈(画外音)：“那又怎样，反正你已经结婚了。”

镜头推进，电视机的屏幕占据了整个画面——

动画

卡通劳拉拼命往楼下跑。前面楼梯拐角处，卡通男孩带着他的卡通狗站在楼梯上。狗对着劳拉大叫，卡通劳拉有些害怕，犹豫了一下，纵身从拐角跳了过去，直奔楼梯下的大门。

大楼外

卡通结束。

劳拉冲出小区的大门。快节奏音乐。

街上

劳拉冲到街上。

劳拉拼命在街上奔跑。

一组劳拉各种角度和各种景别的奔跑慢镜头和常速镜头。

街角

劳拉跑过一个拐角，与推婴儿车的中年妇女擦肩而过。妇女看着远去的劳拉，“呸”了一下。

镜头猛地向妇女的脸上推去——

插入白底黑字，然后插入一组快速切换的定格画面——

妇女抱着小孩在街上看一个老年妇女在宣传宗教。

妇女在教堂祷告。

妇女参加教友会读经。

妇女和其他教友在教堂做礼拜。

妇女和那位老年妇女一起在街上宣传宗教，旁边的婴儿车上坐着小孩。

街上

劳拉在继续奔跑。快节奏的音乐。

一组劳拉各种角度和各种景别奔跑的慢镜头和常速镜头。快节奏的音乐。

迎面走来一群修女，劳拉从她们旁边跑过，差点撞翻路边骑自行车的男青年。

男青年：“小心。”

劳拉没有停下来：“对不起。”

男青年猛蹬几下脚踏，超过劳拉，向旁边一条道拐去。

小吃店前

男青年骑车来到一个街边小店前，下了车，要了一份薯条和可乐。

在地铁上拣到马尼钱的那个流浪汉也在这里吃东西。

流浪汉看了一眼男青年，对店主说：“再要一份。”

男青年注意到了流浪汉。流浪汉看上去很滑稽：蓬乱的长发，却穿着一件新西装，斜背着一大堆包。

流浪汉对男青年有些得意地笑了笑：“我真是个好蛋。人生有时候真疯狂，不是吗？来，我请客。”

流浪汉挥了挥手中的钱。

男青年觉得有机会了，对流浪汉说：“要自行车吗？”

流浪汉一时没反应过来。

男青年：“给你特价，70 马克。”

流浪汉有些犹豫了。

街上

劳拉在街上狂奔。麦尔的车突然从前面的胡同里开出来，劳拉没停住，摔在了车的挡风玻璃前。车停下了。

马路上一辆白色的车开了过去。

劳拉抬起头。开车的麦尔先生认出了劳拉。

麦尔：“劳拉。”

劳拉：“麦尔先生？”

麦尔：“没事吧？”

劳拉摇摇头“没事。”

劳拉起身跑了。

流浪汉骑着从男青年那儿买的自行车，非常得意。他仍斜背着挎包，把装钱的袋子放在车前的筐里。

办公室

劳拉的父亲和尤姐脸对脸站着。

尤姐看着劳拉父亲的眼睛：“告诉我，你要不要这个孩子？”

父亲看着尤姐：“要。”

两人都笑了。

这时桌上的对讲机传来女秘书的声音：“麦尔先生来了。”

尤姐看着劳拉的父亲：“我还没说完。”

父亲：“现在不行了。”

对讲机中女秘书的声音：“麦尔先生想知道他是把车停好，还是直接到门前等？”

父亲朝着对讲机的方向：“请他到门前等我。”

劳拉的父亲吻尤姐：“你送了我一个最棒的礼物。”

劳拉父亲放开尤姐，走到门前拿起公文包，打开门，回身对尤姐说：“晚点再见面好吗？”

劳拉父亲出去了。尤姐有些惆怅地抚了抚脸。

走廊 多画幅

劳拉父亲有些激动地在走廊上走着。画面变为左右分开的双画面：慢镜头，劳拉从画面右侧跑进画面；画左的父亲很兴奋，见人就打招呼。父亲打开密码门，进入大厅，仍不断地和人打招呼。父亲来到大门外，看见了正在汽车门外等他的麦尔先生。父亲和麦尔先生相互握手问候，劳拉的父亲上了麦尔先生的汽车。慢镜头，画右的劳拉正好拐过弯跑到了办公楼大门这条街上，看见了已上车的父亲，劳拉站住了。

劳拉：“爸爸！”

坐在车里的父亲和麦尔都没听见。汽车拐上了路，劳拉赶紧追来。

车内

劳拉：“等等我。”

车里父亲和麦尔在聊天。劳拉在远处追车而来。

麦尔对劳拉的父亲说：“告诉你，我刚才遇见了一个人。”

父亲：“嗯？”

办公楼前

车后远处的劳拉停下来大喊：“爸爸。”

车内

车中麦尔对劳拉的父亲说：“你女儿。”

父亲：“谁？”

麦尔：“你女儿啊。”

办公楼前

劳拉站在公司大门前，看着远去的汽车：“爸爸。该死！该死！”

大门打开，警卫出来抽烟，看见了劳拉。他走了过来。

警卫：“你总算来了，亲爱的。”

劳拉扭头面无表情地看着警卫，看得警卫有些毛骨悚然。劳拉扭头继续沿着街道跑去。

电话亭

马尼愤怒地敲打了几下电话机，取出电话卡，走出来。

电话亭外靠着那位戴墨镜的盲妇人。马尼来到盲妇人面前，把电话卡递给她：“谢谢你。”

马尼要离去，盲妇人拉住了他。

盲妇人戴着墨镜的脸向街面望去。

马尼随着盲人的目光移向街面：那位流浪汉正骑着自行车过来。

马尼在自行车前的车筐里看见了他熟悉的那个袋子。

马尼向自行车追上去：“等一下。”

流浪汉回过头，两个人同时认出了对方。

马尼：“嘿！”

流浪汉赶紧加快速度，马尼急追。

车内

麦尔的汽车里，两人继续聊着。

麦尔：“我决定还是不生孩子好。工作占了那么多时间，也没时间

给他们了。”

车外

这时马尼追着流浪汉从十字路口的另一条街冲过来，麦尔的车差点就撞上自行车和后面的马尼。麦尔向左急打方向盘，躲过了车前的马尼，却与对面一辆车撞上了。后面的一辆摩托车刹不住，从汽车上冲了过去。

马尼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继续追流浪汉而去。

麦尔和劳拉的父亲都闭着眼睛垂下了头。摩托车手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另一辆车中的两个人却没什么事。

街上

慢镜头。街上，劳拉在继续奔跑，心中不断自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劳拉闭上眼睛：“老天爷，你帮个忙吧。求求你，就一次。我会尽力跑的，好吗？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

劳拉飞快地穿越马路，一辆大卡车飞驰而至，差点就要撞上劳拉了。

卡车急刹车，劳拉也吓得停了下来。

司机愤怒地吼道：“嘿，你活得不耐烦了？”

回过神来的劳拉喘气站在车前，看着近在眼前的卡车。

劳拉静了静心，环视着周围。她的目光停在了路边赌场的牌子上。一种想法在劳拉的心中升起，她向赌场跑去。

赌场前厅

劳拉跑进赌场前厅，来到换筹码的服务台前问服务小姐：“这儿怎么玩？”

小姐：“买代用币，下赌注就可以了。”

劳拉：“好。”

劳拉从裤袋里拿出一个小塑料袋，从里面掏出所有的角票和硬币。

小姐看着劳拉：“你这样的穿着不能进去。”

劳拉：“我一定要进去。”

小姐一点儿为难的意思都没有，数了数钱：“99块2换哪种筹码？”

劳拉：“有没有 100 块的？”

小姐：“你的钱不够。”

劳拉看着小姐：“求求你。”

赌场大厅

劳拉拿着一块筹码来到赌场里。她看着周围，最后盯在了轮盘赌上。她走过去。

劳拉把筹码放在 20 号上。旁边的赌客看了她一下，没在意。

操盘手：“买定离手。”

操盘手抬头看见了劳拉，她的神态和服饰与周围的人太不相入。不远处，赌场一位秃顶巡视员也注意到了劳拉，就站在远处看着这边。

操盘手开始转动轮盘：“请下注。”

白球开始在盘内转动。劳拉紧握双拳闭上了眼。

操盘手：“请停止下注。”

白球在轮盘中沿轮盘的相反方向飞快地转动着，然后停下了。

劳拉睁开眼。

操盘手：“20，黑色，一对，过。”

劳拉舒了一口气。站在桌子旁边的另一位赌场巡视员看了看劳拉。人们继续下注。

操盘手给劳拉数筹码：“在 20 号下注的小姐赢了 3500 元。”

远处的秃顶巡视员站到了劳拉身边。

操盘手把筹码推到劳拉面前的桌边：“这是你的 3500 元。”

劳拉把全部筹码又推到了 20 号上。操盘手看了看放筹码的位置，回头看了看桌边的巡视员，巡视员点了点头。

秃顶巡视员凑近劳拉悄悄地说：“麻烦你过来一下。”

劳拉回头看着秃顶巡视员：“再来一次就好了。”

秃顶巡视员看了看操盘手，没说什么。

操盘手：“买定离手。请下注。”

轮盘开始转动。

劳拉盯着轮盘握拳突然尖叫起来。

在尖叫声中，人们手中的酒杯纷纷碎裂，许多人捂住了耳朵。

在尖叫声中，白球再次落入了黑 20 号。

劳拉舒了口气。

赌场所有的人都走到这张台子前来。

巡视员和操盘手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操盘手：“20 黑色，一对连庄。”

赌场前厅

劳拉把一大把筹码放在换筹小姐面前的桌子上：“能不能快一点，我还要一个塑料袋。”

换筹小姐吃了一惊，愣了一会儿才想起给劳拉找塑料袋。

在劳拉身后的赌场里，所有的人都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劳拉换钱。

镜头穿过这群默不作声的人群，推到墙上的一面挂钟上：差 3 分 12 点。

街上

马尼仍在追着流浪汉。马尼实在跑不动了，只好从身后拿出手枪，对准了流浪汉：“站住。”

流浪汉赶紧停下车。

马尼走上去用枪指指车筐里的钱袋：“这是我的。”

流浪汉显得很勉强：“是吧。”

马尼把钱袋拿过来，看了看流浪汉，放下手枪：“对不起。”

流浪汉看着马尼：“现在我该怎么办？”

马尼不知该怎么回答他。

流浪汉看着马尼的手枪：“至少给我一支枪吧。”

马尼看看手中的枪，再看看流浪汉，把枪慢慢递了过去，然后转身跑了。

流浪汉看着手中的枪，开始用眼光扫视周围。

另一条街上

劳拉在继续奔跑。快节奏的音乐。

一辆救护车响着笛声从后面追上来，超过劳拉。路前方，五个男人抬着一块巨大的玻璃正在横穿马路。救护车急停在玻璃前面，等着他们过去。劳拉跑上去，拉开车的后门，上了车。

车内

上了车的劳拉发现车上正在抢救病人。医生在不停地按病人的胸部做人工抢救。

医生看着突然冒上来的劳拉：“你想干什么？”

劳拉没说话，她发现被抢救的人是麦尔先生。

麦尔也看见了劳拉，但他已不能说话，只能颤微微地抬了抬手。

劳拉走上去坐在担架边，看着麦尔：“我会一直陪着他。”

医生：“什么？”

劳拉没再说什么，她两手握着麦尔的手，看着麦尔。

麦尔看着劳拉。

旁边机器上心电图的波纹很不稳定。

医生继续在按麦尔的胸。

劳拉握着麦尔的手。

心电图的波纹开始稳定下来。

医生和劳拉都看着麦尔。

麦尔的眼睛眨了一下。

劳拉握着麦尔的手。

医生喘着气坐了下来，看看麦尔，再看看心电图的波纹，医生有些惊奇地笑了：“没事了。”

超市外墙上挂钟的时针和分针同时指到了 12。

十字路口

救护车在超市外的十字路口停下，劳拉从车上下来。劳拉站在十字路口中央，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马尼？”

周围很安静。

劳拉再喊：“马尼。”

终于，劳拉看见一辆车从远处的街头拐角处开出来，停下。马尼从车的后座下来，并赶紧上前把前门打开。

劳拉笑了。

黑帮老大罗拉从前门下来，取下墨镜，拍了拍马尼的脸。马尼对老大说了些什么，然后轻拍了一下罗拉的肩，转身向劳拉这个方向走来。

劳拉微笑着看着走来的马尼。

马尼显得很轻松，面带微笑，边走边挽着衣袖。

马尼走到劳拉的跟前 吻了吻劳拉：“喂。”

劳拉看着马尼。

马尼理了理劳拉散乱在脸上的头发：“你看起来很狼狈。一路跑过来的？别担心，一切都没事了。”

马尼拉起劳拉的手：“走。”

两人拉着手，向前走去。

马尼发现了劳拉手中的袋子。

马尼看着劳拉：“袋子里是什么？”

劳拉笑了。

定格。

[淡出]

（原载《当代电影》2000 年第 6 期）

影片《快跑，劳拉》剧作分析

李 相

《快跑，劳拉》是一部带有强烈实验色彩的电影。它上映后迅速引起了欧美青年影迷的热爱。影片以革命性的视听风格和结构，全新的电影思维方式，在谙熟经典电影语言和叙事手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

意象阐发的影片

尽管《快跑，劳拉》常常因为其结构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影片最初的灵感并不是产生于这个三段式的故事构架。导演汤姆·蒂克威说：“最初一切起源于某幅萦绕在我心中的画面”，“这是一幅我深爱的画面：奔跑的女人，洋溢着活力与热情，又充满了危机和绝望。这个画面包含了电影所需的基本元素：客观主体、运动及情感对我而言这就是电影——活力加上情感，然后是随之产生的其他一切东西。”“由某个画面出发写剧本，这听上去可能有些奇怪，但这却是我的工作方式。我的创作灵感总是来自于某个激发我的画面。”^①银幕作者长期受影像熏陶产生的直感，使他们有时候是从一个具体的画面或形象构思、生发出整部影片。大卫·林奇在讲到《蓝丝绒》的构思时说，最初是由一只扔在草地上的耳朵开始构思整个故事的。这种创作方法的好处就是能够产生一个负载了影片很大形式特征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中心意象。这个中心意象常常作为视觉主题和叙事动机贯穿于影片之中。本片中，红色头发、身材健美的劳拉不停奔跑的鲜明视觉形象就成为了影片的中心意象。

选自《当代电影》。

奔跑这一意象，在近年的电影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阿甘正传》中，奔跑作为叙事线索，多次使阿甘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猜火车》中，马克一伙的街头狂奔是他们玩世不恭、肆无忌惮的生活态度的宣泄。奔跑作为人类古已有之的本能，是人类原始生命力的表露。这种高度和谐的动作，表现了人体的自然之美，象征着健康的机体和旺盛的精力。奔跑作为主体的动作，能使观众与剧中人物产生感知认同体验，既是一种体能的释放形式，也带来了精神上的宣泄，符合现代电影重视视觉快感和感官刺激的需要。现代观众往往对运动有较强的视觉需求。现代人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在上下班的路上，很多人频繁地穿梭往来于不同的城市、国家，对交通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人类今天所拥有的运动体验大大超过了过去。在电影中，运动（包括镜头运动和主体运动）作为影片中一个重要的元素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奔跑作为一种主体参与的、主动的运动形式，为空间的转换、时间的推移以及视点的变化提供了自然的依据，能够形成流畅的视听风格，满足了人们视觉上对运动的需求。

理念与感性的结合

《快跑，劳拉》在满足观众视听愉悦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哲理化的探讨。而如何把这种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是影片能否成功的关键。影片一开始的字幕，就用艾略特的诗表现出对事物本源和人的生存意义的探索精神，“我们不停止探索，探索的终点将是它的起点，让我们重新认识探索吧。”然后又用画外音表达了对人自身认识能力的疑惑，“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样确定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东西是什么？为何会相信事物？”“数不清的疑问，即使有答案也只会衍生另一个问题，但最终会不会只是同一问题，同一答案。”其后展开的三段故事用大量偶然性的事件表达了世界令人难以琢磨的一面。其中穿插在三个段落中大量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变化，表明事物的发展就是由一个个微小的变化组成，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成为改变事物进程的契机，使影片带上了不可知论和存在主义的

气息。

既然对世界本质的认识是令人难以把握的，那么我们只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人本身的关注上。《快跑，劳拉》中的所有人物都是作为一种平等的个体而存在的。在影片开始段落，镜头前往来穿梭的人群中出现了后面将要出现的骑车人、推车妇、麦尔先生等，这些芸芸众生看似互无联系，但又与影片主人公的命运息息相关。随后影片又使用了照片蒙太奇的方式，在三个段落中，分别将他们后来的不同遭遇告诉观众。

在第一、二段内容里，眼看就要成功的劳拉和马尼突然间就滑向死亡的深渊；而影片的最后一段，劳拉搭上救护车后见到一个病危者，二人虽然无法用语言交流，但劳拉握住病人的手，用眼神和动作表达了对濒死之人的关注。生命是脆弱的，人每时每刻都在面临死亡的危险，此时这个人似乎成为了劳拉和马尼的替代者。劳拉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影片通过对每个个体的注视，形成对生命的整体关照。

时间在影片中也成为一个贯穿始终的命题。片头部分出现不断摇摆的钟摆，快速转动的指针。接着镜头推入钟表上方的兽口，宛如进入了无底的时间隧道。随后警察将足球踢向空中，足球落下时落入时间隧道。劳拉奔跑在时间隧道中，路上三座钟表间隔出现，阻挡在路上（时间作为劳拉的障碍出现，象征劳拉与时间的三次竞赛），被劳拉踢开。整部影片实际上就是劳拉同时间斗争的过程。马尼之所以丢了钱是因为劳拉没有按时去接他。而劳拉要在 20 分钟内弄到 10 万马克才能救马尼一命。在马尼向劳拉讲述丢钱经过时，画面中还出现一只乌龟，用乌龟的慢与劳拉时间的紧迫对比。

生命因为其有限而产生意义，因此每个人的人生实际上都是一个与时间竞赛和较量的过程，影片所体现的时间观念可以看成是对人生的隐喻。另外在这部影片里时间成为被延伸的可重复的变量，影片一个多小时的内容实际上只是 20 多分钟的时间，而在描述每个剧中人未来的结局时却在短短数秒内概括其一生。影片用这种方法对时间作了主观化的、相对的理解。

尽管影片承载了众多哲学命题，但它并不是一部深奥、晦涩的哲理

片。影片以高度形式化、技巧化的视听语言和结构，游戏化的表述对主题起到了减负作用。充斥影片的是劳拉奔跑的鲜明视觉形象、快节奏的 techno（高科技电子舞曲）音乐，大量使用 steadycam 拍摄的流畅的运动镜头。影片以大量视觉奇观和超常规的镜头语言给观众视觉的新奇体验。片名的设计就很有创意，镜头跟随足球飞起拉开至空中，人群组成片名字母 LOLA RENNT（德文：快跑，劳拉）。而随着一幅城市上空的鸟瞰画面像拍板一样拍合，影片正式开始。接着镜头从空中降下，一直推到屋内的电话机上（实际由三个镜头合成）。劳拉跑过街道时迎面撞到老妇人的镜头，在跟拍中突然减速转向老妇人，用反常规处理给观众造成新异感。这些直接作用于观众感观的表现手法，使观众在接受了影片开始提出的命题后，却无暇展开思考，只有跟着剧中人物一起来体验影片的节奏和动感。本片用这种分离的表述和技巧化的组合完成其理念的表达，同时限制了观众作进一步的思考

游戏化的电影思维

电脑的普及不仅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而且引起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尤其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不仅是“看电视长大的一代”，更是玩电子游戏长大的一代。他们从电子媒介中接受大量的信息，而传统的文字媒介的功能对他们而言减弱了。他们的思维表现出非线性、片段化的特征，而对信息的接受则具有快速、高密度的特点。《快跑，劳拉》之所以在年轻观众中大受欢迎，就是因为它的表述方式与现代人思维方式非常合拍。而影片在整体风格上与电子游戏相似，更是得到了大批常年和电脑打交道的年轻影迷的青睐。

影片片头的字幕便表现出与游戏的关联性——“游戏之后便是游戏之前”。作为游戏是没有严格的开始和结尾的，只要你愿意，结束之后还可以重玩。接下来胖警察对着观众说：“游戏只有 20 分钟是事实，其他一切纯属理论。”暗示这部影片其实就是一部大的游戏。《快跑 劳拉》使用了动作 / 冒险类游戏的情境而“劳拉”本身就是游戏《古墓丽影》女主人公的名字。影片展现的是一个虚拟化的世界，马尼和

劳拉可以在 20 分钟内弄到 20 万马克，而且还能尝试三种不同的方法。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化——抢劫和赌博。既没有道德约束，也不会考虑行动的可行性以及下一步该怎么办。电子游戏提供的是极端化和简单化的情境。危机是突如其来的，它们不会给你留下思考的余地，渡过危机才是最重要的。游戏一个关口过不去就会“死”，而一旦“死”了，就只有重玩。所以在游戏中，你所能做的就是依靠直觉而非理性的判断，尽快地处理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游戏又能轻而易举地提供给你现实中不可能很容易得到的东西——金钱、体能、智力，可以让你任意挥霍。在这部影片中，钱只是作为救命的工具，而不具备其他社会意义，在银行里劳拉甚至让人把钱装在垃圾袋里，而那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也提着马尼的钱袋满街乱跑。

影片的三段体重复结构，则可以看成是对重玩游戏的模拟。在常规叙事中，主人公的生死往往是剧情转折的关键。而《快跑，劳拉》采用游戏方式，使剧情能够跳回。人物的生死也变得不是那么关键了。电子游戏本身就是人为编制的电脑程序。这部影片是一部游戏化的电影，结构方式也呈现出与程序设计语言相似的特点。影片的发展是按照条件的满足与否进行的。如果满足则进行下一步，不满足则重复先前操作。三段之间整体上形成一个循环结构。

结构方法

本片的故事并不复杂，却拍得很好看。它依靠的并不是情节的曲折变化，而是结构上细微精巧的处理，各种视听元素的编排设计。本片的剧作与导演密不可分，可以说导演是直接利用影像来进行写作的，他在构思影片的过程中已经做了大量的细节设计，因此才能做到结构和细节处理上如此精巧。而导演对影像、音乐的感悟力保证了影片视听风格的统一和节奏的流畅。

本片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复，它是本片使用的重要艺术手段。（这种重复当然不是完全的重复再现，机械的重复反而会破坏影片的节奏，使影片变得乏味）。影片在每一次的重复中，包含着大量细

微的细节发展、变化，最后三次过程共同形成一个整体。通过三段式的结构将剧情重复演绎，组成一个完整结构。这种重复是外部结构、人物、环境的重复，而剧情和细节则是变化的。在相对统一的结构下产生细微变化，使影片产生了趣味性。而每一个剧情元素在等分结构体中保持相对稳定的位置，使影片形成韵律感。再加上影片中音乐节奏、视觉节奏、情节节奏共同作用，产生了强烈明快的节奏风格。

在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末尾，加了两段两人躺在床上的对话，在三段故事之间起到了分隔作用。这两段对话与前面内容没有明确的时空关系，可以看成是在即将进入另一个世界之前的超现实场景，也可以认为是二人过去对话内容的闪回镜头，但无论怎样，这两段内容表现的是劳拉和马尼最后时刻的心灵沟通。通过语言的直接陈述，表现了两人对爱情的追求和疑惑。

影片的三个段落表面上是彼此独立的，但实际上三段之间起着互为补充的完形作用。随着各种元素的不断出现，一方面影片的形象不断被强化，另一方面各种人物、情节在三段中有着变化和发展。如劳拉父亲与其情妇的对话内容，在两个段落中是不同的。流浪汉在前两段中都是和劳拉擦肩而过，在第三段中才与马尼相遇，最终马尼索回了丢失的钱，剧情向闭合发展。整体来看，虽然三段内容时间上是相等的，但比重并不相同。每经过一次重复后，内容都得到了强化。越往后叙事越完整，呈现出整体的完形效果。

本片的故事发展充满了偶然性。马尼因为罗拉未去接他而改乘地铁，结果又鬼使神差地碰到了一个流浪汉，引起警察注意，慌乱之下才丢了钱。在马尼和劳拉打电话时，电视画面播放的是多米诺骨牌的画面，隐喻这部影片的故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环环相扣，由一系列偶然事件和巧合组成，任何一个事件的变化都可能改变故事的进程。麦尔先生在前面两段中因为遇见劳拉而导致撞车，第三段则因为马尼而撞车；流浪汉在前两段中都与劳拉擦肩而过，第三段中则被马尼遇到并追回钱财；第一段劳拉在银行里乖乖地被父亲赶了出来，在第二段中则因与父亲闹翻而突然抢了保安的枪去抢劫，第三段却因麦尔先生的到来错过了与父亲见面；行驶在街上的救护车第一段中没有撞到玻璃，第二

段因劳拉请求搭车而撞到了玻璃，后来又成为撞死马尼的元凶，在第三段中则载了劳拉一程。本片的故事就是在这种充满偶然性的剧情中讲述的，按照罗伯特·麦基的分类，这种故事设计是反情节的。他认为反情节的反结构设计利用巧合、非线性时间和非连贯现实来组织全片，“巧合驱动一个虚构的世界，使没有动机的动作触发不能导致进一步结果的事件，因此将故事拆解为互不关联的片断和一个开放的结尾，表现出显示存在的互不关联性”。^② 本片游戏重新开始式的故事连接和结构方法，使得影片将时间定义为非线性的虚构时间，故事背景也成为非连贯现实。

人物

《快跑，劳拉》的主人公是女性。影片中始终是劳拉处在主动的地位去解决问题，而马尼在遇到问题时却只会急躁、抱怨，向劳拉要求帮助。其实丢钱主要的责任是因为马尼的粗心，但他却把责任归结为劳拉没有及时去接他。马尼要求劳拉帮他弄钱来，甚至以二人的爱情作为要挟，“你说过爱情可以做什么事。”其潜台词就是“我现在的处境是爱情能够挽救的吗？”相对来说劳拉则对爱情执着得多，她以她的实际行动回答了马尼。甚至在最后一段，当她和父亲错过后，虽然无计可施，但她仍在不停地奔跑。并自问：“我可以做什么？一直跑下去吗？”正是因为有永不放弃的精神，才使奇迹最终降临在她身上。

作为男性形象的马尼表现得很不成熟。如果劳拉不能替他弄来钱，他所能做的就只有冒险抢劫超市。劳拉相对马尼要成熟、理智得多，她并不和马尼计较丢钱的原因，而是积极地想办法去解决问题。马尼在抢劫超市时，劳拉还一再劝他不要采取这种危险行为，而马尼却还

选自《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制作的原理》，〔美〕罗伯特·麦基著，周铁等译，第53页。

选自《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制作的原理》，〔美〕罗伯特·麦基著，周铁等译，第62页。

在抱怨劳拉来迟。这种人物安排，是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置换，具有现代意识。

片中的一些次要人物虽然花费笔墨不多，却也刻画出了人物的性格。劳拉的父亲是个有钱人，却是个自私、冷酷、缺乏责任感的家伙。第一段中，他暗中早已打算抛弃劳拉母女。第二段中，则又以家庭为借口拒绝与女职员结婚。当女儿十万火急，向他苦苦哀求时，他竟然丝毫不为所动。在影片开头，当劳拉最初想到向父亲借钱时，这时接了一个父亲摇头的镜头，暗示劳拉向父亲借钱无异于与虎谋皮。而在影片第三段，当劳拉父亲和麦尔先生驾车行驶在街上时，恰恰被突然跑过的马尼所阻挡而导致撞车，是对其惟利是图行为的报应

影片剧作技巧和形式特色

《快跑，劳拉》虽然是一部实验影片，也离不开传统剧作技巧。悬念是影片使用的手法之一。影片开头先设定一个条件，如果 20 分钟弄不到 10 万马克，马尼就性命难保，后面的剧情都围绕这一悬念展开，并且使用延宕的手法，使问题的解决一再推迟。比如拿走钱袋的流浪汉在前两段中都与劳拉擦肩而过，如果劳拉能知道是此人拿走马尼的钱，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而劳拉的父亲掌管银行这个钱最多的地方，却不肯借钱给劳拉。劳拉抢劫银行时，男职员去楼下取钱。这时产生的悬念是男职员是否可信？如果他为躲避危险一去不回，劳拉该怎么办？在另一段中马尼追上流浪汉，索回钱袋时，流浪汉要马尼的手枪作为索回钱袋的补偿。这时产生的悬念是如果流浪汉拿到枪后反抢马尼甚至杀死马尼该怎么办？这两段悬念都是利用信任做文章的，如果你信任别人，别人说不定会反过来害你。本片中，两人的信任都没有落空，表现出对人的本性的肯定，为影片添上了一些亮色。

在影片的结尾不仅马尼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回丢失的钱还给了老大，劳拉还为两人弄到了额外的 10 万马克，成为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但这部影片的三段式结构决定了影片有三个平等的结尾，前面两段分别以劳拉和马尼之死告终，观众在接受了前两种结局之后，也只能将最

后结局作为三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来看待。这个结局只能说是三分之一的大团圆。然而第三段的结尾毕竟也是整部影片的结尾，分量要稍重一些。观众在接受了前两个宿命的、带有悲剧色彩的结局之后，最后再看到这个光明的结局，心理上仍会得到一定的满足。前两段更多地表现了事物的偶然性，表现出对世界无力把握的宿命观点，而第三段则相对来说具有较明显的因果关系。影片在探索实验的同时还是照顾了观众的情绪。

《快跑，劳拉》的时空组织方式非常灵活。有些场景用很短的镜头甚至用降格来缩短叙事时间（如马尼讲述丢钱的过程），有些场景则用较长的镜头来强化（如马尼在地铁中丢钱的经过），叙事时间被人为地延伸或缩短了。在马尼讲述流浪汉捡到钱时，这时画面使用一组世界各地风光的快切镜头，继而罗拉（老大）的特写也闪烁其中，最终画面落到罗拉特写上。这组镜头反映的是马尼的主观想象——流浪汉发财后会如何享受，而老大决不会放过自己。另外劳拉在思考向谁借钱时，脑子里也闪过一连串人物的画面，这种类似“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也是使影片时空自由连接的一种方式。

现代电影观众每天大量接触广告、MTV、电子游戏、卡通片等，已经远远超过了观看电影的时间。因此现代电影为适应观众审美习惯在形式语言上借鉴了很多其他视听觉艺术的元素。《快跑，劳拉》鲜明的视觉形象，高度简练的叙事，自由的时空组合都是广告语言的特点。而影片中大量使用音乐与画面形象结合来形成节奏，渲染情绪，则是 MTV 式的视听风格。近年来 flash 动画在互联网上非常流行，影片中大量运用动画，迎合了现代观众的趣味，同时造成视觉新奇感。

影片中，劳拉有三次尖叫，第一次是在与马尼通话时，第二次是在其父的办公室，第三次则是在赌场中。尖叫是人物在高度紧张时的情绪释放，劳拉有特异功能，能用声音将玻璃震碎，与施隆多夫的影片《铁皮鼓》中奥斯卡所具有的特异功能一样。这个情节已多次被其他电影引用，《快跑，劳拉》再次借用这部德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文本，一方面可以说是向大师的致敬，一方面也显出其复兴德国电影的雄心。

大雪无痕

陆天明

第一集

隆冬 傍晚 大雪纷飞

在弦乐的配合下，由小号主奏的背景音乐忧郁、遥远，且又深沉、从容。但弦乐部分的某些乐段却不时在向人们预示着某种潜在的不安和紧张。

演职员表……

一辆崭新的黑色大奥迪迎着镜头扑来。雨刷疯狂地左右摆动，擦抹那些不断积聚在车前窗上的雪花。透过车前窗，我们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开车的是个 30 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秘书或警卫模样的军人。车后座上好像还坐着一对老夫妇。其中一位也穿着军服。

演职员表……

车里

丁司令员（车后座上的那个老军人）：怎么还没到？

丁洁（开车的那个女子）：爸，您急什么嘛？

演职员表……

来凤山庄

这是一幢带有西班牙风格的老式别墅，坐落在深山林区。门前有个不小的空场。此时空场上已经停放着好几辆高级轿车。空场周围默默地游动着几个警戒哨，封锁着通往山庄的几个道口。

演职员表……

空场入口处

身穿警用皮大衣的方雨林在执勤。他也 30 岁左右，高挑个，瘦削，结实，皮肤黝黑。长相有点奇怪，绝对谈不上英俊，但眉目间挡不住地往外透着一种英气，加上他特有的那种生硬冷漠的神情，总让人想起大草原上被雷电击打过烧焦了而依然戳立着的栓马桩。此时他帽上身上全落满了雪，甚至眉毛胡碴碴上也都结上了雪白的冰碴子，但他似乎全然不察似的，不时地斜过眼去打量离他并不太远的那幢“来凤山庄”，目光中透着固有的疑忌和茫然。

山庄主楼大厅里

市委市政府和省里的几位领导已经先期到达。

周密：一会儿，丁司令员一进这大门，你们就开唱。这是丁司令员最喜欢的一首歌。一定要注意情绪。来，试一遍。张秘书，你演一回丁司令。开始！

张秘书微笑着走进大门。

周密向合唱队员挥了一下手。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声起。

周密：好……眼睛看着司令员……行注目礼……跟着他……热情一点……再热情一点……

山道上

大奥迪拐过一个弯道，驰进来凤山庄。

车里

丁洁：爸，来凤山庄！

丁司令员：嗯，环境还不错……

丁洁：什么叫还不错？90 年代以前，这儿是省委省政府接待中央首长和外省宾客的主要场所。

丁母：后来咋不用了呢？

丁洁：盖了新的呗，更现代化的呗。

丁司令员淡淡地苦笑了一下，一边叹气，一边轻轻地摇了摇头。

大奥迪驰下山道。方雨林带着一个年轻的警卫迎了上去。

方雨林做了个手势。大奥迪停了下来。

方雨林敬了个礼：请出示证件。

丁洁：方雨林，你搞什么名堂？我爸在车上。

方雨林：请出示证件。

丁洁：你不认识我爸？

方雨林：有命令要求我对通过这儿的任何车辆和人员检查证件。

丁洁：上头给你这命令是为了啥？是为了保证我爸和其他首长的安全！可现在我爸就在车上！

丁司令员：小洁！

丁洁：爸，您别管。他方雨林今天是故意跟我过不去！

方雨林：丁小姐，本警员只是在执行公务。

丁洁：你？我还不知道你？！

警队队长带着两名战士急匆匆跑来。

警队队长：老方，你找茬（kei）呢？！让开！（弯下腰，对车里的丁司令员敬了个礼）对不起，司令员，他……他是新分到我们中队来的，还不太熟悉有关警务……您请走。

丁洁气呼呼地关上车门。奥迪车缓缓起步。

警队队长和其他战士都一本正经地向离去的车敬礼。

方雨林虽然也敬着礼，但脸上却明显地流露着一丝不恭和调侃。

奥迪车平稳地驰去。

警队队长马上拿起对讲机：07（东拐）……07（东拐）……

山庄大厅里

市委秦书记：丁司令员到了。张秘书呢？他拿着贵宾室的钥匙哩，让他赶紧去把贵宾室的门打开。

阎秘书：他没在。好像有谁找他，他急急忙忙去那边了……

秦书记：这时候还去接待什么人。胡闹！快去找他。

山庄后门口

一个杂务工正在那儿收拾扫雪的工具。

阎秘书：张秘书！张秘书！

没人回答。

阎秘书：你见张秘书了没有？

杂务工惶惶地点点头，指了指后门外：他好像是去那边了。

阎秘书向后门外看去。后门外是一个几近荒芜的花园，孤零零地耸立着几棵冷杉树。

光洁的雪地上清晰地印有两行脚印。

阎秘书：他跟谁走了？

杂务工怕怕地摇了摇头：没瞧见。

阎秘书便顺着那脚印寻去，出了园子的一个边门。边门外是后山腰，一片杂树林。杂树林里，还坐落着一幢已经完全破败了的小别墅，离山庄大约只有四五十米。小别墅所有的窗户都用木板条封上了。窗户里黑呼呼的。从脚印的去向看，张秘书显然是走进了这片并不算小的杂树林，而且是向那幢破败的小别墅走去的。

那个工作人员对着杂树林和破别墅又叫了两声：张秘书……张秘书……

还是没人答应。

那个工作人员：你的的确确看见张秘书冲着那个方向走了？

杂务工：这……这儿不是有脚印吗？！

那个工作人员犹豫着又仔细辨别了一下脚印，刚下定决心要向小林子深处寻去，从小林子里陡然刮起一阵阴森森的寒风向他扑来。他打了个寒战，迟疑了一会儿，这才鼓起最后一点勇气，带着那个杂务工走进杂树林子。

大奥迪车里

丁母：怎么了，你和这个方雨林又闹别扭了？

丁洁：妈，我的事，你别管。

丁母：你也快三十了。

丁洁：妈！

丁司令员轻轻地又叹了口气：唉，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丁洁突然停下车。两位老人一愣。

丁洁打开车门，对老人说了声：你们等我一小会儿。（说罢，便匆匆走下车去）

山道上

丁洁大步走到方雨林面前。

丁洁：方雨林，你真有出息。

方雨林：谢了。

丁洁：你以为天天会有一辆大军区司令员的车来让你拦截，来满足你那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

方雨林：离休的司令员。

丁洁：离休的，又怎么了？

方雨林：我打心眼儿里尊敬这些老首长，但我不会把我的尊敬给他们那些只会跟人胡搅蛮缠而又自以为是的女儿们。

丁洁：自以为是？这世界上还有比你方雨林更自以为是么？你要不自以为是，堂堂一个政法学院的高材生、市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能落一个今天这个站马路的下场？

方雨林：没有我们这些站马路的，你们这些奥迪来奥迪去的人，能走得那么自在痛快嘛？

丁洁：那好。我祝愿你永远这么站下去！

方雨林冷笑着刚要回敬她一句，突然，远远地从小杂树林后头那幢破败的小别墅某一个窗户里闪出的一点亮光引起了他的警觉。他匆匆对丁洁说了句：“对不起。有情况。”并调侃似的向她敬了个美国式军礼，大步向另一个值勤点上的警队队长走去。

山道的另一个值勤点上

警队队长注意地观察了那幢破败的小别墅一会儿：亮光？你小子看走眼了吧？下午我派人去清查过。那幢大屋子十来年没住人了。门窗全封得死死的。哪来的灯光？鬼哦！

方雨林：甭管是人还是鬼，能不能马上派人再去搜索一下？我的的确确看到有个亮光闪了一下。

警队队长不在意地一笑：行。那就派你去吧。

方雨林：查明情况前，能不能通知司令员和别的首长先都别进入来凤山庄？

警队队长：干吗？你小子惟恐天下不乱呢？就算是真有那么一点光在它某一个窗户里突然亮了一下，又能说明啥？啊？能说明啥？！

方雨林：我不知道它究竟能说明啥……

警队队长：你不知道，怎么可以瞎吵吵？一会儿，省市两级主要领导，包括省长和省委书记都要上这儿来。拿这么点事去搅和这么多头头脑脑 这责任谁担着？！

方雨林无奈地：是……

警队队长：方雨林啊方雨林，都说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可……你让我说你啥好呢？

方雨林：是。我又错了。

这时，秦书记和阎秘书匆匆走来。

警队队长忙迎上去：秦书记，有事？

秦书记：别声张。（放慢语速，压低声音）出了点事。我们有一位秘书突然不见了。

警队队长：一个秘书失踪了？什么时候？

秦书记：就刚才。他是我们市政府办公室很重要的一个秘书。

阎秘书：说是十几分钟前，有一个挎着一个小包的陌生人把他带到山庄后头那幢破别墅里，再去找，就怎么也找不见了。

方雨林：你们咋知道他去了那幢破别墅？

阎秘书：有脚印为证。

方雨林：你们进那幢破别墅里找过没有？

阎秘书：那门上的锁锈得挺厉害。我们砸了好大一会儿都没砸开……

方雨林忙脱掉皮大衣，一边向停在路旁的一辆警车走去，一边说道：我去瞧瞧。

这时，从那幢破别墅方向突然传出一下极清脆的枪声。

方雨林一惊：枪声！

警队队长：枪声？

接着，从同一方向又传来两下极清脆的枪声

方雨林对队长大叫一声：快派人去保护丁司令员和几位主要领导。说着，便发动着车，向山上冲去。

拿着手枪的方雨林一脚踹开破别墅的门，只见门厅中央地板上的大滩血泊里，倒着一个人。镜头猛地推成那人脸部的大特写。我们

看到，他正是那位失踪的张秘书。

这时，方雨林身后的门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方雨林忙端起枪，向后看去，是警队队长带着几个持枪警员，匆匆跑来。

警队队长：抓住凶手没有？

方雨林摇了摇头。

警队队长：快。封锁所有道口，别让他跑了。请求市局立即派人派警犬增援。

那几个警员立即冲出门厅。

方雨林从尸体旁慢慢站起，细细地打量着这个极破旧、到处都堆积着尘土垃圾、还结着蜘蛛网的门厅。忽然间，他的视线停留在一扇破窗前。那儿有一只电灯泡吊在一根垂落的电线上，一阵风刮来，那灯泡便在风中来回地晃动起来。方雨林掏出一只手套戴上，然后用戴着手套的一只手指去按了一下房门旁的一个电灯开关。那灯泡突然亮了。

警队队长被吓了一跳：你整啥呢？

方雨林马上又关灭了灯。

警队队长：走吧。通知人保护现场。

警队队长说着便走了出去。但方雨林却依然一动也不动地站立在黑暗中，怔怔地注视着那个在黑暗中仍然在隐隐反映出一抹暗亮的电灯泡。

镜头慢慢推向灯泡。我们清楚地看到，它久久地、久久地在黑暗中晃动着……晃动着……

仍然是一个灯泡在黑暗中慢慢地晃动。但看得出，它已经是另一个灯泡了。它有一个规范的并带有一定艺术造型的灯罩。当它快要停止晃动时，一根细长的木棍慢慢伸进画面，又去拨动了它，它便再度晃动起来。

一个女孩的声音忿忿地叫了起来：哥，什么毛病？你还让人睡不睡觉了？

声音是从布幔的另一边发出来的。女孩喊叫的同时，还开亮了她床头的小台灯。于是布幔上便出现了她穿着内衣侧身坐起的身影。灯

亮后，我们看清，这是北方大杂院常见的一个平房小屋，当间用一块布幔隔开，分住着这一对都已长大成人了的兄妹。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位受了妹妹“喝斥”、居然闷头不作声的“哥”，便是我们已经见过面的方雨林。

方父的声音（从里间小屋子里传来）：又整啥呢？都几点了？

方雨林：爹，没事。没事。

方雨珠（方妹）忙关灭灯。

接着从里间的小屋里传出一阵方父剧烈的咳嗽声。方雨林忙起身去拿暖瓶。方雨珠也去拿暖瓶。

方雨林把先拿到手的暖瓶大度地让给了妹妹。

不一会儿，从里间的小屋里传出雨珠给父亲倒水的声音，替父亲捶打后背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小房间里安静了雨珠悄悄地走了出来。

雨林从妹妹手里接过暖瓶，感激似的拍了拍她。

雨珠低声地：睡吧。

雨林点了点头，却仍然一动也不动蹲坐在通里间的房门旁。过了一会儿，他拿起一件棉大衣，向外走去。

黝暗而极安静的小巷子里

雪已经停了。巷子里再无他人，只有方雨林在慢慢地走着……走着……偶而，才会有一辆载着蔬菜或其他什么副食品的平板车，在不紧不慢地向近处一个什么菜市场蹬去。

出了巷子口，方雨林点着一支烟，呆呆地站在十字路口的铁栏杆旁，慢慢地抽着。

身后有脚步声。

他没动弹。他听出是谁了。

脚步声在他身后一点地方停下了。

静默了一会儿。

方雨林没回头：你来干啥？

方雨珠：不放心咱的哥呗！

方雨林：谁还戳我这么个大老爷们……（一转身，本想“训斥”雨珠

几句，却看见她手里捧着他的一顶皮帽和一条加长驼毛黑围巾。他心里一热，口气也顿时软了下来）快回去。不冻死你！

方雨珠调皮地一笑 走到他面前 颠起脚尖 替他戴上皮帽 围上围巾。

方雨林脸微微一红，低声地：给我起开。让人瞧见了，还以为啥呢！

方雨珠赖兮兮地一笑，上前勾住哥的胳膊：以为啥？谁爱咋想咋想。他管哩？！

大排档店里

方雨珠：今天我请客。我有钱了。厂子里给我们这些下岗女工发了下岗补贴……

方雨林：多少？

方雨珠掏出两张老头票得意兮兮地晃了晃：二百来块哩！够咱俩搓一顿的了。剩下的，明天买点虾，包点三鲜饺子给妈送去。她老说医院里的饺子没味儿……对了，再给老爸买两盒好烟……

方雨林心里一阵难受，把那两张“老头票”塞还给妹妹，站起来到柜台上买了一扎黑啤，一罐粒粒橙，两碟小菜，一碟干煎小黄鱼。

方雨林：喝。

方雨珠：哥，这些日子，我瞧你晚上老睡不踏实，是想着案子呢，还是想着受处分那事……

方雨林：谁想处分的事？！一个球副大队长，你以为我真把它当回事？

方雨珠：可这些日子，你老耷拉着个脸……

方雨林：唉，你不想想，哥都三十了，还光棍一个。能不着急上火？

方雨珠：蒙我。你不是那种一时半会儿讨不上老婆就急得抓耳挠腮、爬树上墙的男人。

方雨林：快三十了，没本事给妹妹挣一间独自住的小屋。快三十了，爹病，娘住院，妹妹下岗，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居然束手无策。三十啊！！我的好妹子！

方雨林几乎等于在喊叫的声音，引起了店堂里其他食客的注意 他们纷纷循声扭转头来。

大街上

雨林和雨珠在慢慢地走着。

方雨珠：你知道前些天爹跟我说啥吗？他说，他啥都不怕，娘住院，他自己害病，我下岗，都不怕，他就不能看你耷拉个脑袋。他说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要再一耷拉了脑袋，咱家算是彻底完戏。（说着，雨珠的眼圈便红热起来。）

方雨林心里也一阵难受，低下头，默默地走着。

过了一会。

方雨珠：你跟丁姐又咋了？

方雨林 没啥……

方雨珠：人家是大司令员的女儿……

方雨林：打住。打住……

方雨珠：怎么了？人家就是大军区司令员的女儿嘛！

方雨林：我最不爱听别人跟我说这。告诉你，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是她丁洁在追我……

方雨珠：一个男孩土头土脸地被一女孩追了十来年，你还以为你光荣？你伟大？我知道你心里喜欢丁姐，就是不敢公开去追她……

方雨林：我喜欢她？我不敢公开追她？啧！

方雨珠：就是。跟你说吧，今天下午，丁姐还上咱家来了。本来她不让告诉我告诉你的。

方雨林一怔：她上咱家来了？

方雨珠：她听说咱老爸病了，老妈住院了，我又下了岗，挺不放心的。她还……

方雨林：还怎么了？说。

方雨珠：我说了，你不许骂人。

方雨林 说吧说吧 你！

方雨珠：她听说老爸单位一年多没给职工报医药费了，临走时还留了一笔钱给老爸……

方雨林：你们收了？

方雨珠：你知道丁姐的脾气……

方雨林：你们就不知道我的脾气？！混！！

这时，方雨林腰间的 BP 机“嘀嘀”地响了起来。他看了一下，很不

耐烦地把它关上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来钟光景。方雨林不紧不慢地骑着辆旧自行车，来到市交警某中队上班，只见门前停着两辆崭新的警车。他推着车刚进院，就被警队队长一把拉住了。

警队队长：昨晚你又犯啥混了？我说你这个方雨林啊！

警队队长一边数落，一边拉着方雨林向办公室走去。

方雨林：干啥干啥？

警队队长：干啥？自己拉的臭屎自己闻不到？昨晚市局领导一个劲儿地呼你，你干吗不回话？你小子误大事了！！市局马副局长带着你原先那个刑侦大队的几位领导亲自找上门来了！你自己跟他们解释去吧！

办公室里

市局马副局长：说。到底为什么，呼你不回？你方雨林现在了不得了。天老大，你老二！是不？

方雨林：不是。

马副局长：不是？天老二，你老大？

方雨林：不……不是这意思……

郭强（刑侦大队大队长）：昨晚马局呼了你三四回，让你参加张秘书被杀案的分析会。那么重大的一档子事，你不回话。为什么？

马副局长：别跟我说呼机没电了、呼机没带在身上那种屁话。

方雨林：呼机有电。我也听到呼机响了。

郭强：那为什么不回局领导的话？

方雨林：我觉得……我已经不是刑侦队的人了……

马副局长：你还是不是个人民警察？

方雨林：……

郭强：马局问你话呢！

方雨林：是……

马副局长：受了一点处分，就这么变着法地跟领导拿搪？！

方雨林：我不是拿搪。我知道我这人不怎么的，根本没那个资格

跟领导拿搪。但我对局领导这样处分我，有意见。我对局领导突然中止对“五·二五”大案的侦破有看法，对你们下令把我调离专案组也有看法。

郭强 别再提“五·二五”那档子事了。

马副局长：让他说。

方雨林：“五·二五”大案的几个主犯携巨款潜逃。那会儿我们已经基本搞清了他们的确实去向。只要再有个十来天，我们就完全可以收网，把他们全部缉拿归案。为了这个大案，我和专案组的同志没日没夜地干了整整一年零两个月。就差这最后十来天了，突然不让干了。为什么？我想不通。我怀疑！

郭强 雨林！！

马副局长：你让他说。我们还能不让人怀疑？

方雨林：负案在逃的五个人中间，有三个是市政府前主要领导的直系亲属！我们天天在报纸电视上跺着脚咬着牙哭着喊着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以法治国，要打苍蝇也敢打老虎，可……遇到具体问题就全在那儿装傻充愣。什么法都不顶一个电话一张便条管用……

郭强：方雨林！你还有完没完？！

方雨林：你们上外头听听去，现在外头连三岁孩子都清楚，“五·二五”大案拖到今天一直结不了案的真正的根源在哪！

马副局长：既然清楚了，干吗不上厅里部里，上中纪委告我们去啊！

方雨林：……

马副局长：一个法学院刑侦系的高材生居然会被社会上三岁娃娃的某些想法左右了，还自以为高明，了不起。真有你的。你是不是觉得所有哭着喊着说以法治国的人都是混蛋？嗯？可爱的方同志，方先生，我承认，在我们今天的公安队伍中，不乏这样的败类，他们跟党内的腐败搅和在一起，成了腐败分子的保护神。但我今天要用我 32 年的党龄和 33 年的警龄负责任地告诉你，“五·二五”大案在最后一刻突然采取这样一种让许多人想不通的做法，绝对不是为了保护那几个前市长的亲属。这个决定也不是某一个领导轻率做出的。至于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我现在没这个权力告诉你。你也没那个资格知道。但是，当时

你作为市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五·二五”专案组的副组长，在组织上作出暂时停止专案调查，中止侦破此案的决定以后，却私自继续对有关人员进行布控侦察，差一点破坏了省反腐败领导小组根据中纪委和省委常委会指示精神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事后，组织上对你只实行了撤职处分，而没有进一步追究你其他方面的责任，完全是出于爱护。昨天同样出于对你的信任和爱护，通知你来参加新案的案情分析会，你小子居然置之不理。你不觉得自己已经滑到非常危险的边缘了吗？你想跟谁对抗呢？！

方雨林：我明白。我是到了该回去卖红薯的时候了。

郭强 方雨林！

马副局长：那好，既然想回去卖红薯，把这身警服给我脱了。

方雨林立即开始脱警服。

郭强冲上去一把揪住方雨林的领口：你他妈的真较上劲了？！

方雨林：大队长，看来我方雨林今世是当不了一个好警察了，那就让我回去当一个好百姓吧。

郭强：照你这么说，我们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大队里那么些同志也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方雨林，说这话混不混呢？

方雨林颓然地地倒在一张板凳上。

这时，马副局长向外走去。（郭强赶紧把方雨林脱下的警服塞给方雨林，示意他赶快穿上。）马副局长立即回转过身，指着那件警服，厉声说道：撂下！你以为它是啥？想脱就脱，想穿就穿？你要不给我写出一份深刻检查，就别想再碰这套警服。说着，走出门去。不一会儿，又听到他在院子里吩咐警队队长：给我看住这小子。要么给我留下一份书面检查，要么把警服给我留下。

两辆崭新的警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走了。院子里陡然安静了下来。

方雨林呆呆地在办公室里坐着。不一会儿，警队队长给他送来一叠空白的公文纸和一支圆珠笔。

警队队长叹口气：别再犯傻了！快写吧。说着，拍拍方雨林的肩膀，关上门，走了。

屋里再次只剩下方雨林一人。从防煤气的风斗口传来一阵阵轻微

的呼呼声。铁制的取暖炉上，早已烧开了的水壶也在嘶嘶地往外喷着水蒸气。心烦意乱的方雨林拿起笔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此时他显得那么的矛盾和痛苦。突然，他抓起笔用力向桌面上戳去。

“呼”地一声，笔折断了。他手上也隐隐地渗透出了一些血丝。

电视台新闻部

男女编辑记者们一个比一个年轻，这时都在议论昨天发生的那起“张秘书被杀案”。

丁洁走了进来。议论声一下消失了。她走进门上标有“新闻部主任”的那个小隔间（小隔间是用玻璃隔墙跟外头的大间分隔开的），神色显得相当疲惫，脱掉棕色的呢大衣，换掉沾着雪水泥水的女式彩色胶靴，先打开电脑，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包袋装的雀巢咖啡，取出两块高档的曲奇饼干，刚要弯腰去够暖瓶，一个极年轻的女编辑拿着一个暖瓶推门走了进来，一声不吭地替她把咖啡冲上。

编辑丁洁：谢谢。

冲完咖啡，女编辑依旧站在她面前不走。

丁洁：有事？

女编辑：嗯……（回头对同事们使了个眼色）

这时，原先在外屋的那些编辑记者一下都涌了进来。

丁洁一愣。

一个男记者：丁姐，听说昨天张秘书被杀时，您正在现场……

丁洁：我离现场还有百十来米。

一个女记者：您知道警方对这个案件有什么判断？凶手可能是什人？凶手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据说，警方昨天在来凤山庄布置了相当多的警力保卫来自方方面面的领导。凶手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对他作案极其不利的时间和地点下手？

丁洁站起：Ladies and gentlemen，你们这是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呢？本小姐没有参与警方任何活动，更没参与凶手的任何活动。对各位提出的问题，本小姐一概不知。无可奉告。记者招待会现在散会

那个年轻的女编辑：哎呀，丁姐，您当时离枪杀现场才一百来米那杀人的枪声，您是听得清清楚楚的，跟我们透露一点内幕嘛！谁让咱

们是搞新闻的呢？

丁洁：台领导口喻，有关方面已经指示台本部，有关这起市政府秘书被杀案，在没得到新通知前，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本台的任何节目中作任何宣传和透露。要对各位重申宣传纪律。违者……小心你们的饭碗！

交警中队院子里

方雨林突然推开办公室门，走了出来。他已经把警服穿在身上了。

警队队长忙上前拦阻：小子哎，检讨写了没有？马局可是留了话给我的。你不能不写检讨就走。嗨，你跟谁过不去，也别跟我过不去……

方雨林推开他，径直向外走去。

警队队长冲着方的背影：哎哎……你小子真吃了豹子胆了？

方雨林骑上车已经出了大门。

警队队长无奈地跺了跺脚，回转身走进办公室，赶紧去查看那一摞公文纸。只见那几页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标题上写着：“我的检查”几个大字。

电视台新闻部

丁洁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丁洁拿起电话。

电话里的声音：传达室。这儿有位警察要见你。让不让进？

丁洁：警察？姓什么？

电话里的声音：姓方。

丁洁：姓方？告诉这个姓方的，天底下姓什么的警察我都见，就是不见他这个姓方的警察。（说着，“啪”地一声，重重地挂断了电话。）

传达室

传达室老师傅无奈地放下电话：瞧，咱们丁主任不愿见你。

方雨林给老师傅递了支烟，然后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趁老师傅低头去找火柴的功夫，突然一转身，向大铁门里走去。

老师傅忙冲出来：方大队长……方……

方雨林回转身对他做了个致歉的手势，又扔了个简易打火机给他，便照直向里走去了。

新闻部主任室

端着咖啡杯的丁洁，正在随意地浏览着电脑网站上输送过来的“今日要闻”，一抬头，看见方雨林正大步向自己走来（高速摄影）。她愣怔住了。

丁洁 方雨林 你……

方雨林此时已经走进主任室了。他用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一边关上那扇玻璃隔墙的门，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轻轻放在丁洁面前。

方雨林：请丁主任点点。

丁洁疑惑地拿起信封一看，里边装的是一摞百元大票。

方雨林：这是你昨天送到我家来的。1500。请查点。

丁洁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方雨林，你……你别欺人太甚！

大概因为丁洁这一声喊叫得太响，外间那些年轻编辑记者纷纷回过头来，向主任室投去好奇的一瞥。

方雨林 嘘……

丁洁拿起那1500元钱，头也不回走了出去方雨林忙跟了上去

他俩一前一后匆匆走出电视台明亮宽敞的走廊

他俩穿过电视台大院内的一个绿化区，走进后院的一个副楼。

陈旧的副楼里

丁洁推开一间闲置不用的小化妆间的门。

丁洁狠狠地看了看方雨林：好。钱我收回。这些年算我瞎了眼！

方雨林：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丁洁：公事？私事？

方雨林：私事。

丁洁：私事免开尊口。

方雨林：你必须听着。

丁洁犹豫了一下，无奈地：你说你说你说！！

方雨林：我知道你对我好，对我全家人好……

丁洁：给我闭嘴！

方雨林：我打心眼里感激你。天地可以作证，这些年除了你丁洁，

我方雨林再没有如此亲近地接触过任何其他的女孩。我在对待和处理你我之间这个关系上是绝对认真严肃慎重的。但是……

丁洁冷笑一下：好一个但是！

方雨林：但是，有一种感觉在我心里已经折腾了一千遍一万遍。我一千次一万次地想排除它，但一千次一万次地排除不了。我曾一千次一万次地告诉自己这种感觉只是个错觉。但当它一千次一万次地反复出现时，我才悟到，它不完全是一种错觉。即便是错觉，我们也得重视它……

丁洁：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方雨林：我想，你也早就感觉出这一点来了。我们俩在生活经历、家庭教养、性格层面和内心深处都存在着太多不一样的东西……你我长久地生活在一起，的确确实不太合适……

丁洁：没有。我没有这种感觉。

方雨林：丁洁，你常常说你自己是一个理性胜于感性的女孩。在这件事情上，你为什么就不能更理智、更客观、更冷静一些？你应该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些，是一个成熟男子负责任的表白。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我也是极痛苦的……

丁洁不说话了。她脸色苍白，怔怔地背对着方雨林坐着。眼眶里隐隐地闪动着湿润的光泽。

过了好大一会儿。丁洁突然站了起来，眼角里虽然仍闪动着一丝湿润，但从整个的神情上看，她似乎已恢复了平静

丁洁：是的，我说过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女孩，如果你不健忘，我还对你说过，我还是一个非常固执、特别自信、经常会耍一点小性的女孩。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让别人来决定我要什么，或不要什么。我不会强迫别人去爱什么，但也不会让别人来左右我，告诉我不应该去爱什么……

方雨林：我不是要左右你。丁洁，你……你也快三十了。不能再耽误了……

丁洁：耽误什么？如果你方雨林急着想另找个女孩结婚成家，别拿我说事！

方雨林：怎么又变成了我急着要结婚成家？

丁洁：这钱的确是我送到你家去的。但送钱的主意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我太了解你了。我知道，给你送钱，一定会伤害你大男子主义的自尊。但我爸一定要我这么做。他一直挺关心你爸的身体，一直也没忘记他这个老部下，还挺关心你们家的境况。所以，这钱……你要退，直接退还给我爸。

说着，她“啪”地一声把那个装钱的信封又撂还给了方雨林，并向外走去。

第 二 集

来凤山庄

傍晚。十几辆警车停在了山庄大门外的那个空场上。各道口都有带着警犬的巡警把守。气氛显得特别紧张。不一会儿，三辆高档凌志车由一辆警车开道，鱼贯似的驰进山庄。

山庄的一个豪华套间里

郭强匆匆走进：马副局长，部里的刑侦专家小组到了。

山庄的一个会议室里

室内关着灯。硕大的图板上正在放映从凶杀现场拍摄下来的相关幻灯片。

马副局长指着幻灯的相关画面，向专家小组的同志介绍情况：……凶手作案时使用的是国产五六式手枪。从现场所找到的弹头和弹壳来看，这支枪是一支编外的黑枪。枪的来源正在进一步追查中。凶手是从正面向张秘书开枪的。三枪全部击中了要害部位凶手的年龄大约在三十二三岁到四十一二岁之间。身高大约一米七零到一米七五左右。右腿或者曾经受过伤，或者正有什么伤痛。脚上穿的是一双江浙一带产的牛津底皮鞋。他应该是张秘书的熟人，或者是受张的熟人之托来找张的。现在有两个问题很难解释：第一，凶手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时间这么一个地点来作案？当时，离作案现场不到 200 米的来凤山庄，省市五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和离休后决定回省城来定居的丁司令

员有一个重要聚会。我们布置了一个中队的警力做安全保卫工作。张秘书是这次重要聚会的主要组织者、市府周秘书长的主要助手。在那天晚上虽然算不上是个众目睽睽的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只有傻瓜才会选择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作案。第二，凶手作案后，离开现场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他离开现场脚印。如果他不是被直升机接走了，就一定融化在那幢旧别墅的空气里了。但那天根本没有直升机飞临现场。他就这么突然消失了。就这一点来说，凶手好像有比较丰富的反侦破经验，是一有经验的作案老手这么一个老手，选择了一个有背常理的时间地点来作案。为什么？

专家甲：那幢旧别墅有地道吗？

马副局长：那里只有个并不太大的地下室，没有地道。地下室已经坍塌。经过仔细搜查，地下室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脚印。

专家乙：周围都被大雪覆盖，凶手逃离开现场时怎么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下呢？案发的时候，在下大雪吗？

马副局长：正在下大雪。

专家乙：凶手逃离现场的脚印会不会让正在下着的大雪覆盖了呢？

马副局长：当时我们值勤的同志离案发现场只有两百来米，听到枪声就冲了过去，也就一两分钟时间赶到了现场。这么短的时间，再大的雪，也不可能一下就把踪迹全掩盖了。

郭强：有两个原因破坏了现场的脚印。一是，当时有几个杂务工不断地在周围清扫雪；二是，大批值勤的同志冲到现场去的时候，一下把现场的脚印踩乱了……

专家乙：那你们刚才怎么判断凶手的年龄和身高，还断定他是穿着一双牛津底皮鞋的呢？

马副局长：这是一个杂务工提供的。

专家甲：这个杂务工怎么知道这个人就是凶手？

马副局长：因为当时这个被害的张秘书是被一个谁都没见过的陌生人带走的。这个陌生人很可能就是凶手。这个杂务工看到过这个陌生人。

专家丙：也就是说，刚才你说的凶手身高年龄情况，就是这个杂务

工见到的那个神秘的陌生人的情况？

马副局长：是的。

专家甲：走。到现场去看看。

专家乙：你们那个方雨林呢？他今天怎么没来？

郭强：他……

马副局长：他调动工作了……

专家甲：不在刑侦大队干了？

马副局长：是的。

专家丙：出什么事了？

马副局长：没有。没有。工作需要。临时做了点调整。

专家甲：是不是跟你们当领导的闹别扭了，招你们烦了？

马副局长：没有的事……

专家乙：这小子是搞刑侦的一把好手。老马，你们要不用，我们就用了。

马副局长：别介。你们那儿人才济济，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是专家一号的，还是给我们基层留一两个能拉套的骡子和马吧。

旧别墅里 案发现场

黑黢黢的，一点光亮都没有。只有一个手电筒的光圈在冻僵硬了的尸体上慢慢地移动着……移动着……移出尸身……又在地板上慢慢地移动……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那光圈移到门板上，停住了。过了一小会儿，又向高处移去，似乎是在天花板、壁龛等处寻找着什么。

有人跑了进来，低声地，方队副……马局带着北京来的专家上这儿来了。

方雨林忙关掉手电。

那个同志：你发现了什么没有？

方雨林：回头再说吧。（说着，便匆匆向停放在树丛背后的一辆旧吉普车走去。）

山庄 后门口

马副局长领着部里来的专家们正准备去案发现场去察看，马副长的手机响了。

马副局长拿起手机：我是老马。好的……好的。（对专家们）省纪委赵书记让我们立马去他那儿。他有个重要情况要通报给我们。

这时，一辆吉普车的轰鸣声吸引了他的注意。那辆吉普正从后山慢慢地向山外驰去。部里的专家也注意到了这辆车。

专家丙：哪儿的车？

郭强：我们刑侦大队的。这会儿，外头的车根本进不来。全封锁着哩。

专家们放心地松了口气。

马副局长却狠狠地瞪了郭强一眼。郭强装着没看懂他的这眼神，掉转头去，忙着给他去开车门了。

当晚 省纪委大楼 赵书记办公室

秘书：赵书记，市局的马副局长和公安部专家小组的同志到了。

省纪委大楼 小会议室

赵书记走进会议室，和已经到达的各位同志一一握手。坐下后，他赵书记不经意地扫了郭强一眼，然后折起身，轻轻地对马副局长说了句什么。马副局长俯过身去又轻轻地对郭强说了句什么。郭强便收拾起自己的笔记本，走了出去。

郭强走后，赵书记的秘书也走了出去，并慎重地带上了办公室的门。这时，办公室里只剩下了赵书记和公安部专家组的几个同志，还有马副局长。

赵书记：省反腐领导小组让我向各位通报一个情况。由于这个情况可能涉及目前在任的省市两级领导中的某些同志，所以，只控制在很小一个范围内通报。请各位不要做记录，也不要扩散……

马副局长放下手中的笔。那几位专家也合上了笔记本。

赵书记 查“五·二五”大案时，各位都接触过我省那个闻名全国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东方钢铁公司。20天前，有人写信给省反腐败领导小组 揭发说该公司曾拿出 30 多万份内部职工股向省市某些领导行贿

在座的所有人员都一怔。

赵书记：经省反腐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将此事交省反贪局立案侦查。12月15日，也就是两天前，省反贪局的专案组去东钢……

专家乙看了一下表：应该是四天前了。现在已经是 19 日的凌晨一点了。

赵书记对。四天前，下午 4 点来钟，专案组到达东钢，立即召集东钢的主要领导会议，会上宣布了省委常委对清查此事的三点决定和几条相关政策。当然，首先是要争取“和平”解决此事，但也表示了省委的决心，不搞清楚此事，决不罢休。会上，东钢的领导没一个人说话。会议气氛特别紧张。第二天，也就是 16 日凌晨 3 点来钟，东钢的三位主要领导到招待所来找我们专案组组长，交待了此事的原委。他们说东钢在改制过程中遭遇了巨大困难。他们想争取得到省市有关领导某种额外的支持，集体决定给部分省市领导“意思意思”。他们都是当了多年领导的人，知道这件事万一败露，对他们个人、对这些省市领导都将意味着什么，所以必须做得十分秘密。在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他们又自作聪明地做了另一个决定，此事具体由一位副总裁操作。别人不要过问，也不得过问。如果万一出事，责任由集体承担。他们还给这位负责具体操作的副总裁签下了一纸合约。所以，这些原始股后来到底送出了多少，到底送给了哪些省市领导，这些领导人中，谁收了，谁拒收，班子中的其他人一概不知。只有这位具体负责操作的副总裁知道。这位副总裁姓熊，名复平……今年 58 岁。17 岁进厂当炉前工，19 岁入党……

（闪回）行驶中的大奥迪车里。光线暗淡。后座上，熊复平侧着稍显臃肿的身子，半窝在车座的一角里，茫然地注视着车窗外被天亮前的那种暗淡的晨雾浓浓笼罩着的街景，神色显得格外地疲惫，苍白。

赵书记的画外音：……他是东钢领导班子中惟一从工人中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公司一级领导。

公司本部大楼

螺旋式的大理石楼梯。熊复平略显吃力地向楼上走去。

赵书记的画外音：……专案组到达东钢的那一天，他不在东钢，因为心脏问题，在省第一人民医院住着院哩。专案组获知情况后，征得大夫的同意，立即派专车把他接回东钢，并于当天上午跟他进行了第一次接触……（闪回完）

省纪委大楼 赵书记办公室里

赵书记把一盒录像带放进录像机，按了一下遥控器。

电视屏幕上出现熊复平的谈话录像画面

熊复平痛苦地沉默着。

赵书记的画外音：这是当时谈话的现场录像。

（录像画面）专案组组长：作为一个老同志，你应该用不着我们来给你上政策课。

熊复平沉重地弯下腰，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久久地沉默着。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有水吗？我……我……

专案组的记录员给他倒了杯水。

熊复平喝了一小口，揉了揉自己的左前胸，又颤颤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小瓶什么药，刚要往嘴里倒，专案组长忙上前夺下那只药瓶。

熊复平苦笑笑：是速效救心丸……我胸口……胸口闷……

专案组长把小药瓶交给在场的一位同志。这位同志拿到外头，又把小药瓶交给专门在外边等候着的一个救护小组。救护小组的大夫倒出药丸来仔细检验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救心丸。专案组的同志把药丸交还给熊复平。熊复平刚要把药丸放进嘴里，浑身却颤抖得越发厉害了，药丸也从手里掉到了地上，没等专案组的人上前来扶住他，人一软，便瘫倒在椅子上。专案组的同志一面冲上前扶住他，一面大声叫喊：大夫！大夫！！在门外待命的那些大夫护士立即冲了进来。这时画面出现了不规则的摇摆，只见穿着白大褂的下半身来回在镜头前晃动。画面时而清楚，时而模糊。再过一会儿，画面消失了，出现了一片雨点似的空白画面。再过一会儿，画面再度出现，此时已在医院急诊室的长走廊上。在赵书记的亲自护送下，大夫护士正把熊复平送进重症病人抢救室。下一个画面是一个护士走出抢救室，对赵书记说了些什么。赵书记又对护士说了些什么，护士犹豫了一下，走进抢救室，请出一个大夫。那个大夫对赵书记说了句什么，赵书记便和那位大夫一起走进抢救室。我们可以看出，拍摄这段录像的人跟赵书记一起走进抢救室，但紧接着画面中断了一下。画面重新出现时，我们看到，赵书记站在病床跟前，弯下腰，把耳朵贴近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的熊复平，听他断断续续地说了句：我……我对不起东钢的职工……对不起党……如果我

不行了……组织上可以……可以去找张秘书……市府办公室的张秘书……他……他是除我以外惟一能说清情况的人……惟……惟一的……

说到这里，熊复平再也说不出声了。大夫忙上前礼貌地请赵书记让开位置，开始抢救熊复平。这时，屏幕上又一次出现了雨点似的空白画面。

赵书记关掉录像机。

专家丙 张秘书怎么成了除熊复平以外 惟一能说得清情况的人了？

赵书记：后来我们才知道，熊复平接受送股票的任务后，好几个晚上都没睡着觉。他担心，如果这 30 多万份内部股完全通过他一个人的手送到那些省市领导手中，日后万一出了事，那些拿了股票的领导翻脸不认账，他熊复平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真的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另一方面，他跟省市领导并不是太熟。谁，什么脾气，家里经常有什么人在，夫人的脾气怎么样，这股票怎么个送法才能让领导安心心地收下，这些都得摸得特别准才行，一点都含糊不得。所以他找到了张秘书。张秘书是东钢子弟，父亲是从鞍钢调来创建东钢的老工段长，一家人对东钢特别有感情……

专家乙：哦，还有这一层关系哩。

赵书记：有这么个自家子弟作旁证，万一出了事，也有个人替他作证，几十万份股票并非他熊某人私吞了。这位张秘书在市政府机关工作多年，头脑极灵，腿脚也勤，文字功夫也还说得过去，平时又绝对寡言少语，不苟言笑，是个难得的秘书料子，颇得各位领导赏识，私下里跟领导走动得也比较勤，关系特别熟。也就是说，后来，这 30 多万份内部股实际上是通过这位张秘书的手，送到那些领导手上的。

专家乙：你们找过这位张秘书吗？

赵书记 原定 18 日晚上，也就是在昨天来凤山庄聚会结束后的当晚，找张秘书谈。怕出问题，那两天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内控。那天在来凤山庄我们布置那么些警力，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或公开、或隐蔽地对这位张秘书进行严密监护。甚至安排了一些便衣，比如说那天唱小合唱的人里面就有我们的人。我们以为已经做到了万无一失，没想到……他们出手会那么快，那么狠。

专家甲：熊复平情况怎么样？

赵书记：16日中午昏迷后，一直在抢救，到昨天傍晚才苏醒过来。但心肌梗大面积出血，情况十分不稳定，仍处在病危之中，大夫严禁任何人跟他谈话。不过，我们已经采取了最严密的保卫措施，并且准备在今晚把他转移到某集团军军部去治疗。

专家甲：熊复平不能再出问题了，最后的线索都在他肚子里……

马副局长：要我们派人护送吗？

赵书记：不用。这次转运，请部队帮忙，由集团军军部派车派人护送。（看了看手表）如果不发生意外，现在车队应该已经出发了。

这时，办公室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所有的人都一怔。

赵书记立刻落下脸，忙抓起电话：省纪委。车队出发了没有？没有？怎么回事？

电话里的声音（专案组长）：军方的车半道上让郊区农民运菜进城的大车队给堵了一下，迟到了十来分钟。

赵书记：没别的事吧？

电话里专案组长的声音：没有。如果不发生意外，车队估计能在15分钟后离开这里。

赵书记：车队出发时和到达以后，给书记和省反腐败领导小组组长顾省长分别都报告一下。他们都在电话机旁等着哩。

电话里专案组长的声音：一定。赵书记，您早点休息吧。我会随时给您报告情况的。（突然慌乱地惊叫了一声）赵书记！

赵书记：怎么了？

电话里专案组长的声音：熊复平不行了……

赵书记：熊复平不行了？他怎么了？

电话里专案组长的声音：您等一下……等一下……

赵书记：告诉医院领导，一定要把熊复平抢救过来。并且注意警卫。快！！

医院大楼里一片混乱

专案组长带着几个助手飞快地向楼上跑去。

省纪委大院

赵书记、马副局长和公安部专家们大步向楼下走去。

省纪委大楼门口

赵书记、马副局长和公安部的几位专家上了各自的车以后，车相继启动，快速驰出院门。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院子

刑警们的车子快速驰出院门。

医院大楼上

专案组的人冲进特别隔离病房。几位大夫正在紧急抢救再次发生心梗的熊复平。

医院大楼门前的广场上

持枪的刑警纷纷跳下车，把住各通道口。

医院大楼里

赵书记、马副局长和公安部的专家们走进那间特别隔离病房。抢救显然已经停止了。赵书记揭开蒙在熊复平脸上的那块白床单。已经停止呼吸的熊复平还微微地睁着眼，脸上固定着一种惊骇中又略带着一些愧疚的神情，在白炽灯下看起来显得异常地僵硬。

赵书记轻轻地叹了口气，替他合上眼睛。

当晚医院大楼前的空场上

赵书记匆匆走出医院大楼，上车前沉吟了一下，对马副局长：熊复平有可能死于其他原因吗？

马副局长：我马上通知法医来尸检。

第二天上午 省政府大楼 顾省长办公室

顾省长：尸检结果肯定是大面积心肌梗死造成的突发死亡？

赵书记：是的。

顾省长：东钢股票案的两个知情人全死了。你看这事儿闹的！

赵书记：这事责任在我。我的工作没有做细。熊复平的心脏一直不太好，去年还住了两个月的院。我应该想到，他的心脏可能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事先应该采取更周全的防范措施……

顾省长：好了。不用谈什么责任问题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就行

了。天有不测风云。有些事情的确是难以预料的。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转身对秘书）去请章恒书记了没有？

秘书：院方怎么说也不让章书记出来听汇报。他说，怎么也得等这个疗程结束，看看病情再说。如果基本稳定了，也许能让章书记适当地每天出来工作个一两小时。

顾省长：那我们先研究吧。一会儿，我上章书记那儿去当面向他汇报，听听他的意见。

赵书记：章书记住院前已经明确，他不在家的时候，省反腐领导小组的工作由您主抓。

顾省长：我“主抓”也只是个代理。这么重大的事情，当然要向章书记报告。

马副局长：还有一件事恐怕得赶紧。我估计，熊复平、张秘书这两个人也许会秘密地留下一点什么备忘录之类的东西，载明他们把那些内部职工股送到了什么人手上。是不是马上派人去搜查一下他们的家和办公室？

赵书记：我看可以。顾省长，您看呢？

顾省长：这些技术性的事，你们自己决定。

赵书记：就这么办。马上行动。通知反贪局派人参加。

当晚。两辆警车呼啸着急速开出市反贪局大门。

搜查一组的人跑上熊复平家的楼梯。

搜查二组的人跑上张秘书家的楼梯。

黎明时分。省纪委大楼。赵书记仍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搜查的结果。不一会儿，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忙抓起电话

行驰的警车里

马副局长拿着手机：我们没能拿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白天。医院。高干病区。章恒住的病房里。章恒躺在床上，胳膊上插着针头，正在输液。赵书记刚向他汇报完情况。

章恒沉吟了一会儿，回头对顾省长：我想见一见我们的同志，跟他们吹吹风。你看有必要吗？

顾省长：您要见哪些同志，我去替您张罗。

章恒回头对秘书：给我要中南海书记处。

晚上。省委常委会议室。到会的人不少，神情都很严肃。气氛极为紧张。

章恒：在座各位都是我们省市两级五大班子的主要领导。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各位大概已经有所耳闻。省反腐败领导小组请示了中央，决定向各位通报刚发生的这两起案子的情况。现在事情非常清楚，张秘书是被人谋杀的。杀张秘书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东钢股票案的真相。因为只有张秘书和熊复平知道东钢 30 多万份内部职工股流到了什么人的手里。继张秘书被杀后，熊复平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抢救无效，也于昨天死去。昨天晚上，我们派人去熊、张两人家中搞了次突击搜查，搜查同样一无所获。现在可以这么说，跟东钢股票案有关的线索，全部被掐断了。我们的对手非常有经验，干得也非常漂亮。但中央领导指示，不管情况多么复杂，多么艰难，一定要把这起谋杀案，连同它们背后的东钢股票案彻底搞清楚。现在外头风传，东钢的这部分内部职工股送到了我们这两级班子的个别什么人手中。中央领导同志说，希望这只是个风传。但也希望我们在今天这个会上吹吹风，打个招呼，假如确有这样个别同志，当时没能把握住自己，做了某些违背党性原则的事，拿了这些股票，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主动向组织说清楚，党的原则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给这些同志两天考虑时间。两天之内，可以跟省反腐领导小组任何一位同志谈，也可以到医院来找我谈。我已经给医院打了招呼，这两天里，只要有省市领导同志来找我，他们不得挡驾。如果觉得不方便，还可以直接去北京找中纪委谈。为了今后工作的方便，我和省长先表个态。我，章恒，用党性保证，没有拿过东钢一份内部职工股。（说着，象征性地举起了左手。）

留着络腮胡的顾省长：我也没拿。我保证。（说着也举起了左手。）

全场肃静了一两秒钟。

赵书记刚要宣布散会，市委的秦书记举起了手，说：我没拿。

接着第四个、第五个……不一会儿工夫，所有与会的领导都做了保证，并举起了左手。

摄像机缓缓地在手的“林子”里穿行。

所有省市两级领导都极庄严地注视着章书记和顾省长。

赵书记微微一愣。

章恒也微微一愣。

市劳动局职业介绍所大厅里。人头攒动。

方雨珠填完一份表格，交到柜台里。

一个男工作人员粗略地看了一下方雨珠填的表：把这也填清楚了。家里还有什么人，他们的职业、收入状况，都得填上。

方雨珠拿着表格，挤到一个人相对比较少的角落，细心地把没填的——填好，再次挤到柜台前，把表格交给了那个男子。

那个男子看了看表格：方雨林？你哥是方雨林？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原先在市二十五中？我的天，这地球真是太小了！

傍晚。一条并不太热闹的小马路上。方雨珠带着方雨林急匆匆向一家中低档饭馆走去。

那家中低档饭馆的一个雅座间里坐着五六个年龄和方雨林相仿的男女青年。那个我们在劳动局职业介绍所见过面的男子急急地跑了进来：来了。方雨林来了。

方雨珠、方雨林走进雅座间。

那五六个男女一本正经装着在看报，并且全都背对着门。

方雨珠一愣：不是这儿吧？

方雨林耷摸了一下，刚想撤身，从身后闪出两位，一下抓住他两只手腕，大叫：方雨林，你还想溜？！

其他几个男女这时都放下报纸，转过身来叫道：哈哈，方雨林！你总算自投罗网了！

傍晚 省委大楼门前的高台阶上

郭强：马局，把雨林调回大队吧。刚才省委领导反复强调，要纪检、公安、检察都把自己的精兵强将调来参加这次破案会战。

马副局长：你急什么？！

郭强：……

马副局长：昨天方雨林偷着去来凤山庄看现场了？

郭强：没有啊……

马副局长：我看见你们队那辆破吉普车偷偷摸摸地从那儿拐出来！告诉他，以后用什么车也别再那辆破吉普！别给我丢人现眼！

中低档小饭馆里

那几个男女把方雨林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

方雨珠慌急慌乱地：干啥？你们干啥？

两个女青年把方雨珠拉到门外，低声地微笑道：没事。你就安安生生在一边待着。没事。

雅座间里

老同学甲：你小子牛掰了。是不？当了个狗屎大队长，就找不着北了，是不？

方雨林：不是不是。

老同学乙：你操！找你多少回，你不答理！你这个戴大盖帽的，是不是紧忙着在吃了被告吃原告，瞧不上哥几个了？

方雨林：各位老同学……请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老同学丙：走，扔狗日的大通江去。

方雨林故意挣扎着：扔不得……扔不得……兄弟还没讨老婆，这就打发了，实在冤得慌……这二年不是兄弟不答理各位，实在也是有难言之隐啊……各位……各位……

丁家 当晚 大卫生间

丁洁：妈，您看见我那盒粉底霜了没有，就是那个英国女记者送我的？

丁母 粉底霜、润肤霜、眉笔、睫毛夹 还有法国香水、美国口红、日本啫喱水……还要啥？看你这个乱劲儿，还当什么新闻部主任！我真替你们那位台长担心。

丁洁赖兮兮地笑道：我这新闻部主任干得好着哩。我们台长直夸我哩！（说着，拉开化妆台的一个抽屉，正要去拿一件首饰，发现了那个放钱的信封。）方雨林来过了？这钱没还给老爸？

丁母一把夺下信封，重又将它塞回到那个抽屉里：你嚷嚷什么呀！

丁洁：这钱是爸让我给方家送去的……方雨林的父亲过去在他手下当过警卫排的代理排长。他们家最近挺困难，爸听说了，非让我送一点钱去……

丁母：送过了，又退回了，还要怎么的？别再拿这点事去烦你爸了！他最近血压又有点偏高，都得留点神。

这时丁司令员走了过来，敲了敲门框。

丁母忙关上抽屉。

丁司令员：女同胞，还打算往自己脸上抹多少化学原料？行了吧？人家周副市长可是打过电话来了，五分钟后，他的车就到了。

丁洁：周副市长？哪位周副市长？

丁司令员：我说你这位新闻部主任真该改行到旧闻部去当主任了你那位研究生导师，周密，周秘书长，提起来当副市长了。

丁洁一愣：什么时候的事情？

丁母：今天下午。准确点说，两个小时前。

丁司令员：领导已经正式找他谈过话了，只不过还没向外界宣布。

丁洁：今天您不是说让我们跟您去您一个老朋友家去参加那个朋友的生日 Party？周老师他也跟我们一块儿去？

丁母笑笑：这个 Party 就是你这位周老师组织的很小一个范围，三四个人，庆贺一下……”

丁洁：庆贺什么？庆贺他荣任副市长？哎呀，你们也真是的，像爸这样的身份，去给一个年轻的副市长凑这份热闹？传出去，不怕人笑话！

丁母：一个很小的范围，只有三四个知己……

丁司令员：哎呀，你就跟小洁说穿了吧，今天就我们一家跟小周自己，完全是家庭式的聊聊天，小聚一下……

丁洁：家庭式的？怎么了？你们收他当干儿子了？

丁母：小洁！你是真糊涂，还是怎么的？小周一直对你不错。当初你进电视台，他帮了老大不小的忙。

丁洁：你们想替我跟他牵线搭桥呐？！

丁母：小周这人不错。一个钢厂子弟学校教员的儿子，没有任何家庭和社会背景，只靠自己的刻苦和聪明，读完研究生，又考到英国去进修。他去年写的两篇关于国企改革的调查报告，受到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重视，专程叫他去北京谈了次话。

丁洁：那又怎么样？

丁母：我就看重这种苦出身又能踏踏实实艰苦奋斗的年轻人。

丁洁：周老师人是不错，可是……

丁母：今天下午，他刚得到这个任命，连自己家都没通知，第一个就想到了这儿。他说虽然挺高兴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又有一种说不清的难过。特别想找几个亲近的人随便坐一坐，说一说。完全是家庭式的，知己之间的，他想到了你爸，他最敬重的人，也想到了你……

丁洁：妈，我告诉过他，我敬佩他，但我们之间不可能发展那种关系……

丁母：为什么不可能？就因为那个方雨林？

丁洁：别什么事都扯到方雨林头上去。周老师人家有妻子还有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你们这是干吗呀！

丁母：他妻子几年前下海做公司就去了深圳。这些年，他实际上。直和妻子分居着。

丁洁：分居也是老婆嘛！你们烦不烦啊？

丁母：你看你这孩子！我和你爸不是要干预你个人生活，也没有那种想法，一定要撮合你们俩。这个周密，既是你研究生的导师，又是你当前工作所在地城市的第一副市长。他本人想把我们这个家的人当成他最亲近的人来对待，在我们这儿找一点家的感觉，我们怎么可以把人家拒之于千里之外？

丁司令员：做个普通朋友，做个朋友往来还是可以的。

这时，外头的门铃响了。小保姆忙去开门。

丁洁忙拿起自己的外衣和手包，一边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一边对丁母说：对不起，我要去电视台赶节目了……

丁母：丁洁！！

这时，周密走了进来。十分敏感的他，马上觉出场面上的气氛有一

点不那么融洽，便微笑着说道：我是不是来早了？对不起……

丁洁忙缓和下神情，落落大方地向他走了过去，伸出手：祝贺你，周老师，你又高升了。

那个中低档饭馆里。方雨林身上的绳索已经解开了。

老同学甲：雨林，我看你还是换一个行档干干吧。干嘛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你过去是我们中间功课最好、脑袋瓜最机灵的一个。现在你看我们这几个，（指着那个在劳动局职业介绍所工作的老同学）就他惨点儿，还戴着个马笼头在吃皇粮，跟你差不离，饿不死，也好不到哪去。我们几个都有了自己的那一摊儿，甭管大小吧，干好干赖都是自己的。房子车子基本都置齐了。

老同学乙：跟你实说了吧。今天约你来，哥几个就是想给你换换脑子。上我这儿来干吧。我给你专设个保安部经理的位置。小妹要愿意的话，可以上我门市部当个出纳什么的。一年我给你俩这个数（伸出五个手指）。

方雨珠：五千？

老同学乙：你存心寒碜我？！

方雨珠：五……五……五万？

老同学乙：不好意思。

老同学们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深夜。回家的路上。马路上空无一人。雨林和雨珠默默地走着。雨珠不时地偷偷瞟一眼雨林，总想跟他说些什么。但雨林似乎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虑中，完全没有觉察雨珠的这点微妙心态。走了没多远，突然一辆扫雪车隆隆地拐过十字路口，向他们照直开来。雨林好像也没觉察似的，依然照直走他的路。雨珠忙拉了他一把，扫雪车与他真是擦肩而过。扫雪车司机探出头来狠狠地骂了一句：活腻歪了？

方雨珠追着扫雪车，也骂道：你才活腻歪了！

扫雪车隆隆地开远了。

方雨林却仍然一动不动地呆站在马路中间，眼睛直瞪瞪注视着身

后远处那个中低档饭馆。

此时，那个饭馆里的灯大部分都灭了，只剩下大门门楣上那几个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字还在寂寞地闪烁着。

深夜 方家 黑暗中

方雨林躺在床上，瞪大了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过了一会儿，他腾地一下坐了起来。在布幔的那一边，雨珠也一下坐了起来。

方雨林低声地：你干吗？

方雨珠也低声地：你干吗？

从里间小屋里传来一阵父亲干咳声。

方雨林赶紧悄悄地又躺了下去。

方雨珠也悄悄地躺了下去。

上午交警中队队部

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值班员拿起电话：找谁？你等一下。

（冲着窗外）老方！电话！

另一间空屋里

方雨林一人在怔怔地干坐着。值班员喊了第一声，他压根儿没听见。值班员又喊了一声：老方，睡着了？大上午的，不至于吧？快接电话！他这才惊醒，忙从小窗户里探出头去，应了声：哎……哎……说着，扳动了一个连接器开关，拿起身边旧桌子上一部老式电话。

大街上

老同学乙走出一家电器电料总经销店，边走边用“摩托罗拉”掌中宝在跟方雨林说话：129125 你还没想妥呢？不就是让你脱个警服嘛？我这儿的保安也发制服……

电话里方雨林的声音：操，你那什么鸟制服？！

老同学乙：穿我这鸟制服，一月拿四五千。穿你那制服，拿多少？兄弟，这年代，这岁月，你不赶紧趁年轻力壮能跑能颠的时候挣一点，你还想指个啥？穿那制服是神气。大盖帽一扣，吃完被告吃原告。就算一年吃到头，又能怎么的？闹得不好，折你个跟头，还让你倒八辈子邪霉！现如今最管事的是现钱！是老人头！啧啧！谁他妈的一月净给我五万，穿裤叉我都替他干！啊？你睁大了眼瞧瞧，那些开着大奔小奔、坐

在老板台后头吆五喝六、出出进进大蜜小蜜偎着的主儿，有几个是真有本事的？论智商他们哪一个比得上你？这灯红酒绿的好日子，干吗非得全让他们过了？！刚才你们单位的那个人叫你什么来着？老方。你都成了老方了，还不觉悟？非得成了方老再开始脑筋急转弯……

交警中队院里那个小屋里。方雨林呆呆地坐着，两眼下意识地盯着墙上一面镜框。镜框里是市局颁发给“优秀刑事侦察员方雨林同志”的一个奖状。他拿电话的手软耷耷地垂落在桌面上。从送话器里不断传出老同学乙焦急的呼叫声：嗨，你在听着吗？兄弟，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你父母小妹想想。别再犹豫了。喂……喂喂……干吗不吭气？

这时，警报器突然尖厉地响了起来。

警队队长冲出办公室：紧急集合。快。铁路东货场报警！

其他警员纷纷冲出各自的办公室。

警员跳进警车。

警车发动。

警车上的警报器响起来。

方雨林却还在那间小屋里呆站着。

警队队长：方雨林！

方雨林仍呆站着。

警队队长冲到他面前：方雨林！！紧急集合！

方雨林缓缓地转过身，瞪大了双眼，捏紧了拳头，用力向挂在墙上的那面镜框砸去。（高速摄影）

“咣”地一声，带血的镜框玻璃四下里飞溅开来。（高速摄影）失去了玻璃的依托，框子里的那张奖状，半边垂落在框外，在外界气流的冲击下，簌簌地抖动着……无声地抖动着……（高速摄影）

（陆天明供稿）

《大雪无痕》剧作分析

李 春

陆天明是我国著名的专业电视剧作家，他对“反腐剧”这一新型剧种的出现和发展有开山立鼎之功。他的电视剧作《大雪无痕》则创下了中国主旋律电视剧作的一个制高点，同时得到百姓喜爱、政府嘉奖和文学界的认可。^①

电视剧《大雪无痕》较好地实现了通俗性、艺术性与思想性的融合。它的成功取决于三个层面：第一层是设置一个紧张悬疑的凶杀案侦破故事，将观众紧紧抓住；第二层，透过这个故事表现的是百姓非常关注同时又是非常敏感的反腐败的主题，在这里作者不是一般性地暴露腐败、打击腐败，而是表现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反腐败的艰巨性；在第二个层次的基础上，作品进一步揭示腐败与反腐败斗争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处境和无法回避的生活抉择，从政治话语转向人性、人生和文化的思考，进入第三个层次——对人生境遇的思索。这种思考和带给人的启迪是超越一时一地的，这也是同名小说《大雪无痕》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大雪无痕》不仅在创作手法上值得学习借鉴，而且剧作者对现实生活深广的关注和痛切的思考更令人肃然起敬。碍于篇幅，本文仅从叙事结构等创作层面，并重点结合第一、二集，分析这部电视剧作的成功之处。

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包装的情况下，《大雪无痕》在观众中悄悄热播。新浪网专门为网友开辟《大雪无痕》论坛，网友讨论多达 40 多页；《大雪无痕》荣获第 19 届金鹰奖长篇电视连续剧最佳作品等五项大奖，其中陆天明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雪无痕》剧本还获得“五个一工程”政府奖励。陆天明的同名小说《大雪无痕》也引起文学界的热评

自1996年创作电视剧《苍天在上》以来，陆天明开创了“严肃主题、情节包装”的主旋律影视创作模式。在《苍天在上》和《大雪无痕》中都借用了“侦探英雄”的情节外壳。从创作基础上看，《大雪无痕》比《苍天在上》与现实的关系更密切：《苍天在上》是作者根据长期的生活积累虚构了一座地级城市中一群人物的生活场景；^①《大雪无痕》则有一个现实的引爆点——震动全国的哈尔滨国贸城特大权钱交易腐败案，因此它有着鲜明的生活原创痕迹。据说东北地区的一些观众甚至把《大雪无痕》当作纪实剧来看。真实与虚构如何结合，分析《大雪无痕》的结构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作者对“严肃主题、情节包装”的主旋律创作模式的驾驭能力和技巧。

“侦探英雄”是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情节模式，具有惩恶扬善的主题和紧张的情节推理：在开端部分，一桩案件发生，并留下种种疑团；发展部分是“对案件的侦破”和“与反侦破力量的斗争”；在高潮部分，犯罪分子最终败露，并被绳之以法。侦探英雄模式中的主人公，一方面扮演着侦探的角色，排除干扰，透过种种蛛丝马迹，找到罪犯；另一方面，他还肩负着维护正面价值，消除由于正面价值受到损害而带来的危机感，恢复社会正常运转的使命。他具有为了信仰和使命而牺牲自己的精神品质。因此，他又是一个英雄。正面主人公对案件的推理和侦破，以及犯罪分子最终受到惩罚，带给观众以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而正面主人公的自我牺牲，则带给观众“痛感”，并且唤起观众对“崇高美”的景仰。

在《大雪无痕》中，方雨林是剧中的侦探英雄，凶杀案是启动和贯穿全剧的叙事主线。

凶杀案如何和腐败联系在一起，是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剧中

《苍天在上》播出后出现了不少人“对号入座”的现象，这体现了作者现实主义的创作功力。

作者设定凶杀案被害人张秘书是一起重大腐败案件的知情人和参与者。于是剧中出现第二条故事线——“对东钢 30 万股票案的侦破”。

腐败与暗杀交织在一起，因此刑侦干警方雨林对凶杀案的侦破，也就变得格外地艰难，而又扑朔迷离。一个杀人灭口的腐败分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大雪无痕》中作者塑造了典型人物周密的形象。从周密命运的发展来说，这是一出悲剧。对于周密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内心世界比他的外在行为更具有警世意义和审美价值。

但是由于剧中的情境设置，凶杀案在电视剧开场就发生了，因而不具备正面展示周密内心的条件，而且周密的个性、他的职业身份和他无法言说的秘密，都为观众接近周密的内心世界设置了障碍。为了便于揭示周密的内心世界，作者为他安排了一个女性的知己——丁洁，一个与他过去的美好生活有关，而与他的职业身份、潜在的危机无关的单纯的倾听者。

单纯是丁洁既定的性格，是情节功能的要求，以保证情节不致过于枝蔓。丁洁单纯的性格和往日的相识保证了不会对周密产生压力，并可能唤起他真情的流露。根据这两个条件，作者设定了二人的关系，周密曾是丁洁研究生的导师，作者还设定丁洁是退休司令员的女儿，以保证丁洁自然地出现在周密的生活圈里。因此，丁洁成为周密缓解压力、抒发情感的契口。但是周密的结局是既定的，他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这一点周密内心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与其说丁洁是周密追求的对象，不如说是他内心对美好的向往和追忆。丁洁是一个美好符号——象征曾经拥有的过去和不再拥有的未来。

这里，作者显然无意舍弃人物性别的含义和观众对“一个未婚女性与一个婚姻名存实亡的男性交往”的联想，作者利用这种心理定势，并且把性别符号进一步延伸，与侦破英雄方雨林组成情感的三角形，一组新的人物关系出现了。

为了不伤害观众对英雄的情感，作者把三角关系作了重新排序，方雨林和丁洁被设定为青梅竹马的恋人，一直到大学的同学（所以方雨林与周密并不相识）。作为剧中人物的前史，作者还安排方、丁二人关系出现危机，为周密和丁洁后来的关系留下伏笔。方雨林的主动放弃，

使情节对人物的副面作用最小化——既排除了方雨林在三角情感关系中的不可避免暂时充当失败者角色的要求，而且排除了观众对“方雨林调查周密”是出于私人恩怨的合理猜测的可能性。

在方雨林和丁洁的关系上，作者设定了两人家庭背景的差异，为了突出方雨林日后执着于事业的品质，还安排了“丁洁的母亲要求方雨林放弃刑警工作接受丁母对他前程安排，方雨林对丁洁产生误解”的前史。丁、方二人关系出现危机，丁母“极力撮合丁洁与副市长周密”，这也是一个经典的情节模式，构成剧中的第三条故事线“恋爱危机”。

除了上面的三条故事线之外，《大雪无痕》中还有一条重要线索“廖红宇的反腐壮举”，这是根据反腐英雄于新华^①的事迹创作而成，于新华就是廖红宇的原型。但是出于现实的要求和叙事策略，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那些带给他极大震动的生活素材，而是把真实事件艺术化处理之后，作为剧中一条副线“廖红宇反腐壮举”保留下来。

二

《大雪无痕》是由“凶杀案”(A)、“30万股票案”(B)、“恋爱危机”(C)与“廖红宇的反腐壮举”(D)四条线索共同组成的复合结构

A 是“侦探英雄”情节的内核。

B 写东钢 30 万股票案，旨在揭示一个在权力斗争中扭曲的心灵

周密是剧中核心人物。周密独特的命运、思想、生活，概括表现了剧中所要展示的现实生活和内容。他是杀人的凶手，还是一起牵涉高层领导的集体行贿腐败案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个无法用简单的道德品质的善恶来概括的典型形象。通过对周密的塑造，让观众走进一个在权力斗争中扭曲的心灵。

C 是一条人物情感关系的编织线。

在电视剧一开始，凶杀案件发生之前，作者就首先展示方、丁这对青春男女的爱情关系出现矛盾，给观众青春偶像剧的感觉。而事实上，

于新华：震动全国的哈尔滨国贸城特大权钱交易腐败案检举人。

方雨林与丁洁的爱情只是剧中一条人物的编织线，“方雨林和丁洁的情感纠葛”远不如“丁洁与周密的互动”来得那般充分。而观众正是通过丁洁的帮助，走近了周密的内心。方雨林与丁洁的爱情关系是作者讲述故事的又一重策略。

而丁洁在剧中的角色又是复杂的，她不单单是一个偶像人物，一个展示周密内心的功能人物——从编导者的创作初衷和观众的心理期待考虑，丁洁是一个偶像人物。但是她缺乏偶像人物的特点，她是非常被动的一个角色，有一些观众评价“她像是一个花瓶”。可是如果排除心理定势，不把她作为偶像人物，而是换一个角度思考，你会发现，她的身上有着很强的生活印迹——她的家庭、职业、身份和行为都有着普遍性，事实上除了电视台领导让她为台里幼儿园争取地皮这件事之外，丁洁这个人物原本就是没有什么职业作为的——通过丁洁，剧作者为我们展示了“权力对话”的另一个生活场。

D 是剧中一条具有独立意义的故事线

D 线的发展围绕廖红宇的性格命运展开。廖红宇和东钢股票案的关系，只是作为人物的前史出现的。因此 D 线与其他几条线索交织的意义在于共同组成剧中人物生存的现实处境。

在主旋律的通俗叙事方面，陆天明做了有意义的探索，值得我们借鉴：在运用“侦探英雄”情节模式同时，剧中有意借助对类型人物的塑造增强电视剧与观众的亲和力；尽管剧中借用了侦探英雄和恋爱危机两个经典情节模式，但是《大》剧从表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反腐败的艰巨性的主题思想出发，在情节构架下，作者有意淡化戏剧化情节，努力还原生活原貌，旨在通过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的交织，全景式地描绘经济转型期各阶层人们的心理欲求和人生境况，展示“权力对话”下不同的人生选择，体现了作者对“现实主义品格”的追求。

《大雪无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它的瑕疵也是非常明显的。

以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关注当代生活，形成了陆天明电视剧作的现实主义品格——即强调“强大的艺术真实性”：“隐性的或显性的，故事情节的真实和意味意旨的真实。”

比如观众反映非常强烈的节奏问题（如中间段落的节奏缓慢等），还有对类型人物塑造所引起的争议（如主人公方雨林动作欲望的含混，方雨珠形象的老套，以及作者在对丁洁的塑造中对类型人物规律的有意背离等）。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需要关照全剧，才能清晰得见，有的放矢。因此在这里只破个题，留给大家比照全剧自己分析。

三

《大雪无痕》全剧 20 集，本书仅节选第一、二集。

一般电视连续剧一集中同时有几条线，多条线索往往是此消彼长，有的副线并不在开端出现，而是随着情节的展开作为剧情的新的转机 and 突转出现的。《大雪无痕》四条线索“凶杀案”、“30 万股票案”、“恋爱危机”与“廖红宇的反腐壮举”，这两集中三条线索 A、B、C 都出现了，D 线则从第三集开始才露头，而真正的较量从第十集才开始。

作为全剧的开端，第一集、第二集通常承担的任务是：介绍时间、地点、背景和主要人物及其关系，引出事件，构建起全剧特定的氛围；同时，要通过特定的情节将观众紧紧抓住。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两集的叙事特点和结构：

《大雪无痕》剧本所设置的序幕是非常有特点的。

在这里，剧作者利用电视剧开篇短短的 7 个小节为全篇的风格定型。隆冬、傍晚、大雪纷飞、忧郁的小号主奏，深山林区中的老式别墅，开车的年轻女子，戒备森严的来凤山庄，通过不同场景的紧凑转换，剧作者充分运用各种视听元素，形成剧作神秘、紧张、不安的环境氛围；剧中几个关键性的人物丁洁、方雨林、周密、张秘书也都在这种情境里登场。他们出场的环境是精心设计的，不仅与大的环境氛围吻合，而且对于介绍人物的身份、个性具有典型意义。寥寥几笔，在动态的环境中揭示了人物的身份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还有意通过人物简短的对话强化剧作的悬念和张力。

第一集的故事从第 7 小节真正开始。

7~9 来凤山庄外，方雨林拦车查证引起丁洁不满，警队队长指责

方雨林不通事理。

10 ~ 11 山庄内，张秘书失踪。

12 ~ 13 山庄外，丁洁下车与方雨林争吵。

14 山庄内别墅外，阎秘书惊惧的发现。

15 ~ 16 从山庄外进入别墅，小别墅枪声，张秘书被杀。

17 ~ 20 方雨林家、小巷、大排档、大街 方雨林和父亲、妹妹的交谈。

21 ~ 22 交警中队，方雨林挨批，马局长令他写检查。

23 电视台，记者们询问丁洁来凤山庄的案情。

23 交警中队，方雨林完成检查离开。

24 ~ 29 电视台，方雨林还钱，方、丁二人不欢而散。

第一集从方雨林和丁洁的冲突写起，又以二人争执结束，丁、方二人爱情危机是贯穿这一集的主线。

从开篇就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地位是不均衡的。丁洁在车上，方雨林在车下查证、拦车引起丁洁不满。一个地位优越的司令员的女儿和一个过分执着的普通交警会有故事吗？当丁洁走下车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开始了（从画面上讲，这也是一个有意味的动作，使得他们的地位趋向对等）。透过他们的对话，观众可以了解到方雨林原本并不是交警，而是刑侦支队大案大队的副队长、政法学院的高材生，方雨林为什么会在这里站岗呢？而且方雨林与丁洁看来不是简单的司机与警察的关系，他们彼此非常熟悉，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作者没有交代，从而强化了情节的吸引力。

当刑侦队长身份被揭示出来的时候，前面紧张、不安定的积累就要爆发了。与丁洁争执中，方雨林警觉地注意到来凤山庄的小别墅窗口闪出一点灯光。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停顿，插入了一节伏笔“阎秘书惊惧的发现”。阎秘书究竟在小别墅外看到了什么，作者又是没有交代。这个段落很短，以至于被观众忽略，直到全剧结局部分才会意识到这里的玄机。紧接着小别墅外人们听到枪声冲入别墅发现张秘书已经被杀。方雨林久久注视着凶杀现场的那盏灯。

在紧张的凶杀案发生之后，转向舒缓的阶段。通过灯泡特写的转场，镜头从凶杀现场转到方雨林家。从人们的对话中，我们还可以知道

丁洁和方雨林从中学开始相恋的感情，进一步了解到方雨林的处境，他正受处分，母亲住院，父亲生病，妹妹下岗，这些都让方雨林的自尊受到困扰。烦躁中方雨林关掉了不断鸣响的 BP 机谁在呼方雨林？又有什么事将要发生？

接下来又是一段紧张的冲突戏：“第二天方雨林一到交警支队就被队长拉住，问他为什么昨晚不接市局的传呼，现在市局马局长找上门来。”这一段里，通过马局长与方雨林的言语交锋，交代了方雨林之所以被贬交警支队的原由，展示了方雨林的个性，同时引出反腐败的线索，揭示反腐败斗争艰巨和复杂性。这些对话放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下面作者就要把凶杀和腐败连在一起。

不过这一集的主线是恋爱危机，所以作为转场戏，电视台里丁洁与同事之间的对话，只是为来凤山庄凶杀案非同一般挑了一个头，就转回到方、丁二人的感情上了。方雨林来到电视台谢绝丁洁资助方家的钱，并且对丁洁表白无法走到一起，二人不欢而散。

第二集中，1~3 来凤山庄室内，公安部刑侦专家分析枪杀案情，
4~5 来凤山庄，方雨林偷偷到别墅调查。

6~27 省纪委、医院、顾副书记办公室、省委常委会议室，东钢股票案败露，直接当事人死去，案件线索刚刚起头又中断了。

28 职业介绍所，方雨珠求职，遇到方雨林的同学

29~31 饭馆，方雨珠带方雨林到饭馆，方雨林被等候在那里的人包围。

32 省委大楼外，马局长对郭强点破方雨林调查来凤山庄现场的事

33~35 饭馆，方雨林与同学聚会。

36 丁家，丁母不满方雨林，有意撮合丁洁与周密

37~43 饭馆、马路、方家、交警支队，老板同学提供高薪职位，方雨林面临事业选择。

第二集一个关键性的任务是解决凶杀案和腐败案的联系。这也是《大雪无痕》全剧的一个关节点，完成通俗叙事与反腐命题的对接，对于电视剧影像叙事来说尤其难于表现。

由于腐败案很难与凶杀案产生联系，剧作者首先通过专家分析案

情的方式，对这个凶杀案的不寻常之处提出种种质疑，为凶杀与腐败的结合创造链接点。然后通过省纪委的会议等方式引出“东钢股票案”。考虑到会议、汇报往往比较沉闷，难于引起观众的兴趣，剧作者运用闪回、录像带以及医院抢救、紧急搜查等场景的穿插，丰富画面语言，制造紧张点。

“东钢股票案”当事人心脏病突发死亡，东钢股票的直接经手人正是来凤山庄死去的张秘书。凶杀与反腐连在了一起，当事人的死亡使案件调查陷入困顿，谁来继续进行侦破工作呢？

这时线索自然回到方雨林的身上。一方面，继续讲述第一集中的恋爱危机，丁、方二人的问题尚无结果，丁母又有意撮合丁洁和年轻的市长、丁洁的硕士生导师周密相好；另一方面，剧作在这里横出一枝，方雨珠到职业介绍所求职巧遇哥哥的同学。方雨林参加同学聚会，面对一位老板同学的有意高薪聘请，方雨林陷入两难的选择

方雨林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方雨林和丁洁能走到一起吗？凶杀、反腐、爱情三条线或明或暗地扭结在一起，至此确定了方雨林一号男主角的位置。反腐败与方雨林个人的命运紧紧相连，他的事业和他的爱情成为观众贯穿全剧的关注点。第一、二集完成了电视剧开端的使命，明确了人物的动作走向，推动剧情向下发展

这两集中，在结构布局上为了制造小的悬念、构成时空的转换，作者有意打散单一线索的发展，造成一种主副线索平行交织的效果，以增强情节发展的跳荡感和节奏感；在对环境、氛围的营造上也是非常成功的，北方的天气、地形特征和生活氛围既烘托出情节的紧迫感，也强化了剧中的生活质感。

这两集中最精彩的段落是第一集在交警支队方雨林和马局长叫板的段落，形象生动的对话不仅写活了人物，而且使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最令人触动的段落是第二集中繁复的案情剖析后，作者奇峰突起写了一段有震撼力的戏：案件陷入困境，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省委书记章恒说：“为了工作方便，我和老顾同志先表个态。我，章恒，用党性保证，没有拿过东钢一分内部股。”说着他象征性地举起手。在片刻沉寂之后领导们逐一举手宣誓。摄像机缓缓地在手的“林子”里穿行。悬

疑在紧张的空气中凝固了，却又直接拷问着每一个人的灵魂，作者的笔触大胆、直接而有意味。

此外，剧作者在创作中非常注意电视剧影像化的特点，通过多场景的交叉和人物的运动使画面丰富生动，而且增加了生活的含量。比如第一集中方雨林兄妹交谈的段落就细分为方家、小巷、大排档、大街四个连续的场景，作者显然注意到了影像叙事的特性：千方百计使人物动起来，使场景动起来。

倾心交谈的一夜

编剧 B·谢尔盖耶夫

翻译 童道明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别这样跟我说话……

—— 安东·契诃夫《海鸥》

亚速海边一座小别墅，离海潮起伏的边沿不过 50 米光景，所以在这所房子里，就像在一个巨大的贝壳里一样，白天和黑夜都能听到海的喧闹。两个房间，凉台、厨房很小，勉强能放得下煤气灶、水盆和冰箱。凉台上有张餐桌，夏天使用的藤制家具，干干净净。

南国的夜幕降临得迅速，在面向大海的凉台的玻璃窗前，闪耀着快要燃尽的夕阳余辉。夜幕下的海是墨黑的，甚至看不见咆哮了一个星期的风暴所激起的白色浪花。晚霞的彩点直射人的眼睛，此时海天一色，窗子像是面对着一个黑洞洞的无底深渊。通过窗子，看得见天空嵌着八月的繁星。

一个 35 岁的男子背对着窗口，坐在凉台上的一把藤椅上，他想看书，靠近椅腿的地板上立着一个玻璃杯和半空的啤酒瓶，藤椅的右侧放着一架手提式录音机。夜晚几乎一点儿没有驱散白天的酷热。这个男子被炎热折磨着，啤酒已不能解渴，但他还是不时地往杯子里倒啤酒，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每喝一口便皱一下眉头，厌烦地用浴巾擦拭手掌和后脑勺。他就是本剧的主人公——德米特里。

从一间房间里走出两个妇女，其中的一个是丽莎，德米特里的妻子，30 岁刚出头的漂亮女人，她身穿薄薄的印花布无袖宽裙；和她作伴的是旅游公寓的女管理员，这个希腊血统的老太婆，穿一身黑色衣裳，直勾勾的两只黑眼睛，密麻麻的一脸皱纹赋予了她的面孔一种哀婉、肃穆感。

两位妇女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通过敞开的房门，能清楚地听到她俩的谈话声。

丽莎：这个房间的床铺我们没有用过。除了这块毛巾之外，什么也不用换洗，走之前，我把它和床上的被单交给值班服务员。

女管理员：北方来的客人都挑选这个房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丽莎：从这个窗口看得到月亮升起来，我们北方人能在月光下做一些极有趣的梦。

女管理员：你已经超过了做美梦的年纪，姑娘，你有几个孩子？

丽莎：有个儿子，叫伊雷沙，¹¹ 岁了，他现在住在沃洛涅什城郊的奶奶家。

女管理员：我玛丽娅早已忘记了自己做过的最后一个梦了，就是在春天，我玛丽娅也不做梦。

丽莎（快活地）：您将来一退休，就会重新开始做梦。我妈妈就在埋怨梦多了。（稍顿）备用的床单在床前柜里放着。

女管理员：这里还得放把椅子，每个房间都应该有两把椅子才对。

两个妇女出现在阳台上，为了避免参与谈话，德米特里装出全神贯注于书本的样子，他为自己的软弱无力感到羞耻，而且他觉得人在孤独状态下更容易忍受酷暑。

丽莎：我们天一亮就离开此地，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不必担心，临走之前，我还要扫一次地。

女管理员：对风沙简直毫无办法，你一次次地清扫，它一次次地钻出来……房门该开在那边墙上。姑娘，多谢您了。

丽莎：得好好谢谢您。这里太美了，这几天晚上我的头好像不是枕在枕头上，而是枕在海浪上，过去从来没住得离大海这样贴近。

女管理员（不满地摇头）：刮了七天风，东风是不好的风。

丽莎：不，我们喜欢这儿的一切……要是我们早知道亚速海有这样的人间天堂，我们早就到这儿来了，五天的时间——太少了。

德米特里（忍耐不住了）：为了把一个人热得焦头烂额，这五天绰

绰有余！

女管理员（盯视德米特里）：你的丈夫在铁路上做事？

丽莎（觉得奇怪）：何以见得是在铁路上？

女管理员：他的脸是黑的，身上的皮肤是白的，敢情是铁路巡视员？

丽莎（笑）：不，米佳是个设计师，他就是不喜欢站在太阳下面晒。

女管理员（理解地点点头）：心脏和神经……别在太阳下面晒。这个不能喝，那个不能吃，很快医生就仅仅给我们保留心脏和神经。

德米特里（还是头扎在书本里，想着尽快摆脱掉老太婆）：丽莎，你全都交代清楚了吧？我想行政管理当局对我们提不出什么要求了？

丽莎（为丈夫感到难堪）：玛丽娅大娘，冰箱的插销我已经拔掉了，冰格正在化水，一夜就化完了，走之前我再把它擦干净。

女管理员（眼睛盯着德米特里）：别坐在窗口，我亲爱的。

德米特里（冷若冰霜）：丽莎，要是我对你们有何妨碍我可以走开。

女管理员（还是那个腔调）：别坐在窗口，别这样。

德米特里（强忍着）：这又是为什么？

女管理员：东风是不好的风。（走到德米特里跟前，略带不祥的语气）你来了五个昼夜，密列克斯沙滩上的灯塔亮了五个昼夜。外面是黑夜，纳特艾拉总是在黑夜里出来。

丽莎（抢着说）：玛丽娅大娘，灰盆和水桶我放在门廊里，我把它们都用砂子擦洗过了。（拉着女管理员的手领着她往门口走去）走，我领您去看看。

女管理员（在房门口，向德米特里）：别坐在窗口，别这样。

丽莎和女管理员离去，德米特里往杯子里倒啤酒，喝了几口，把杯子放在地板上，打开录音机，响起轻柔的乐声。听到门廊里的脚步声，重新埋头于书本中。丽莎走进来。关上壁灯。

德米特里（不满地）：我还没学会就着星光看书。

丽莎（开心地）：就着月光呢？你注意到了吗？今天没月亮。（把一把椅子挪到德米特里的藤椅边，在椅子上放了个台灯。）

德米特里：谢谢。

丽莎走近开着的窗户，顺着夜间的海滨沙滩，一对恋人从房子旁边走过，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但他们的谈话声清晰可闻：

不，不，现在别……只是现在别……我求求你，过一会……— 这是个幸福的女性声音。

我们说好的，如果我要先看到天上飞着人造卫星……— 一个少年急不可待地向对方提出要求。

我不记得了！我事先什么也没答应你……什么也没有！……姑娘咯咯大笑。

听到泼水的声响。

站住！——少年大声喊道：我追上你！我反正要追上你！

声音远去了，丽莎笑了笑，放下用麦穗做成的窗帘，但还有一扇窗子依旧开着。

德米特里：你为什么放下窗帘？在这个密不透风的匣子里，我非热死不可。

丽莎 而我——非得嫉妒死不可，海滩上有多么漂亮的女人，我羡慕得连皮肤也褪了色，米佳，我为什么一生下来就不是个黑皮肤的姑娘？

德米特里：你还挺开心的，而我热得像条晒干了的鲑鱼。

丽莎：别喝那么多啤酒。（站在打开着的那扇窗子旁）到这边来，这里有穿堂风，如果把眼睛闭上，你会觉得是在秋千上飞荡……米佳，到这边来。

德米特里：我只有一个愿望——钻进冰箱里，再请人从外面把冰箱门焊死。

丽莎：要不，咱们游泳去？真可笑，咱们在海边已经住了五天，但你一次也没有下海。

德米特里：我一天洗两次淋浴。

丽莎：咱们现在去游泳，听到了吗？海浪在大声喧闹！

德米特里：在刮着五级大风的海里游泳？在离岸一公里的海水里，现在除了木头片就是死海蜇。

丽莎（走近丈夫，拥抱着他）：要不，咱们到台阶上去坐坐？别这么垂头丧气，你知道今天的星星有多么好？这不是星星，而是一大片闪闪发光的钻石！

德米特里（不满地嘟囔）：星星，钻石……你倒是和老太婆说妥了没有？让她卖给我们西红柿，不过一定得有木箱。没有包装，我们拉回去的将是一车西红柿酱。你向老太婆提出要木箱了么？

丽莎：玛丽娅大娘全都明白。你注意到她那双奇妙的手了么？太阳成年累月地烘烤这双手，好像它们自己也能发出光和热来，她只要摸到青色的苹果，这苹果就立即在她手心里成熟起来。她有双神奇的手，米佳！

德米特里：你们这些女人啊，都爱胡说八道！也许，你也要吓唬我……（滑稽地模仿）别坐在窗口！别这样！亲爱的！

丽莎：米佳，别说蠢话！

德米特里（对着酒瓶喝完剩余的啤酒）：对了，你提醒过我，该换换机油滤清器的滤芯了，从咱们开车离家那天起，我们还没打开过车盖，大概油箱里的油也用完了。

丽莎（愁眉苦脸地）：这是我们休假的最后一个夜晚。

德米特里：你要求自己把车开到罗斯托夫，那就得保证车子在路上不出毛病。

丽莎：我们将整整一年看不到海。

德米特里（稍顿）：方便的话，你从冰箱里再给我拿瓶啤酒来，对不起，我实在动不了啦。家里整整一天没呼吸到空气，上帝，哪怕是这个晚上凉快一点也好！

丽莎（拿来一瓶啤酒）：对不起，这是最后一瓶了！（打开瓶盖，往杯子里倒酒）我和谁共同生活了 15 年？只有我的丈夫会喝啤酒、读侦探小说和听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

德米特里：你不喜欢拉赫玛尼诺夫？再到汽车里去拿盒录音带来，对于我个人来说，拉赫玛尼诺夫完全能使我心满意足了（喝啤酒），请你

别生气，明天到了罗斯托夫，我坐进汽车，握住方向盘，就又像个人样了。

丽莎：米佳，你是否觉得，咱们最好还是不在一起度假？

德米特里：求求你避开这类感伤主义的话题，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挪到较为凉快的天气下进行。

丽莎：我知道你和我在一起感到枯燥，在这次旅游的所有 20 天时间里，你一次也没有激动过。

德米特里：什么，什么，一路上奇遇还少么？不知你怎样，我这一路遇见的麻烦可太多了，车到明斯克时，你在汽车后座上安安稳稳地睡着了，而我……一位驾驶明斯克牌汽车的糊涂虫，没亮信号灯就来了个左转弯，请你相信，那个时候我一点也没感到枯燥，而在顿涅茨克和日丹诺夫城之间的一段路上，还好，当汽车右前轮的内胎跑气之后，我们在公路上坚持住了，遇到了迎面开来的汽车……（喝啤酒）

丽莎（久久凝望着丈夫，然后笑了起来，她想忍住不笑，但忍不住）不，你什么也不理解……一点也不理解！（热烈地）你甚至没有注意到，今天早上在食堂里，一个黄发女郎怎样盯着你看的，当她从我们餐桌旁走过时，我的手指头都冰凉了，她的目光能把你穿透，而你……你却坐在一边懒懒地用餐叉在盘子里搅动。

德米特里：你因为我的忠诚而感到气愤？

丽莎：你是个木头人。

德米特里：这算是我的优点还是缺点？

丽莎：这是灾难！如果你连那样的目光都感觉不到，那没有一个人能看重我的忠诚，米佳，我要背叛你！

德米特里：什么？……你说什么？

丽莎：我要背叛你，去跟一个皮肤晒得黑黑的黑头发男人相好，也许到了那个时候，你才明白是和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共同生活了 15 年。

德米特里：得了……（埋头于书本）把你的想法留到明天再说，有 20 个小时的路程在等着我们呢。

丽莎：要是到了明天我的想法变了呢？

德米特里：说明今天也无须白费口舌。

丽莎快步走到隔壁的房间，通过敞着的房门可以看到，她在往皮箱里放东西，这项工作使她心绪有所好转。

丽莎（从房间里）：米佳，如果我要你把钢笔送给我，你会答应吗？
德米特里（看书）：行。

丽莎：永远归我所有。

德米特里：行。

丽莎（手里拿着钢笔走到凉台）：亲爱的，谢谢你。（吻丈夫的面颊）可以向你这个侦探专家请教个问题么？我想把这支钢笔留在这屋子里，但只能让小孩子找到，你说我该把它藏在什么地方？

德米特里：你要把钢笔留在这里？可这是支“派克”笔！

丽莎：是的，这将是件贵重的礼物，大概没有一个小孩子有这样漂亮的钢笔。

德米特里：哪来的小孩？

丽莎：我们走后住进这所房子的人家有两个孩子，男孩就像我们的伊雷沙一样大，11岁，女孩大几岁。我给这女孩已经准备了礼物，你记得吗？我有两个铝发夹，一个在顿涅茨克帮你安装车轮时掉了，另一个我放在床头柜报纸底下。这支笔往哪儿藏？孩子们都十分好奇，咱们的伊雷沙不先把屋子翻个底朝天，是决不上床睡觉的。

德米特里：你何不就把金表留在床头柜里呢？

丽莎：那他们拣到后会上缴管理部门，于是再寄还给我们，我们还得上邮局排长队领取贵重品邮件。

德米特里：要是拣了不缴公呢？干吗那样小气！金表——蛮不错的礼物，而且出乎意料之外，你不是喜欢出乎意料之外的礼物吗？

丽莎（用手指敲额头）：你这是侦探小说读多了的后遗症！

德米特里（用啤酒含漱咽喉）：热乎乎的啤酒我真受不了。这也是你一片好心的结果。你倒是为服务员想得很周到——早早把电冰箱插销拔了，而丈夫活该喝热乎乎的啤酒。

丽莎（冷冷地）：要是有谁拣了我的金表不缴公，那他太可怜了，他会整个假期都心神不安，谁要是心里有鬼，谁肯定在这里休息不好。

（示威地把钢笔搁在桌上，跨着坚定的步伐往门口走去。）

德米特里：你游泳去？

丽莎：你也感兴趣……

德米特里：已经天黑了，我只是想知道你上哪儿去？

丽莎：我要去看看汽车。

德米特里：你生气了？

丽莎：我生机油滤清器的气，我去换上新的滤芯。（开门，在门口停了几秒钟，期待丈夫叫住她）顺带检查一下油箱的汽油表。

德米特里（埋头于书本）：大可不必，明天到了罗斯托夫我们要给汽车加油，那时再检查也不晚。

丽莎：到罗斯托夫这一段是我开车，这意味着一切得我操心（离去）。

德米特里试图静下来看书，录音机的磁带快放完了，从窗外传来过路人的说话声。

13,14,15，亮！它马上就亮……我对您说过了，数到 15 这灯塔准亮！——一位看不见面孔的女人在兴奋地数着数。

这是密列克斯海滩上的灯塔，只是在刮东风的时候，海港工人才点亮它。——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解释。

灭了！多么遗憾，它这么快就熄灭了。——妇女由衷地感到惋惜地说——这是多么奇怪和神秘的灯光……好像有个人从远方飞快地向你走来……这灯光为什么这样地抖动着？

这是折射现象，说得通俗点，就是光线的折射。——男人胸有成竹地解释说——地表气流现在的温度超出了常规……

我问的是灯塔！——女人不客气地打断了对方的话——而你尽向我说些气流啊，常规啊……

好，咱们把话题转回到灯塔上来，在玻璃反射器后面，安装了一个普通的白热电灯泡……

这些谈话声惹得德米特里气恼，他坐在椅子上倒转录音机磁带，窗

外传来另一个女人的说话声。

女人的声音（带着南方口音，力图掩饰不快）：不必再往前送我了，您急着要去玩牌，我解放您。不，不用解释，去玩您的牌吧，我想一个人呆会儿，等月亮上来，再去游会儿泳。

窗外走远了的脚步声。德米特里打开录音机，又响起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

女人的声音（在窗外很近的地方）：请原谅……真是不好意思……我可以坐在您窗下的长椅上么？我非常喜欢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如果我早知道今天电台播放他的《前奏曲》……

德米特里（不悦）：这不是收音机，而是录音机。

女人的声音（知趣地）：请原谅，我现在就离开。

德米特里：随您便。对我来说，您一点不妨碍我，我甚至可以把音量放得再大点。房间里就我一人，声音放大一点好吗？

女人的声音（难为情地）：如果您不困难的话，请您把音色稍稍调一调，低频有些不够稳定。

德米特里（扭转调整音色的键钮）：您是专业演奏家？

女人的声音：不，我甚至不识五线谱，就是喜欢拉赫玛尼诺夫的曲子而已，特别喜欢他的《前奏曲》。

德米特里还想着看书，但一个陌生女人近在咫尺的存在，使他无法聚精会神，他把啤酒瓶口凑到唇边，但不知怎么愣住了，他定睛瞅了窗口，把啤酒倒入杯中，轻轻呷了几口。

女人的声音：请原谅，怎么也猜不出这演奏者是谁，演奏风格似乎很熟悉，但怎么也想不起是哪一位，您知道吗？

德米特里：很遗憾，我也一无所知，这盘磁带不是我自己录的。

女人的声音：您大概在以为，我是死皮赖脸地在纠缠您，而且是用提问题的方式，我现在就走，再说时间也晚了。

德米特里：还不到九点呢。

女人的声音：但我有点不好意思。

德米特里：扯淡，音乐属于所有人。

女人的声音：大概我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说起来要脸红，我一听到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就感觉到世界上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人，这像是童年时代的情景。你已经醒来了，但你还迷迷糊糊，不知是否在梦中，你躺着不敢把眼睛睁开……突然间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就留下你一个人了，当这样一种甜蜜的恐惧感控制着你的时候，你一点都动弹不了，请问，你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德米特里：要不要我把录音机放到窗台上？

女人的声音：不必，您别麻烦了。

德米特里站起来，把录音机移到窗台上，他试图看到同他谈话的陌生女人的面孔，但在他面前挡着一片浓密的夜幕，只有满天八月的繁星在闪烁。

德米特里：大海的声响对您有何妨碍？

女人的声音：难道大海能妨碍人？大海仅仅会赋予。（惆怅地）大海的夺取也是赋予，算了，发这种议论干什么，请原谅。

德米特里耸耸肩，但很不自在地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本书，他已无心读书，但书在手中可以为沉默不语打掩护。

女人的声音（掩饰不住喜悦）：听到没有？您把录音机放到窗台上太妙了！您听，海涛的声音也变了调！

窗口露出一支被阳光晒得黝黑的女人的手，她在调整录音机的音量，把音量压低之后，女人的手也消失了。

女人的声音：您不害怕吧？而我感觉到，马上就有一阵巨浪汹涌而来，把这岸上的一切都席卷而去，这所房子，还有您和我。（稍顿）人们对我说，拉赫玛尼诺夫喜欢夜间在海边演奏。他在雅尔塔住的时候，一

到傍晚就把钢琴推到露天凉台上，等天完全黑下来，便把房间里的灯火全熄灭，连一支蜡也不点。他坐在钢琴前，久久地坐着，像是在侧耳倾听一种什么声音，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手触动琴键，从夜晚一直奏到天明。第二天，雅尔塔的街头巷尾便传开了新闻：拉赫玛尼诺夫来了。天还没有黑，人们就匆匆来到海边，不，他们不聚集在他的凉台周围，而是直奔大海，站立在海潮起伏的边沿。听他们说，在皎洁的月夜，拉赫玛尼诺夫的琴声连大海对岸的人也能听到：在波斯、罗马尼亚、博斯普鲁斯海峡都能听到的……您怎么认为，这是神话？不，请您回答！

德米特里轻轻地笑着。

女人的声音（羞涩地）：您在笑……我话说得不很得体？

德米特里：请别见怪，您向我提出了问题，但自己马上又岔开了……为什么女人们这样相似？她们喜欢提问题，但不喜欢听回答。

女人的声音（冷淡）：我根本没见到过两个在某方面相似的女人，我们女人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只向男人袒露能为他理解的东西，很遗憾，很多男人对女人的理解水平一辈子都停留在机械反应的水平。得了，还是让我们听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现在快到那一个乐章了……我特别喜欢它。

德米特里：但我应该对您说……

女人的声音：只是别现在说，就是这个乐章，求求您，一句话也别说！

德米特里急切地期待着这个乐章声浪平息下去，他突然感觉到窗外有什么动静。

德米特里（走到窗口，凝视着一团漆黑，试探地）：您在这儿？……我什么也看不见，您为什么不吭声？（大声）您听到我在说话么？

女人的声音：我感到海浪的声响消失了，黑夜变得这样空虚，像是身边有人停止了呼吸，我走向大海（突然笑出声来），不，大海没有平静下来……

德米特里（赶紧插话）：我和您远没把话谈完……

女人的声音（挑战地）：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谈？有什么必要谈？我们从未见过面，以后我们也不会见面。

德米特里：您在暗处，看我看得非常清楚，而我瞧不见您……

女人的声音（笑）：原来是这个使您心神不安……（很严肃地）您在天空找一个天琴星座。您看到其中最亮的一颗没有？在它下边还有一颗星星要闪光，它只亮五秒钟，然后就熄灭，这就是密列克斯沙滩上的灯塔，它马上就要亮了，您看着它就等于和我目光相遇……您这还嫌少吗？再也没有比夜间的光点更能把人联结在一起了，不管这个光点有多么遥远。（沉默片刻）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我的嗓音不能使您回想起什么来？

德米特里：这能让我想起什么呢？我们是陌生人啊。

女人的声音：我不知道……音乐总能唤起某种联想，您也许会感到奇怪，但您的嗓音……曾经有一个类似的嗓音，其自信力征服了我。

德米特里：您这是指谁？

女人的声音：这没有意义……（克服了疑虑）您能答应我的请求吗？请您出声地朗读几个单字……总共五个，但一定得按我的顺序说，您答应吗？

德米特里（耸耸肩）好吧。

女人的声音（激动地）：是这几个词：“请你别走开！”

德米特里（难为情）：难道我们可以彼此用“你”相称了？

女人的声音：就这几个字……您有什么困难？主要是按严格的顺序说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请——你——别——走——开。

德米特里：当然，对我来说毫无困难……（回头瞅瞅房门口）

女人的声音（激动地）：是的，您可不如他，他非常大胆和坚定，他从来也不往后看，听到了吗？从来也不往后看！

德米特里（大声地操着舞台腔）：请你别走开！

女管理员走进凉台，德米特里张惶失措。

女管理员（狐疑地）：你在喊谁？告诉我，你夜半更深在喊谁？

德米特里：关您什么事？您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们已经把床单交了，把冰箱关了……您需要什么？

女管理员：我送西红柿来了，木箱别往房子里搬，还是台阶上凉快。

德米特里（赶紧走进隔壁房间，随即拿着皮夹走出来）：该付您多少钱？

女管理员：男人别插手女人的事。

德米特里：您相信丽莎会付您多少钱？直截了当说，西红柿连木箱总共多少钱？

女管理员：请告诉你妻子，玛丽娅在等着她。（走近坐着德米特里的椅子，拉起窗帘，朝外面黑夜看看，然后放下窗帘）别坐在这里，别这样！

德米特里：我的上帝！

女管理员：密列斯克沙滩上的灯塔亮着，你来了五个昼夜，灯塔亮了五个昼夜，纳特艾拉从海上走来，外边是黑夜，去睡吧，我亲爱的。

德米特里：谢谢您的劝告。（走近房门口，示威地打开门）我把您的请求转告给妻子，她一有空就会去找您的。

女管理员：碰到纳特艾拉，别用眼睛瞅她，把身子背过去说：“他还没有回家，纳特艾拉，你一个人下海去吧。”

德米特里 好的 好的 我就这么说。

女管理员（站在门口）：别欺侮纳特艾拉，她是欺侮不得的。（神气活现地走开）

德米特里（站在打开的门旁，等她的脚步声远去，关上房门，走近窗口）：我已经履行了您的要求，您满意了吧？（女人在窗外哧哧笑着）您觉得这么好笑？

女人的声音：男人永远不应该大喊大叫，我觉得您在吓唬自己。

德米特里（受了委曲地）：请原谅，我不是演员，表演温情脉脉的戏剧场面——不是我的专长。

女人的声音：男人应该永远像个男人，不管他的职业是什么。

德米特里：您为什么这样教训我？我尽我所能履行了您的要求，如

果还不能使您满意，那就另请高明。（坐到椅子上）

窗口出现女人的手，关上了录音机。

德米特里：请把录音机打开。

女人的声音（快活地）：这都是东风的过错，它带来了酷暑和烦恼，而音乐像通风器一样，能驱散这些烦恼，我猜对了吧？

德米特里：没有一个女人不想钻进别人的灵魂里去找到点什么，但人的灵魂不是杂货铺，您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点什么有趣的玩意儿吧。

女人的声音（笑）：但我毕竟猜到您为什么这样贪婪地听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

德米特里：您最好还是来猜猜这个老太婆说的哑迷。您刚刚听到我和她的谈话了吧，纳特艾拉是什么玩意儿？

女人的声音（嘲讽地）：别坐在窗口，单身男人夜间坐在窗口是危险的。

德米特里：谁是纳特艾拉？……您怎么不说话了，有先见之明的女人？

女人的声音（不情愿地）：当密列克斯沙滩上的灯塔亮了，她就从海中走上岸来。

德米特里：这就是您听知道的一切？

女人的声音：已经有一百年了。希腊老太婆们就用这个名字吓唬周围所有的男人。要是有谁哪怕是见到她一次，那个人就永生不得安宁……

德米特里：请您说下去。

女人的声音：听说， she 会把男人领到海里去。

德米特里（满意地笑了）：多么罗曼蒂克的神话！

女人的声音：人家这么说。

德米特里：而您也不是胆大的人！我发现您一次也没出声地说出纳特艾拉的名字。

女人的声音（笑）：心脏和神经……很快医生就仅仅给我们留下心

脏和神经。

德米特里（站起，在家里踱步）：明天一清早我们就离开此地。

女人的声音：你们最好今天就走。

德米特里：这是为什么？

女人的声音：东风一时还刮不完，（稍晚）月亮已经升起来了，要不要我给你算算卦？

德米特里：关于是否一路平安？多谢了，但我宁肯相信现代汽车运行线路图，而不相信您那副老掉牙的纸牌。

女人的声音：您身边有女人和姑娘的照片吗？……有您心上人的照片吗？

德米特里（挑战地）：我身边永远带着妻子和儿子的照片，（从皮夹里取出照片）想看看吗？

女人的声音：别忙，请把台灯放到桌子上去。

德米特里苦笑了一下，把台灯从椅子转移到桌上。

女人的声音：把您的照片放到灯光下。

德米特里（照办）：您的嗓音太神秘了！（用毛巾擦手心和后脑勺）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女人的声音：用手心遮住儿子的照片。（命令式的语气）全身放松，排除任何杂念，完全放松，自然呼吸，均匀呼吸，反复默念……（抢在德米特里开口之前）反复默念，清风徐来……清风徐来……我回忆……我回忆……我回忆何时第一次见到这个面孔……第一次见到这个面孔……

德米特里瞅着妻子的照片，被这个游戏所吸引，他的嘴唇微微翕动。丽莎走进凉台。

德米特里（激动地）：我回忆起来了……我回忆起来了！

丽莎（惊奇）米佳，你怎么啦？

德米特里（看见妻子，有点紧张）：你早就进来了？我还以为你在摆弄汽车呢。

丽莎：我检查了信号灯，车胎压力，左边的后轮胎有点瘪了。我打了打气。

德米特里（偷偷地藏起照片）：你把工具都收拾好了？

丽莎：还没有。（犹豫）我想给车加油，漏斗都准备好了……

德米特里（打断对方）：手提灯的灯泡坏了？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备用灯泡就放在后备箱右角的匣子里。

丽莎（收敛笑容）：米佳，我妨碍你？

德米特里耸耸肩。

丽莎：别生气。你是知道的，每次上路之前，我总手忙脚乱……总有什么说不清楚的预感……这很可笑，是吗？……我为了加油，把漏斗都放好了，突然间手提灯的灯泡闪烁了几下，我害怕了，就跑了回来。

（偎在丈夫身上）

德米特里（摆脱开）你瞧，我不是一切正常吗。

丽莎（理解地点点头）：你还是热得受不了？

德米特里（目光转到另一边）：老太婆拿西红柿来了，木箱放在台阶上。

丽莎：你给她钱了吗？

德米特里：老太婆不肯收。

丽莎：走之前我们一起去把钱付了。

德米特里：老太婆要你有了空一个人去。

丽莎：这不是急事。（稍顿）我希望我走开？

德米特里：我只是向你转达她的话。

丽莎：好吧，我现在就去找她。（坚定地走向门口）

德米特里（犹豫）丽莎……

丽莎（凝望着丈夫）什么事？

德米特里（不好意思）晚饭我不吃了，太热了……

丽莎：好的，我一个人去食堂。（轻声）米佳，你可别干蠢事。

德米特里（反应迅速）：你这是指什么？

丽莎：我不知道……（开门，她面前一片黑暗，站在门口转过身来，热烈地）没有我在的情况下，你别离开这屋子，我们是五天前来的，五天前密列克斯沙滩上的灯塔亮了。

德米特里（微笑）：纳特艾拉夜里会来？

丽莎：玛丽娅大娘说……（生怕有外人听到她的话，把房门关上）从前这地方有所纳特艾拉的丈夫的房子，他把纳特艾拉从海里领到这儿，谁也不知道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结婚的第二天，丈夫把纳特艾拉赶出家门，把她赶到台阶上，用手指着大海喊：“你滚！”纳特艾拉笑了笑说：“亲爱的，你真愿意我到海里去？”丈夫没回答，但用手指向大海的方向。纳特艾拉说：“当我把背转过去之后，你别再叫唤我。”她敛起笑容，注视着丈夫，默不作声，然后转过身去，走了……当纳特艾拉消失在波涛中后，丈夫把房屋付之一炬，独自走了。从此，再也没人见到他。

德米特里：烧掉了房子……那总会有什么留下来吧，这里都是用石头造房子，哪怕会留下石头地基吧。这所别墅的周围是一片荒原，根本看不出这儿曾有过什么建筑物。

丽莎：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当纳特艾拉从海上走来，她会请遇见到的第一个男人向她说：“请你别走开。”如果这个男人说了这几句话……

德米特里：他将永世不得安宁……（笑）这是神话，你还是去给老太婆付买西红柿的钱吧。

丽莎（沮丧地）：也许，我也在变老……

德米特里：这都是因为刮了东风……

丽莎：我吃了晚饭就回来……（开门，迟疑地）别一个人下海……米佳，你答应我吗？

德米特里：在浑水里洗澡？那还不如读侦探小说呢。

丽莎走了，德米特里把房门关得严严实实，独自一人若有所思。他走到桌前，移近台灯，看着照片。

德米特里（轻声）：您为什么不继续算卦？（没等对方回答）我知道，您就在这里，在窗子旁边……（神经质地）您偷听了我和妻子的谈话，您不害臊！

女人的声音：请您说话声轻一点，（略顿）人造卫星在天上飞，它现在就要飞越仙后星座。它旁边的星星好大好大，而它是那么微小，可惜，人们没给人造卫星命名，晚上的星空能向我们讲述这些永恒，而儿乎一点也不暗示今天。

德米特里：您用来观察我命运的望远镜怎么样了？它还能用么？

女人的声音：最好别说这个，这样对您好。

德米特里：阴暗的未来在期待着我？

女人的声音：未来既不是阴暗的，也不是光明的任何一种评价都会把我们引回到昨天去，今天足以使得我们高兴的是，我们有未来，这个喜悦鼓舞着我们去努力工作，为的是迎来一个光明的未来。

德米特里：我得坐下，您不反对吧？（坐在椅子上）请原谅，很奇怪，我已经在这儿住了五天了，但怎么也习惯不了以前我并不这样怕热。（想喝啤酒，但酒瓶已空）

丽莎的声音（喃喃细语）：米佳，别一个人下海……别走……你答应我吗 米佳？

德米特里（从椅子上站起，环视）：您什么也没有听到？

女人的声音（无动于衷）：您说了些什么……这全因为刮了东风

德米特里：也许，（沉默了一下）继续展示我的未来？

女人的声音：好吧……明天过了罗斯托夫就由您开车，晚上就到沃罗涅什，孩子的奶奶将迎接你们。

德米特里（紧张）：儿子呢？儿子怎么啦？

女人的声音：你们傍晚到达，你们的儿子钓鱼去了，你们到达一个小时后他才回家。

德米特里欠身想问个什么，旋又重新坐在椅子上哈哈大笑起来。

女人的声音：您不相信我的预言？

德米特里：想必您是个天气预报站的工作人员？搜集情报资料的方法是一个样，只要在敞开的窗口站上半个小时，天气预报就出来了。您坦白，您是否听到了我和妻子的谈话？（未等回答）明白了，您受委屈了。

女人的声音：很遗憾，现在谁也不能使我受委屈了。

德米特里：自然法则在您身上不起作用？

女人的声音：这是我的悲剧，能够让我受委屈的人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了，（稍顿）也许是我没法找到他。

德米特里：所以您来给一个陌生人预测未来？

女人的声音：您想不想听些您坐在椅子上就能判断正确与否的话？我可以逐日一小时一小时地复述您的生活，但我们不必往远了说，就说你们旅行中的几个插曲。8月2日早晨6点，你们开车离开明斯克旅店，35分钟后，你们在明斯克到敖德萨的公路上险些和一辆载重汽车相撞。卡车司机没亮转弯信号灯，您踩了急刹车，妻子撞到车门把手上。车过日托米尔后，本来应该转弯直奔基辅的，但您不肯转弯，继续往前开，取道文尼察尔到敖德萨，您的妻子打算到基辅去看望一个大学同学，不久前那位同学和丈夫离了婚，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而您坚持要去敖德萨，您的一位领导兼球友正在那儿一所疗养院里……

德米特里（大吃一惊）柯瓦列夫。

女人的声音：当然，输给领导十盘网球总比帮妻子安慰女友更舒服。（略顿）喝点啤酒清醒一下。

德米特里顺从地拿起啤酒瓶，但瓶子是空的。

女人的声音：到冰箱去看看。

德米特里站起来，懒洋洋地走进厨房，很快就得意而归。

德米特里：这回您可失算了，冰箱里空空如也。（嘲讽地）窥视别人的心灵是容易，窥视冰箱的内部不易。

女人的声音（不客气地）：到冰库去找找。

德米特里想不予理睬，但还是一言不发地走进厨房。外边的门开了，凉台上出现了女管理员，德米特里拿着一个扁平的罐头盆从厨房里慢慢走出来，正碰见了老太婆，意外的收获使他吃惊，其余的一切都不所谓了。

女管理员：需要把西红柿盖好，风向变了，风沙要吹进去的。

德米特里（把罐头放在桌上）：冰凉的……（拿起罐头在耳边晃晃）有咕嘟咕嘟的声响……（把罐头放在桌上，闻闻手掌）有碘酒味儿……（向女管理员）您什么也没闻到？像是散发着海藻的气味？

女管理员：你的妻子在哪儿？我怎么见不到她？

德米特里（走进隔壁房间取来刀子）：想尝尝这罐头里的东西吗？当然，它有海藻味，但我从冰库里找到它的。

女管理员：告诉你的妻子，把西红柿盖上。（欲起）

德米特里（坚定的语气）：请您别走开！（他为了说这句话感到吃惊，又改口说）我想请您稍等片刻，有一个问题……（瞅着窗子，压低嗓门）这纳特艾拉究竟是谁？

女管理员默默地瞧着德米特里。

德米特里（神经质地）：她什么样？她的嗓音有什么特点？

女管理员（严肃地）：现在是夜里，明早还要上路，去休息吧。（离去）

德米特里独自一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罐头，最后下了决心用刀子把罐头打开，将罐头中的液体倒入杯中，端详着。

德米特里：冒泡呢……颜色和啤酒一样……（把脸转向窗子）这罐头上的数目字有什么含义？（未等回答）您为什么不回答？这是秘密？

德米特里走到窗口，拉起一块窗帘，又拉起另一块窗帘，一个人影

也没看到，于是大步流星地走到屋外，在窗孔里影影绰绰地看得见他的身影。少顷，他回到屋里，走近桌子，举起盛着罐头汁的杯子，窗口露出一双女人的纤手，把录音机打开。

德米特里（放下杯子，但没有转过身来）：我找您去了……我还以为……请您答应别笑……我还以为您永远消失了。

女人的声音：永远——这算是多还是少？（笑）

德米特里（猛地转过身来，朝着窗子）：我请求过您别笑……

女人的声音：曾经也有人答应要永远爱我，我相信了。这是多么容易，只需海誓山盟一番，而后来呢，你只能得到眼前的微不足道的东西。爱情的海洋到哪儿去了？存在不存在这样的爱的海洋？不是你我就能找到的。为了听到它的海涛的声响，你需要耗尽自己的最后一滴心血，这就是为什么那样容易使女人受到委屈。

德米特里：你指纳特艾拉？

女人的声音：纳特艾拉是没有的，所有的女人都是纳特艾拉？

德米特里：您为什么偏在今天出现？

女人的声音：密列克斯沙滩上的灯塔亮了，我就来了。每隔 15 次心跳，它就亮一次，我头一次见到未婚夫是在我 15 岁那年，15 年后我又将回到这个海岸。

德米特里：隔这么久？

女人的声音（笑）：男人都是怪物！当他们同一个陌生女人躺在一起时，使他们感到激动的是 15 秒钟之后将发生什么，而不是 15 年后要发生的事。我现在向你说明，今天夜里等待着你的的是什么。你跨过这房子的门槛，顺着门廊的台阶往下走，黑夜使你伸手不见五指，你迎着海涛的声浪走去，大海将久久地在你脚下退却，然后才有一个高高的涌浪朝你迎面冲来，海潮的浪花从头到脚把你裹住，你吸足了一口气，稳住脚跟……你自己也变成了大海，只有天空可以和你媲美，而当朝阳升起，你便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看到你时人都将觉得，你的手中有一根小学生用的直尺……

德米特里（欢愉地）：那您……您将在哪里？

女人的声音：和你在一起……关上灯，我马上进屋来，然后我们一起下海，你磨蹭什么？把灯关上。

德米特里把手伸到台灯的开关。

丽莎的声音（喃喃地）：不要下海……你答应我吗？

德米特里关掉台灯，屋里一片黑暗，只有在门口的地板上洒着一片月光，在正方形的窗框里晃动着一个女人的影子。女人出现在门口，不出声地在凉台上挪步，最后隔着桌子站立在德米特里的对面。

女人的声音（轻声）：我知道，你下决心了，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要犒赏你，从这个杯子里喝三口，只要三口，你就会知道的比现在知道的多。

德米特里：这东西很像……

女人的声音：喝三口。

德米特里：它的泡沫像啤酒。

女人的声音：有人要来了……快喝，我听到脚步声了，快，要不咱们来不及……

在门口出现一个人影，女人从桌子旁躲到一边，消失在黑暗之中，灯亮，在明亮的凉台上站着德米特里和女管理员。

女管理员（语气平静）：你的女人在哪儿？食堂已经关门，汽车停放场上也没有她。

德米特里不慌不忙喝完杯中饮料。

女管理员仔细端详着德米特里，在她骄傲的神情中，体察不出她是赞许还是责备，德米特里经受住了她灼人的目光，女管理员再没说一句话便离开了。德米特里走向房门，把它打开，房中空无一人，他又打开隔壁房间的房门，房里昏黑无光，德米特里开灯，只见房间中央

站着丽莎。

德米特里（心平气和地）：你在这儿干什么？

丽莎：我在找一个藏钢笔的地方。（走进凉台）

德米特里：这不那么容易，小男孩们都精极了，咱们的宝贝儿子就一下子能揭穿你的计谋。

丽莎（忍住笑）：那你呢？

德米特里：我需要稍长一点的时间。

丽莎：你能帮我藏好这支笔吗？

德米特里：当然可以，但首先我想从你嘴里能听到几个字，对这几个字的含义，你只要跟着我说就是了……

丽莎：说什么？

德米特里（观察着丽莎）：请你……别走开……就这五个字，主要是，得按着这个顺序说。

丽莎：你什么也不怕？

德米特里：摇头否定。

丽莎（操着窗外那个女人的嗓音）：男人应该永远像个男人。

德米特里（微笑）：纳特艾拉是没有的。

丽莎（操着窗外那个女人的嗓音）：所有的女人都是纳特艾拉，（又用自己的嗓音）怎么给猜着了？

德米特里：我忘记了，你曾报考过戏剧学院。

丽莎：你何时记起我没考上戏剧学院？

德米特里：那杯啤酒恢复了我的记忆力，顺便问问，那罐头你从哪里找到的？

丽莎：从海底。

德米特里：那咱们走！（把一条浴巾围在脖子上）真可笑，在海边住了五天，连一次海都还没有下。

丽莎（从门口朝昏黑的门外喊）：关灯吗？

德米特里的声音：让它亮着吧，当我们往岸边游时，它就是我们的灯塔！

丽莎离去，屋里空无一人。海涛声越来越响，从窗口露出一条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手臂，打开了录音机，响起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的尾声。

（原载《中外电视》，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

《倾心交谈的一夜》剧本分析

张 楠

对处在 E 时代的新新人类来说，在虚幻的时空里交流、沟通早已经抛去了对技术上的繁琐思考，取而代之的仅仅是一台机器以及指尖触这一肢体运动中最为简单而机械的起落。在虚拟世界中的放纵与思考，因为没有世俗观念所附加的意义变得更为真实而透彻。这种既时髦又司空见惯的社交方式，让人们在满打满算的时间里尽情地挥霍着它的贡献。想来，与其彻头彻尾地研究虚拟沟通存在的意义，还不如与陌生人来一次彻夜的虚拟交谈更为畅快，当然一杯洋溢着小资情调的咖啡是必不可少的。

现代人对这种交流方式归纳为频繁而又刺激，让人充满好奇而又越来越没有太大的新鲜感。尽管每一次都在沟通中不停地交换对象，但每一次交流却又不能不说是一次“倾心的交谈”。前苏联作家 B·谢尔盖耶夫的单本剧《倾心交谈的一夜》正是讲述了一个聪明的妻子利用了虚幻的交流方式与对婚姻生活感到乏味的丈夫对话，从而唤醒丈夫对情爱生活重现兴趣的故事。其实，该剧的成功之处还不在于借用虚拟的方式说故事——这只是一种形式的应用，当然也很重要；但引起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它以巧妙的构思、丰富的细节内涵和优雅的文学气质，在较短的篇幅里表达了一个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主题。这或许正是我国电视剧当前所缺乏的一种艺术追求，即：富有情趣的构成形式与人文思考的有机结合。

应当指出，该作品属于的那个年代对网络虚拟的沟通还是不可思议的。剧里的虚拟只是营造一个出戏点。具体来说，就是：女主人公巧妙地利用度假区当地一个神秘而古老的传说，把自己伪装成另外一个女人，在黑暗中与自己的丈夫进行了“倾心的交谈”，双方只有话语不见人，类似于今天因特网里的“聊天”。是的，这是一种特定时间特定

情景里的“聊天”：在亚速海边别墅度假的最后一个夜晚，结婚已经 15 年的男主人公德米特里早已对温馨的假日旅行失去了兴致。没有任何的想望，他只是被炎热的温度折磨着，内心浮躁而又压抑。妻子丽莎美丽又善良，她渴望唤起丈夫曾经的激情，但几次交流，只能让她失望。最后，她利用自己声音模仿的特长和表演的天赋构思了一个绝妙的情景对话，拉近了两个人的内心距离，从而使这对恩爱失落又缺乏沟通的夫妻，更为了解对方，开始找回情爱的感觉。整个故事并没有充斥着激烈的矛盾线索，但是两位主人公的每一句对话，每一处细节，都暗含着他们彼此间的爱情经时间磨砺已经黯然失色，所幸妻子尚存情爱热望；但正囿于此，夫妻言谈中时有抵触。妻子嫉妒海滩上皮肤黝黑的姑娘，而丈夫却说自己已经像条晒干的鲑鱼；妻子让丈夫到窗口吹吹海风，丈夫却要钻到冰箱里纳凉；妻子建议去海边游泳，而丈夫却回答说已洗过两次淋浴，并对在五级大风的天气里与木头片和死海蜇一起游泳表示不可思议；当妻子称赞满天的星星是钻石的时候，丈夫想的却是跟管理员老太婆索要装西红柿的木箱；而当妻子对老太婆的一双奇妙的大手充满无限的幻想的时候，丈夫依旧泼了一盆冷水，“都爱胡说八道”。一系列的对话，虽没有正面冲突，但是内心的较量却是十分明显的如此表现，不但把两个人截然不同的性格显露无疑，同时，也为剧情的高潮进行着情绪上的铺垫。除了两位主人公之外，故事中还有一个希腊血统的管理员老太婆。她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几次穿插她与两位主角的对话，实际上是她把那个神秘而古老的传说带给观众，她本身也成为渲染气氛的一个因素，这个次要角色的作用是含蓄而不可缺少的。

本剧的最具精彩之处是：进入正戏后，画面上只有丈夫一个人与屋外黑暗处女人声音的对话，这简直是一段段绝妙的独角戏。我们看到了，内心遭受现实烦恼的羁绊，使得这个男人曾经浪漫的激情几近枯竭，惟有探案小说和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还能给他的心灵以稍许的慰藉。其实，他内心里的爱情之火并没有完全泯灭，因此妻子的“隐身”游戏才能发挥作用。在她虚拟的梦幻般的“聊天”世界里，他的内心真实得以再现。面对陌生女子谈话里对音乐的欣赏，使他仿佛觅得知音，脸上呈现出久违的笑容。他已无心专注于手中的小说，渐渐地被声音

牵引着，进入她所设下的情感圈套。此时，陌生的女声所讲述的在月夜海滩的游泳，涌入他心中也成为“罗曼蒂克”的情事了。他迷恋她的声音，自然也是迷恋她。他终于说出了如同咒语般神秘而有力量话语：“请你别走开。”他激动地回忆起一些昔日美好的事情。她的声音游戏简直把他搞得有些神魂颠倒，他甚至开始向从前并不喜欢理睬的管理员老太婆询问起传说中的妖女纳特艾拉的情况。这里，作者将虚拟的对话与现实时空有意地交错，造成亦真亦幻的错觉。观众似乎也和男主人公一道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形成了一种十分美妙的审美感受。

画外声音的应用成了本剧的一大特色。它甚至成为不可或缺的剧作元素。比如，剧中有两次以画外的声音来交代情节和铺垫情绪。第一处是在故事开始不久，丽莎送走管理员老太太后，来到丈夫喝酒的凉台上，听到一对小情侣在海边的调情，这勾起她对性爱激情的无限憧憬与渴望，可丈夫德米特里的漠视反应令她十分失望。这使得接下来的一系列展示两个人情感差异和性格差异的对话更为合情合理。另外一处是在两个人不协调的对话过后，妻子内心因失望情绪触动走出了别墅，只剩丈夫德米特里一人在屋内。显然，此时他的内心已经不再平静，但仍试图以读书来掩饰。这时传来一男一女针对灯塔的交谈，惹得他心烦意乱。到这里，男主人公的心态从被炎热折磨到与妻子无聊的对话，再到妻子拂袖而去，可以说是已近崩溃。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而引发一场争吵，反而以妻子假扮陌生女人的声音出现，缓和了情绪的对立。这样一来，故事变得更有趣，更富有戏剧魅力，吸引读者不得不往下看，极想穷尽其结果。

这种只出现声音而人物不出场的表演，让我想到了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 WW 类似的情节。当然，B·谢尔盖耶夫的这个故事没有像莎翁对生与死的质疑来得那样悲壮，但它巧妙利用了虚拟交流的刺探方式关照着人们脆弱的内心情感世界，意味亦十分的绵长。在故事的最后，作为丈夫的德米特里终于找到了从前情爱的感觉，也因此而恍然大悟。作为读者的我们，是否因此也会有所感悟呢？

除了情节构思独特巧妙之外，剧中的三个人物的个性也刻画得十

分突出。男女主人公就不要去多说了，即便是对戏很少的管理员老太玛丽娅的几次出场作者也精心设计，将一个很会过日子，特别关心他人，很善良而又有些唠唠叨叨的老人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前苏联剧作家的作品往往以文学性见长。这和俄罗斯富有丰富底蕴的文学传统密切相关。小说化的描写与大段的内心独白常常成为前苏联剧作的一大特色。本剧一开篇就以文学性的语言描述着故事发生的时间与环境。女主人公丽莎和管理员老太婆一段关于做梦的讨论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一下子就把丽莎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性格彰显出来，也同时把故事自然地带进了规定的情境之中。另外还把这个故事矛盾的基本点，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与统一，含而不露地先埋下伏笔。可以看出，作者的编剧功底显得十分老道。

此外，剧中几乎所有的环境描绘都是与该剧整体体现的优雅的文学韵味相融合的。它们不仅是为了指明故事的时间和地点，更是要渲染一种人文的氛围。神秘的月夜海滩、古老而令人迷茫的传说、塔灯的闪耀、东风的侵袭、海浪的喧嚣、黑夜的弥漫与笼罩以及音乐的徜徉……都在情节中时时地浮现。所有这一切构成的细节，在男女主人公内心有着不同意义的折射，这也正是两人内在冲突的一种含蓄表现。

由此让我禁不住想到国内一些单本剧（包括电视电影）的创作。应该说，我们的一些剧作家在剧情的跌宕起伏以及环环紧扣的情节编织上颇下功夫。然而能否突破既有的模式而创新？是否想到，固化的外表所承担的意义能否承载观众内心炽热的渴求？一系列紧凑剧情的安排是否达到精心而巧妙？是精心塑造人物，还是仅仅以扑朔迷离的故事迎合观众们猎奇的心理？这里就涉及到作品与观众的沟通与交流的问题了。影视作品无疑是利用虚拟时空讲述一个看似真实的故事，情节好看当然可以吸引观众，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要找到真正能够直击观众内心的东西。《倾心交谈的一夜》不仅找到了一种交流的方式，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它把外化的形式上的沟通与两位主人公内在的心灵沟通巧妙地串联起来，使得作品形式新颖而又意韵深刻，给人以真实感受。这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后 记

我从教的是所传媒大学，设有电影学专业和影视文学专业。本科生有影视剧本创作课，硕士生有剧作研究课，博士生有电影学理论前沿课，他们都需要看电影剧本。还有一些其他专业的学生喜欢电影，选修了电影方面的课，除了看影片，还想看电影剧本。他们想看看影视剧本到底是什么样子，以便仿照写，就到处找却找不到。的确，电影文学剧本出版的极少。以前，电影出版社出过那么寥寥可数的几种；有的影视刊物上偶尔发一下，但也是少得可怜。现在，出版业走向市场，眼睛盯着畅销书。影视剧本看的人面儿窄，多属专业圈儿里的人或爱好者，离畅销怕是还远，人家就不爱出。即便是有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轰动了，出版商们也还是要把相关的剧本改成小说或故事模样来出，不是原来影视剧本的样子了。这是市场规律使然，能怪谁呢？

为了学生们的学习研究，我们立了一个相关的科研项目。承蒙学校里领导的支持和我们所带的几位研究生的帮忙，终于有了今天的这个选本。这里，我们选编了中外部分电影剧本，权当做辅助教材印出来，或许可为欲看欲写欲研究电影剧本的人多少省去一些寻找的烦恼吧。其中包括两个电视剧本，中国的是长篇剧（选了开头的两集），外国的是单本剧。其实，除去结构和内容安排上的特性（电影和长篇剧有所不同），单从剧本的写作形式上看，电影与电视剧是一样的。每个剧本后边附有一篇分析文字，供读者参考。

选编时有三点考虑：一是要名片的剧本；二是要艺术追求的多样性；三是中外大体平衡。从写法上看，有的文学性较强，是一种“小说式”写法；有的则按场景的变化来分切段落，是一种“电影式”写法。但无论怎么写，都是有“镜头感”，都便于化作视听语言。这是影视剧本写法上最基本的要求和共性了。从类型上看，有中国特色的主旋律，有好莱坞的商业片，有诗化的艺术片，有当今很时尚的后现代，还有默片

等不同样式不同风格不同年代的作品。我们想尽可能地使大家的艺术视野更开阔一些，但限于篇幅和价格，最后只能选这么多了。

本来还选了一个分镜头剧本，囿于字数，还是舍弃了。过去，导演的案头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按文学本来写分镜头剧本，事先对镜头构思得很细。现在，好多导演用工作台本（甚至干脆直接用文学本）代替了分镜头剧本，其实对每一个镜头的构思还是有的，只不过是没写出来罢了。学写电影文学剧本的人最好也熟悉一下分镜头剧本，这将会强化你的电影思维，使你写出的本子更加“电影化”，更便于搬上银幕。有几部外国片子的剧本，是由译者编译的或用中文整理的，但写法上仍按电影剧本的写作方式，只是它们似乎更具有镜头感。

由于手头收集到的剧本有限，有些想选的剧本一时找不到；有些本子好是好但不够有代表性，只得割爱。最后只能呈现给大家这样一个选本，到底选得好不好，有待读者批评指正了。

还须说明的一点是：因种种原因，有的作者一时无法取得联系，出书时日因此拖了一年多。考虑到学子们的确急需这样的辅助教材，只好先行出版。这里先对他们致以歉意，待日后联系上以后，一定补奉稿酬和样书。

但愿有更多更好的影视文学剧本问世。

宋家玲

2005 年初 北京